

尤·奈斯博
林立仁 譯

救贖者

既然上帝不行其職，
就得有人幫祂！
然而，救贖帶來的
並非永生，而是死亡。

Frelsen

Jo Nesbø



救赎者

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漫遊者文化/小书屋

2017年8月10日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目录

简介评论 名人推荐 第一部降临

- 01 星星
- 02 拜访
- 03 咬伤
- 04 出发
- 05 灯塔
- 06 哈福森
- 07 匿名
- 08 用餐时间

第二部救主

- 09 雪
- 11 克罗地亚
- 12 医院和灰烬
- 13 滴答声
- 14 黑暗
- 15 突袭
- 16 难民
- 17 脸孔
- 18 滑槽
- 19 货柜

第三部钉刑

20会议厅
21萨格勒布
22迷你酒
23犬
24承诺
25宽恕
26小把戏
27门徒
28吻

第四部慈悲

29指挥官
30沉默
31复活
32离境
33最短的白昼
34钉刑

第五部尾声

35罪行

封底

简介评论

◎系列全球销量1,800万册，版权卖出40余

国

◎蝉联挪威畅销榜116周

◎入围2009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国际匕首奖

决选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独立书商协会》、《出版人周刊》畅销榜

既然上帝不行其职，就得有人帮祂！

然而，救赎带来的并非永生，而是死亡。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只需要一发子

弹。

他是人们口中的“小救主”，执行任务时从不怀疑，毫无畏惧。

然而，如果你无法怀疑，就无法真的相信。

如果你感觉不到害怕，就没办法活很久……

圣诞节前夕，奥斯陆最繁忙的市中心正举办一场街头慈善义演活动。就在此时，一名救世军成员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凶手从近距离开枪，并迅速逃离现场，手法有如职业杀手。纷飞的大雪阻扰了警方的追查，现场没有有效的证人，没有刑事鉴识证据、行凶动机不明。唯一的线索，只有凶手脖子上系的一条红领巾。

奥斯陆警局最离经叛道的警探哈利，正面临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的双重低潮，他虽然揪出了警界害虫“王子”，却遭同事孤立；一向默默支持他的上司转调到卑尔根，空降的新长官和他不对盘；前女友萝凯已然展开新生活，而他的戒酒之日仍遥遥无期。此时救世军成员遇害的案子，带他再度回到追缉罪恶之路。

哈利和同事贝雅特从现场照片中发现，嫌犯身上系的红领巾，打的是一种特殊的克罗斐结，源自克罗地亚；他循线远赴该国，发现了前南斯拉夫解体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悲剧；而命案的源头，则要追溯到一桩十二年前发生在救世军夏令营的强暴事件。当他们一步步进逼，却没想到破案所付出的代价，竟如此难以承受……

这次，需要宽恕的不是罪行，他要得到的是救赎……

暨“奥斯陆三部曲”之后，奈斯博再度打造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发挥其揉合历史事件与小说情节的优点，佐以擅长的快速切换场景叙述，抛出谜团制造悬疑紧张气氛。哈利这个没有信仰、总是跟随自己的嗅觉、自己的脚步的警局独行侠，这次不只要和冷静的杀手周旋，还有自己内心的善恶道德。书中刻画挪威的现实黑暗面，包括吸毒问题、枪击事件、被剥削的难民、社福团体背后的利益交换等等，并且深入探索了心理与神学面向。

名人推荐

“《救赎者》太赞了！尤·奈斯博是我的惊悚小说家新欢，哈利·霍勒是我的新英雄。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让我的心跳维持在红色警示状态。”——麦可·康纳利（纽约时报畅销作家、犯罪小说大师）

杜鹃窝人（推理评论家） 专文推荐

范立达（TVBS资深新闻评论员）、

高翊峰（小说家、FHM总编辑）、

陈国伟（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所副教授）好评推荐

媒体评论

“很少看见推理小说成功达到这么多层次，随着情节开展，《救赎者》深入探索心理与神学面向，超越世俗的善恶概念。奈斯博不仅是推理小说家，更开创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北欧犯罪小说天王的称号当之无愧……本书建构了精彩、丰富、邪恶的故事线……最后拼图完成，故事也朝无比震撼的高潮推进。”——《科克斯书评》

“若你正在寻找让自己上瘾的新书，那我建议你挑一本尤·奈斯博的哈利·霍勒系列来看……《救赎者》可能是奈斯博到目前为止最复杂、完成也最高的作品。等你看到结局，一定会惊诧不已，甚至有点头晕目眩，因为奈斯博让你经历了峰回路转的情节，令人大呼过瘾……整体而言，《救赎者》称得上是终极的杀手小说。”——美国报书者网站

“有一箩筐缺点的哈利依然故我：难相处、不礼貌、聪明过人、直觉敏锐……文字强而有力，令人舍不得把书放下。”——《出版者周刊》

“令人屏息的警探惊悚小说……节奏明快，充满惊奇与意外转折，以及奥斯陆冬季冰寒晶澈的风光……从怪诞到尖刻，从枪战到宿醉，奈斯博的叙述紧扣读者心弦，既有舒缓紧张的幽默话语，也有寡言的哈利安慰或赞美同事时微妙的心理变化。”——《华尔街日报》

“紧张刺激，悬疑诡谲，布局巧妙，读来令人心满意足，是力道强劲的续集作品。”——《克里夫兰诚报》

“《救赎者》是奈斯博的第四本小说，跟前三本比起来毫不逊色，书中刻画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现实黑暗面，包括吸毒问题、公共场所枪击事件、被剥削的难民，再加上引人入胜、曲折悬疑的情节……克罗地亚杀手是个迷人角色，他既是昔日的英雄，又具有致命的同志吸引力……奈斯博的作品经常出现这类散发独特风格的细节，只希望奈斯博不会让厌恶世界的哈利太早退休或被踢出警界。”——英国《标准晚报》

“杀手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巴尔干半岛所经历

的童年，替峰回路转的故事平添深度，令人难以揣度，并证明即使品德高尚之人也有贪欲、色欲和复仇之欲。”——英国《每日电讯报》

“新一代的瑞蒙·钱德勒。”——《都市报》（英国）

“北欧犯罪作家人才济济，奈斯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逐步攀升，到了《救赎者》，他笔下桀傲不逊、择善固执警探哈利·霍勒成了我的最爱……书中营造的震撼、张力、氛围堪称一流。”——《泰晤士报》

“上乘之作。奈斯博建构的情节缜密，令人叹服，一旦翻开书本就舍不得阖上。书中叙述的是连续杀人犯的故事，冲击力道惊人。”——英国《环球邮报》

“奈斯博找到了人生使命：撰写令人爱不释手的小说。”——《诺克》新闻周刊（荷兰）

“非凡的奈斯博一如往常玩起他擅长的游戏，但这次却是在极高的层次上……他的小说悬疑万分，极度令人上瘾。”——《鹿特丹商报》（荷兰）

“奈斯博独树一帜……好的惊悚小说如今在挪威很难见到。尤·奈斯博足以和美国一流惊悚小说家相提并论，像是柯本、康纳利、迪佛、葛里逊等人……”——《卑尔根时报》（挪威）

“奈斯博的笔调文风和多视角叙事方式是同类型小说中最优雅的。”——《奥普兰工人报》（挪威）

“正中红心……尤·奈斯博拉动弓弦，瞄准并正中目标。他有文采，他有悬疑剧情，他还有哈利·霍勒。这回尤·奈斯博竟写出一本道地的犯罪小说。他也是说故事高手，绝不容许读者有片刻喘息机会，全书从头到尾精彩万分……若你尚未得到尤·奈斯博的救赎，现在正是时候。”——《卑尔根日报》（挪威）

“尤·奈斯博的《救赎者》是绝佳犯罪小说……翻开第一页就被它迷住，看了几行你就知道这本书将令你肾上腺素飙升，而且也的确如此……尤·奈斯博熟练地将文字排入高速档，从第一页狂飙到最后一页。”——《腓特烈斯塔报》（挪威）

推荐序孤狼的私法正义

杜鹃窝人（推理评论家）

挪威侦探小说作家尤·奈斯博在台湾的第七本作品《救赎者》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其实在整个哈利·霍勒系列中是无庸置疑且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本书正是作者要为《知更鸟的赌注》、《复仇女神的惩罚》和《魔鬼的法则》这三部曲后做出一个真正的总结，让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哈利·霍勒在解决了身边的害群之马，同时也实现了为因公殉职牺牲的同事报仇的誓言后的心情和处境。正因为经过了这本书的说明和演绎，后面的《雪人》、《猎豹》相关的故事也才能继续铺陈下去。当然读者如果没有先阅读过其他作品，并不会妨碍单独优先欣赏这本《救赎者》，但读者若真的行有余力，倒是可以延伸阅读其他的系列作品，这样将会更了解这位作家的优秀推理小说创作能力，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男主角哈利·霍勒这匹孤狼的魅力！

其实说哈利·霍勒是一只孤独的狼，不仅仅是读者在阅读这整个系列作品后，会在心中产生

的感觉而已。作者尤·奈斯博本人应该也是这样看待他。在《救赎者》这本书中作者就是藉由玛蒂娜这个角色对着哈利·霍勒彻底地说了出来，明明白白地指出男主角的这个重要的个性，也就是与群体格格不入并且喜欢依自己的心思独来独往，自行其事。而作者也在书里同时利用了哈利·霍勒和贝雅特的对话表达了一个理念，警察虽然因为身分所限，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却不审判，但是在哈利·霍勒的心目中，充满了漏洞的法律常常是让好人无法受到救赎却让坏人逍遥法外，不如由我自己来做最后的审判。这种私法正义虽然跨越了界限，挑战了司法正义的权威，却是一种贾斯提莎（Justitia）式正义天平衡量的真正表现。对于辛苦追查的侦探和警察，看着应该被惩罚的坏人利用各种法律漏洞和财力、势力的资源来逍遥法外，而感到愤怒和气馁。倒不如让坏人自作自受，进而自我毁灭来得好一些。毕竟“好人流眼泪，坏人笑到累”的情形已经在现实中宛如挥之不去的噩梦，推理小说中若依然如此还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哈利·霍勒的私法正义虽然破坏了司法正义，却真正地让自己能从是非对错中厘清一切纠葛，不再陷入黑与白、正义与犯罪的无限循环中自寻烦恼。

侦探推理小说的好看之处，除了足以吸引读者的精采故事和成功欺骗读者的优秀诡计之外，小说中主角的魅力也是极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福尔摩斯到菲力普·马罗无一不是以其特有的魅力来吸引读者的目光。尤·奈斯博笔下的哈利·霍勒也是如此；他对于刑案鉴别的眼光极为精准，《知更鸟的赌注》开头那一幕就是最好的例子，能够在重重的迷雾掩闭之下，看穿事件的本质，并且成功地推理出谜团背后的真相。但是很不幸的，就因为他是身处在严格官僚的警察体制下，单独突出的天才不仅不容易受到赏识，更容易引起同侪和上司的忌妒眼光，难以逃脱被打压和孤立的命运。有时候我也在想，很多冷酷派的名侦探在开侦探社之前，好像也有许多人是从警察队中被踢出来的；那么他们之前在警队中是不是就像哈利·霍勒一样被排挤？这个绝对不是扩大解释，马修·史卡德也是在警察生涯中饱受创伤，酗酒成瘾，才黯然退出警队的。哈利·霍勒也是有着酗酒的恶习，在《救赎者》中也常是要去参加匿名戒酒会，而其实在本书之前的作品中，哈利已经是留校察看黑名单，后来更因为他的嫉恶如仇，不论犯罪者的身分而咬紧不放，进而遭同事冷落，被上级所打压。

其实这并不是特例，军队和警察乃至医疗团队都是非常讲究纪律和团队精神的，非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突出的成就通常会引来同僚的侧目以对，顶头上司害怕其“功高震主”的卓越表现。所以许多推理小说的名侦探似乎都难逃这条与体制格格不入，不为团队的面子和上司升官发财之路着想，被官僚体系所排挤而被踢出去的不归路。杰克·李奇就是这样被踢出军队，被迫成了『浪人神探』；而推理小说中受到团队排挤的警察名侦探，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寂寞芳心》的芮尼克、《黑与蓝》的雷博思、《无脸杀手》的韦兰德以及《悬案密码》系列的穆尔克都是僵化体制下不受人待见的天才名侦探。而其中很多人也是因为警察工作的压力而酗酒成瘾的。如果说这些人是警察体制下的冷酷派名侦探，应该也不为过吧。虽然有警察的身分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充当护身符，但是内心其实就宛如一个对自己信念和推理能力极具信心的冷酷派名侦探，不惧怕压力和人情阻拦，只做自己心中认定分所当为之事，纵使因为环境所限制而不能随心所欲却也是率性而为。

或许有读者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些有点白目的名侦探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呢？其实我们在一

般的职场也会有类似的情形，中年的男性在职场中刚好卡到中间的位置，下面有虎视眈眈、等待上位的后辈，和让人不爽的新人要教导；前面则有交情好坏参半的前辈挡着，上面则有想安全下桩的老人在等日子；如此的后有追兵，前有拦路虎的情形下，如果再加上私人的情感与家庭亲子的牵绊，中年男子如何不郁闷呢？借酒浇愁只是逃避的一种手段，人生的彷徨才多着呢！读者在相似的情境投射下，又看到主角哈利·霍勒依然可以杀出重围，一手解决案件，这对于读者何尝不是另一种心情的救赎呢？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人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耶稣说：“以大能施行拯救。”

——《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

第一部降临

01 星星

一九九一年八月

她十四岁，深信只要紧闭双眼，集中精神，视线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天上的星星。

她周围的女子正在呼吸，发出规律、沉重、属于夜晚的呼吸声。其中一名正在打鼾的是莎拉阿姨，她分到一张床垫，睡在打开的窗户底下。

她闭上眼睛，试着和其他人一样呼吸，但却难以入睡，因为周围的一切陌生而不同，夜晚的声音和厄斯古德庄园窗外的森林都变得很不一样。她在庄园和夏令营的聚会中认识的人似乎变得不同，连她自己也有所改变。今年夏天她照镜子时，看见自己的脸孔和身体是新的，而且每当男生的视线朝她射来，她体内总会涌出忽冷忽热的奇特情绪，流贯过她的身体，尤其是其中一名少年看向她时。少年名叫罗伯，今年他看起来也不太一样。

她再度睁开双眼，直视天花板。她知道上帝具有大能，只要祂愿意，就能让她穿透天花板，看见星星。

今天漫长而多事。干燥的夏日微风在玉米田中低吟，树上叶子狂热舞动，让阳光得以穿透，

洒落在野地的访客身上。他们聆听一名救世军军校生述说他在法罗群岛担任传教士的经过，他长相俊俏，说话时带着极高的敏感度和热情。但她不断分心，挥手驱赶在她头部周围嗡嗡飞舞的一只大黄蜂，等那只大黄蜂飞走，暑热已让她困倦不已。军校生说完之后，众人都转头朝地区总司令戴维·艾考夫望去。他面带微笑看着大家，双眼看起来相当年轻，但他其实已有五十多岁。他以救世军的礼仪行礼，右手高举过肩，指向天上的国度，响亮地喊道：“哈利路亚！”接着他替救世军的工作祈祷，替他们帮助穷人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工作带来祝福，并提醒他们《马太福音》里头说，救主耶稣就在他们之中，祂可能是街上的陌生人，也可能是罪犯，缺乏食物和衣服。而到了审判日，唯有帮助过弱者的正直人士才能获得永生。艾考夫的发言十分冗长，这时有人低声细语，他便微笑说，接下来是“青年时间”，今天轮到里卡·尼尔森发言。

她听见里卡特意压低声调向总司令道谢。一如往常，里卡做了事前准备，把讲词写下来并熟背。他站起身来，大声背诵自己将如何为耶稣奉献生命，替上帝的国度奋斗，声音紧张，语调平板，令人昏昏欲睡。他内向而严肃的目光落在她

身上。她眼皮沉重，只是看着里卡泌出汗珠的上唇不断开合，形成熟悉、安稳、乏味的词句，因此当一只手碰触她的背时，她并未立刻反应，直到那只手的指尖游走到她的后腰，而且不断向下移动，她的身体才在单薄的夏日洋装下突然紧张起来。

她回过头去，看见罗伯带着微笑的褐色眼珠，心下只希望自己的皮肤跟他一样黑，这样罗伯就看不出她双颊发红。

“嘘。”尤恩说。

罗伯和尤恩是兄弟，虽然尤恩比罗伯大一岁，但他们小时候常被误认为是双胞胎。如今罗伯已十七岁，尽管兄弟俩的脸孔仍然有许多相像之处，但已能清楚分辨两人的不同。罗伯生性乐观，无忧无虑，喜欢戏弄别人，很会弹吉他，但在庄园里做服务工作时却经常迟到，而且他每次戏弄人总会演变得有点过火，尤其是当他发现其他人在笑的时候。这时尤恩就会介入。尤恩是个勤恳诚实的少年，最大的愿望是进入军官训练学校，其次的愿望是在救世军里替自己找个女朋友，尽管后者从未在他脑子里形成清楚的念头。但对罗伯来说，女朋友可不一定要在救世军里面找。尤恩比罗伯高四分之三时，但奇怪的是罗伯

看起来比较高。尤恩从十二岁就开始驼背，仿佛将全世界的不幸都背在身上。这对兄弟都有深色肌肤和端正长相，但罗伯拥有一种尤恩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他眼中有种黑暗且爱玩的特质。她对这种特质有着想望，但还不希望深入探索。

里卡发表演说时，她的目光飘过由熟悉面孔构成的海洋。有一天她会嫁给救世军的某个男孩，也许他们会被派驻到另一个城镇，或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但他们总会回到厄斯古德庄园。救世军刚买下这座庄园，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夏日基地。

一名金发少年坐在众人外围、通往屋子的台阶上，正在抚摸躺在他大腿上的猫。她感觉到少年一直在看她，但她一察觉，少年便移开视线。这里的人只有那名少年她不认识，但她知道少年名叫麦兹·吉尔斯卓。吉尔斯卓家族十分富有，厄斯古德庄园过去便为这个家族所有，而麦兹是家族里的孙辈。麦兹其实很有吸引力，但他似乎有点孤僻。况且他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昨晚他走来走去，愤怒地皱着眉头，不跟任何人说话。她感觉到麦兹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几次。今年大家都会看她，这倒是新鲜事。

她的思绪猛然被打断，因为罗伯在她手里塞

了样东西说：“等那个想当将军的家伙说完话以后，就去谷仓找我，我有东西要给妳看。”

罗伯说完就起身离去。她低头朝手中看去，差点发出尖叫。她一手按住嘴巴，另一手把那东西丢进草丛。那是一只大黄蜂，可能还在蠕动，但已没了脚和翅膀。

里卡终于结束演说。她坐在原地，看见她父母和罗伯及尤恩的父母朝放着咖啡的桌子走去。他们在各自的奥斯陆救世军会众眼中，都属于“骨干家族”，而她知道很多人都对她投以关注的眼光。

她往屋外厕所走去，来到厕所转角，众人视线被挡住之后，便朝谷仓快步走去。

“妳知道这是什么吗？”罗伯说，眼神带着微笑，声线低沉，去年夏天他的声音没这么低。

罗伯躺在干草堆上，用小刀削着一节树根，那把小刀他都随身插在腰带里。

他举起树根，她便看出他削的是什么，因为她曾在图画中看过那样东西。她希望这里很暗，罗伯看不见她的脸再度泛红。

“我不知道。”她说了谎，在罗伯身旁的干草堆上坐了下来。

罗伯再度对她露出戏弄的眼神，彷彿他知道

她的一些事，而这些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玩意应该进去这里。”罗伯说，突然将手伸进她洋装底下。她感觉到那节硬树根抵到大腿内侧，还来不及夹起双腿，树根就已顶到内裤。罗伯的温热吐息喷在她脖子上。

“不要，罗伯。”她低声说。

“这可是我为妳做的耶。”他喘息地说。

“住手，我不想要。”

“妳这是在拒绝我吗？”

她屏住气息，难以回答，也无法尖叫，因为这时他们听见尤恩的声音从谷仓门口传来。“罗伯！不要这样，罗伯！”

她感觉罗伯松开力道，放开了她，抽出手，只剩那节树根还夹在她双腿之间。

“过来！”尤恩说，仿佛在呼喝一只不听话的小狗。

罗伯咯咯轻笑，站了起来，对她眨眨眼，朝哥哥和阳光奔去。

她坐起身来，拍掉身上干草，既觉得松了口气，又觉得羞愧不已。之所以松了口气，是因为尤恩打断了他们的疯狂游戏。之所以觉得羞愧，是因为对罗伯来说，这似乎不过是场游戏罢了。

稍晚众人在进行晚餐前的感恩祷告时，她抬

眼朝罗伯望去，和他的褐色眼珠四目相对。罗伯的嘴唇做出一个字的嘴型，她看不出来那是什么字，却情不自禁地咯咯笑了起来。他太疯狂了。而她呢……呃，她怎么样呢？她也很疯狂。疯狂，而且还坠入情网？是的，就是坠入情网。这和她十二、三岁时不同，现在她十四岁了，这感觉更强大、更重要、更刺激。

这时她躺在床上，试着看穿屋顶，感觉笑声在体内如泡泡般不断涌现。

窗户底下的莎拉阿姨发出一声呼噜，不再打鼾。她听见某种东西发出尖锐叫声，是不是猫头鹰？

她想小便。

她不想出去，却不得不出去，不得不穿过露湿草地，经过谷仓。半夜的谷仓黑漆漆地，很不一样。她闭上眼睛，但没有帮助。她悄悄爬出睡袋，穿上凉鞋，蹑手蹑脚走向门口。

天空出现了一些星星。再过一小时，拂晓来临之后，星星就会消失。她不安地向前奔去，凉空气拂上她的肌肤，耳中听见无法辨认的夜晚声响。白昼里安静的昆虫叫了起来。动物正在猎食。里卡说他在远处的灌木林见过狐狸。也许这些动物在白天也会出现，只不过发出不同的声

音。牠们变了个样，也可说是脱了层皮。

屋外厕所孤伶伶地伫立在谷仓后方的小土墩上。她离厕所越来越近，眼中的厕所也越来越大。屋外厕所是个形状扭曲的怪异小屋，以未加工的木板制成，木板弯曲、龟裂、发灰。厕所没有窗，门上雕了个心形图案。最糟的是难以辨别里头是否有人。

但直觉告诉她，里头有人。

她咳了一声，好让那人表示厕所有人。一只喜鹊从树梢上振翅飞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她踏上石板，抓住当做门把的一块木头，把门拉开。黑魑魑的小屋裂开大口。

她呼了口气。马桶盖旁放着一支手电筒，但她不需要把它按亮。她关好门，拴上门闩，掀开马桶盖，撩起睡衣，拉下内裤，坐了下去。宁静接踵而至，但她似乎听见什么声音。那不是动物的声音，不是喜鹊的声音，也不是昆虫蜕壳的声音。某样东西在厕所后方的长草丛中快速移动。这时尿液流出，水声掩盖了那个声音，但她的的心脏已开始猛烈跳动。

她解完小便，迅速拉上内裤，坐在黑暗中聆听，却只听见树梢的细微起伏声，以及耳中的血

液窜流声。脉搏稍缓之后，她拉开门闩，打开了门，不料门口几乎整个被一道黑影所占据。那人一定是一直站在外头石阶上静静等候。她四肢张开，跌坐在马桶座上。那人站到她面前，关上了背后的门。

“是你？”她说。

“是我。”他说，声音怪异、颤抖、嘶哑。

接着他已压在她身上，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牙齿咬上她的下唇，直到吸出血来。他一手伸进她的睡衣底下，撕开内裤。她瘫在那里，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感觉刀子抵住她脖子上的肌肤。他的下体不断朝她体内冲撞，连裤子都没完全脱下，宛如一头发狂交配的公狗。

“妳敢说出去一个字，我就把妳碎尸万段。”他低声说。她一个字也不敢说，因为她才十四岁，深信只要紧紧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就能穿透屋顶，看见天上的星星。上帝具有大能，只要祂愿意，就能让此事发生。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他看着列车车窗里自己的映影，努力想找出这是什么？秘密藏在何处？但却什么特别之处也没看见，只看见红领巾、无表情的脸孔、眼睛，以及有如地铁永夜般的墨黑色头发。他的映影投射在库尔塞勒站和特纳站之间的隧道墙壁上。一份《世界报》放在他大腿上，气象预报说会下雪，但地铁上方的巴黎街道依然寒冷荒凉，笼罩在难以穿透的低沉乌云之下。他鼻孔微张，吸入许多细微但明确的气味，包括水泥湿气、人类吐息、炙热金属、古龙水、香烟、潮湿木材和胆汁的气味。这些气味难以从列车座位上洗去，也无法透过空调系统排出。

对向列车的逼近使得车窗开始震动，窗外的黑暗暂时被高速闪现的方块状苍白灯光给驱离。他拉开外套袖口，看了看表。那是精工SQ50腕表，一名客户给他这支表抵偿部分款项。玻璃表面已有刮痕，因此他不确定这支表的真伪。七点十五分。这是周日夜晚，街上车辆稀疏。他环视四周，只见人们在地铁上睡觉。人们总在地铁上睡觉，尤其是在周间，他们关上开关，闭上眼

睛，让日常通勤变成无梦的空无间隔，在地铁地图上的红线和蓝线之间穿梭，在工作和自由之间无声换乘。他在报上读过有名男子就像这样在地铁上坐了一整天，随着列车来回奔驰，直到一天结束，清洁人员才发现男子已然气绝。也许男子就是为了迎接死亡才走进这个地下墓穴，搭上接驳今生与来世的蓝线列车，步入这个浅黄色棺材，知道自己在这里不会受到打扰。

至于他呢，他搭乘的是奔往反方向的列车，准备返回今生。今晚这项任务结束后，就只剩下明天在奥斯陆的任务，这也是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会永远离开这个地下墓穴。

列车在特纳站关门之前，发出刺耳的警示声，然后再度加速。

他闭上双眼，试着想象其他气味，诸如小便斗除臭锭和新鲜温热的尿液气味、自由的气味。但也许正如他当过老师的母亲所说，人脑可以细腻重现任何见过的影像或听过的声音，但却连最基本的气味也无法重现。

气味。眼皮内侧开始闪现影像。十五岁的他坐在武科瓦尔市的医院走廊上，耳中听见母亲不断低声向使徒多马、建筑工人的守护圣徒祈祷，希望祂能让丈夫保住性命。他听见塞尔维亚军的

大炮在河对岸隆隆发射，以及在婴儿病房动手术的患者发出凄厉叫声。婴儿病房早已没有婴儿，围城战事开打之后，城里的女人就不再生小孩。他在饭店里打杂，学会如何把噪音、惨叫声和大炮声阻挡在听觉之外，但他无法阻挡气味，尤其是某种气味。外科医生进行截肢手术时，会先将肉切到见骨，接着为了避免患者流血过多致死，必须用一种看起来像烙铁的东西来烧灼血管，让血管闭合。没有一种气味可与血肉烧焦的气味相比。

一名医师踏进走廊，朝他和母亲招手。他走到病床边，不敢直视父亲，只是盯着一只紧抓床垫的黝黑大手，那只手似乎要把床垫撕成两半。父亲的手确实有办法将床垫撕成两半，因为那是城里最强壮的一双手。他父亲是扎铁工人，负责在泥水匠完成工作之后，前往工地，伸出大手握住用来强化水泥且突出的钢筋，使出快速熟练的手法，把钢筋末端扎捆起来。他见过父亲工作的样子，看起来仿佛只是在绞布似的，人类发明的机器都无法更加胜任这份工作。

他紧闭双眼，听见父亲在承受极度痛苦下大声吼道：“把孩子带出去！”

“可是他想……”

“出去！”

医生的声音说：“止血了，动作快！”有人从双臂下方把他抱了起来，他扭动挣扎，但他太小太轻，无法挣脱。这时他闻到那种气味，血肉烧焦的气味。

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医生说：

“锯子。”

门在他背后关上。他跪了下来，继续母亲的祷告。请救救他，让他变成残废，但请让他保住性命。上帝具有大能，只要祂愿意，就能让此事发生。

他感觉有人正在看他，便睁开双眼，回到地铁之中。对面一名下巴肌肉紧绷的女子露出疲惫冷漠的目光，一接触到他的双眼就赶紧移开。他又默念一次地址。腕表上的秒针向前走了一格。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跳动正常。他感觉头部颇轻，但不会太轻。他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喜悦，不觉得满意也不觉得不满意。列车慢了下来。夏尔戴高乐一星形站到了。他朝女子看了最后一眼。女子一直在打量他，但若她再见到他，即使是今晚，也不会再认出他。

他站了起来，走到车门前等候。煞车发出低沉的悲叹声。除臭锭和尿液的气味。自由的气

味。尽管气味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出来。车门向两侧滑开。

哈利踏上月台，站立原地，鼻子吸入温暖的地底空气，双眼看着纸上写的地址。他听见车门关闭，感觉背后空气随着列车驶离而流动。他朝出口走去。手扶梯上方的广告对他说感冒可以预防。“可以才怪。”他咳了几声，将手伸进羊毛外套的口袋深处，在随身小酒壶下方摸到一包烟和一包喉糖。

香烟在他口中上下晃动，他穿过出口的玻璃门，离开奥斯陆地铁不自然的暖气环境，踏上台阶，走进奥斯陆极不自然的十二月黑暗天色和极冷的气候中。他本能地缩起身体。这里是伊格广场。这座开放小广场是位于奥斯陆心脏位置的人行道交叉口，倘若这个时节的奥斯陆还能说是有一颗心脏的话。这个周日商店照常营业，因为这是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四周的三层楼摩登商店橱窗洒落黄色灯光，笼罩着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潮。哈利看见大包小包精美包装的礼物，便在心中提醒自己得买个礼物送给毕悠纳。莫勒才行，因为明天就是莫勒在警署任职的最后一天。莫勒是哈利的上司，也是这些年在警界中最照顾他的人。莫勒终于要实现他减少上班时数的计

划，下周开始，他将担任卑尔根警局的资深特别调查员一职，这表示他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退休。真是份轻松愉快的工作，不过却选择卑尔根是怎么回事？那个城市经常下雨，山间又湿又冷，况且莫勒的老家根本不在卑尔根。哈利向来喜欢莫勒这个人，却不总是欣赏他的行事风格。

一名男子从头到脚包着羽绒外套和裤子，宛如航天员般左摇右摆，缓步前行，脸颊圆滚泛红，咧嘴喷出白气。街上行人个个弓着身体，脸上露出冬天的阴沉表情。哈利看见一名脸色苍白的男子，身穿单薄的黑色皮夹克，手肘还有破洞，站在钟表行旁，双脚不断改变站姿，盼望药头能赶快出现。一个满脸胡须的长发乞丐裹在温暖时髦、样式年轻的衣服里，摆出瑜珈坐姿，倚着街灯，头向前倾，仿佛在冥想一般，地上摆着的褐色纸杯来自他面前的咖啡馆。过去这一年来，哈利看见越来越多乞丐，这时他突然发现这些乞丐看起来都一个样，就连纸杯都很相似，像是个暗号似的。说不定他们是外星人，悄悄前来占领他的城市、他的街道。没问题，尽管占领吧。

哈利走进钟表行。

“请问这可以修吗？”哈利对柜台内的年轻钟表师说，递出他爷爷的手表。这支表是爷爷在哈利小时候送他的，那天他们在翁达斯涅镇替他母亲举行丧礼。哈利收到这支表吓了一跳，但爷爷说手表就是要用来送人，让他放心，还要他记得再把这支表送出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送出去。”

哈利早已忘了这支表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欧雷克去哈利位于苏菲街的家找他，在抽屉里找寻他的GameBoy游戏机时，才发现这支银表。欧雷克今年十岁，跟哈利一样都爱玩过时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因此跟哈利混得很熟。欧雷克发现这支表之后，就忘了自己原本还兴致勃勃要跟哈利比试，不断把玩手表，想让它恢复走动。

“它已经坏了。”哈利说。

“喔，”欧雷克说：“没什么是不能修的。”

哈利衷心希望欧雷克的这个论点是事实，尽管他曾对此有过深刻怀疑。他也曾隐约纳闷是否该把约克与瓦伦廷纳摇滚乐团（Jokke & Valentinerne）及其专辑〈没什么是不能修的〉（Everything Can Be Repaired），介绍给欧雷克。但回想起来，哈利认为欧雷克的母亲萝凯应

该不会喜欢这当中的关联，也就是说，她的酒鬼前男友把有关酒鬼生活的歌曲介绍给她儿子，而且这些歌还是由如今已离开人世的毒虫所谱写及主唱。

“你能修好它吗？”哈利问柜台内的钟表师。钟表师不发一语，只是用灵巧专业的手指打开手表。

“不值得。”

“不值得？”

“你去古董行可以买到状况更好的表，价钱还比修好这支表来得便宜。”

“还是请你修吧。”哈利说。

“没问题，”钟表师说，已开始检视手表的内部零件，显然对哈利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星期二来拿。”

哈利踏出钟表行，听见一把吉他透过音箱传出薄弱的声音。一名胡碴散乱、戴着无指手套的少年，正在转动一个弦纽，他手一转，吉他的音调就升高一点。一场传统的圣诞节前演奏会即将开始，许多知名演奏家将代表救世军在伊格广场演出。乐团在救世军筹募善款的黑色圣诞锅后方就定位，人们开始聚集在乐团前方。那个圣诞锅就是烹调用锅子，吊在广场中央的三根柱子

上。

“是你吗？”

哈利回头看见一名女子露出毒虫的眼神。

“是你对不对？你是不是代替史奴比来的？我现在就需要来一管，我已经……”

“抱歉，”哈利插口说：“妳要找的人不是我。”

女子看着哈利，侧过了头，眯起双眼，像是在判别哈利是否说谎。“对，我在哪里看过你。”

“我是警察。”

女子怔了一怔。哈利吸了口气。女子的反应甚是迟缓，仿佛这个讯息必须绕过烧焦的神经和毁坏的突触才能到达目的地。接着哈利所预料的恨意在女子眼中点燃黯淡的光芒。

“你是条子？”

“我以为大家都已经说好，你们这些人应该待在布拉达广场才对。”哈利说，视线越过女子，射向歌手。

“哈，”女子说，在哈利面前挺起腰杆。“你不是缉毒组的，你上过电视，杀过……”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哈利抓住女子的手

臂。“听着，妳在布拉达广场可以拿到妳要的东西，不要逼我把妳拖进警局。”

“你管我。”女子挣脱哈利的手。

哈利扬起双手。“告诉我妳不会在这里交易，这样我就放过妳，好吗？”

女子侧过了头，贫血薄唇微微紧闭，似乎觉得现在这个状况颇有意思。“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去布拉达广场？”

哈利静默等待。

“因为我儿子在那里。”

哈利的胃一阵翻搅。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你明白吗，条子？”

哈利看着女子目空一切的面孔，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圣诞快乐。”他说，背转过身。

哈利把香烟丢进一团褐色冰雪中，走开了。他希望摆脱警察这份工作。他没看见迎面而来的路人，路人都低头看着蓝色的冰，仿佛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也没看见哈利，仿佛他们虽然身为全世界最慷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公民，却依然感到羞愧。因为我儿子在那里。

哈利踏上弗雷登堡路，来到戴西曼斯可公立图书馆旁，在一个门牌号码前停下脚步，他身上

带着的信封上就是草草写着这个门牌号码。他仰头望去，看见屋子外墙最近才漆上灰、黑两色，简直就是涂鸦艺术家的春梦。有些窗户已挂上圣诞装饰，装饰品的轮廓映着柔和的黄色灯光，窗内看起来是温暖安全的家。也许这些真的都是如此，哈利逼自己这样想。之所以用“逼”这个字，是因为一个人在警界服务十二年后，实在无法不受到影响而对人性产生蔑视。但他的确努力对抗这种影响，至少我们必须给他掌声。

他在门铃旁找到名字，闭上眼睛，试着找寻恰当的字句，但找不到。那女子的声音依然萦绕在他脑际。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

哈利放弃了。这些难以说出口的话是找不到适当措词来说的。

他用拇指按下冰冷的金属按钮，屋内某处响起铃声。

尤恩·卡尔森上尉的手指离开门铃按钮，他将沉重的塑料袋放在人行道上，朝公寓正面抬头望去。这栋公寓看起来像被轻型火炮轰炸过，大片灰泥剥落，二楼有一户被烧毁的窗户用木板钉了起来。刚才他走过头了，经过弗雷迪森的蓝色屋子却没发现。寒冷似乎将屋子的颜色都给吸取

殆尽，让黑斯默街上的屋子看起来全都一样。直到他看见被游民占据的房屋墙壁上用涂鸦写着 VESTBREDDEN，也就是“西岸”，才发现自己走过了头。公寓前门的玻璃上爬着两个 V 字型裂痕，像是代表胜利的符号。

尤恩在防风上衣里打个冷颤，心中庆幸救世军制服用的是纯正厚羊毛。军官训练学校毕业后，尤恩前去测量身材，领取新制服，但一般尺寸都不适合他穿，于是他领了衣料去见裁缝师。那裁缝师在尤恩脸上喷了口烟，突如其来地说他拒绝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但他缝制的制服却非常好，尤恩衷心向他道谢，因为尤恩不习惯穿订做的衣服。有人说，尤恩就是穿了订制服才驼背。这天下午看见他来黑斯默街的路人，可能会以为他之所以弯腰，是为了躲避十二月的冷风。风吹过人行道上的冰柱和冰冻的垃圾，一旁的车流轰轰驶过。但认识尤恩的人，会说他驼背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高，可以向下接触那些比他矮的人，就像现在他在褐色纸杯里丢进二十克朗硬币，而拿着纸杯的是门口一只肮脏颤抖的手。

“你好吗？”尤恩问候那个将外套紧紧裹在身上的游民，那人盘腿坐在一张纸板上，四周是

盘旋飘落的雪花。

“我正在排队接受美沙酮治疗。”紧裹外套的可怜游民说，声音虚弱，音调平板，仿佛在朗诵一首缺乏练习的赞美诗，同时盯着尤恩身穿黑色制服的膝盖看。

“你应该去我们在厄塔街的餐厅，”尤恩说：“让自己暖和一点，吃点食物……”

这时信号灯转绿，接下来尤恩说的话便给汽车声淹没。

“我没时间，”游民说：“你不会刚好有五十克朗钞票吧？”毒虫对于吸毒的执着总让尤恩惊讶不已。尤恩叹了口气，在纸杯里塞了一百克朗纸钞。

“你可以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找几件保暖的衣服，再不然我们的灯塔餐厅也有一些新的冬季夹克。你只穿那件单薄的牛仔外套会冻死的。”

尤恩已然放弃，他知道自己虽然说了这些话，但那人还是会把钱拿去买毒品。即便如此又能怎样？这种事在他日常工作中一再发生，不过是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道德难题罢了。

尤恩再度按下门铃，他在门口旁边的肮脏橱窗上看见自己的映影。希雅说他是个高大的男人。但他一点都不高大，他很小，只是个小士

兵。这个小士兵做完今天的工作之后，就会飞奔到莫勒路，越过奥克西瓦河，也就是东奥斯陆和基努拉卡区的起始处，再穿过苏菲恩堡公园，来到歌德堡街四号。歌德堡街四号这栋公寓为救世军拥有，专门出租给救世军的人。他将打开B栋入口的门，对其他房客打招呼，希望他们以为他要返回四楼住处，但其实他会搭电梯前往五楼，穿过顶楼，前往A栋，确定没人，才走到希雅家的门前敲门，敲出他们约定的暗号。希雅会打开门，让他投入怀中，歇息解冻。

某个东西在震动。

起初他以为是地面、城市或地基在震动，接着他放下袋子，把手伸进口袋。手机在他手中震动，屏幕显示出伦西的电话号码。这已经是伦西今天打来的第三通电话。他知道无法再拖，必须老实告诉伦西说他和希雅就要订婚，但他必须先想好适当措词才行。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避免去看自己的映影。但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再软弱下去，他要坦诚以告，当个高大士兵，为了歌德堡街的希雅，为了身在泰国的父亲，也为了上主。

“喂。”电铃上方的对讲机发出大吼声。

“喔，嗨，我是尤恩。”

“谁？”

“救世军的尤恩。”他等待对方响应。

“有什么事？”声音有点破碎。

“我帮妳带食物来，我想妳可能需要……”

“有带烟吗？”

尤恩吞口口水，靴子在雪地里跺了跺。“没有，我的经费只够买吃的。”

“妈的。”

对讲机又静了下来。

“哈啰？”尤恩高声说道。

“我还在，我在想啦。”

“如果妳要的话，我可以待会再来。”

大门发出啞的一声，尤恩赶紧把门推开。楼梯间里散落着报纸、空瓶、一滩滩冰冻的黄色尿液。幸好天气寒冷，尤恩不用像天气暖和时那样，勇敢迎向走廊上弥漫的又甜又苦的臭味。

他试着让脚步不发出声音，但足音依然回荡在楼梯间。女子站在门口等他，双眼盯着他手上的袋子看。尤恩心想，她可能是想避免和他视线相对。女子的脸因为多年毒瘾而肿胀，又体重过重，浴袍内穿着肮脏的白T恤。污浊的臭味从门内散发出来。

尤恩在楼梯平台上停下脚步，放下袋子。“妳丈夫也在家吗？”

“对，他在家。”女子用流畅的法文说。

女子长得漂亮，颧骨高耸，杏眼圆大，薄唇苍白，衣装整齐。至少他透过门缝看得见的部分，女子的衣装是整齐的。

他下意识地整理脖子上的红领巾。

隔在他和女子中间的是厚实的铜制安全锁，装设在沉重的橡木门上，门上没有名牌。刚才他站在楼下的卡诺大道上等门房替他开门时，注意到这栋房子的一切似乎都很新、很昂贵，包括大门零件、电铃和圆柱形门锁都是如此，但房子的浅黄色外墙和白色百叶窗上却覆盖着一层由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丑陋黑色尘埃，突显了巴黎这一区的高度开发。玄关里挂着油画原作。

“你找他有什么事？”

女子的眼神和语调并不特别友善，但也不会特别不友善，或许带有一点怀疑，因为他的法文发音很不标准。

“夫人，我有几句话要转达给他。”

女子迟疑片刻，最后反应依然如他预期。

“好吧，请稍等，我去叫他。”

她关上门。门锁扣上，发出润滑的喀哒声。他跺了跺脚。他应该把法文学好一点才对。母亲总是逼他晚上多念英文，却从不盯他的法文。他

看着门板。法式内衣。法国文字。长得好看。

他想到乔吉。乔吉有亮白的微笑，大他一岁，如今应该是二十八岁。不知乔吉是否依然好看？依然留着金发、个头娇小、漂亮得像女生？他爱过乔吉，那是没有偏见、没有条件的爱，只有孩童才会那样地爱一个人。

他听见门内传来脚步声，男人的脚步声。门锁传来开启的声响。蓝线列车连接工作和自由，连接此地跟肥皂和尿液。天空即将下雪。他做好准备。

男子的面孔出现在门口。

“妈的你想干嘛？”

尤恩举起塑料袋，大着胆子露出微笑。“这是刚出炉的面包，味道很香对不对？”

弗雷迪森伸出褐色大手，搭在女子肩膀上，把她推开。“我只闻到基督教的血腥味……”他的话声清晰且清醒，但他长满胡碴的脸颊和褪色的眼珠说的却是另一回事。那双眼睛努力把视线集中在购物袋上。他的外表看起来高大有力，内心却缩小塌陷。他的骨骼似乎在肌肤底下缩小，连头骨也跟着缩小，使得那张凶狠脸孔上的肌肤看起来像是大了三号，松垮垮地挂在脸上。他伸出肮脏手指，摸了摸鼻梁上最近受的伤。

“你不会是想传教吧？”

“没有，我只是想……”

“喔，算了吧，救世军，你想得到我的回报对不对？比方说我的灵魂。”

尤恩在制服里打个冷颤。“弗雷迪森，灵魂不是我负责的，但我可以安排食物，好让……”

“喔，你可以先安排一场小布道会。”

“我说过了……”

“布道会！”

尤恩站在原地，看着弗雷迪森。

“快点用你的小屁穴做个小布道会吧！”弗雷迪森吼道：“好让我们可以安心吃你拿来的东西，你这个纡尊降贵的混蛋基督徒。快点啊，把事情解决，今天上帝的讯息是什么？”

尤恩张嘴又合上，吞了口口水，又再度张开嘴巴，这次他的声带有了反应。“讯息是祂献出祂的独生子耶稣，而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你骗人！”

“这件事恐怕是真的。”哈利说，看着门口男子那张惊恐的脸。门内传来午餐的香气和餐具的碰撞声。这人是有家室的人，也是名父亲，但如今再也没人可以叫他爸爸。男子搔抓前臂，双

眼盯着哈利头上的一个点，仿佛那里有人似的。他搔抓的动作发出刺耳的窸窣声。

餐具声停止，一人拖着脚步来到男子身后，一只小手搭上男子肩膀，一张女人的脸孔探了出来，泛红的双眼又大又圆。

“比勒格，怎么回事？”

“这位警察有事情通知我们。”比勒格说，语调平板。

“什么事？”女子望向哈利。“是跟我们的儿子有关吗？是不是沛尔的事？”

“是的，侯曼太太，”哈利说，看着女子眼中浮现恐惧，准备说出难以开口的话。“我们在两小时前发现他，妳儿子已经过世了。”

哈利必须移开视线。

“可是他……他……在哪里……？”侯曼太太的视线从哈利脸上跳到丈夫脸上，比勒格只是不断地搔抓前臂。

哈利心想，他再这样抓下去恐怕就要抓出血来。哈利清了清喉咙。“在港口旁的货柜里，可能已经死亡一段时间。”

比勒格，侯曼突然站立不稳，蹒跚后退，退入亮着灯光的玄关，伸手扶住衣帽架。侯曼太太踏上一步，哈利看见比勒格在妻子身后跪了下

来。

哈利吸了口气，把手伸进外套，指尖触碰到金属小酒壶，感觉冰凉。他找到信封，拿了出来。这封信不是他写的，但他很清楚内容是什么，信里写的是简短而正式的死亡通知，连一个赘字也没有。这是政府宣告死亡的方式。

“我感到很遗憾，但我的工作是把这个交给你们。”

“你做什么工作的？”矮小的中年男子用夸大的市井口音说，这并非上流阶层的口音，而是奋力想在社会上挣得一席之地的人所用的口音。门外来拜访的男子打量着中年男子，只见他全身上下都符合信封里的照片，甚至连小家子气的领带结和宽松的红色居家外套都一模一样。

他不知道这中年男子做错了什么事，只觉得可能和肢体暴力无关，因为男子虽然露出愠怒神色，肢体语言却显现出防卫的态度，几乎接近焦虑，即便在自家门口也是如此。男子会不会是偷了东西或侵占金钱？他看起来像是从事跟数字有关的工作，但经手的金额并不庞大。尽管他有个美丽的妻子，但他看起来却像是偶尔喜欢尝鲜的人。他也许曾经不忠，也许睡过别人的妻子。不对，根据游戏规则，一个矮男人拥有中等以上的

财富，又拥有外貌远胜于他的妻子，应该会比较担心妻子不忠。这中年男子令他感到烦躁。他把手伸进口袋。

“这个……”他说，将拉玛迷你麦斯手枪的枪管搁在绷紧的门炼上，这把枪只花了他三欧元。“就是我的工作。”

他指了指灭音器。那是根素色金属管，由萨格勒布市的制枪工人所做，旋在枪管上，黑色胶带缠在灭音器和金属管的接缝处，用来密封。当然了，他可以花一百欧元买个所谓的高质量灭音器，但又何必？没有人可以完全消灭子弹突破音障的声音、炙热可燃气遇上冷空气的声音、金属部件相互撞击的声音。装上灭音器的手枪发出爆米花般的轻微声响，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

子弹击发声宛如鞭击声。他把脸凑上狭小门缝。

照片中的男子已不在原位，他已无声无息地向后倒去。玄关颇为阴暗，但透过墙上镜子，他看见门板的银光和男子的双眼在金框眼镜下睁得老大。中年男子已倒在赭红色地毯上。那是波斯地毯吗？说不定这家伙真的是有钱人。

中年男子的额头上有个小孔。

他一抬眼，正好和中年男子的妻子四目交

接。也不知她是否真是中年男子的妻子。她站在另一个房间的门口，后方亮着一盏大型东方立灯。她伸手按住嘴巴，盯着他看。他微微点头，小心地关上大门，把枪放回肩套，朝楼梯走去。他逃脱现场从不搭电梯、不开租来的汽车或机车、不使用任何可能故障的机具。他不奔跑，也不说话、不喊叫，以免声音被人认出。

“逃脱”是这份工作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他最喜爱的部分，它就如同飞翔，如同无梦之梦。

女门房走出一楼房间，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用法文低声说了句再见。女门房不发一语，用锐利的眼神回望着他。一小时后，女门房将接受讯问，警方会请她描述他的长相，她会合作地回答说，那男子长相平凡，中等身高，大概二、三十岁，反正应该不到四十岁。

他踏上街道。巴黎市区发出的低沉隆隆声响犹如永远不会靠近的雷声，但也永远不会停止。他将拉玛迷你麦斯手枪弃置在事先相中的垃圾桶里。萨格勒布还有两把未使用过的同厂牌手枪在等着他，当初购入时他拿到了批发价。

半小时后，机场巴士经过小教堂门站，行驶在连接巴黎和戴高乐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雪花纷

飞，飘落在硬挺地指向灰色天空的散乱浅黄色麦秆上。

他在机场办完报到手续并通过安检后，直接走进男厕，在一整排白色尿斗的最后一个前站定，解开扣子，把白色除臭锭撒在尿斗里。他闭上眼睛，深深吸入对二氯苯的甜味和J & J 化学公司生产的柠檬芳香剂的香味。还剩一站，接驳列车就会抵达自由。他卷起舌头，说出这一站的名字：奥斯陆。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警察总署这栋由水泥及玻璃构筑而成的庞然巨物，是全挪威警察最密集的地方。警署六楼的红区里，哈利正坐在六〇五室的椅子上。他和年轻警探哈福森共享这十平方公尺的空间，并喜欢把这里称之为“情报交换所”，而当哈福森需要被挫挫锐气时，哈利就称之为“人才养成所”。

这时情报交换所内只有哈利一人，他盯着这间无窗房间墙上或许该有窗户的地方。

这天是星期日，报告已经写完，可以回家了，但他为什么还没回家？透过想象中的窗户，他看见少了栅栏的毕悠维卡区海港，新雪犹如五彩碎纸般覆盖在绿、红、蓝等颜色的货柜上。案子已经了结。年轻吸毒者沛尔·侯曼受够了生命，在货柜里对自己开了最后一枪。尸体身上没有外来的暴力伤害，手枪就掉在旁边。卧底人员表示沛尔没有债务。况且毒贩处决欠钱毒虫时，通常不会把现场布置成其他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什么都不会布置。既然这是常见的自杀案件，那他何必还要浪费夜晚时间，思索着那个阴风阵阵的货柜码头，反正可以发现的只有更多哀伤？

哈利看着他挂在衣帽架上的羊毛外套，外套内袋里放的小酒壶是满的，里头的酒自从十月以来一口都没喝过。十月的时候他去酒品专卖店买了一瓶他最大的敌人，金宾威士忌，拿来装满小酒壶，再将剩下的酒倒进水槽。自此之后，他就随身携带这一小瓶毒药，有点像纳粹军人在鞋底藏有氰化物胶囊。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蠢事，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不用知道，只要这个方法有用就好。

哈利看了看时钟。快十一点了。他家有台经常使用的浓缩咖啡机，还有一片他为了这种夜晚而准备的DVD，片名是《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

曼凯维奇导演一九五〇年的经典之作，由贝蒂·戴维斯和乔治·桑德斯主演。

他在心里做出解读，知道该去码头才对。

哈利翻起外套翻领，背对北风站立。风吹过他面前的高墙，在栅栏内的货柜周围吹成雪堆。夜晚的码头区和空地看起来十分荒凉。

灯光照亮与世隔绝的货柜场，街灯在强风中摇晃，迭成两、三层高的金属货柜在街道上投下黑影。哈利的目光特别落在一个红色货柜上，它和橘色的警方封锁线都是十分鲜艳的颜色。在奥

斯陆的十二月夜晚，那货柜是很好的栖身之所，大小和舒适度正好跟警署拘留室差不多。

现场勘查组的报告指出，那货柜已经空了一段时间，并未上锁。现场勘查组的成员只有一名警探和一名技术员，其实难以称得上是个“组”。货柜场警卫说他们懒得替空货柜上锁，因为货柜场四周设有栅栏，还装有监视器。尽管如此，还是让一个毒虫给跑了进去。警卫猜测沛尔·侯曼是在毕悠维卡区附近游荡的毒虫之一，而此地距离布拉达广场的毒品超级市场很近。说不定那警卫对毒虫栖身货柜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不会他知道这样做可以拯救一、两条生命？

货柜没上锁，但货柜场栅门上倒是挂着一个厚重大锁。哈利懊悔刚才没在警署打电话跟警卫说他要过来。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真的有警卫，因为他一个都没看见。

哈利看了看表，仔细观察栅栏顶端。他体能很好，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体能状况最佳的时候。自从去年夏天的重大案件之后，他一直在警署健身房规律运动，而且不仅如此，在雪季来临之前，他就已打破汤姆·沃勒在厄肯区创下的越野障碍赛跑纪录。几天后，哈福森小心翼翼地

问哈利说，他运动得这么认真，是不是跟萝凯有关？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好像已经分手了。哈利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对年轻警探说，他们虽然共享一间办公室，但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分享私生活。哈福森耸了耸肩，问哈利说他是否有跟别人说说知心话，哈利却只是站起来，走出六〇五室，于是哈福森便知道自己判断无误。

铁丝栅栏九呎高，没有尖刺，小事一桩。哈利尽量跳高，抓住栅栏，双脚抵住栏柱，直起身体。他伸长右手往上攀，接着是左手，用双臂的力量支撑，直到双脚找到施力点，再做出宛如毛毛虫的动作，将自己晃到栅栏另一侧。

他拉开门栓，打开货柜门，拿出坚固的黑色军用手电筒，从封锁线底下穿过，进入货柜。

货柜里有种怪异的宁静，声音在这里似乎都被冻结。哈利按亮手电筒，照亮货柜内部，在光线中央看见地上用粉笔画出的人形。那就是沛尔陈尸之处。鉴识中心的年轻主任贝雅特·隆恩给哈利看过照片。鉴识中心位于布尔斯巷的新大楼。照片中的沛尔坐在墙边，背靠柜壁，右太阳穴有个小孔，手枪在他右边。他的出血量甚少。对头部开枪就是有这个好处，但这也是唯一的好处。子弹口径不大，因此只有射入伤口，没有射

出伤口。法医将会在头骨内发现子弹。子弹在沛尔的脑子里像钢珠一样弹来弹去，把他的脑子搅得稀烂，而他曾用这个脑子来思考，做出决定，最后命令食指扣下扳机。

“真是搞不懂啊。”哈利的同事在得知年轻人轻生之后，往往会这样说。哈利推测他们这样说是为了抗拒事实并保护自己，否则他不明白他们所谓的“搞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今天下午哈利站在侯曼家门口，说的也是这句话，他低头看着沛尔的父亲跪在玄关地上，俯身颤抖，不断啜泣。哈利没有可以用来安慰对方痛失亲人的词汇，诸如上帝、救赎、来生之类，因此他只是嘟囔说：“真是搞不懂啊……”

哈利关上手电筒，放进外套口袋。黑暗一拥而上。

他想起父亲。欧拉夫·霍勒是个退休老师，也是鳏夫，住在奥普索乡的老家。哈利或小妹每月一次去探望父亲时，他的眼睛总是亮起来，而随着他们喝咖啡、聊些不重要的小事，他的眼睛又会慢慢黯淡下去。老家里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母亲的一张相片，摆在她生前弹过的钢琴上最明显的位置。现在欧拉夫几乎不做什么事，只是看

书，书里讲述那些他永远不会见到的国家和帝国，他也不再渴望去游览这些国家，因为母亲已无法跟他一起去。“那是最大的损失。”偶尔他们谈起母亲，欧拉夫总会这样说。这时哈利想到的是，如果有一天有人通知欧拉夫说他儿子不幸身亡，不知道他会对那天下何批注？

哈利离开货柜，朝栅栏走去，先用双手抓住栅栏。怪异的时刻出现了。这一刻，四下全然寂静。风突然屏息聆听，或改变心意静止下来，只有冬季的黑暗中传来抚慰人心的都市噪音。除此之外，还有纸张被风吹动而摩擦地面的声音。只不过此刻无风，所以那不是纸张的声音，而是脚步声，快速轻盈的脚步声，比人类的脚步还轻。

那是脚爪的声音。

哈利的心脏像失控般急速跳动，他面对栅栏，迅捷无伦地弯曲膝盖，向上一跃。事后哈利才想到当时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是因为寂静，以及他在寂静中什么也没听见，没有嗥叫声，也没有攻击的征兆。仿佛那个在黑暗中的物体不想惊吓他，正好相反，那物体正在猎捕他。倘若哈利对狗有更多研究，就会知道有一种狗从不嗥叫，即使当牠害怕或攻击时也不嗥叫。这种狗就是黑色的麦兹纳公犬。哈利向上伸长手臂，正准备再

度屈膝，却听见那只狗的行进韵律改变，接着是一片寂静，于是他便知道牠出击了。哈利向上挺进。

有人宣称说当恐惧激发大量肾上腺素释放到血液中，会让人感觉不到痛楚，但这论点实在很不正确。哈利大叫一声。那头精瘦大狗的利齿咬入哈利右腿的肌肉中，越咬越深，直到牙齿压迫到骨骼周围敏感的组织膜。铁丝栅栏响个不停，地心引力把哈利和那只狗往下拉，他在危急中紧紧抓住栅栏。在一般情况下，哈利这时应该已经安全了，因为其他和黑色麦兹纳成犬体重相当的狗，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放开嘴巴。但黑色麦兹纳犬的牙齿和下巴足以咬碎骨头，据说牠们跟连骨头都可吞下的斑鬣狗有血缘关系。那只麦兹纳犬就这样藉由内倾的两颗上犬齿和一颗下犬齿，稳稳地挂在哈利腿上。牠的另一颗犬齿在牠三个月大时因为咬到钢铁义肢而折断。

哈利设法将左肘勾在栅栏顶端，试着连人带狗一起往上拉，但那只狗的一只脚爪踩在铁丝栅栏里。哈利伸出右手探进外套口袋，找到手电筒并握住橡胶把手。他往下望去，首度看清楚那只狗，只见牠的黑脸上有两颗黑色眼睛，闪烁微光。哈利挥动手电筒，狠狠打中那只狗双耳之间

的头部，发出嘎扎一声，他立刻又扬起手电筒，再次击打，打中敏感的口鼻部位。情急之下，哈利又打中牠的眼睛，但牠眼睛却眨也不眨。手电筒从哈利手中滑落，掉落地面。那只狗依然挂在他腿上。再过不久，他就没力气再支撑在栅栏上。他不敢去想掉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脑子却不停想象。

“救命！”

再度吹起的风把哈利的微弱求救声给传送出去。他变换抓住栅栏的姿势，突然很想放声大笑。他的生命不会就在这里断送吧？最后被人发现躺在货柜场上，喉咙给警卫犬咬断。他深深吸了口气。铁丝栅栏的尖处戳进他的腋窝，他的手指正快速流失力气。再过几秒钟，他的手指就会放开。要是他身上有武器就好了。要是他身上带的是酒瓶，而不是皮夹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打碎酒瓶，用来戳刺那只狗。

但他有小酒壶！

哈利挤出最后的力气，把手伸进外套，拿出小酒壶，将瓶口塞进嘴巴，用牙齿咬住并旋转金属瓶盖。瓶盖松脱，他用牙齿咬住酒瓶，威士忌流进口中。一股冲击波流遍全身。老天爷。他把脸抵在栅栏上，逼自己闭上眼睛，使得远处广场

和剧场的灯光在眼皮底下的黑暗中变成条纹状的白光。他用右手将小酒壶拿低，来到那只狗的红色下颌上方，把威士忌往下倒，低低说了声：“Skål.（干杯。）”将小酒壶里的酒倒得干干净净。那只狗睁着黑眼，狠狠地瞪了哈利两秒钟，完全不知沿着哈利的腿流进牠口中的褐色液体是什么。接着牠放开哈利的腿。哈利听见肉体跌落光秃地面的声音。那只狗发出类似死前喉鸣和低低呜咽的声音，接着是脚爪的摩擦声，消失在牠出现的那片黑暗中。

哈利将双脚晃过栅栏，卷起裤管。即使不用手电筒照亮，他也知道今晚得待在急诊室，没办法看《彗星美人》了。

尤恩把头枕在希雅的大腿上，闭上眼睛，享受电视如平常般发出的声音。希雅很喜欢看这部影集，不过片名到底是《布朗克斯区之王》还是《皇后区之王》？

“你有没有问你弟愿不愿意帮你去伊格广场代班？”希雅问道。

她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他闻到她肌肤散发的香气，这表示她刚刚才注射过胰岛素。

“值什么班？”尤恩问道。

希雅抽回手，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他。他

哈哈大笑。“放心，我几百年前就跟罗伯说过了，他已经答应了。”

希雅放心地呻吟一声。尤恩抓住她的手，放回到他的眼睛上。

“可是我没说那天是妳生日，”尤恩说：“如果我说出来，他未必肯答应。”

“为什么？”

“因为他为妳痴迷，妳知道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而且妳不喜欢他。”

“才没有呢！”

“那为什么每次我提到他的名字，妳都会全身一僵？”

她哈哈大笑。她一定是受到布朗克斯区的影响，或是皇后区。

“你有没有跟餐厅订位？”她问道。

“有。”

她微微一笑，捏了捏他的手，又皱起眉头。“我想过这件事，去那里我们可能会被人看见。”

“妳是说救世军的人？不可能啦。”

“如果真的被看见呢？”

尤恩没有回答。

“也许我们该公开这件事了。”她说。

“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最好等到我们完全确定……”

“你能确定吗，尤恩？”

尤恩挪开希雅的手，用沮丧的眼神看着她：“希雅，求求妳，妳很清楚我爱妳胜过一切，重点不是这个。”

“那重点是什么？”

尤恩叹了口气，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希雅，妳不了解罗伯。”

她微微苦笑。“我们大家从小就认识了，尤恩。”

尤恩扭动身体。“对，但有些事妳不知道。妳不知道他的怒气可以有多大，这是他从爸那里遗传来的。他可以是危险人物，希雅。”

希雅靠上墙壁，盯着空气。

“我建议我们先缓一缓，”尤恩绞拧双手。“这也是为了妳哥着想。”

“你是说里卡？”她惊讶地说。

“对。妳是他妹妹，如果妳现在宣布说我们要订婚，妳想他会怎么说？”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你们都在竞争行政长的位子？”

“妳很清楚最高议会很重视高阶军官应该和优秀军官结为夫妻这件事。显然从策略面来看，我的确应该跟总司令的手下大将法兰克·尼尔森的女儿希雅·尼尔森结婚。但是从道德面来看，这样做是对的吗？”

希雅咬着下唇。“为什么这个位子对你和里卡来说这么重要？”

尤恩耸了耸肩。“因为救世军花钱让我们念完军官训练学校，还补助我们花四年时间拿到商学院的经济学学位。我想里卡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有责任向救世军申请任命，寻求认可。”

“搞不好你们都坐不上这个位子，爸说从来没有三十五岁以下的人被任命为行政长。”

“我知道，”尤恩叹了口气。“其实如果里卡坐上那个位子，我会松一口气。这话妳可别说出来。”

“松一口气？”希雅说：“你会松一口气？你已经负责奥斯陆所有的租赁房产超过一年了。”

“没错，但行政长得掌管救世军在全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的业务。妳知道救世军的房产部门光是在挪威就拥有超过两百五十块土地和三百栋房子吗？”尤恩拍拍肚皮，用惯常的忧虑眼神

看着天花板。“我今天在橱窗里看见自己的影子，突然发现自己很小。”

希雅似乎没听见这句话。“有人跟里卡说，谁当上行政长，谁就是地区总司令的接班人。”

尤恩放声大笑。“我一点也不想当地区总司令。”

“别闹了，尤恩。”

“我没在闹啊，希雅。我们的事比较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行政长的位子没兴趣，所以我们就宣布订婚吧。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发展，有很多公司也需要经济学人才。”

“别这样，尤恩，”希雅惊惧地说：“你是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你必须把才能用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里卡虽然是我哥，但他没有……你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等决定之后，再告诉他们订婚的事。”

尤恩耸了耸肩。

希雅看了看时钟。“你今天得在十二点以前离开。昨天埃玛在电梯里说她很担心我，因为她在半夜听见我家大门开关的声音。”

尤恩把双脚晃到地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住这里。”

希雅用责备的眼神看了尤恩一眼。“至少我

们住这里可以彼此照顾。”

“对，”尤恩叹了口气。“彼此照顾。晚安啰。”

希雅挪动身躯，靠上尤恩，一只手滑上他的衬衫。尤恩惊讶地发现希雅的手心全都是汗，像是她刚才一直握拳或紧紧抓住什么东西。她把身体贴上他，呼吸变得急促。

“希雅，”尤恩说：“我们不能……”

她僵在原地，叹了口气，收回了手。

尤恩感到讶异。目前为止希雅都没真正对他表现出渴求的欲望，正好相反，她对身体接触似乎感到焦虑，他也珍视她的端庄持重。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尤恩引述了救世军的规章，这似乎让她安心不少。当时尤恩说：“救世军认为婚前守贞是理想的基督精神。”尽管很多人认为“理想”和“命令”有所差别，香烟和酒精该适用于哪条规定是可议的，但尤恩认为不该为了这么点小差别而打破对上帝的承诺。

他抱了抱希雅，起身走进浴室，锁上门，打开水龙头。他让水流过双手，凝视着平滑镜面映着他的脸。镜中那人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快乐的才对。他得打电话给伦西才行，把事情解决。他深深吸口气。他的确是快乐的，只不过有些时候

比较辛苦而已。

他把脸擦干，走回希雅身旁。

奥斯陆主街四十号的急诊室等候区浸泡在刺眼白光中，深夜这个时间的急诊室经常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怪人。哈利抵达后二十分钟，一名浑身发抖的吸毒者起身离开，通常这种人都没办法静静坐着超过十分钟，这点哈利可以了解。哈利口中还有威士忌的味道，这唤醒了他的老朋友，牠们正在他肚子里拉扯铁链。他的腿疼痛万分，这趟码头之行却一点收获也没有，正如同百分之九十九的警察工作一样。他对自己发誓，下次跟贝蒂·戴维斯约好之后，一定要准时赴约。

“哈利·霍勒？”

哈利抬头朝他面前一名身穿白袍的男子望去。

“是？”

“请跟我来好吗？”

“谢谢，但应该轮到她才对。”哈利说，朝对面那排椅子上坐着的少女点了点头，那少女正双手抱头。

男子倾身向前。“这是她今天晚上第二次来了，我想她不会有事的。”

哈利跟着身穿白袍的医生一跛一跛踏入走

廊，走进一间狭小的诊疗室，里头只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朴素书架，没有私人物品。

“我以为警方有自己的医护人员。”医生说。

“要见他们难如登天，而且通常都轮不到我们。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抱歉，我叫马地亚，我经过等候室的时候正好看见你。”

医生露出微笑，伸出了手。哈利看见马地亚有一口整齐的牙齿。倘若马地亚脸上其他部位不是同样对称、干净、端正，你一定会怀疑他戴了假牙。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周围有细小笑纹，握着的手感觉坚定而干燥。哈利心想，这医生简直像是从医学小说里走出来似的，有着温暖的双手。

“马地亚·路海森。”马地亚补上一句，双眼盯着哈利。

“我是不是应该认识你？”哈利说。

“去年夏天在萝凯家的庭院派对上，我们碰过面。”哈利听见萝凯的名字从别人口中说出，不由得怔了一下。

“是吗？”

“那个人就是我。”马地亚用低沉声音含糊

地说。

“嗯，”哈利微微点头。“我在流血。”

“了解。”马地亚敛起脸容，露出严肃且同情的表情。

哈利卷起裤管。“这里。”

“啊哈，”马地亚露出有点茫然的微笑。“这是什么造成的？”

“被狗咬的，你能治好它吗？”

“可以做的治疗不是太多，血已经止住了，我可以帮你清理伤口，擦点药。”马地亚弯下腰去。“从齿痕来看，可以看见三个伤口。你最好打一针破伤风。”

“牠已经咬到骨头了。”

“对，通常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我是说，牠的牙齿真的……”

哈利顿了一下，从鼻子呼了口气。这时他才惊觉马地亚认为他喝醉了。难道马地亚这样想是不对的吗？哈利身上的外套被扯破，腿上被狗咬伤，在外有着酗酒的坏名声，口中还喷出酒气。马地亚会不会去跟萝凯说，她的前男友又喝醉了？

“……咬穿了我的腿。”哈利把话说完。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Trka！（快点！）”

他在床上惊坐起来，听见自己的叫声在光秃的饭店白色墙壁之间回荡。床边桌上的电话正响个不停，他抓起话筒。

“这是电话闹铃服务……”

“Hvala.（谢谢。）”他说，尽管他知道那只是电话语音而已。他身在萨格勒布，今天准备前往奥斯陆，打算去执行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后一项任务。

他闭上眼睛。他又做梦了，不是梦到巴黎，也不是梦到其他任务，他从不会梦见任务。他梦见了武科瓦尔，梦中总是秋天，总是陷入围城战事。

昨晚他梦见自己在奔跑。一如往常，他梦见自己在雨中奔跑。那天晚上，他们在婴儿病房锯断父亲的手臂，尽管医生宣称手术成功，但四小时后父亲就死了。他们说父亲的心脏就这么停止跳动。于是他离开母亲，奔入下着大雨的黑夜，来到河边，手里拿着父亲的枪，朝塞尔维亚军的驻地前进。敌方发射照明弹，朝他开枪，但他一

点也不在乎。他听见子弹射入地面，消失在他脚边，接着他就掉进一个大弹坑。水吞没了他，也吞没了所有声音，四周一片寂静。他不停在水中奔跑，却只是原地打转。他感觉四肢僵硬，睡意令他麻木。他看见漆黑之中有某种红色的物体正在移动，犹如鸟儿以慢动作振动翅膀。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羊毛毯子裹着，一颗光秃灯泡随着塞尔维亚军的炮火攻击而来回晃动，小块泥土和灰泥掉落在他的眼睛嘴巴上。他吐出泥灰，这时有人弯下腰来，说波波上尉亲自从积水弹坑中救他出来，并指了指站在碉堡台阶上的秃头男子。男子身穿军服，脖子上围着红领巾。

他再度睁开眼睛，看了看放在床边桌上的温度计。柜台服务员虽然说饭店维持暖气供应，但自从十一月以来，客房内的温度就没有高过华氏六十度。他起身下床。再过半小时，机场巴士就会抵达饭店门口，他必须动作快。

他看着脸盆上方的镜子，回想波波的脸孔，但波波的脸孔就如同北极光，越仔细看，就越是一点一点消退。电话再度响起。

“Da,

Majka.（是，母亲。）”

他刮完胡子，把脸擦干，匆匆换上衣服，拿

出放在保险箱的两个金属盒之一，打了开来。盒里装的是拉玛迷你麦斯超小型手枪，可装填七发子弹，其中六发在弹匣中，一发在弹膛里。他把手枪拆成四个部件，藏在手提箱经过特殊设计的强化角落。假如海关把他拦下来，检查他的手提箱，强化金属可以把手枪部件藏起来。离开之前，他检查身上带了护照和信封，信封里装有她给他的机票、目标的照片、时间地点的信息。任务将在明晚七点的公共场所执行。她说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危险，但他并不害怕。有时他纳闷自己感觉害怕的能力，是不是在那天晚上跟父亲被锯下的手臂一同消失。波波说过，如果你感觉不到害怕，就没办法活很久。

窗外的萨格勒布正在苏醒，城里不见白雪，但是起雾，灰茫茫地一片，让整座城市的面容显得阴沉憔悴。他站在饭店大门前，心想再过几天他们就会去亚得里亚海，到小镇的小饭店，享受淡季房价和少许阳光，讨论新房子的事宜。

机场巴士应该就快到了。他朝白雾中看去，就如同那年秋天，他蹲伏在波波背后，想看清楚白烟后方到底是什么，却永远看不清楚。那时他的工作是负责传递他们不敢透过无线电发送的消息，因为塞尔维亚军会监听无线电，什么消息都

瞒不过他们。他个头小，可以在战壕里全速奔跑，不必特别弯腰。此外他还对波波说，他想去攻击战车。

波波摇了摇头。“孩子，你是个传令兵，负责传达非常重要的讯息，战车我会派别人去料理。”

“可是别人会害怕，我不会。”

波波挑起一道眉毛。“但你只是个小孩子。”

“就算我不去壕沟外面，在壕沟里被子弹打到，我一样不会再长大。而且你自己说过，如果我们不阻止战车，他们就会占领整个城市。”

波波用打量的眼光看着他。

“让我考虑一下。”最后波波说。于是他们静静坐着，看着前方雾茫茫的一片，难以分辨哪些是秋雾，哪些是断垣残壁冒出的白烟。过了一会，波波清了清喉咙说：“昨天晚上我派弗兰尤和米尔可前往战车出没的堤岸凹处，他们的任务是躲起来，等战车经过时把炸弹装上去。你知道这项任务要怎么进行吗？”

他点了点头。他用望远镜见过弗兰尤和米尔可的尸体。

“如果他们的个头再小一点，或许就可以躲

在地上的凹洞里。”波波说。

他用手擦去挂在鼻子下的鼻涕。

“那炸弹要怎么装在战车上？”

隔天清晨，他勉强拖着身体回到队上，因为寒冷而浑身发抖，全身都是烂泥。他后方的堤岸上有两台被摧毁的塞尔维亚战车，舱门打开，浓烟不断窜出。波波把他拖进壕沟，胜利地喊道：“我们的小救主诞生了！”

当天波波就替他取了代号，并口述一则讯息，用无线电传送给城里的总部。这个代号从此一直跟着他，直到塞尔维亚军占领并蹂躏他的家乡，杀害波波，屠杀医院里的医生和病患，囚禁并拷打反抗人士。这个代号本身有点矛盾，因为他没能拯救替他取这个代号的波波上尉。他的代号是“Mali

Spasitelj”，也就是“小救主”的意思。

雾海中驶来一辆红色巴士。

哈利踏进六楼红区的会议室时，室内弥漫着低低的交谈声和笑声。他知道自己把抵达时间算得很准，这时要跟同事打成一片、吃蛋糕、说笑话、互相嘲弄已经太晚，当人们必须跟自己欣赏的人道别时，常会藉由这种社交方式来表达。不过他准时来送礼，尽管人们在这种时候总会使用

太多浮夸的字眼，通常他们只敢在大众面前使用这些字眼，私底下却不敢用。

哈利扫视众人，发现三张他可以信赖的友善面孔，包括即将离去的长官毕悠纳·莫勒、哈福森和贝雅特·隆恩。他没跟任何人视线接触，也没人想跟他四目相接。哈利对他在犯罪特警队的人气并没有特别的幻想。莫勒曾说，除了乖戾的酒鬼之外，人们不喜欢的只有高大又乖戾的酒鬼。哈利是个六呎四吋高的乖戾酒鬼，而他是个优秀警探这件事只让他稍微加分，此外没有更多帮助。大家都知道，哈利要不是一直被莫勒保护在羽翼下，早就被逐出警界。大家也都知道，如今莫勒即将离开，高层正等着哈利做出不当行为。矛盾的是，现在保护哈利的功绩，同样也让他永远被放逐为局外人，只因他搞垮了一位警察同仁，也就是绰号为王子的汤姆·沃勒，犯罪特警队的警监。过去八年来，汤姆一直是奥斯陆大型军火走私活动背后的主谋之一，最后他死在坎本区学生宿舍地下室的血泊之中。三星期后，在警署餐厅举行了简短仪式，总警司咬牙切齿地表扬哈利清除警界害虫，哈利表示感谢。

“谢谢。”那时哈利说，扫视在餐厅集合的警察，想看看是否有人看他。原本他只打算

说“谢谢”这两个字，但他一看见众人避开他的视线，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不由得火冒三丈，于是又说：“我猜这下子某人可能会更难把我踢走吧，否则媒体可能会认为那个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害怕我也会查到他身上。”

这时众人难以置信的视线全集中到哈利身上。他继续往下说。

“各位不用大惊小怪。过去汤姆·沃勒是我们犯罪特警队的警监，他仗着自己的职位进行不法活动，还称呼自己为王子。而且大家都知道……”哈利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一张又一张的脸孔，最后停在总警司脸上。“既然有王子，通常就会有国王。”

“哈啰，老哥，在想什么啊？”哈利抬头一看，见是哈福森。

“在想国王的事。”哈利咕哝说，从哈福森手里接过一杯咖啡。

“呃，有新人来了。”哈福森说，伸手一指。

摆满礼物的桌子旁有个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正在跟总警司和莫勒说话。

“那是甘纳·哈根吗？”哈利啜饮一口咖啡之后说。“新上任的P A S？”

“现在已经没有 P A S 了，哈利。”

“是吗？”

“已经改成督察长 P O B 了，这个官阶是四个月前改的。”

“是喔？那天我一定是生病了。那你还是警探吗？”

哈福森微微一笑。

新上任的督察长看起来甚为机灵，也比备忘录上写的五十三岁看起来年轻。哈利注意到哈根身高中等，身材精瘦，脸上、下巴、脖子有着分明的肌肉线条，显示他过着苦行式的生活。他的嘴巴平直坚定，下巴向前推出，可以视为果断，也可视为戾斗。他头上残存的头发是黑色的，仿佛在脑袋周围形成半个花冠，而且相当浓密。若你觉得这位新任督察长的发型很怪异，放心不会有人责备你。无论如何，他那两道粗大眉毛显示他体毛旺盛。

“这人从军方空降来的，”哈利说：“搞不好他会订出早点名的规定。”

“他应该是个好警察才会被调来这里吧。”

“你是说根据他自己在备忘录里写的自我介绍吗？”

“很高兴听见你的想法这么正面，哈利。”

“我？我总是急于给新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重点在于只有『一个』机会。”贝雅特说，加入他们的对话，把金色短发拨到一旁。“哈利，我刚刚好像看见你一跛一跛地走进来。”

“昨晚我在货柜场碰上一只过于亢奋的警卫犬。”

“你去货柜场做什么？”

哈利仔细端详贝雅特片刻，才说出回答。显然担任鉴识中心主任的职务对她有益，也对鉴识中心有帮助。贝雅特一直是个称职的鉴识专家，但哈利必须承认，过去他并未在她身上看见明显的领导才能，因为贝雅特从警察训练学院毕业后加入抢案组时，还是个惯于自我贬抑又害羞内向的年轻女子。

“我想去看看沛尔·侯曼陈尸的货柜。告诉我，他是怎么进货柜场的？”

“他用钢丝钳把大锁剪断，钢丝钳就在尸体旁边。那你呢？你是怎么进去的？”

“你们还发现什么？”

“哈利，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案子是……”

“我没说有证据啊。还发现什么？”

“你说呢？一些吸毒工具、一剂海洛因、一个装有烟草的塑料袋。你也知道，毒虫会去捡烟屁股，把里头的烟草挑出来，这样连一克朗都不用花。”

“那把贝瑞塔手枪呢？”

“序号被锉掉了，锉痕很眼熟，是王子时代的枪枝。”

哈利注意到贝雅特不愿意从自己口中说出汤姆·沃勒的名字。

“嗯。血液样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贝雅特说：“非常干净，令人意外，他应该最近都没吸毒吧，所以才头脑清醒，有能力自杀。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我很荣幸被分派去通知他父母这个噩耗。”

“喔……”贝雅特和哈福森异口同声地说。尽管他们才交往两年，但这种同步反应的行为已越来越常发生。

总警司咳了几声，众人转头朝摆放礼物的桌子望去，闲聊声逐渐停止。

“毕悠纳请求我让他说一、两句话，”总警司说，抖了抖脚跟，再顿一下以达到效果。“我准许了。”

咯咯笑声四起。哈利注意到莫勒朝总警司的方向露出犹豫的微笑。

“谢谢你，托列夫，也谢谢你和警察总长送给我的道别礼物，更要特别谢谢大家送我这张美丽的照片。”

莫勒朝桌上指了指。

“大家？”哈利低声问贝雅特。

“对，史卡勒和几个同事一起集资的。”

“我怎么都没听说？”

“他们可能忘了问你。”

“现在我自己想送几个礼物，”莫勒说：“有点像是分送遗产。首先呢，是这个放大镜。”

他把放大镜举到面前，大家看见前任队长的扭曲面孔都笑了起来。

“这要送给一位女同事，她和她父亲一样是个好警探，也是个好警察。她从不居功，把功劳通通让给犯罪特警队。大家都知道，她曾经是大脑专家的研究对象，因为她天生拥有罕见的梭状回，人类面孔只要见过一次就过目不忘。”

哈利看见贝雅特的双颊泛起红晕。贝雅特不喜欢被人注意，更别说是当众提起她的这项惊人天赋，目前她依然运用这个能力在模糊的银行抢

案监视影片中辨识前科犯。

“我希望妳不会忘记我这张脸，”莫勒说：“虽然妳会有好一阵子见不到它。有一天如果妳有疑惑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放大镜。”

哈福森轻轻推了推贝雅特，她走上前去，莫勒抱了抱她，把放大镜送给她。众人一起鼓掌，她连额头都变得火红。

“下个传家宝是我的办公椅，”莫勒说：“是这样的，我发现我的继任者甘纳·哈根自己准备了一张高背真皮办公椅，还具备很多功能。”

莫勒对哈根微笑，他只是微微点头，并未回以微笑。

“所以这张椅子要送给这位来自斯泰恩谢尔的警员，他自从被调来这里之后就被放逐，跟这栋大楼的大麻烦同一间办公室，还被迫使用一张坏了的椅子。小伙子，你也该坐张好椅子了。”

“好耶。”哈福森说。

众人转头过来，对他大笑，他也回以笑声。

“最后呢，我要把一件辅助工具送给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人，他是我手下最优秀的警探，也是我最可怕的恶梦。这件工具要送给这个总是跟随自己的嗅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手表

的人。我们老是得叫你要准时来参加晨间会议，搞得大家都不开心。”莫勒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支手表。“我希望这支表可以让你的时间跟别人一样，总之呢，我把它尽量调得跟犯罪特警队的时钟一样快。还有，呃，这里头有很多言外之意，哈利。”

哈利走上前去，接过那支有着素面黑色表带的手表，手表厂牌他没见过。掌声稀稀落落。

“谢谢。”哈利说。

两个高大男子相互拥抱。

“我把它调快两分钟，好让你赶上你以为已经错过的事，”莫勒低声说：“我再也不会给你警告了，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谢谢。”哈利又说了一次，觉得莫勒把他抱得有点太久。哈利提醒自己，必须把他从家里带来的礼物放在这里。幸好他一直都没机会拆开那片《彗星美人》DVD的塑料封套。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尤恩在福雷特斯慈善商店的后院找到罗伯，这家店是救世军在基克凡路开设的。

罗伯双臂交抱，倚在门框上，看着众人把一包包垃圾袋从卡车搬进店内的储藏室。那些人的对话中夹杂多种语言和方言的粗话。

“货色好吗？”尤恩问道。

罗伯耸了耸肩。“人们很乐意捐出夏装，这样明年才能买新衣服，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冬衣。”

“你手下用的语言真是多采多姿，他们都是些被判刑的人，是用易服劳役来折抵刑期？”

“我昨天才算过，现在来我们这里当义工折抵刑期的人，是追随耶稣的两倍。”

罗伯朝其中一人高喊，那人丢了包烟给他。罗伯将一根没有滤嘴的香烟夹在双唇之间。

“把它拿下来，”尤恩说：“我们救世军发过誓的，你想被开除吗？”

“老哥，我没有要点燃它。你有什么事？”

尤恩耸了耸肩。“想找你聊一聊。”

“聊什么？”

尤恩咯咯一笑。“就是平常的兄弟闲聊。”

罗伯点了点头，挑掉舌头上的烟草。“每次你说闲聊，就表示你要告诉我该怎么生活。”

“别这样说。”

“到底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而已。”

罗伯拿出嘴里的香烟，朝雪地吐了口口水，再往飘在高空中的白云望去。

“妈的我厌倦这份工作、厌倦这栋房子、厌倦那个无能又虚伪的士官长在这里作威作福。如果她不是那么丑，我一定会……”罗伯露出冷笑。“把她干到那张梅干脸发绿。”

“我冷死了，”尤恩说：“我们可以进去吗？”

罗伯当先走进小办公室，在办公椅上坐了下来，那张椅子挤在凌乱的办公桌、开向后院的小窗户、印有救世军标志及“血与火”座右铭的黄色旗帜之间。尤恩把一迭文件从木椅上拿起来，有些文件因为时间久远而泛黄，他知道这张木椅是罗伯从隔壁麦佑斯登区军团的房间擅自拿来的。

“她说你会装病逃避责任。”尤恩说。

“谁说的？”

“鲁厄士官长说的，”尤恩做个鬼脸。“那个梅干脸。”

“她打过电话给你，是不是这样？”罗伯用折迭小刀戳弄办公桌，突然拉高嗓音说：“喔，对了，我都忘了，你是新上任的行政长，是所有事务的主管。”

“上级还没做出决定，也可能是里卡当选。”

“管他的，”罗伯在桌上刻了两个半圆形，形成一颗心。“反正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明天我会帮你代班，在你离开之前，可以给我五百克朗吗？”

尤恩从皮夹里拿出钞票，放在罗伯面前的桌上。罗伯用刀身划过下巴，黑色胡碴发出摩擦声响。“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尤恩知道接下来罗伯要说什么，吞了口水。“什么事？”

他越过罗伯的肩膀，看见外头开始飘雪，但后院周围的屋子所产生的上升暖气流让细小的白色雪花悬浮在窗外，彷彿正在聆听他们说话。

罗伯用刀尖对准心形图案的中央。“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接近某人的话——你知道是

谁……”他的手握住刀柄，倾身向前，借着体重一压，刀子咯吱一声插入干燥木桌中。“我会毁了你，尤恩，我发誓我一定会。”

“我有没有打扰到你们？”门口传来说话声。

“一点也没有，鲁厄士官长，”罗伯用甜美的语调说，“我哥正好要走。”

莫勒走进他的办公室，总警司和新任督察长甘纳·哈根的交谈停了下来。当然了，这间办公室已经不是莫勒的了。

“呃，你喜欢这片景观吗？”莫勒问道，希望自己的语气是愉快的，随即又补上说：“甘纳？”这名字从口中说出觉得很陌生。

“嗯，十二月的奥斯陆总是一片悲伤的景象，”哈根说：“这也得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莫勒很想问他所说的“也”是什么意思，但他看见总警司点头表示同意，便把话咽了回去。

“我正在跟甘纳说明这里的人员内幕，把所有秘密说给他听，你懂得的。”

“哈，我懂，你们两个以前就认识了。”

“没错，”总警司说：“甘纳和我以前是同学，那时候警察学院还叫做警察学校。”

“备忘录上说你每年都会参加毕克百纳滑雪赛，”莫勒说，转头望向哈根。“你知道总警司也会去参加吗？”

“我知道啊，”哈根朝总警司望去，面带微笑。“有时我们会一起去，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努力超越对方。”

“真没想到，”莫勒说，露出促狭的微笑。“如果总警司是任命委员会的成员，那他就会被指控任用亲信了。”

总警司发出干笑，用警告的眼神瞥了莫勒一眼。

“我正跟甘纳说到那个你大方送表的人。”

“哈利·霍勒？”

“对，”哈根说：“我知道那个涉及愚蠢走私案的警监就是死在他手下，听说他在电梯里把那警监的手臂给扯断，现在还涉嫌把案情泄漏给媒体，这样不好。”

“第一，那起『愚蠢走私案』是一群行家干的，他们利用警界里的帮手，让廉价手枪在奥斯陆泛滥成灾。”莫勒说，难以掩饰口气中的怒意。“这件案子是霍勒在总署的阻扰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侦破的，这都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刻苦的警察工作。第二，他是出于自卫才杀人，而

且是电梯扯断了沃勒的手臂。还有第三，我们手上没有证据指出是谁泄漏了什么。”

哈根和总警司交换眼神。

“不管怎样，”总警司说：“这个人你都必须留意，甘纳。据我所知，他女友最近跟他分手，我们都知道像哈利这种染有酗酒恶习的人，这种时候特别容易故态复萌，而我们绝对无法接受这种行为，无论他在队上破过多少案子。”

“我会好好约束他的。”哈根说。

“他是警监，”莫勒说，闭上眼睛。“不是一般警察，而且他也不喜欢被约束。”

哈根缓缓点头，伸手摸了摸浓密的花冠头发。

“你什么时候开始去卑尔根上班……”哈根放下了手。“毕悠纳？”

莫勒猜想，哈根叫他名字应该也觉得很陌生。

哈利漫步在厄塔街上，从路人脚上穿的鞋子可以看出，他越来越靠近灯塔餐厅了。缉毒组同仁都说，陆海军剩余军品店对于辨识吸毒者的贡献最大，因为军靴迟早都会透过救世军，穿到毒虫脚上。夏天是蓝色运动鞋，而冬天呢，毒虫的制服则是黑色军靴，外加绿色塑料袋，里头装着

救世军分发的餐盒。

哈利推开灯塔餐厅大门，朝身穿救世军连帽外套的警卫点了点头。

“有带酒吗？”警卫问道。

哈利拍了拍口袋。“没有。”

墙上告示写道，酒类饮品必须交由门口警卫保管，离开时领回。哈利知道救世军已放弃要客人交出毒品和吸毒工具，因为没有毒虫会乖乖照做。

哈利走进去，替自己倒杯咖啡，在墙边找了张长椅坐下。灯塔餐厅是救世军的餐厅，也是新千禧年版的救济所，贫困之人来这里可以得到免费的点心和咖啡。这里舒适明亮，跟一般咖啡馆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客人。百分之九十的吸毒者为男性，他们吃白面包夹褐色或白色的挪威吉士，阅读报纸，在桌前安静谈话。这是个自由空间，可以取暖，喘口气，在找了一天毒品之后稍事休息。卧底警察有时也会来，但根据不成文的协议，警方不会在这里逮人。

哈利旁边的男子低头坐着，动也不动，他的头垂落在桌子上方，肮脏的手摆在面前，手指夹着一张卷烟纸，周围散落着许多烟屁股。

哈利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娇小女子背影，她

正在更换一张桌子上烧完的蜡烛，桌上摆有四个相框，其中三个装的是个人照片，第四个里头是十字架和一个名字，背景是白色的。哈利起身走了过去。

“这是什么？”

也许是因为女子的细瘦脖子或优雅动作，也许是因为她美得几乎不自然的乌黑头发，使得她还没转过头来，哈利就联想到猫。待女子转过头来，她的小脸和不成比例的阔嘴，以及极为俏丽的鼻子，就像哈利的日本漫画上的人物那样，更让他觉得女子像猫。但最重要的是那双眼睛。哈利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些组合哪里不大对劲。

“十一月份的。”女子答道。

她的声音冷静、低沉、温柔，令哈利纳闷这究竟是她自然的声音，或是她后天学习来的。他知道有些女人会这么做，改变说话声音就好像换衣服一样，一种声音在家里使用，一种声音用来创造第一印象和社交，一种声音用于夜晚的亲密行为。

“什么意思？”哈利问道。

“十一月份的死亡名单。”

哈利看着那些照片，明白了她的意思。

“四个人？”哈利压低声音。照片前放着一

封信，上头写着颤抖的铅笔字迹，都是大写字母。

“差不多平均一星期会死一个客人，死四个也算平常。纪念日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这些人中有你的……？”

哈利摇了摇头。“我亲爱的盖尔……”那封信的开头这样写着，旁边没有鲜花。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女子问道。

哈利忽然觉得女子也许没有别种声音，只有这么一种温暖低沉的嗓音。

“沛尔·侯曼……”哈利开口说，却不知道该如何把话说完。

“可怜的沛尔，是的，一月的纪念日我们会纪念他。”

哈利点了点头。“第一个星期三。”

“没错，到时欢迎你来参加，这位弟兄。”

“弟兄”这两个字从她口中说出是那么地清晰自然，犹如句子里轻描淡写且几乎没有被说出的附加词。一瞬间，哈利几乎相信自己是她的弟兄。

“我是警探。”哈利说。

两人身高差距悬殊，女子必须伸长脖子才能把哈利看清楚。

“我好像见过你，但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哈利点了点头。“也许吧。我来过这里一、两次，可是都没见过妳。”

“我是这里的兼职人员，其他时间都在救世军总部。你是缉毒组的人？”

哈利摇了摇头。“我负责调查命案。”

“命案，可是沛尔不是被杀害的呀……？”

“我们可以坐下来一会吗？”

女子犹豫片刻，环视四周。

“妳在忙？”哈利问道。

“没有，今天特别安静，平常我们一天得分发一千八百片面包，但今天人很少。”

她叫唤柜台里一名少年，少年同意接替她的工作，同时哈利也得知她名叫玛蒂娜。那个手拿卷烟纸的男子头垂得更低了。

“这件案子有些疑点，”哈利坐下后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难说，”玛蒂娜说。哈利露出疑惑神色，犹如叹了口气。“像沛尔那种吸毒那么久的人，大脑受到严重损伤，已经很难看出他们本来的个性了，想获得吸毒快感的冲动盖过了一切。”

“这我了解，但我的意思是……对于熟识他的人来说……”

“我恐怕帮不上忙。你可以去问沛尔的父亲，看看他儿子的真正个性还剩下多少。他父亲来这里带他回去过几次，最后还是放弃。他说沛尔开始在家威胁他们，因为沛尔在家时，他们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锁起来。他请我关照他儿子，我说我们会尽力，但我们没办法承诺奇迹出现，当然也没给出这种承诺……”

哈利观察玛蒂娜，她脸上只是呈现出社工人员常见的心灰意冷。

“这种感觉一定糟透了。”哈利说，抓了抓腿。

“对，只有吸毒者才能了解这种感觉。”

“我是说为人父母的感觉。”

玛蒂娜没有答话。一名身穿破菱格外套的男子在隔壁桌坐下，打开透明塑料袋，倒出一堆干燥的烟屁股，少说也有数百个，盖住了另一名男子拿着卷烟纸的肮脏手指。

“圣诞快乐。”外套男子咕哝说，又踏着毒虫的老态步伐离去。

“这案子有什么疑点？”玛蒂娜问。

“血液样本没验出毒品。”哈利说。

“所以呢？”

哈利看了看隔壁桌的男子。他急于卷一根烟，但手指不听使唤，一颗泪珠滚落褐色面颊。

“我对吸毒快感有些了解，”哈利说：“他有没有欠钱？”

“不知道。”玛蒂娜的回答十分简单，简单到哈利已经知道他下一个问题的答案。

“但说不定妳……”

“没有，”她插口说：“我不能过问他们的事。听着，他们都是没人关心的人，我是来这里帮助他们，不是来为难他们的。”

哈利仔细观察玛蒂娜。“妳说的对，很抱歉我这样问，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谢谢你。”

“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问吧。”

“如果……”哈利迟疑片刻，不知道自己这样说会不会有欠考虑。“如果我说我关心他的话，妳会相信吗？”

玛蒂娜侧过头，打量哈利。“我应该相信吗？”

“这个嘛，我正在调查这件案子，而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个没人关心的毒虫所犯下的常见自

杀案。”

玛蒂娜默然不语。

“这里的咖啡很不错。”哈利站了起来。

“不客气，”玛蒂娜说：“愿上帝保佑你。”

“谢谢。”哈利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耳垂居然发热。

哈利走到门边，来到身穿连帽外套的警卫前方，转过头去，但已不见玛蒂娜。警卫递了一个装有餐盒的绿色塑料袋给哈利，哈利说不用，将外套裹紧了些，踏上街道。这时已能看见红红的太阳缓缓落入奥斯陆峡湾。哈利朝奥克西瓦河的方向走去，来到艾卡区，看见一名男子直挺挺地站在雪堆中，菱格外套的袖子卷起，一根针管插在前臂上。男子脸上挂着微笑，目光穿过哈利，望着格兰区的寒霜白雾。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潘妮拉·侯曼坐在弗雷登堡路家中的扶手椅上，看起来比平常更为瘦小，泛红的大眼睛看着哈利，双手在大腿上抱着儿子照片的玻璃相框。

“这是他九岁的时候拍的。”她说。

哈利不由得吞了口口水，部分是因为这个面带微笑、身穿救生衣的九岁男孩，看起来不可能想象得到未来他将在货柜里结束生命，脑袋里射进一发子弹。另一部分是因为这张照片令他想到欧雷克；欧雷克克服了心理障碍，叫他“爸爸”。哈利心想，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叫马地亚·路海森一声“爸爸”。

“每次沛尔不见人影好几天，我先生比勒格就会出去找他，”潘妮拉说：“虽然我叫他别找了，他还是不肯，但我已经无法再忍受沛尔住在家里了。”

哈利压抑自己的思绪，为什么无法忍受？

哈利并未事先通知要来拜访，潘妮拉说比勒格去找殡仪业者，所以不在家。

潘妮拉吸了吸鼻涕。“你有没有跟吸毒者住在一起的经验？”

哈利默然不答。

“只要看得见的东西他都偷。这我们接受，也就是说比勒格接受。他是我们两个人之中比较有爱心的。”潘妮拉皱起了脸，根据哈利的解读，那应该是微笑。

“他什么都替沛尔找理由，直到今年秋天沛尔威胁我为止。”

“威胁妳？”

“对，他威胁说要杀我。”潘妮拉低头看着照片，擦了擦玻璃相框，仿佛它脏了似的。“那天早上沛尔来按门铃，我不让他进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又哭又求，可是这种游戏我们早就玩过了，所以我已经懂得硬起心肠。后来我回到厨房坐下，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只知道他突然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枪。”

“就是那把枪吗？他用来……”

“对，对，我想是吧。”

“请继续说。”

“他逼我打开我放首饰的柜子，里头放着我仅存的一点首饰，其他都已经被他拿走了。然后他就走了。”

“那妳呢？”

“我？我崩溃了。比勒格回来之后，带我去

医院。”潘妮拉吸了吸鼻涕。“结果他们连药都不肯开给我，说我已经吃够多药了。”

“妳都吃些什么药？”

“你说呢？就是镇静剂啊，真是够了！如果你有个儿子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害怕他可能会回来……”她顿了顿，握拳按住嘴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接着她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有时我都不想活了。”哈利得拉长耳朵才能听得见这句话。

哈利看着手上的笔记本，上头一片空白。

“谢谢妳。”他说。

“您打算住一个晚上，对吗，先生？”奥斯陆中央车站旁的斯堪地亚饭店女柜员说，她双眼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订房信息，并未抬头。

“对。”她面前的男子说。

她在心中记下男子身穿浅褐色大衣，驼毛的，但也可能是假驼毛。

她的红色长指甲在键盘上快速飞跃，仿佛受惊的蟑螂。在冬寒的挪威穿假驼毛？有何不可？她看过阿富汗骆驼的照片，她男友来信说阿富汗可能跟挪威一样冷。

“您是要付现还是刷卡？”

“付现。”

她将登记表和笔放在男子面前的柜台上，并请男子出示护照。

“没有必要，”男子说：“我现在就付钱。”

男子说的英语十分接近英国腔，但他发子音的方式让女柜员联想到东欧国家。

“先生，我还是得看您的护照，这是国际规定。”

男子点了点头，递出平滑的一千克朗钞票和护照。克罗地亚共和国？可能是新兴的东欧国家吧。她找钱给男子，并将钞票收进现金盒，暗自提醒自己等客人离开后，得对着光线看看是不是真钞。她努力让自己维持一定的仪态，但也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得暂时屈身在这家不怎么样的饭店，而眼前这位客人看起来不像骗子，反而比较像是……呃，他到底像什么呢？她递上房卡，流利地说明客房楼层、电梯位置、早餐时间和退房时间。

“还需要什么服务吗，先生？”她用悠扬的语调说，十分自信自己的英语和服务态度远超过这家饭店的水平。再过不久，她一定可以跳槽到更好的饭店，但如果不成功的话，她就得修正路线。

男子清了清喉咙，问说附近的电话亭在哪里？

女柜员说他可以在房间里打电话，但男子摇了摇头。这下子她得想一想才行。自从手机大为风行之后，奥斯陆的电话亭大多被拆除，但她想到附近的铁路广场应该还有个电话亭，这个广场就在车站外头。虽然走过去只有几百码，她还是拿出一份小地图，标上路线，告诉男子该怎么走，就跟瑞迪森饭店和乔伊斯饭店提供的服务一样。她朝男子看了看，想知道他是否听懂，心里却觉得有点困惑，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

“我俩对抗全世界，哈福森！”

哈利冲进他们共享的办公室，高声喊出他平日的早晨问候语。

“你有两则留言，”哈福森说：“你要去新督察长的办公室报到，还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找你，声音很好听。”

“喔？”哈利将外套朝衣帽架的方向丢去，结果落在地上。

“哇，”哈福森想也不想，脱口而出说：“你终于走出来了对不对？”

“你说什么？”

“你把衣服往衣帽架丢，还说『我俩对抗全

世界！』你很久没这样了，自从萝凯把你甩……”

哈福森猛然住口，因为他看见哈利露出警告的表情。

“这位小姐有什么事？”

“她有话要我转达给你，她叫做……”哈福森的视线在面前的黄色便利贴上搜寻。“玛蒂娜·艾考夫。”

“不认识。”

“她在灯塔工作。”

“啊哈！”

“她说她问过许多人，可是没人听说过沛尔·侯曼有债务问题。”

“嗯，也许我该打电话问她是不是还有别的消息。”

“喔？好啊。”

“这样可以吧？为什么你看起来一脸狡狴的样子？”哈利弯腰去捡外套，却不是要挂上衣帽架，而是又穿回身上。“小子，你知道吗？我又要出去了。”

“可是督察长……”

“督察长得等一等了。”

货柜码头的栅门开着，但栅栏设有禁止进入

的标志，并指示车辆必须停在外头的停车场。哈利抓了抓受伤的腿，又看了看货柜和车道之间又长又广的空地。警卫办公室是栋矮房子，看起来颇像是工人小屋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规律扩建而成，而这跟事实相去不远。哈利把车子停在入口前方，步行了几码路。

警卫靠在椅背上，不发一语，双手抱在脑后，嘴里咬着火柴，聆听哈利说明来意，以及昨晚发生的事。

警卫脸上只有那根火柴在动，但哈利发现当他说到他 and 那只狗起冲突时，警卫脸上似乎露出一抹微笑。

“那是黑麦兹纳犬，”警卫说：“是罗德西亚脊背犬的表亲，我们很幸运可以把牠引进国内，牠是非常棒的警卫犬，而且很安静。”

“我发现了。”

那根火柴兴味盎然地动着。“那只麦兹纳犬是猎犬，所以会静悄悄地接近，不想把猎物吓跑。”

“你是说那只狗打算……呃，把我吃掉？”

“那要看你说的吃掉是什么意思啰。”

警卫并未详加解释，只是面无表情看着哈利，交握的双手罩住整个头颅。哈利心想，要不

就是他的手异常地大，要不就是他的头异常地小。

“所以在警方推测沛尔·侯曼中枪身亡的时间，你都没看见或听见其他人在现场吗？”

“中什么枪？”

“他开枪自杀。有其他人在场吗？”

“冬天警卫都会待在室内，那只麦兹纳犬也很安静，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那只狗怎么会没察觉到？”

警卫耸了耸肩。“牠已经尽到本分了，我们也不用外出。”

“可是牠没发现沛尔·侯曼溜进来。”

“这个货柜场很大。”

“可是后来呢？”

“你是说尸体？哎呀，尸体都结冰了不是吗？麦兹纳犬对死尸没兴趣，牠只喜欢新鲜的肉。”

哈利打个冷颤。“警方报告指出你从没在这里见过侯曼。”

“没错。”

“我刚刚去见过他母亲，她借给我这张全家福照片，”哈利把照片放在警卫桌上。“你能发

誓说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警卫垂下目光，把火柴移到嘴角，准备回答，却顿住了。他放下抱在脑后的手，拿起照片，细看良久。

“我说错了，我见过他，他在夏天的时候来过，要辨认货柜里的那个……很不容易。”

“这我了解。”

几分钟后，哈利准备离去，他先打开一条门缝，左右查看。警卫咧嘴而笑。

“白天我们都把牠关起来，反正麦兹纳犬的牙齿很细，伤口很快就会好了。我正在考虑要买一只肯塔基獭犬，牠们的牙齿是锯齿状的，可以咬下一大块肉。警监，你已经算很幸运了。”

“这样啊，”哈利说：“你最好警告那只狗，有个小姐会拿别的东西来给牠咬。”

“什么？”哈福森问道，小心地驾驶车子绕过除雪车。

“拿个软的东西去，”哈利说：“像是黏土之类的，这样贝雅特和她的小组就能把黏土制成石膏，等它凝固之后，就可以得到那只狗的齿模。”

“了解，这个齿模可以证明沛尔·侯曼是被谋杀的？”

“不行。”

“你不是说……”

“我是说我需要它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它只是现在缺少的一连串证据之一。”

“原来如此，那其他证据是什么？”

“就是常见的那些：动机、凶器、时机。这里右转。”

“我不懂耶，你说你之所以起疑是因为侯曼用来闯入货柜场的钢丝钳？”

“我是说那把钢丝钳令我纳闷，也就是说，这个海洛因瘾君子是如此神智不清，以致于找了个货柜来栖身，怎么可能还机灵到去拿钢丝钳来打开栅门？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件案子。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可以说你知道凶手是谁？”

“动动脑筋，哈福森，这并不难，而且事实都摆在你眼前。”

“我最讨厌听见你说这种话。”

“我是为了让你进步。”

哈福森瞥了一眼比他年长的哈利，看他是否在开玩笑。两人开门下车。

“你不锁车门吗？”哈利问道。

“门锁昨晚结冰了，我今天早上是用钥匙把

冰戳破的。你知道凶手是谁有多久了？”

“一阵子了。”

两人穿过马路。

“在大多数命案中，知道凶手是谁是最简单的部分，通常都是最明显的嫌犯，像是丈夫、好友、有前科的家伙，而且绝对不会是管家。问题不在于知道凶手是谁，而在于能不能证明你的大脑和直觉一直在告诉你的答案。”哈利按下“侯曼”名牌旁的门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找出遗失的小拼图，把看似无关的信息串联起来，成为一连串完美的证据。”

对讲机吱喳作响，传出说话声。“喂？”

“警察，我叫哈利·霍勒，我们可以……？”门锁嗞的一声打开。

“问题在于动作要快，”哈利说：“大多数命案不是在二十四小时内破案，就是永远破不了案。”

“谢谢，这我听过。”哈福森说。

比勒格·侯曼站在楼梯口等候他们。

“请进。”比勒格说，领着他们走进客厅。法式阳台的门口旁放着一棵毫无装饰的圣诞树，等着挂上吊饰。

“我太太在睡觉。”哈利还没问，比勒格就

如此说道。

“我们会小声说话。”哈利说。

比勒格露出哀伤的微笑。“她不会被吵醒的。”哈福森迅速瞥了哈利一眼。

“嗯，”哈利说：“她吃了镇静剂？”

比勒格点了点头。“丧礼明天举行。”

“原来如此，压力很大。谢谢你们借我这个。”哈利把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中的沛尔坐在椅子上，父母站在两旁，可说是保护，也可说是围绕，端视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接着一阵沉默，三人皆不发一语。比勒格隔着衬衫搔抓前臂。哈福森在椅子上往前坐，又往后挪。

“你对药物上瘾了解多少，侯曼先生？”哈利问道，并未抬眼。

比勒格怒气上冲，声音发颤。“你是说我不了解这个吗，警监？你是说……我太太……他……”他语带哭音。“他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哈利轻声说：“但毒品排在母亲之前、父亲之前、生命之前，”哈利吸了口气。“还有死亡之前。”

“我累了，警监，你来有什么事？”

“检验报告指出，你儿子死亡的时候，血液里没有毒品，这表示他处于很糟的状态。当一个

海洛因上瘾的人处于这种状态，他寻求救赎的渴望会非常强烈，强烈到他会拿枪威胁亲生母亲来得到它。但救赎并不是在头上开一枪，而是在手臂、脖子、鼠蹊，或任何还能找到清楚血管的地方打一针海洛因。你儿子被发现的时候，那包注射海洛因的工具还在他口袋里。侯曼先生，你儿子不可能开枪自杀，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毒品排第一，其他次之，就连……”

“……死亡也是一样。”比勒格依然双手抱头，但口齿十分清楚。“所以你认为我儿子是被人杀死的？为什么？”

“我正希望你能告诉我们。”

比勒格默然不答。

“是不是因为他威胁了她？”哈利问道：“是不是为了让你太太获得平静？”

比勒格抬起头来。“你说什么？”

“我猜你去布拉达广场等沛尔出现，他买完毒品后，你就跟上去，带他去货柜场，因为你知道他有时无处可去，就会去那里。”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这太无稽了。我……”

“你当然知道。我把这张照片拿给警卫看，他认出了我指给他看的人。”

“沛尔？”

“不是，是你。今年夏天你去过货柜场，询问可不可以众多货柜里找你儿子。”

比勒格双眼盯着哈利。哈利继续往下说：“你计划好一切，准备好铁丝钳和空货柜。空货柜是吸毒者结束生命的好地方，没有人会听见或看见他自杀，而且你知道沛尔的母亲可以作证说那把枪是他的。”

哈福森紧盯着比勒格，做好准备，但他并没有移动的征兆。他只是用鼻子大力呼吸，伸手搔抓前臂，双眼看着空中。

“你什么都不能够证明。”比勒格用放弃的口吻说，仿佛为此感到遗憾。

哈利做个安抚的手势。接下来的寂静中，他们听见楼下街上传来洪亮的犬吠声。

“它就是不停发痒，对不对？”哈利说。比勒格立刻停止抓痒。

“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那么痒吗？”

“没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也可以去警署看，你自己选择，侯曼先生。”犬吠声越来越大，难道都市里有一台狗拉雪橇？哈福森觉得有什么即将爆发。

“好吧。”比勒格低声说，解开袖口，拉起袖子。

他的手臂上有两个结痂的伤口，周围皮肤红肿发炎。

“把你的手臂翻过去。”哈利命令道。比勒格的手臂下方也有一个同样的发炎伤口。

“被狗咬的，很痒对不对？”哈利说：“尤其在第十到十四天后，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候。急诊室一个医生跟我说，我不能再去抓伤口了，你最好也不要再抓了，侯曼先生。”

比勒格看着伤口，眼神涣散。“是吗？”

“你的手臂上有三处伤口，我们可以证明是货柜场的一只狗咬了你，我们有那只狗的齿模。希望你有办法能为自己辩护这点。”

比勒格摇了摇头。“我不想……我只是希望让她得到自由。”

街上的犬吠声戛然而止。

“你愿意自白吗？”哈利问道，对哈福森做个手势。哈福森立刻把手伸进口袋，却连一支笔或一张纸都找不到。哈利翻个白眼，把自己的笔记本递给他。

“他说他心情非常低落，”比勒格说：“没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他真的不想再吸毒了，所

以我就替他在救世军旅社找了个房间，里头有一张床，一天供应三餐，一个月一千两百克朗。我也替他报名戒毒课程，只要再等几个月就好。但后来他就音频全无，我打电话去旅社问，他们说他没付房钱就跑了，后来……呃，后来他就出现在这里，手里还拿着枪。”

“那时候你就决定了？”

“他已经没救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我不能让他把我太太也带走。”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不是在布拉达广场，而是在艾卡区。我说我可以买他那把枪。那把枪他随身带着，他拿出来给我看，立刻就要我付钱，但我说我带的钱不够，跟他约好隔天晚上在货柜场后门碰面。你知道吗，其实我很高兴你……我……”

“多少？”哈利插口说。

“什么？”

“你要付他多少钱？”

“一千五百克朗。”

“然后呢……”

“然后他来了。原来他根本没子弹，他说他一直都没子弹。”

“但你一定隐约猜到这点了吧，那把枪是标

准口径，所以你就买了些子弹？”

“对。”

“你有先付他钱吗？”

“什么？”

“算了。”

“请你了解，受苦的不只是潘妮拉和我，对沛尔来说，每一天都是在延长他的痛苦。我儿子已算是行尸走肉了，他只是在等待……等待有人来让他不肯停止跳动的心脏停止而已。他只是在等待……等待……”

“救主。”

“对，没错，救主。”

“但这不是你的工作，侯曼先生。”

“对，这是上帝的工作。”比勒格低下头去，嘟囔了几句话。

“什么？”哈利问道。

比勒格抬起头来，双眼看着空气。“既然上帝不做祂的工作，那么就有人来帮祂做。”

街道上，褐色薄暮降临在黄色灯光周围。即使是午夜，降雪的奥斯陆夜晚也不会全黑。噪音像是被包裹在棉花之中，脚下的冰雪嘎扎声仿佛是遥远的烟火声。

“为什么不把他一起带回警署？”哈福森问

道。

“他不会跑掉的，他还有话要对老婆说，过几小时再派一辆车来就好了。”

“他很会演戏对不对？”

“什么？”

“呃，你去通知他儿子的死讯时，他不是哭得半死吗？”

哈利摇了摇头，表示放弃。“小子，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哈福森恼忿忿地踢了冰雪一脚。“那你来启发我啊，大智者。”

“杀人是一种极端强烈的行为，很多人都会压抑它所带来的情绪，他们可以在内心藏着行凶事实，却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就好像身负一个半遗忘的恶梦，这种事我见多了。只有当别人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这件事不只存在他们的脑子里，而是真实地发生过。”

“原来如此，反正都是些冷血的人。”

“难道你没看见他崩溃吗？也许潘妮拉·侯曼说得对，她说她丈夫比较有爱心。”

“爱心？人都杀了还有爱心？”哈福森怒火中烧，声音发颤。

哈利把手搭在哈福森肩膀上。“你想想看，

牺牲你的独生子，这不是最终极的爱的表现吗？”

“可是……”

“哈福森，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必须去习惯这种事，不然这种道德矛盾会把你搞得头昏脑胀。”

哈福森伸手去拉没上锁的车门，但车门冻结得很快，竟动也不动。他怒气上冲，用力一拉，橡胶条互相分离，车门发出撕裂声。

两人坐上车，哈利看着哈福森转动钥匙，发动引擎，另一只手按着额头。引擎发出怒吼，活了过来。

“哈福森……”哈利开口说。

“反正这件案子破了，督察长应该会很开心。”哈福森高声说，超车到一辆卡车前方，同时按鸣喇叭，对照后视镜比出中指。“我们应该露出微笑，稍微庆祝一下。”他把手放下，继续按着额头。

“哈福森……”

“干嘛？”他吼道。

“把车停下。”

“什么？”

“立刻停下。”

哈福森把车开到人行道旁停下，放开方向盘，双眼空洞，直视前方。他们拜访侯曼家这段期间，冰花已爬上挡风玻璃，犹如遭受突来的霉菌大军攻击。哈福森大口呼吸，胸部上下起伏。

“有时当警察是个烂差事，”哈利说：“不要让它影响到你。”

“不会。”哈福森说，呼吸得更加用力。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

“对。”

哈利把手放在哈福森背上，耐心等待。过了一会，他感觉哈福森的呼吸冷静下来。

“你很坚强。”哈利说。

车子穿过傍晚车阵，缓缓朝格兰区驶去，两人静默不语。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他站在奥斯陆最繁忙的人行步道最高点，这条街道以瑞典及挪威国王卡尔·约翰为名。他记下饭店提供给他的地图，知道西方那个建筑轮廓是皇宫，奥斯陆中央车站在东边。

他打个冷颤。

房屋高墙上的温度计以红色霓虹灯显示出零下温度，即使是空气稍微流动，也会觉得像是冰河穿入他的驼毛大衣。在此之前，他还对这件他在伦敦以便宜价格买下的大衣十分满意。

温度计旁的时钟显示为七点。他朝东走去。状况看起来很好。天色颇黑，街上有很多人，只有银行外设有监视器，而且都对准提款机。他已排除用地铁作为逃脱工具，因为地铁里监视器太多，乘客太少。奥斯陆比他想象中来得小。

他走进一家服饰店，找到一顶四十九克朗的羊毛帽和一件两百克朗的羊毛外套，但不一会又改变心意，因为他发现一件一百二十克朗的薄雨衣。他在试衣间里试穿雨衣时，发现巴黎的除臭锭依然在他西装外套的口袋里，已被压碎。

那家餐厅位于人行步道左侧数百码之处，他

立刻发现餐厅寄物处没有专人服务。很好，这让他工作更为简单。他走进用餐区，见有半数桌子坐了客人。他站在这里视野很好，每张桌子都尽收眼底。一名服务生走了过来。他预订隔天晚上六点的靠窗座位。

离开之前，他先去厕所查看。厕所没有窗户，所以第二出口必须穿过厨房。好吧，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他需要备用的逃脱路线，这点非常重要。

他离开餐厅，看了看表，朝车站走去。路人都彼此避免目光相触。这虽然是个小城市，但仍有首都的冷漠气息。很好。

他来到机场特快列车的月台上，又看了看表。距离餐厅六分钟路程。列车每十分钟一班，行车时间十九分钟。换句话说，他可以在七点二十搭上列车，七点四十抵达机场。飞往萨格勒布的直航班机九点十分起飞，机票就在他口袋里，是他用北欧航空的优惠票价购买的。

他感到满意，走出新落成的铁路总站，步下楼梯。上方的玻璃屋顶显然属于旧的离站大厅，但现在这里开了许多商店，并通往开放广场，地图上说这里叫铁路广场。广场中央有个迈步而行的老虎雕像，体积是真实老虎的两倍，位在电

车、汽车和行人之间。但他到处都没看见女柜员所说的电话亭，只看见广场尽头的候车亭聚集了一群人。他走上前去，只见有些人戴着衣服兜帽，交头接耳。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或是邻居，正在等同一班巴士。然而这副景象让他另有联想。他看见有些东西从一人手中过到另一人手上，又看见瘦巴巴的男子快步离开，弓背弯腰，走进寒风之中。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在萨格勒布和其他欧洲城市见过海洛因交易，但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公开。接着他明白自己联想到了什么，他想到的是塞尔维亚军撤退之后，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也在其中。这些人称为难民。

然后巴士真的来了。那是一辆白色巴士，在快到候车亭的地方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但没人上车，反而车上下来一名身穿制服的年轻女子。他立刻认出那是救世军的制服，于是放慢脚步。

制服女子走到一名女子旁，扶她上车，两名男子跟着上去。

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去，心想这只是巧合罢了。他转过身去，就在此时，他在小钟塔底下看见三个电话亭。

五分钟后，他打电话回萨格勒布，告诉她说

一切看来都很好。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他又说一遍。

此外，弗莱德告诉他说，他支持的萨格勒布迪纳摩队，中场在麦西玛尔球场以一比零领先里耶卡队。

这通电话花了他五克朗。钟塔上的时钟指向七点二十五分。倒数计时已经开始。

众人聚集在维斯雅克教堂大厅里。

这座砖砌小教堂位在墓园旁的山坡上，通往教堂的碎石径两旁堆着高高的雪堆。空旷大厅里共有十四人坐在椅子上，墙边堆放许多塑料椅，中央设有一张长桌。若你无意间踏进这个大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般的社团集会，而且从这十四人的脸孔、年龄、性别或衣着，都难以看出这是什么性质的社团。刺目灯光反射在窗玻璃和油地毯上。纸杯发出不安的窸窣声。一瓶法里斯矿泉水嘶的一声被打开。

七点整，交谈停止。长桌尽头举起一只手，小钟响了一声。众人目光转向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她以直接而无惧的眼神一一和众人目光相触。她的嘴唇窄小严肃，唇膏让它软化不少，浓密的金色长发用夹子固定，一双大手放在桌上，流露出冷静和自信。她姿态优雅，这表示她

有一些迷人特质，但还不够优美，没能达到挪威人所谓的“甜美”标准。她的身体语言述说的是控制和力量，并由她坚定的声音所强调。下一刻，她的声音充满整个寒凉大厅。

“嗨，我的名字叫奥丝琪，我是个酒鬼。”

“嗨，奥丝琪！”众人齐声回应。

奥丝琪打开面前书本，开始朗读。

“加入匿名戒酒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想戒酒的意愿。”

她继续往下说，桌前熟悉“十二传统”的人跟着背诵。她停下换气时，听得见教会合唱团正在楼上练唱。

“今天的主题是『第一步』，”奥丝琪说：“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无力对抗酒精，而且我们的生活一团混乱。我可以开始说明，但我会长话短说，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跨过了第一步。”

她吸了口气，露出简洁的微笑。

“我已经戒酒七年，每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是酒鬼。我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认为妈咪以前常会喝得烂醉，每次喝醉就变得脾气暴躁，所以后来就不喝了。我的生活需要一定比例的真相和谎言才能维持平衡，

也许这样我会分裂，但我只能一天算一天地维持下去，避免自己喝下第一口酒，而现在我已经进行到第十一步了。谢谢大家。”

众人一起鼓掌，二楼传来教会合唱团的练唱声，仿佛同声赞美似的。“谢谢妳，奥丝琪。”鼓掌后一名成员说。

奥丝琪对左边一名平头金发的高大男子点了点头。

“嗨，我叫哈利，”男子用粗哑的声音说，大鼻子上分布的红色血丝证明他已经远离清醒很久了。“我是个酒鬼。”

“嗨，哈利。”

“我是新来的，这是我第六次参加聚会，或是第七次。我还没完成第一步，也就是说，我知道我酗酒，但我认为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酗酒行为，所以这跟我坐在这里有点冲突。但我之所以会来，是因为答应了一位心理医生，他是我的朋友，总是为我的利益着想。他说只要我能捱过第一个星期有关上帝和灵性的谈话，就会发现这个方法有效。呃，我不知道匿名酗酒者可不可以自我帮助，但我愿意试试看，反正有何不可？”哈利往左转头，表示他发言完毕，但大家还来不及拍手，奥丝琪就说话了。

“哈利，这是你第一次在聚会中发言，这样很好，但既然你开口了，要不要再多说一点呢？”

哈利看着奥丝琪，其他人也看着她，因为对团体任何成员施加压力明显违反规定。奥丝琪直视哈利。在之前的聚会中，哈利曾感觉到奥丝琪在看他，但他只回看她一次。不过后来哈利就把她看个够，从头到脚反复打量一番。其实哈利还满喜欢他所看见的，但他最喜欢的是当他的视线从下往上时，见到她脸泛红晕。到了下一次聚会，他就把自己隐形起来。

“不要，谢谢。”哈利说。众人发出犹豫的掌声。

隔壁成员发言时，哈利用眼角余光观察奥丝琪。聚会结束后，奥丝琪问他住哪，说可以顺道载他回去。哈利稍有犹豫，这时二楼的合唱团正好唱到最高音，高声赞颂上帝。

一个半小时后，他们静静地各抽一根烟，看着烟雾替阴暗的卧室添上一抹蓝晕。哈利那张小床上的潮湿床单依然温暖，但房内的寒意让奥丝琪把白色被子拉到下巴。

“刚才很棒。”奥丝琪说。

哈利没有答话，心想奥丝琪说的这句话应该

不是问句。

“这是我第一次跟对方一起达到高潮，”她说：“这可不是……”

“所以妳先生是医生？”哈利说。

“你已经问第二次了，对，他是医生。”

哈利点了点头。“妳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

“什么声音？”

“滴答声，是不是妳的手表？”

“我的表是数字的，不会发出滴答声。”

奥丝琪把一只手放在哈利臀部，哈利溜下了床，冰寒的油地毯烧灼他的脚底板。“要不要喝杯水？”

“嗯。”

哈利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看着镜子。她刚刚说什么来着？她可以看见他眼中的孤寂？哈利倾身向前，却只看见小瞳孔周围有一圈蓝色虹膜，眼白遍布血丝。哈福森得知哈利和萝凯分手后，就说哈利应该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求慰藉，或依照他充满诗意的说法，将忧郁逐出他的灵魂。然而哈利既没力气、也没意愿来做这种事。因为他知道，他碰过的女人都会变成萝凯，而这正是他需要忘记的，他需要让萝凯从他的血液中离

开，而不是什么美沙酮式的性疗愈。

但他可能是错的，哈福森可能是对的，因为这感觉很好，这感觉的确很棒。他并没有感到压抑一个欲望以满足另一个欲望的空虚感，反而觉得电池充饱了电，同时又得到放松。奥丝琪得到了她需要的，而他喜欢她所用的方式，那么对他来说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简单？

他后退一步，看着镜中的身体。他比去年瘦，身上少了许多脂肪，但肌肉量也相对降低。不出所料，他开始变得像他父亲。

他拿了一大杯水回到床上，两人一起分享。之后她依偎在他身旁，起初她的肌肤湿湿冷冷，但很快她就开始让他温暖起来。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她说。

“告诉妳什么？”哈利看着缭绕的烟雾形成字母。

“她叫什么名字？你有个她，对不对？”字母散去。“她是你来参加聚会的原因。”

“可能吧。”

哈利说话时看着红光侵蚀香烟，起初只侵蚀少许。他身旁这个女子是个陌生人。房里很暗，话语浮现而后消融。坐在告解室一定就是这种感觉，可以卸下肩头负担，或像匿名戒酒会说的，

让其他人分担问题。所以他往下说，告诉她萝凯的事，说萝凯一年多前把他踢出家门，因为她认为他像着魔似的不断追缉警界害虫“王子”，又说当他终于替王子设下陷阱，王子却把萝凯的儿子欧雷克从卧房掳走，挟持为人质。欧雷克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以他遭受绑架，还目睹哈利在学生楼的电梯里杀了王子来说算不错了。反倒是萝凯无法接受。两星期后，萝凯得知所有细节，就告诉哈利说她无法再跟他一起生活，也就是说，她无法再让哈利跟欧雷克一起生活。

奥丝琪点点头。“她离开你是因为你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哈利摇摇头。“是因为我还没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喔？”

“我说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但她坚持说我已经走火入魔，只要那些人还逍遥法外，这件案子就永远不会了结。”哈利把烟按熄在床边桌上的烟灰缸里。“而且就算没有那些人，我还是会找到其他人，其他会去伤害他们的人。她说她无法承担这种后果。”

“听起来好像走火入魔的是她。”

“不是，”哈利微微一笑。“她是对的。”

“是吗？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哈利耸了耸肩。“潜水艇……”他开口说，却突然猛烈咳嗽，把话打断。

“潜水艇怎样？”

“这是她说的。她说我就像潜水艇，总是下潜到冰冷黑暗的水底深处、让人难以呼吸的地方，每两个月才浮上水面一次。她不想陪我到那么深的水底。很合理啊。”

“你还爱她吗？”

哈利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分担问题的谈话所进行的方向。他深吸口气，脑子里播放着他和萝凯最后的对话。

哈利的声音甚是低沉，每当他愤怒或恐惧，声音就会变得低沉：“潜水艇？”

他扬起双手。“当然了，很棒的意象。那这个……医生呢？他是什么？航空母舰吗？”

萝凯呻吟一声。“哈利，这件事跟他无关，重点是你、我和欧雷克。”

“妳可别躲在欧雷克后面。”

“躲……”

“萝凯，妳把他当做人质。”

“我把他当做人质？我有绑架欧雷克，拿枪顶着他的太阳穴，好让你消解复仇的渴望吗？”

萝凯颈部的静脉突出，尖声大吼使得她的声音变得不堪入耳，仿佛是别人的声音；她的声带无法承受这种愤怒吼叫。哈利转身离去，在背后轻轻把门关上，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他转头看着床上这个女人。“对，我爱她。妳爱妳先生吗，那个医生？”

“我爱他。”

“那为什么还找上我？”

“他不爱我。”

“嗯，所以妳是在复仇？”

她用惊讶的神情看着哈利。“不是，我只是寂寞，而且我喜欢你，我想这跟你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难道你希望事情更复杂吗？”

哈利咯咯一笑。“没有，这样就好。”

“你为什么杀了他？”

“谁？”

“还有谁？当然是那个王子啊。”

“这不重要。”

“也许不重要，但我想听你……”她把手放在他双腿之间，蜷伏在他身旁，在他耳畔轻声说：“……详细说明。”

“还是不要吧。”

“我想你误会了。”

“好吧，可是我不喜欢……”

“喔，少来了！”她发出恼烦的嘶嘶声，用力握住他的小弟弟。哈利看着她。她的眼睛闪烁蓝色亮光，黑暗中看起来甚是冷酷。她赶忙露出微笑，用甜美的声音说：“说给我听嘛。”

卧房外的温度持续下降，使得毕斯雷区的屋顶发出咯吱声和呻吟声。哈利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并感觉到她听了之后身体僵直。他移开她的手，轻声说她应该听得够多了。

奥丝琪离开后，哈利站着聆听自己卧室的声音，聆听咯吱声和滴答声。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外套，以及先前他们从前门冲进卧室随手乱丢的衣服。他找到了滴答声的来源，原来是莫勒送的道别礼物，手表的玻璃镜面闪闪发光。

他把表放进床边桌的抽屉，但滴答声一直跟随他进入梦乡。

他用饭店的白色毛巾擦去手枪部件表面多余的油质。

窗外车流发出规律的隆隆声响，淹没了角落那台小电视的声音。那台电视只有三个频道，画质粗糙，流泻出的语言应该是挪威语。饭店女柜

员收下他的大衣，说明天早上一定会洗好。他把手枪组件排在报纸上，等全部干了之后才组合起来，拿起手枪指着镜子，扣下扳机。手枪发出滑顺的喀哒声，钢制组件的振动传到他的手掌和手臂上。这是个冷冷的喀哒声，是假的处决。

这是他们对波波做过的事。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经过三个月不眠不休的攻击和轰炸，武科瓦尔终于投降。塞尔维亚军进占市区那天，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波波的部队连同他在内剩下大约八十人，全都成了又累又饿的战俘。塞尔维亚军人命令他们在城里的主街上站成一排，不准移动，然后便退入暖和的帐篷里。大雨倾盆，雨滴打得连泥土都起了泡泡。两小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不支倒地，波波手下的中尉离开队伍，去帮助那些倒在泥地里的人。一名塞尔维亚少年士兵走出帐篷，当场对那中尉的腹部开了一枪。在这之后，没人敢随便乱动。他们看着雨水模糊了周围的山脊，并希望那中尉别再哀号。中尉开始哭泣，这时波波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不要哭。”哭声便停止了。

时间从早晨来到午后。黄昏时分，一辆敞篷吉普车开到，帐篷里的塞尔维亚军人赶紧奔出敬礼。他知道乘客座上的男子一定是总司令，大家

都说那总司令是“声音温柔的石头”。一名身穿平民服装的男子低头坐在吉普车后座。吉普车停在部队前方，他站在第一排，因此听见总司令叫那平民来查看战俘。他不情愿地抬起头来，一眼就认出男子是武科瓦尔市民，也是他学校一位男同学的父亲。男子扫视一排排战俘，经过他面前，却没认出他，继续往前走。总司令叹了一口气，在吉普车上站了起来，在雨中高声吼叫，声音一点也不温柔。“你们谁的代号是『小救主』？”

战俘中没人移动。

“你害怕站出来吗，Mali

Spasitelj（小救主）？你炸毁我们十二台战车，让我们的女人没了丈夫、小孩没了父亲。”

他静默等待。

“我想也是。那你们谁是波波？”依然没人移动。

总司令朝男子望去，男子伸出颤抖的手指，朝站在第二排的波波指去。

“站出来。”总司令吼道。

波波上前几步，走到吉普车和驾驶兵前方。驾驶兵已下车，站在车旁。波波立正敬礼，驾驶

兵把波波的帽子打落在泥巴里。

“我们从无线电通话得知小救主是你的手下，”总司令说：“请把他指出来。”

“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小救主。”波波说。

总司令拔出枪来，挥手就往波波脸上打去。波波的鼻子鲜血长流。

“快说，我都淋湿了，而且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我叫波波，我是克罗地亚陆军上尉……”

总司令朝驾驶兵点了点头，驾驶兵抓住波波的头发，转过他的脸，面对大雨。雨水冲去波波鼻子和嘴巴上的血，流到红领巾上。

“蠢人！”总司令说：“克罗地亚军已不存在，只剩下背叛者！你可以选择在这里被当场处决，或是替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总会把他找出来。”

“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会处决我们。”波波呻吟道。

“那是当然。”

“为什么？”

总司令慢悠悠地替手枪上膛，雨水从枪柄滴落下来。他把枪管抵在波波的太阳穴上。“因为我是塞尔维亚军官，我必须尽忠职守。你准备受

死了吗？”

波波闭上眼睛，雨滴从睫毛落下。

“小救主在哪里？我数到三就开枪。

一……”

“我叫波波……”

“二！”

“……我是克罗地亚陆军上尉，我……”

“三！”

即使在滂沱大雨中，那声冷冷的喀哒声听起来依然有如爆炸。

“抱歉，我一定是忘了装弹匣。”总司令说。

驾驶兵递上弹匣。总司令将弹匣装入枪柄，再次上膛，举起手枪。

“最后一次机会！一！”

“我……我的……所属部队是……”

“二！”

“……第一步兵营的……的……”

“三！”

又是一声冷冷的喀哒声。吉普车后座的男子啜泣起来。

“我的老天！弹匣是空的，拿个装有闪亮子弹的弹匣来好吗？”

弹匣退出，弹匣装上，子弹上膛。

“小救主在哪里？一！”

波波低低念诵《主祷文》：“Oče naš…（天上的父……）”

“二！”

天空打开，豆大雨滴伴随着轰鸣声落下，仿佛急于阻止惨事发生。他无法再这样眼睁睁看着波波受折磨。他张开嘴，打算大叫说他就是小救主，他们要找的是他，不是波波，他们要他的血尽管拿去。但这时波波的目光朝这个方向射来，从他身上扫过，他在波波的眼神中看见狂烈的祈祷，也看见他摇了摇头。接着子弹切断身体与灵魂的连结，波波的身体猛然抽搐。他看见波波的目光熄灭，生命离开他的身体。

“你，”总司令大喊，指着第一排的一名男子。“轮到你了，过来！”

就在此时，刚才朝那名中尉开枪的塞尔维亚士兵跑了过来。

“医院发生枪战。”他大声喊道。

总司令咒骂一声，朝驾驶兵挥了挥手。引擎发动，发出怒吼，吉普车消失在黑暗之中。离开之前，总司令撂下了话，说塞尔维亚军没什么好担心，医院的克罗地亚人根本不可能开枪，因为

他们连枪也没有。

波波就这样被留在地上，面朝下倒在黑色泥巴中。等天色漆黑，帐篷里的塞尔维亚军看不见他们时，他偷偷走上前去，在死去的波波上尉身旁弯下腰，解下并拿走红领巾。

08用餐时间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这天将会被列为二十四年来最寒冷的十二月十六日。早上八点，天色依然漆黑得有如夜晚。哈利去找葛德，签名领出汤姆·沃勒住家的钥匙，然后离开警署。他翻起领子行走，咳嗽时声音似乎消失在厚棉之中，仿佛寒冷让空气变得沉重稠密。

清晨人们匆匆走在人行道上，只想赶快进到室内，只有哈利缓缓迈步而行，但他的膝盖随时做好准备，以免马汀大夫靴的橡胶鞋底没能抓住冰面。

当他走进汤姆位于市中心的单身公寓时，艾克柏山后方的天空开始泛起亮光。汤姆死后，这栋公寓被封锁了数周，但警方并未查出任何线索可以指向其他可能的军火走私贩，至少总警司是这么说的。总警司还通知他们说，这件案子已被归为低优先级，因为“还有其他更迫切的案子需要调查”。

哈利打开客厅的灯，再次发现亡者的家自有其寂静的氛围。黑色亮皮沙发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台超大型电浆电视，电视两侧各有一个三呎高

的喇叭，它们是这间公寓环绕音响的一部分。墙上挂有很多图片，上头是蓝色立方体的图案，罗凯都称这种图案为标尺艺术。

哈利走进卧房，窗外透进灰色光线。卧房十分整齐，桌上摆着计算机屏幕，却不见计算机主机，可见一定是被搬回去寻找证据了，但他并未在警署的证物中看见汤姆的计算机，不过话又说回来，上级也没给他调查这件案子的权限。官方说法是他正因杀害汤姆而受到独立警务调查机构 S E F O 的调查，但他觉得有人不喜欢每样东西都被翻起来看。

哈利正要离开卧室，却听到一个声音。亡者的公寓不再寂静。

那是个隐约的滴答声，令哈利的手臂寒毛直竖。那声音来自衣柜。他犹疑片刻，打开柜门。柜底有个打开的纸箱，哈利立刻认出里头是那天晚上汤姆在学生楼穿的外套。外套上放着一支手表，正在滴答走动。那天晚上汤姆打破电梯窗户，把手伸进电梯内部他们所在之处，电梯开始下降，终于切断了他的手臂。在那之后，这支表也是这样滴答运行。后来他们坐在电梯里，围着汤姆的断臂。断臂死气沉沉，宛如蜡像，又像是衣架模特儿拆下的一只手臂，只不过上头戴着一

只表，怪异莫名。一支滴答作响的表，活生生地，拒绝停止，就像小时候哈利父亲说的故事：有个男人死了以后心脏不肯停止跳动，把杀人者给逼疯。

这是一种独特的滴答声，强而有力，听过之后会让人记住。这支表就是汤姆的劳力士手表，想必价格不菲。

哈利关上衣柜，踏着沉重脚步来到前门，足声在四壁之间回荡。他锁门时，钥匙叮叮叮地大声响个不停，接着又疯狂地嗡嗡作响，直到他踏上街道，车声才淹没所有声音，带来安慰。

下午三点，黑影已洒落在厄葛林司令大楼四号，救世军总部窗内亮起灯光。下午五点，天已全黑，温度计的水银掉到华氏五度。几片雪花飘落在一辆滑稽小车的车顶，玛蒂娜·艾考夫正坐在车里等人。

“快点啊，爹地。”她嘟囔说，焦虑地看了电量表一眼。这辆电动车是皇室送给救世军的，但她不确定这辆车在寒冷天候中的效能如何。她锁上办公室之前，记得办完了所有事情，包括在网站首页上输入即将来临和取消的军团聚会，修正伊格广场的救济巴士和救济站的班表，检查要寄给首相办公室的信，内文是关于即将在奥斯陆

音乐厅举办的年度耶诞表演。

车门打开，寒气窜入车内，一名男子坐上了车。男子的制服帽底下是浓密白发，一对蓝眼眸是玛蒂娜见过最明亮的，反正其他超过六十岁的人都没有这么明亮的眼眸。男子费力地将双脚放在座椅和仪表板之间的狭小空间里。

“走吧。”男子说，扫开肩章上的雪，那肩章告诉大家说他是挪威救世军的最高领导人。他话声乐观，带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权威感，显然觉得别人服从他的命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你迟到了。”玛蒂娜说。

“而妳是天使，”男子用手背抚摸她的脸颊，蓝眼眸闪闪发光，充满能量和欢喜。“快点出发吧。”

“爸……”

“等一下，”男子摇下车窗。“里卡！”

会议厅入口站着一名年轻男子。会议厅就在救世军总部旁，位在同一个屋檐下。年轻男子吓了一跳，立刻奔到车旁，立正站好，双臂紧贴身侧，却差点滑倒，赶紧挥动手臂，恢复平衡。他奔到车旁时，已上气不接下气。

“是，总司令。”

“里卡，跟别人一样叫我戴维就好。”

“是，戴维。”

“但请不要每说一句话就叫一次我的名字。”

里卡的目光从总司令戴维·艾考夫身上跳到他女儿玛蒂娜身上，再跳回来。里卡用两根手指抹去嘴唇上方的汗珠。玛蒂娜经常纳闷，怎么会有人无论处在什么天气或环境下，嘴唇上方都这么容易出汗，特别是当他坐在她身旁时，不管是在教会礼拜或其他地方。他总会轻声说些理当很有趣的话，但他老是蹙脚地掩饰紧张心情，又靠她太近，还有嘴唇上方不断冒汗。有时里卡坐得靠她很近，四周一片寂静，她会听见里卡用手指抹去汗珠所发出的窸窣声。这是因为他那边不仅会冒汗，还会长出胡碴，而且超乎寻常的茂密。他早上抵达总部时，脸颊可以光滑得像婴儿臀部，但到了午餐时间，他的白色肌肤就已泛起蓝色微光。她经常发现，晚上里卡来开会时，又已刮过一次胡子。

“我是开你玩笑的啦，里卡。”艾考夫露出微笑。

玛蒂娜知道父亲开这些玩笑没有恶意，但有时父亲似乎看不出这种举动是在霸凌别人。

“喔，好。”里卡说，挤出笑容。他弯下腰

来。“哈啰，玛蒂娜。”

“哈啰，里卡。”玛蒂娜说，假装并不关心电表。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总司令说：“路上冰雪太多，我车子的轮胎又是没有防滑钉的一般轮胎，其实应该要把防滑胎换上的，但我得去灯塔……”

“我知道，”里卡热烈地说：“您要去跟社福部长一起用餐，刚刚我才跟公关处长说希望我们能得到很多媒体曝光的机会。”

艾考夫露出神气十足的微笑。“很高兴知道你已进入状况，里卡。重点是我的车在车库里，我希望我回来时车子已经换上防滑胎，你知道……”

“防滑胎在后车箱？”

“对，但前提是你没有急事要办。我正要打给尤恩，他说他可以……”

“不用不用，”里卡说，用力摇头。“我立刻去换。您可以信任我，呃……戴维。”

“你确定吗？”

里卡看着总司令，一脸茫然。“您是指信任我吗？”

“你没有更急的事吗？”

“我确定，这是个好差事，我喜欢弄车子，还有……还有……”

“换轮胎？”

里卡吞口口水，点了点头。总司令面露喜色。

他摇上车窗，车子离开广场。玛蒂娜说他这样剥削里卡的恭顺个性是不对的。

“我想妳说的是他的卑微个性吧？”她父亲答道。“放轻松，亲爱的，这只是个测验，没有其他意思。”

“测验？测验是否无私还是惧怕权威？”

“后者，”总司令咯咯一笑。“我刚刚才跟里卡的妹妹希雅说过话，她刚好跟我说里卡正赶着做明天要交的预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把做预算排第一，把换轮胎的事让给尤恩去做。”

“那又怎样？说不定里卡只是善良而已。”

“对，他善良、聪明、勤奋、认真。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胜任重要管理职的毅力和勇气。”

“大家都说尤恩会坐到那个位子。”

艾考夫低头看着双手，脸上泛起一丝微笑。

“是吗？对了，我欣赏妳这样维护里卡。”

玛蒂娜的视线并未离开路面，但感觉到父亲

的目光朝她射来。他继续说：“我们两家相交多年，妳知道的，他们一家都是好人，在救世军的基础也很稳固。”

玛蒂娜深吸口气，抑制自己的烦躁心情。

这项任务需要一发子弹。

但他还是把弹匣装满，原因之一是这把手枪唯有在弹匣装满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完美平衡，原因之二是可以把故障率降到最低。弹匣里有六发子弹，弹膛里有一发子弹。

他穿上肩套，这肩套是二手的，皮质柔软，散发着皮肤、油脂和汗水的咸味与苦味。手枪乖乖地服贴在他身上。他站在镜子前方，穿上西装外套。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里头藏有手枪。大型枪枝比较有准头，但这次任务不需要精准射击。他穿上雨衣，再穿上大衣，帽子塞进口袋，从内袋拿出红领巾。

他看了看表。

“毅力，”甘纳·哈根说：“还有勇气，这是我希望在每位警监身上看见的特质。”

哈利没有答话，他不认为这句话是个问句。这张椅子他虽然常坐，但这时他环顾四周，却发现除了老套的督察长训话之外，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变了样。莫勒的一迭迭文件、塞进法律文件里

的唐老鸭漫画、架上的警察规章、全家福大照片和黄金猎犬的超大照片都不见了。那只黄金猎犬是莫勒送给孩子的，现在孩子早已把牠淡忘，牠在九年前去世，但莫勒仍在为牠哀悼。

现在干净的办公桌上只有计算机屏幕、键盘、插着一小截白色骨头的银色小台座，以及哈根的手肘。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正盯着哈利瞧。

“不过还有一项特质我认为更重要，霍勒，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哈利用平板的语气说。

“纪律。纪——律。”

哈利认为督察长哈根如此将名词拆开来说，显然是打算要来说文解字。但哈根却站了起来，抬起下巴，双手负在背后，来回踱步，仿佛是在为自己的地盘做记号。这种动作哈利常觉得有点好笑。

“部门里每个人我都会找来面谈，好让大家知道我的期望是什么。”

“单位。”

“你说什么？”

“我们从来不用『部门』这个称呼，虽然以前你这个职位叫P A S，指的是『部门首长』。

我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谢谢你的告知，警监。我说到哪里了？”

“纪——律。”

哈根瞪视哈利，哈利面不改色，于是他继续踱步。

“过去十年来我在军校教书，专长是缅甸的战争。霍勒，你听了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我的专长跟这里的工作有很大的关联。”

“呃，”哈利伸长双脚。“长官，我这个人很好了解的。”

哈根用食指摸了摸窗框，对他摸到的不太满意。“一九四二年，日军只派了十万军队就征服了缅甸。缅甸是日本的两倍大，当时为英军占据，而英军在数量和武器上都胜过日军。”哈根竖起被灰尘弄脏的食指。“但日军有一点胜过英军，并以此打败了英军和印度佣兵，这一点就是纪律。日军进军仰光时，军队每走四十五分钟，睡十五分钟，就睡在路上，肩上背着背包，脚尖指着目的地，这样他们醒来时才不会走进沟渠或走错方向。方向非常重要，霍勒，你明白吗？”

哈利隐约知道接下来哈根要说什么。“我明白他们走到了仰光，长官。”

“的确，每一位士兵都走到了，因为他们听

从命令。我听说你领出汤姆·沃勒家的钥匙，这是真的吗，霍勒？”

“长官，我只是去看看而已，这样做有疗愈的功效。”

“但愿如此。那件案子已经结束了，窥探沃勒的公寓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同时也抵触总警司下达的命令，现在还加上我的命令。我想我不用说明拒绝服从命令的后果吧。我还要再提一件事，日本军官会当场射杀在喝水时间以外喝水的士兵，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病态，而是因为纪律就在于一开始就割除肿瘤。我这样说得够清楚吗，霍勒？”

“就跟……呃，某种非常清楚的东西一样清楚，长官。”

“那没事了，霍勒。”哈根在椅子上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开始专心阅读，仿佛哈利已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他抬头一看，发现哈利还坐在他面前，甚是惊讶。

“霍勒，还有什么事吗？”

“嗯，我只是在想，二次大战日本不是战败了吗？”

哈利离开很久之后，哈根仍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份文件，双眼茫然。

餐厅有半数桌子坐着客人，就跟昨天一样。门口一名服务生招呼他，那服务生年轻英俊，有着蓝色眼睛和金色卷发，十分神似乔吉，因此他情不自禁地在门口伫足片刻。他看见服务生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发现自己无意间暴露了心思。他在寄物处脱下雨衣，感觉服务生的眼睛注视着他。

“您的大名是？”服务生问道。

他低声说了。

服务生伸出细长手指，在订位簿上滑动，然后停下。

“找到你了。”服务生说，蓝色眼眸直视着他，直到他感觉自己脸颊发烫。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像高级餐厅，但除非他的心算退步，否则菜单上的价格简直让他无法置信。他点了面和一杯水。他饿了。他的心跳冷静正常。餐厅里其他客人正在谈笑，仿佛没什么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总是觉得意外，因为自己身上竟然没散发寒气、腐臭味或黑色光芒。

又或者只是没人注意到而已。

外头市政府的时钟用三个音符敲了六下。

“这家店很不错。”希雅说，环目四顾。这家餐厅摆设整齐，他们的位子可以看见外头的人

行道。隐藏式喇叭流泻出轻柔的新世纪音乐。

“我希望今天可以很特别，”尤恩说，细看菜单。“妳想吃什么？”

希雅很快地看完一页菜单。“我得先喝点水。”

她喝了很多水，尤恩知道这跟她的糖尿病和肾脏有关。

“很难选择，”她说：“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吃对不对？”

“可是不能菜单上每样都点。”

“对啊……”

尤恩吞了口口水。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他偷看希雅一眼，她并未发现。

突然间，希雅抬起头来。“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什么？”尤恩用不经意的态度问道。

“菜单上每样都点，你是想说什么对不对？尤恩，我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事？”

尤恩耸了耸肩。“我们同意在订婚之前，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对方，对不对？”

“对。”

“妳确定妳什么都说了吗？”

希雅叹了口气，表示无奈。“我确定，尤

恩。我没跟别人在一起过，没有……那样在一起过。”

但他在希雅眼中看见某种东西，她脸上浮现他不曾见过的表情，她嘴角一条肌肉抽动，眼神黯淡下来，仿佛光圈关闭。他无法阻止自己往下问。“连跟罗伯也没有？”

“什么？”

“罗伯，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你们在厄斯古德调情。”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尤恩！”

“所以呢？”

起初她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他，接着她的内心似乎剧烈翻腾，然后她关起心房，把他挡在外头。尤恩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倾身向前，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希雅，我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可以当我没问过这些话吗？”

“可以点餐了吗？”

两人抬头朝服务生望去。

“我要新鲜芦笋当前菜，”希雅说，把菜单递给服务生。“主菜是慢烤嫩牛排搭配美味牛肝菌。”

“选得好。我可以跟两位推荐店里刚进的红酒吗？口感醇厚，价格合理。”

“很不错，但我们喝水就好，”希雅露出灿烂微笑。“很多很多水。”尤恩看着她，心中佩服她隐藏情绪的能力。

服务生离开之后，希雅看着尤恩。“你质问完了吗？那你自己呢？”

尤恩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你没交过女朋友对不对？”她说：“就连在厄斯古德的时候也没有。”

“妳知道为什么吗？”尤恩说，把手放在她手上。

“因为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尤恩说，重新获得她全部的注意力。“她十四岁，后来我就一直爱着她。”

他微笑，她也微笑。他看见她走出藏身处，朝他走来。

“汤很好喝。”社福部长说，转头望向戴维·艾考夫，声音大得足以让聚在此地的媒体记者听见。

“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食谱做的，”总司令说：“几年前我们出版了一本食谱，如果……”

玛蒂娜看见父亲打手势，立刻走到桌边，在社福部长的汤碗旁放下一本书。

“……部长您在家里想煮一餐营养美味的料

理，就可以参考这本食谱。”

前来灯塔餐厅采访的寥寥几位记者和摄影师发出咯咯笑声。餐厅里客人不多，只有几个来自救世军旅社的老男人、一个披着披肩的悲伤女子，还有一个额头流血的毒虫。那毒虫全身抖得像是山杨树叶，非常害怕去野战医院，也就是二楼的诊疗室。客人这么少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灯塔餐厅平常这个时候并不开放，然而部长没时间早上来，所以没机会看见平常这里有多热闹。总司令把这些全都解释给部长听。部长不时点头，并因职责在身，又喝了一口汤。

玛蒂娜看了看表，六点四十五分。部长秘书说他们七点得离开。

“很好喝，”部长说：“我们有时间跟这里的人说说话吗？”

秘书点了点头。

玛蒂娜心想，哗众取宠。他们当然有时间跟人说话，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配补助款，这在电话上就可以解决，而是为了邀请媒体来拍摄社福部长探望弱势族群、喝喝热汤、跟毒虫握手、同情地聆听、许下承诺。

新闻助理对摄影师比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拍照了，也就是说，她希望他们拍照。

部长站了起来，扣上外套，环视餐厅。玛蒂娜心想，不知道他会如何在三个选项之中挑选？那两个典型的赡养院老人无法达到他的目的，亦即：部长和吸毒者或妓女面对面，之类的。那个受伤的毒虫看起来有点疯狂，可能会把事情搞得太过火。至于那个女子……她看起来像是一般公民，是民众会认同并希望帮助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听了她令人心碎的故事之后。

“妳庆幸有这家餐厅可以来吗？”部长问道，朝女子伸出了手。

女子抬头望向部长，部长说出自己的全名。

“我叫潘妮拉……”

“只说名字就好了，潘妮拉。有媒体记者在这里，妳知道的，他们想拍几张照片，妳愿意被拍照吗？”

“侯曼，”女子说，用手帕擤了擤鼻涕。“我叫潘妮拉·侯曼。”她朝点蜡烛的桌子上所摆的其中一张照片指了指。“我是来这里纪念我儿子的，可以请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玛蒂娜走到潘妮拉的桌子旁，部长及其随员迅速离开，她看见他们还是去找那两个老人。

“沛尔的事我很遗憾。”玛蒂娜低声说。潘妮拉抬头朝她望去，她的脸因为哭泣而肿胀。玛

蒂娜猜想这也可能是因为服用镇静剂的缘故吧。

“妳认识沛尔？”潘妮拉问道。

玛蒂娜比较喜欢说真话，即使真话伤人，但这并非来自她从小的教养，而是因为她发现就长远来看，说真话比较简单。然而她仿佛听见潘妮拉用呜咽的声音祷告，祈求有人说她儿子不只是个行尸走肉的吸毒者，死了只是让社会少一个负担；而是一个人，一个别人会说认识并曾和他是朋友，或甚至喜欢的人。

“侯曼太太，”玛蒂娜以噎住的声音说：“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青年。”

潘妮拉的眼睛眨了两下，没有说话，她试着微笑，但在脸上却形成苦笑。最后她只挤出一句话：“谢谢。”泪水扑簌簌地滚落面颊。

玛蒂娜看见父亲在桌前朝她挥手，但她还是坐了下来。

“他们……他们也带走了我先生。”潘妮拉呜咽地说。

“什么？”

“警方说沛尔是他杀的。”

玛蒂娜离开潘妮拉时，心里想的是那个高大的金发警察，他说他关心沛尔时一副正派的样子。她觉得怒火中烧，同时又感到困惑，因为她

不明白自己为何要为一个陌生人这么生气。她看了看表，六点五十五分。

哈利煮了鱼汤，用的是芬达斯汤包加上牛奶和鱼布丁，以及法国面包。这些材料都是在尼亚基杂货店买的，这家小杂货店是他楼下邻居阿里和弟弟开的。客厅桌上除了汤盘，还摆了一大杯水。

哈利把一张C D放进音响，调高音量，清空脑袋，专心听音乐、喝汤。现下他的世界就只有声音和味道。

汤喝到一半，C D放到第三首，电话响起。哈利决定让电话继续响。电话响到第八声时，他起身关上音乐。

“我是哈利。”

电话是奥丝琪打来的。“你在干嘛？”她压低声音说，但听起来依然有回音。哈利猜她应该是把自己关在自家浴室中打电话。

“吃东西、听音乐。”

“我要出去，那地方正好离你家不远，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有。”

“什么事？”

“继续听音乐。”

“嗯，听起来你不想有人作伴。”

“可能吧。”

一阵静默。奥丝琪叹了口气。“你改变心意的话再跟我说吧。”

“奥丝琪？”

“什么事？”

“这跟妳没关系，好吗？纯粹是我个人的因素。”

“哈利，你用不着道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以为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很重要，那大可不必。我只是想说能去找你也不错。”

“改天好了。”

“什么时候？”

“就是改天。”

“改天？还是下辈子？”

“都差不多。”

“好吧，哈利，不过我喜欢你，你可别忘了。”

哈利挂上电话，站着不动，无法适应突来的寂静。刚才电话响起时，他脑子里浮现一张脸孔，这让他觉得惊讶无比，他不是因为看到那张脸而惊讶，而是因为那不是萝凯的脸，也不是奥丝琪的。他在椅子上瘫坐下来，决定不要再多花

时间去想这件事。倘若这表示时间这帖良药已开始发挥作用，萝凯正在离开他的身体，那么这算是个好征兆，好到他不想替这个过程添加复杂因素。

他调高音响音量，清空脑袋。

他付了帐，把牙签放在烟灰缸里，看了看表。六点五十七分。肩套摩擦着他的胸肌。他从内袋拿出照片，看了最后一眼。时间到了。

他起身朝厕所走去，餐厅里没有一位客人注意他，连隔壁桌的一对男女也没注意。他走进厕所隔间，锁上门，等候一分钟，抑制住检查手枪是否上膛的冲动。这是他跟波波学来的：如果你习惯每件事都要检查两次，就会失去敏锐度。

一分钟过去了。他走到寄物处，穿上雨衣，绑上红领巾，戴上帽子压到耳缘，打开通往卡尔约翰街的餐厅大门。

他快步走到这条街的最高点，并不是因为赶时间，而是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人走路都很快，所以他必须跟上步调，以免突显自己。他经过街灯旁的垃圾桶。昨天他就计划好了，要在回程时把手枪丢弃在这个位于热闹人行步道上的垃圾桶里。警方会找到这把手枪，但没关系，只要手枪不是在他身上搜出来就好。

远远地就听得见音乐声。

数百人在乐团前方围成半圆。他抵达时，一首歌正表演完毕。众人齐声鼓掌，这时钟声响起，于是 he 知道自己准时抵达。半圆内的乐团前方有个黑色锅子挂在三根木柱上，锅子旁边的男子就是照片中的人。这里的光线只来自于街灯和两个手电筒，但他十分确定，尤其是男子身上穿戴着救世军的制服和帽子，令他更为确定。

主唱歌手对麦克风喊了几句话，众人鼓掌欢呼。音乐再度奏起，一个手电筒熄灭。音乐声震耳欲聋，鼓手每次敲击小鼓都高高举起右手。

他穿过人群，来到距离那名救世军男子九呎之处，并查看后方是否有障碍物。他前面站着两名少女，正把口香糖的气味呼到冷空气中，两人都比他矮。他脑子里没有特别想法，也不赶时间，只是来执行任务，不需要任何客套。他掏出手枪，伸直手臂。如此一来，距离缩短到六呎。他瞄准目标。锅子旁的男子身影变成了两个。他放松身体，两个身影变成了一个。

“Skål（干杯）。”尤恩说。

音乐从喇叭流出，犹如黏稠的蛋糕糊。

“Skål（干杯）。”希雅说，顺从地举杯相碰。

喝完之后，他们彼此注视，尤恩无声地说我爱妳。

她垂下目光，脸颊发红，嘴角泛起微笑。

“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妳。”尤恩说。

“喔？”她的口气带着点玩闹和撒娇。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指尖在手机底下摸到坚硬的塑料珠宝盒。他心跳加速。天啊，他是多么期盼和害怕这个晚上和这一刻的来临。

手机发出震动。

“有重要的事吗？”希雅问道。

“没什么，我……抱歉，我马上回来。”

他走进洗手间，拿出手机，看了看屏幕显示，叹了口气，按下绿色按钮。

“嗨，甜心，你好吗？”

她语气活泼，仿佛只是刚听见好玩的事，忽然想起他，才一时兴起打给他，但通话纪录显示他有六通未接来电。

“嗨，伦西。”

“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你……？”

“我在餐厅的洗手间里，希雅跟我来这里吃饭。我们改天再聊。”

“改天什么时候？”

“就是……改天。”一阵静默。

“啊哈。”

“伦西，我应该打给你才对，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他吸了口气。“你跟我，我们不能……”

“尤恩，我几乎听不见你说什么。”尤恩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明天我去你家找你好吗？”伦西说：“然后你再跟我说。”

“我明天晚上不方便，其他晚上也……”

“那明天在富丽饭店吃午餐，我再用简讯把房号传给你。”

“伦西，不……”

“尤恩，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明天再打给我。喔，不对，明天我整天都在开会，那我再打给你，不要关机喔，还有祝你晚上愉快，亲爱的。”

“伦西？”

尤恩看了看手机屏幕，伦西已挂断电话。他可以走到外面，再打回去，把事情解决。既然他都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聪明的做法，一鼓作气把事情了结。

现下他们面对面站立，但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似乎并未看见他。他冷静呼吸，手指扣在扳

机上，缓缓施力。这时他的脑际闪过一个念头，男子看起来既不惊讶也不害怕，正好相反，男子脸上似乎掠过了解的亮光，仿佛看见这把枪之后，让他困惑已久的问题得到解答。接着枪声响起。

假如枪声和小鼓的鼓声同时响起，音乐声可能会盖过枪声，但是没有，因此枪声让许多人转头朝雨衣男子望去，并看见他手上的枪。这时他们看见救世军男子的帽子上出现一个洞，就在字母A的下方。他的身体往后倒下，双臂前甩，宛如玩偶一般。

哈利在椅子上猛然抽动。他睡着了。客厅的一切是静止的。是什么吵醒了他？他侧耳聆听，只听见低低的、稳定的、令人安心的城市噪音。不对，还有其他声音，他竖耳凝听。有了。那声音非常细微，但被他辨识出来之后，那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

哈利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接着他突然火冒三丈，想也不想，气冲冲地走进卧室，打开床边桌的抽屉，拿出莫勒送的手表，打开窗户，用尽全力把它往黑暗中丢去。他先听见手表打中隔壁房屋，又听见手表掉落冰冻路面。他甩上窗户，扣上窗钩，回到客厅，调高

音响音量，让声音大到喇叭传音膜在他面前震动。这股震动传入他耳中十分美妙，贝斯声灌满他的嘴巴。

群众的目光离开乐团，集中在倒在雪地中的男子。男子的帽子滚落到主唱的麦克风架旁，浑然不觉的乐手仍继续演奏。

两名少女中，最靠近倒卧男子的那位往后退，另一名则放声尖叫。

歌手原本闭着眼睛唱歌，这时她睁开双眼，发现观众的注意力已不在她身上。她转过头去，看见雪地里倒卧一名男子。她的眼睛寻找警卫、主办人、演唱会经理，或任何可以处理这种情况的人，然而这只是一般的街头音乐会。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做出动作，乐手仍继续演奏。

这时群众开始移动，让出一条路，一名女子从中间挤了出来。

“罗伯！”

她的声音相当嘶哑，脸色苍白，身穿单薄的黑色皮夹克，袖子上有破洞，蹒跚地走到失去生命的尸体旁跪了下来。

“罗伯？”

她伸出细瘦的手触摸他的脖子，朝乐团转过头去。

“天啊别再弹了！”

乐手一个接一个停止演奏。

“这个人死了，快找医生来！”

她把手放到他的脖子后侧，依然摸不到脉搏。这种事她有过很多经验，有时对方可以安然无恙，但通常并非如此。她满腹疑惑。不可能是药物过量，他是救世军，不会吸毒的不是吗？天空开始飘雪，雪花飘落在男子脸颊上，以及闭上的眼睛和半开的嘴巴上，逐渐融化。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她看着他放松的脸庞，仿佛看见自己的儿子正在睡觉。接着她发现一条红色纹路从他头上的小黑洞越过额头，延伸到太阳穴，进入耳朵。

有人伸出手臂抓住她，把她拉了起来，另一人弯腰查看。她看了他的脸和那个小黑洞最后一眼，突然一阵心痛，因为她想到同样的命运正在等待她的儿子。

他快步行走，脚步不算太快，因为他不是在逃跑。他看着前方路人的背影，察觉有人匆匆走在他后头。没有人阻挡他，当然没有，通常人们听见枪声会退却，看见枪枝会逃跑。而现在的状况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

他听见乐团依然在演奏。

天空下起了雪，太好了，这会让人们垂下视线以保护眼睛。

他在前方数百码的街道上看见黄色的车站建筑。有时他心中会浮现一种感觉，塞尔维亚T一战车不过是缓缓移动、又盲又哑的钢铁怪物，当他回去时，家乡依然矗立在原地。

有人站在他计划弃置手枪的地方。

那人身上除了蓝色运动鞋之外，衣服看起来新而时髦，但面容却憔悴沧桑，宛如铁匠的脸。那人不管是老是少，无论年纪多大，看起来一时之间都不会离开，因为他把整只右手臂都伸进了绿色垃圾桶的开口中。

他看了看表，没有慢下脚步。这时距离他开枪已过了两分钟，距离列车出发还有十一分钟，而手枪还在他身上。他经过垃圾桶，继续往餐厅的方向走。

一名男子迎面走来，眼睛盯着他看，但他们擦肩之后，男子并未转头。

他朝餐厅门口走去，推开门。

寄物处有个母亲在稚儿面前弯腰拉动外套拉链，两人都没转头看他。褐色驼毛大衣依然挂在原位，手提箱放在底下。他把大衣和手提箱拿进

男厕，再次走进其中一个隔间，把门锁上，脱下雨衣，把帽子放进口袋，穿上驼毛大衣。厕所虽然没有窗户，但他仍听见外面传来警笛声，而且是很多警笛声。他环目四顾。手枪必须处理掉才行。眼前没有太多选择。他站上马桶座，把手伸到上方墙壁的白色排风口，试着把枪推进去，但里头设有栅栏。

他后退一步，呼吸变得急促，衬衫底下越来越热。列车再过八分钟就要离站。当然他可以搭下一班车，这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开枪距今已过五分钟，而他还没把枪丢掉。她总说无论什么事超过四分钟，都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当然他可以把枪留在地上，但他们订定的原则是枪枝不能在他安全之前被找到。

他走出隔间，来到水槽前冲洗双手，同时查看洗手间。洗手间内除了他没有别人。

Upomoć（帮帮我）！他的脚步停在水槽上方的给皂器前。

尤恩和希雅勾着手臂，离开市场街的餐厅。

她不慎踩到新雪底下的冰面，脚底一滑，两人同时大叫，差点把尤恩也给拉倒，但尤恩在最后一秒稳住身形。她发出嘹亮笑声，穿透他的耳膜。

“妳说愿意！”尤恩对着天空大喊，感觉雪花在脸上融化。“妳说愿意！”

黑夜中传来警笛声，而且是很多警笛声，从卡尔约翰街的方向传来。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尤恩问道，牵起她的手。

“不要，尤恩。”希雅蹙眉说道。

“好啦，走嘛！”

希雅把脚戳进地面，但滑溜的鞋底找不到可以紧抓的物体。“不要，尤恩。”

尤恩只是大笑，把她拉着往前走，彷彿她是雪橇一般。

“我说不要！”

尤恩听见她的口气，立刻把手放开，惊讶地看着她。

希雅叹了口气。“我不想去看火灾，只想跟你回去睡觉。”

尤恩看着她的脸庞。“希雅，我好开心，妳让我好开心。”他没听见她回答，她的脸已埋在他的外套之中。

第二部救主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现场勘察组的泛光灯打在伊格广场上，把天上飘落的雪花都染成黄色。

哈利和哈福森站在三兄弟酒吧外，看着围观民众和媒体记者挤在封锁线周围。哈利拿出口中香烟，咳了几声，咳嗽声嘶哑湿润。“好多记者。”他说。

“记者一下子就赶来了，”哈福森说：“他们的办公室就在附近。”

“这可是大新闻，挪威最著名的街道在忙碌的圣诞季节发生命案，被害人站在救世军的圣诞锅旁，就在众目睽睽下被枪杀，旁边还有个著名乐团正在表演。炒作新闻需要的元素都到齐了，那些记者应该别无所求了吧？”

“还少了著名警探哈利·霍勒的专访？”

“我们先在这里站一会儿，”哈利说：“命案是几点发生的？”

“七点出头。”

哈利看了看表。“将近一个小时前，为什么没人早点打电话给我？”

“不知道，我是快七点半的时候接到督察长

的电话，我以为会在这里碰到你……”

“所以是你自己打给我的？”

“呃，毕竟你……是警监啊。”

“也是……”哈利嘟囔说，把香烟弹到地上。香烟烧穿被强光照亮的冰雪表面，消失无踪。

“很快所有证据都会被埋在一呎高的雪堆中，”哈福森说：“真是太典型了。”

“不会有任何证据的。”哈利说。

贝雅特朝他们走来，金发上沾有雪花，手指夹着一个小塑料袋，里头有个空弹壳。

“看来你说错了。”哈福森对哈利说，露出胜利的微笑。

“九毫米子弹，”贝雅特说，露出苦笑。“最常见的子弹，我们只找到这个而已。”

“先忘记找到什么和没找到什么，”哈利说：“妳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不要思考，直接说出来。”

贝雅特微微一笑，现在她已了解哈利。直觉摆第一，接下来才是事实，只因直觉也会提供事实；犯罪现场可以提供所有信息，只是大脑一时无法全部明白而已。

“可以说的不是很多。伊格广场是奥斯陆最

繁忙的广场，因此现场受到高度污染，虽然死者遇害二十分钟后我们就赶到了，但还是一样。不过这看起来像是行家的手法。法医正在检视被害人，看来他是被一发子弹击中，正中额头。行家，对，我直觉认为这是行家干的。”

“正在凭直觉办案吗，警监？”

三人转头朝后方循声望去，看见说话之人是甘纳·哈根，他身穿绿色军装外套，头戴黑色羊毛帽，微笑只见于嘴角。

“只要有用的方法我们都会尝试，长官，”哈利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这是案发现场吗？”

“算是。”

“我猜毕悠纳·莫勒喜欢待在办公室，至于我呢，我认为领导者应该实地参与。凶手开了不只一枪吗，哈福森？”

哈福森吓了一跳。“根据我们访谈的证人所说，凶手只开了一枪。”

哈根在手套里伸展手指。“凶手的描述呢？”

“凶手是一名男子，”哈福森的目光在督察长和哈利脸上游移。“目前只知道这样，因为大家都在欣赏乐团表演，事情又发生得非常快。”

哈根吸了吸鼻涕。“这么多人，一定有人清楚看见开枪的人。”

“大家都这么想，”哈福森说：“但我们不确定凶手站在哪里。”

“原来如此。”哈根再度浅浅一笑。

“凶手站在被害人前方，”哈利说：“最多距离六呎。”

“喔？”其他三人都转头看向哈利。

“凶手清楚知道用小口径手枪杀人，一定要瞄准头部才行。”哈利说：“他只击发一枚子弹，这表示他清楚知道结果，因此他一定站得距离被害人很近，并看见被害人头上出现小孔，知道自己没有失手。只要检查死者的衣服应该就能发现微量的射击残迹，证明我所言不虚。他们两人距离最多六呎。”

“接近五呎，”贝雅特说：“大多数的手枪会把弹壳弹射到右方，而且不会弹得太远。这个弹壳是在距离尸体四呎九吋的地方发现的，已经被踩进雪里，而且死者的外套袖子上有烧焦的羊毛线头。”

哈利仔细观察贝雅特。他之所以欣赏贝雅特，主要并不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脸孔辨识能力，而是因为她的聪慧和热忱，以及他们都有一

种很傻的想法，那就是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很重要。

哈根在雪地里跺了跺脚。“干得好，贝雅特。但究竟是什么人会射杀救世军军官？”

“他不是军官，”哈福森说：“只是一般士兵。军官是终生职，士兵是义工或约聘人员。”他翻看笔记本。“罗伯·卡尔森，二十九岁，单身，没有小孩。”

“但显然有敌人，”哈根说：“妳说呢，隆恩？”

贝雅特回答时并非看着哈根，而是哈利。“也许凶手不是针对个人来的。”

“喔？”哈根微微一笑。“那是针对什么？”

“可能是救世军。”

“妳怎么会这样想？”

贝雅特耸了耸肩。

“理念冲突，”哈福森说：“像是同性恋、女牧师、堕胎，说不定是某个狂热份子或……”

“你们的揣测我知道了，”哈根说：“带我去看尸体。”

贝雅特和哈福森都用询问的眼光朝哈利看去，哈利对贝雅特点了点头。

“天啊，”他们离开之后，哈福森说：“这个督察长是打算接管调查工作吗？”

哈利看着封锁线外的摄影记者，他们正用闪光灯照亮冬夜。他揉揉下巴，陷入沉思。“行家。”他说。

“什么？”

“贝雅特说凶手是行家，我们就从这里查起。行家做案之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逃脱？”

“不见得，但无论如何他会先把可以将他和命案连结在一起的东西丢掉。”

“凶器。”

“没错，去查看伊格广场周围五条街内所有的容器、垃圾桶和后院，必要的话请求制服警察支持。”

“好。”

“另外，调出附近店家七点左右这段时间的监视录像带。”

“我叫史卡勒去办。”

“还有一件事，《每日新闻报》也参与举办街头音乐会，会写一些相关报导，去问问他们的摄影记者有没有拍摄观众的照片。”

“没问题，这我已经想到了。”

“然后把照片拿去给贝雅特看。我要所有警探明天早上十点在红区会议室集合，你会联络他们吗？”

“会。”

“欧拉，李和托莉，李呢？”

“他们正在署里讯问证人，凶手开枪的时候有两个少女就站在旁边。”

“好，叫欧拉列出被害人的亲友名单，我们从亲友开始调查是否有明显动机。”

“你不是说这是行家干的？”

“哈福森，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再看看哪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通常亲友都很容易找到，而且十件命案里有九件是……”

“熟人所为。”哈福森叹了口气。

这时有人大喊哈利·霍勒的名字，打断他们的谈话。他们转过头去，看见记者正穿过雪地朝他们走来。

“采访时间到了，”哈利说：“叫他们去找哈根，我回署里去了。”

手提箱完成托运后，他朝安检处走去。最后一项任务完成了，他觉得欣喜无比，心情大好，因此决定冒个险。安检处的女安检员对他点了点头，他从大衣内袋拿出蓝色信封，出示里头的机

票。

“有手机吗？”女安检员问道。

“没有。”他把信封放在X光机和金属探测器之间的桌子上，脱下驼毛大衣。这时他发现自己还戴着红领巾，于是把它解下，放进口袋，再把大衣放在安检人员提供的篮子里，在另外两对警觉的目光下穿过金属探测器。他数了数，包括负责搜查大衣和输送带尽头的安检员在内，现场共有五名安检员，他们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确定他没有把任何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带上飞机。他来到探测器另一头之后，穿上大衣，回头去拿放在桌上的机票。没有人阻止他，他就这样从安检员面前走过。把小刀夹带在信封里通过安检，就是这么简单。他走进宽广的出境大厅，首先令他惊讶的是大片观景窗外的景色，因为窗外什么景色也看不见，纷飞的白雪仿佛在窗外拉上了一道白色帘幕。

玛蒂娜俯身坐在方向盘前，雨刷来回刷动，刷走挡风玻璃上的白雪。

“部长的反应很正面，”戴维·艾考夫满意地说：“非常正面。”

“你应该早就料到会这样吧，”玛蒂娜说：“他们如果想提出负面意见，就不会来喝

汤，还邀请记者了。他们只是想寻求连任而已。”

“没错，”艾考夫叹口气说，“他们想寻求连任。”他望出窗外。“里卡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对吧？”

“爸，这话你说过了。”

“他只需要一点引导，就能成为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人。”玛蒂娜把车开到总部车库前，按下遥控。铁门摇晃升起。车子驶入车库，轮胎上的防滑钉嘎扎嘎扎地辗过车库的空旷水泥地。

天花板的灯光下，里卡身穿连身工作服和手套，站在总司令的蓝色富豪轿车旁。但吸引玛蒂娜目光的并不是里卡，而是他身旁那个高大的金发男子。她立刻认出男子是谁。

她把车停在富豪轿车旁，但仍坐在车上，在包包里找东西。她父亲先下车，没关车门，因此她听见那警察说：

“你是艾考夫吗？”声音在四壁里回荡。

“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年轻人？”

玛蒂娜听见父亲用的是友善但权威的总司令口吻。

“我是奥斯陆辖区的哈利·霍勒警监，有件关于你属下的事，罗伯……”

玛蒂娜开门下车，感觉哈利的目光朝她射来。

“……卡尔森。”哈利把话说完，目光回到总司令身上。

“我们的弟兄。”艾考夫说。

“什么？”

“我们把所有同仁都视为是大家庭的一份子。”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很遗憾我得为你们的大家庭带来死讯，艾考夫先生。”

玛蒂娜心头一惊。哈利等大家的心情都沉淀片刻之后，才继续说：“今天晚上七点，罗伯·卡尔森在伊格广场遭人枪杀身亡。”

“我的天啊，”她父亲高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目前只知道一个不明人士在人群中对他开枪，然后逃离现场。”

她父亲难以置信地摇头。“可是……可是七点，你说七点？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人通知我这件事？”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优先通知家属，但很遗憾我们还没找到他的家属。”

玛蒂娜从哈利耐心陈述事实的回答，得知他很习惯人们在获知亲友死讯后，总会问些不相关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艾考夫说，鼓起双颊，又呼了口气。“罗伯的父母已经不在挪威了，但你们应该联络过他哥哥尤恩才对。”

“他不在家，手机也没接。有人跟我说他可能在总部加班，可是我来这里却只见到这位年轻人。”哈利朝里卡点了点头。里卡站在那里，双目呆滞犹如气馁的大猩猩，双臂软软地垂落身侧，手上戴着大型专业手套，嘴唇上方的青黑色胡碴闪烁着汗水。

“你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哥哥吗？”哈利问道。玛蒂娜和父亲面面相觑，摇了摇头。

“你们知道有谁会想要罗伯·卡尔森死吗？”他们再度摇头。

“呃，既然你们已经收到通知，那我得走了，但我们明天还会来请教其他问题。”

“没问题，警监，”总司令说，直起身子。“但是在你离开之前，可以告诉我们更详细的事发经过吗？”

“你可以看电视文字广播，我得走了。”

玛蒂娜看见父亲脸色一变，遂转头朝哈利看

去，和他目光相接。

“抱歉，”哈利说：“我们现阶段的调查工作分秒必争。”

“你……你可以去我妹妹家找找看，她叫希雅·尼尔森，”三人都转头朝里卡看去，他吞了口口水。“她住在歌德堡街的救世军宿舍。”

哈利点了点头，正要离去，又朝艾考夫转过身来。

“为什么他父母不住在挪威？”

“说来话长，他们堕落了。”

“堕落？”

“他们放弃了信仰。在救世军长大的人如果选择不同的道路，通常会觉得很辛苦。”

玛蒂娜看着父亲，但即使是她也没察觉到眼前坚毅的父亲说的是谎言。哈利转身离去，她感觉一颗泪水滑落。脚步声远离之后，里卡清了清喉咙。“我把夏季轮胎放进后车箱了。”

加德莫恩机场的广播系统发出通知，而他早已猜到：

“由于天候不佳，机场暂时关闭。”

事实如此，他对自己说。一小时前，广播第一次通报说班机由于大雪而延迟，他也是这样对自己说。

众旅客等了又等，却只见白雪在外头的飞机机身上越积越厚。他下意识地留意身穿制服的人员，心想机场的警察应该会穿制服。四十二号登机门柜台内身穿蓝色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员再度拿起麦克风，他清楚看见她要说的话就写在脸上。飞往萨格勒布市的班机取消了。她表示歉意，说班机改为明天早上十点四十分起飞。旅客不约而同发出无声的呻吟。她继续说航空公司将替过境旅客和持有回程机票的旅客，补贴返回奥斯陆的火车费用和瑞迪森饭店的住宿费用。

事实如此，他坐在火车上又在心里说了一次。火车高速穿越墨黑夜色，在抵达奥斯陆之前只停留一站，站外的白色地表矗立着形形色色的房屋。雪花飘飞在月台投射的圆锥形灯光之间，一只狗坐在长椅下，浑身发抖。那只狗看起来很像丁多。丁多是只爱玩的流浪狗，小时候他住在武科瓦尔，丁多经常在他家附近跑来跑去。乔吉和其他男孩替他围了个皮项圈，上头刻着“名字：丁多；饲主：大家”。没有人希望丁多受到伤害，一个人都没有，但有时这样仍然不够。

尤恩避到房间另一端，门口看不见的地方。希雅打开门，门外是邻居埃玛。“对不起，希雅，但这个人有急事要找尤恩·卡尔森。”

“尤恩？”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的，有人跟我说可以在希雅·尼尔森的住处找到他，楼下门铃没有名牌，幸好这位女士很帮忙。”

“尤恩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

“我是警察，我叫哈利·霍勒，这件事跟尤恩的弟弟有关。”

“罗伯？”

尤恩走到门口，看见一名跟他身高相仿、蓝色眼珠的男子站在门外。“罗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吗？”尤恩问道，不去理会正踮起脚尖、越过男子肩头探看的邻居埃玛。

“这我们不知道，”哈利说：“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希雅说。

哈利踏入门内，关上了门，将邻居失望的脸孔关在门外。“我带来的是坏消息，也许我们应该坐下再说。”

三人坐在咖啡桌前。尤恩的肚子仿佛被揍了一拳，他一听见哈利带来的死讯，头部不由自主地猛力向前突出。

“死了？”他听见希雅低声说：“罗伯？”

哈利清了清喉咙，继续往下说。尤恩听在耳

里，仿佛听见的是阴暗、晦涩、难以辨识的声音。他耳中聆听哈利说明案情，双眼只是注视着希雅半开的嘴巴和闪亮的嘴唇。嘴唇是湿润的、红色的。希雅急促喘息。他没发觉哈利已停止说话，直到听见希雅的声音说：

“尤恩？他在问你问题。”

“抱歉，我……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还处于震惊状态，但我想请问你是否知道有谁想杀害你弟弟？”

“罗伯？”尤恩觉得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处于慢动作的状态，就连他的摇头也是。

“了解，”哈利说，并未在他刚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写字。“他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中有没有跟人结仇？”

尤恩听见自己发出不合宜的笑声。“罗伯是救世军成员，”他说：“我们的敌人是贫穷，物质和灵性是相对的。很少有救世军被人杀害。”

“嗯，这是工作上，那私生活呢？”

“我刚刚说的已经包括了工作和私生活。”

哈利沉默等待。“罗伯心地很好，”尤恩说，听见自己的声音开始分崩离析。“又很忠诚，大家都喜欢罗伯，他……”话声越来越浓重，最后停了下来。

哈利环视四周，似乎在这里觉得不甚舒服，但却耐心等待尤恩把话说完。

尤恩不断吞口水。“他也许有时疯狂了点，还有点……冲动，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有点愤世嫉俗，但他就是这样的人。罗伯的内心只是个不会伤害别人的小男孩。”

哈利转头望向希雅，又低头看着笔记本。“妳应该就是里卡·尼尔森的妹妹希雅·尼尔森吧，刚才尤恩说的符合妳对罗伯·卡尔森的印象吗？”

希雅耸了耸肩。“我没那么认识罗伯，他……”她交迭双臂，避开尤恩的目光。“就我所知，他没伤害过别人。”

“罗伯有没有说过什么话，让人觉得他跟别人起冲突？”

尤恩摇了摇头，彷彿想把体内什么东西甩掉。罗伯死了。死了。

“罗伯有没有欠钱？”

“没有。有，欠我一点点。”

“你确定他没有欠别人钱吗？”

“这什么意思？”

“罗伯有没有吸毒？”

尤恩看着哈利，双眼露出惊恐神色，回答说：“没有，他没吸毒。”

“你怎么能确定？通常……”

“我们的工作必须应付吸毒者，所以我们知道吸毒的症状，罗伯没有吸毒好吗？”

哈利点了点头，做了笔记。“抱歉，但我们必须问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开枪的凶手精神失常，罗伯只是被随机选到而已。或者，站在圣诞锅旁边的救世军既然是个象征，凶手针对

的也可能是你们的组织。你知道任何可能支持这个假设的事情吗？”

尤恩和希雅不约而同摇了摇头。

“谢谢你们的帮忙。”哈利把笔记本塞进外套口袋，站了起来。“我们找不到你父母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这我来联络。”尤恩说，瞪着空气。“你确定吗？”

“确定什么？”

“真的是罗伯吗？”

“是的，很遗憾。”

“但你们只确定这个而已，”希雅冲口说：“除此之外你们一无所知。”

哈利在门前停下脚步，思索她这句话。

“我想这对目前状况是非常正确的判断。”他说。

清晨两点，雪停了。原本悬浮在城市上空、犹如沉重黑色舞台布幕的云层退到一旁，露出黄澄澄的大月亮。裸露的天空底下，温度再次下降，房屋墙壁咯吱作响，频频呻吟。

10怀疑者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圣诞夜前的第七天以冻寒低温揭开序幕，奥斯陆街上的行人都感觉自己像是被精钢手套掐住似的，只是沉默地快步前进，专注于一件事：赶紧到达目的地，逃离冰寒的魔掌。

哈利坐在警署红区的会议室里，聆听贝雅特述说让大家士气低落的报告，同时试着忽略面前桌上的报纸。每份报纸都以头版报导命案，搭配伊格广场阴暗模糊的冬季照片，内页还有两三版的相关报导。《世界之路报》和《每日新闻报》随机且匆忙地访问了罗伯的友人，并基于些许善意，拼凑出这个人的轮廓，称得上是他的写照。“他是好人。”“乐意帮助别人。”“太不幸了。”哈利极为仔细地看过这些报导，但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有记者联络上罗伯的父

母，只有《晚邮报》引述尤恩说的话，“难以置信”的这个小题打在了尤恩的照片下方，照片中他站在歌德堡街救世军宿舍前，一脸茫然，头发凌乱。这则新闻是哈利的老朋友罗杰·钱登写的。

哈利透过牛仔裤破洞抓了抓腿，心想应该穿卫生裤才对。早上七点半他来上班时，问过哈根谁要负责领导这起命案的调查工作。哈根看着哈利，回答说他和总警司一致决定让哈利领导调查工作，直到进一步通知。哈利没细问“直到进一步通知”是什么意思，只是点头离去。

早上十点开始，十二名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加上贝雅特和哈根，就一直围在桌前讨论。哈根说他想“共同参与”。

昨晚希雅说的那句话，到这时都还十分符合现况。

第一，找不到证人。昨晚在伊格广场上的人都没看见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监视影片目前仍在查看中，尚未有所发现。他们查访过卡尔约翰街上的商店和餐厅员工，但没人注意到任何不寻常之处，也没有其他人站出来提供线索。《每日新闻报》把昨晚的观众照片寄给了贝雅特，但她回报说那些照片不是少女的微笑特写，就是全景

照，观众的面孔十分模糊。她挑出全景照，把罗伯前方的观众放大，但并未看见手枪或任何可用来辨识凶手的東西。

第二，没有刑事鉴识证据，只有鉴识中心的弹道专家证实那个空弹壳确实来自穿透罗伯头部的子弹。

第三，行凶动机不明。

贝雅特报告完毕，哈利请麦努斯接着报告。

“罗伯·卡尔森在基克凡路的弗雷特斯慈善商店工作，今天早上我跟商店老板谈过，”麦努斯说。他姓史卡勒，这个姓氏的意思是“卷舌发r音”，而且就如同命运的恶作剧般，他说话的确很会卷舌。“她非常震惊，说大家都喜欢罗伯，因为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个性又开朗。她承认说罗伯有点难以捉摸，有时会旷职，但她难以想象罗伯会有仇家。”

“我访问过的人也是表示相同意见。”哈福森说。讨论期间，哈根一直用双手抱着后脑，脸上露出期待的浅笑看着哈利，仿佛是在欣赏一出魔术表演，想等着看他如何从帽子里变出小白兔，但却什么也没等到，只听见寻常的怀疑和假设。

“猜看看呢？”哈利说：“快点，我准许你

们提出任何白痴想法，会议结束我就收回许可。”

“在奥斯陆最繁忙的地段，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杀人，”麦努斯说：“只有一种人会做出这种事，那就是职业杀手，目的是威吓其他不还毒债的人。”

“这个嘛，”哈利说：“缉毒组的卧底同仁都没见过或听说过罗伯·卡尔森这个人，而且他身家清白，没有前科，什么犯罪纪录都没有。你们听过有从来没被逮捕的吸毒者吗？”

“鉴识人员在他的血液样本里没发现任何非法物质，”贝雅特说：“他身上也没有针孔或其他吸毒征兆。”

哈根清了清喉咙，众人朝他看去。“救世军的军人不会吸毒的。请继续。”

哈利注意到麦努斯额头发红。麦努斯身材矮壮结实，过去曾是体操运动员，留着一头旁分的平顺褐发。他是年轻一代的警探，傲慢又野心勃勃，是个机会主义者，很多方面都酷似年轻的汤姆·沃勒，但却缺乏汤姆对警察工作的特殊智能和才干。但过去一年来，麦努斯的自信不知怎的蒸发不见，使得哈利开始思索，也许他终究无法被训练成象样的警察。

“但罗伯·卡尔森说不定会好奇，”哈利说：“而且我们知道吸毒者会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服劳役来折抵刑期。好奇心和管道是个不妙的组合。”

“没错，”麦努斯说：“我问过店里的女性人员说罗伯是不是单身，她说应该是吧，虽然有个外国少女去找过他几次，但年纪太小了。她猜那个少女可能来自前南斯拉夫。我敢打赌，那个少女一定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为什么？”哈根问道。

“因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是毒品的代名词。”

“哇喔，”哈根咯咯一笑，靠上椅背。“年轻人，这听起来像是恶劣的偏见。”

“没错，”哈利说：“我们的偏见可以用来侦破案件，因为它们不是来自于缺乏常识，而是根据事实和经验。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保留对每个人歧视的权力，不论种族、宗教或性别，因为受到歧视的并不只是社会的弱势族群而已。”

哈福森咧嘴而笑，他听过这个准则。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有虔诚信仰者和女人，比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的异性恋男人还来得守法。但如果你是女性、同性恋者、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而且有虔诚信仰，那你是毒贩的机率一定要比一个说挪威语、额头有刺青的男性沙文主义肥猪还高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必须选择，而且我们一定得做出选择，那我们就得先把那个阿尔巴尼亚少女找来讯问。这样会不会对奉公守法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公平呢？当然不公平。但既然我们面对的只有可能性和有限的资源，那就无法忽略常识。如果经验告诉我们，在加德莫恩机场海关被逮捕的人，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坐轮椅用肛门来走私毒品的残障人士，那我们就必须戴上乳胶手套，把这种人从轮椅上拖下来，一个一个用手伸进他们的肛门里检查，只要对媒体绝口不提这种事就好。”

“很有意思的观点，霍勒。”哈根环视众人，想知道其他人的反应，但大家都面无表情，无法得知。“呃，回到案子上吧。”

“好，”哈利说：“继续刚刚说的，搜寻凶器，但搜寻范围必须增加到方圆六条街。我们继续讯问证人，并去昨晚已经打烊的商店调查。不要再浪费时间看监视影片，等有了特定目标再去看。欧拉·李和托莉·李，你们已经拿到罗伯·卡尔森的公寓地址和搜索票了，地址是不是在葛毕兹街？”

两人点了点头。

“他的办公室也要搜查，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把公寓和办公室的信件和硬盘都拿回来，看看他都跟什么人联络。我得去联络克里波，他们今天询问过国际刑警，看欧洲是否有过类似案件。哈福森，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救世军总部。贝雅特，会议结束后我有话跟你说。好了，去办案吧！”

椅子摩擦地板，脚底窸窣移动。

“等一下，各位！”

办公室静了下来，大家都朝哈根望去。

“我看见你们有些人穿破牛仔裤和华拉伦加足球队的衣服来上班，你们的前任长官可能准许你们这样穿，但我不准。媒体总是紧盯着我们，所以从明天起，我要你们穿没有破洞也没有广告标语的衣服。社会大众都在看，所以我们必须展现出中立公仆的样子。还有，待会请官阶为警监或以上的人留下。”

众人离开会议室，只有哈利和贝雅特留下。

“我会写一份公文发给单位里的每一位警监，指示你们从下星期开始随身佩枪。”哈根说。

哈利和贝雅特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外头的冲突开始升温了，”哈根说，抬起下巴。“未来手枪将是警察的必要配备，我们必须习惯这一点。高阶警官必须树立典范，示范给大家看。大家都必须熟悉手枪才行，把它当成一般工具，就好像手机或计算机一样，可以吗？”

“呃，”哈利说：“我没有枪枝执照。”

“你在开玩笑吧？”哈根说。

“去年秋天我错过测验，只好缴回手枪。”

“那我再发给你，我有核发执照的权限。你会在信箱里收到枪枝领取单，这样就可以把枪领回，带在身上，没有人例外。没事了，就这样。”

哈根走出会议室。

“他疯了，”哈利说：“我们要拿枪来干嘛？”

“看来我们得把牛仔裤破洞缝起来，还得去买枪带。”贝雅特说，露出好笑的神情。

“嗯。我想看看《每日新闻报》在伊格广场拍的照片。”

“自己看吧，”贝雅特递过一个黄色信封。“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哈利？”

“当然可以。”

“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替麦努斯·史卡勒说话？你明明知道他有种族歧视，而且你不是真心认为刚才那番关于歧视的话是对的吧。你这样做是想惹恼新上任的督察长吗？还是要让你自己从第一天开始就讨人厌？”

哈利打开信封。“照片明天还妳。”

他站在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窗户前，看着黎明时分的白色冰寒城市，只见建筑物低矮朴素，难以想象这是全球数一数二富裕国家的首都。挪威皇宫是个毫无特色可言的黄色建筑，正好体现挪威政体是过度信仰的民主政治和穷困潦倒的君主政治的折衷体。透过光秃树枝，他看见一个大阳台，挪威国王一定都是站在那个阳台上对民众说话。他想象把步枪举到肩头，闭上一只眼睛，瞄准目标。阳台模糊了起来，化为两个影子。

他梦见了乔吉。

那天他认识乔吉时，乔吉正蹲在一只啼哭的老狗旁边。他知道那只老狗是丁多，却不知道旁边那个蓝眼睛、金卷发的小男孩是谁。他们合力把丁多抱进木箱，抬去城里的兽医那里。兽医的家是两层楼灰色砖房，位在河边一个茂密的苹果

园里。兽医说丁多的牙齿有毛病，而他不是牙医。再说，谁会付钱医治一只老流浪狗，况且再过不久牠的牙齿都会掉光；最好现在就让牠安乐死，省得牠因为饥饿而缓慢痛苦地死亡。但乔吉开始放声大哭，声音很尖，哭得凄惨莫名，哭声几乎是有旋律的。兽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这只狗说不定是耶稣，因为他爸爸说耶稣就行走在我们之间，是我们当中最卑微的。这只狗没有人愿意给牠地方住、给牠食物吃，可怜又悲惨，当然也有可能是耶稣。兽医摇了摇头，打电话给牙医。放学后，他和乔吉回去看丁多，丁多猛摇尾巴。兽医让他们看丁多的蛀牙已经用精细的黑色填充物补起来。

乔吉虽然大他一年级，但在那之后，他们还是一起玩了几次，不过只持续了几星期，因为接着暑假就来临了。到了秋天开学时，乔吉似乎已经忘了他。无论如何，他也忽视乔吉，仿佛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他可以忘记丁多，但他永远无法忘记乔吉。多年后在围城战事期间，他在城南废墟碰见一只憔悴消瘦的狗，那只狗朝他小跑过来，舔他的脸。牠遗失了皮项圈，但他一看见牠牙齿中的黑色填充物，就知道牠是丁多。

他看了看表。机场巴士再过十分钟就会抵达。他拿起手提箱，再扫视房间一次，确定没有遗留物品。他推开房门，听见窸窣纸声响起，低头就看见好几个房间外都摆着相同的报纸。报纸头版的犯罪现场照片映入他的眼帘。他弯腰捡起厚厚的报纸，上头用哥德字体写着他看不懂的报纸名称。

等电梯时，他试着阅读报纸，虽然有些字看起来像德文，但他仍不解其义。他翻到头版注明的页面，这时电梯门打开，他想把这一大份不方便的报纸丢进两台电梯之间的垃圾桶，但电梯没人，于是他留着报纸，按下 0 楼按钮，继续看照片。他的目光被其中一张照片下方的文字所吸引，一时之间他不敢相信自己所读到的。电梯晃了晃，开始下降。他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实，而且十分确定。他脑中一阵晕眩，靠上墙壁，报纸差点从手中掉落，连面前的电梯门打开也没看见。

最后他抬头时，眼前竟然是个黑暗空间，他知道自己来到了地下室而不是大厅。不知为何，这个国家的大厅竟然是在一楼。

他走出电梯，在黑暗中坐了下来，试着把事情想清楚。电梯门在他背后关上。他所有的计划

都被打乱。八分钟后机场巴士就要出发，他必须在这之前做出决定。

“我在看照片。”哈利不耐烦地说。

哈福森在哈利对面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那就看啊。”

“那你可以不要弹手指吗？你一直弹是干嘛？”

“你说这个？”哈福森看着自己的手指，又弹了弹，有点窘迫地说：“这是老习惯。”

“是喔？”

“我爸是六〇年代俄国足球队守门员列夫·雅辛（Lev

Yashin）的球迷。”

哈利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他很希望我成为斯泰恩谢尔足球队的守门员，所以小时候他常在我的双眼之间弹手指，就像这样，为的是让我变得坚强，不会害怕朝球门踢来的球。显然雅辛的父亲也对他这样做过。所以只要我不眨眼睛，我爸就会赏我吃一颗方糖。”

“你是开玩笑的吧？”哈利说。

“不是，红方糖很好吃。”

“我是说弹指的事，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爸常对我这样做，不管是吃饭或看电视的时候，甚至连我朋友在旁边也一样。最后连我也开始对自己这样做。我把“雅辛”的名字写在每一个书包上，还刻在桌子上。现在我还是会用雅辛来当做计算机程序或其他东西的密码，虽然我知道自己被操弄了。这样你了解吗？”

“不了解，所以弹指有用吗？”

“有用，我不害怕朝我飞来的球。”

“所以你……”

“没有，结果我球感不好。”

哈利用两根手指捏着上唇。

“你在照片里有什么发现吗？”哈福森问道。

“你如果坐在那里一直弹指和说话，我就很难有什么发现。”

哈福森缓缓摇头。“我们不是应该要去救世军总部了吗？”

“等我看完照片。哈福森！”

“是？”

“你一定要呼吸得那么……奇怪吗？”

哈福森紧紧闭上嘴巴，屏住呼吸。哈利瞪了他一眼，又低下双目。哈福森觉得他似乎在哈利

脸上瞥见一丝微笑，但他可不敢拿钱出来赌这种事。微笑消失，哈利的眉间出现深刻皱纹。

“哈福森，你来看这个。”

哈福森绕过办公桌。哈利面前有两张照片，里头都是伊格广场的群众。

“你有没有看见旁边那个戴着羊毛帽、围着领巾的人？”哈利指着模糊的脸孔。“他站在乐团旁边的位置正好跟罗伯·卡尔森呈一直线，是不是？”

“是……”

“但你看这张照片，那里，同样的帽子，同样的领巾，但现在他在中间，就在乐团正前方。”

“很奇怪吗？他一定是走到中间，这样才可以听得更清楚。”

“但如果他的移动路线是反过来呢？”哈福森没有响应，哈利继续往下说。“通常一个人不会从正前方移到喇叭旁边看不见乐团的地方，除非有特别的目的。”

“比如说开枪夺命？”

“认真一点。”

“好吧，但你不知道哪张照片是先拍的啊，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往中间移动。”

“两百。”

“一言为定。你看看街灯下的光线，这两张照片里都有街灯。”

哈利递了放大镜给哈福森。“看得出差别吗？”

哈福森缓缓点头。

“雪，”哈利说：“他站在乐团旁边的那张照片正在下雪，昨天傍晚开始下雪的，一直下到深夜才停，所以这张照片是后来拍的。我们得打电话给《每日新闻报》这个叫汉斯·魏德洛的记者，如果他用的是内建时钟的数字相机，我们就可以知道照片拍摄的正确时间。”

《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汉斯·魏德洛是单眼相机和胶卷底片的拥戴者，因此无法答复哈利每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好吧，”哈利说：“昨晚的音乐会是你负责拍照的？”

“对，我和勒贝格负责街头音乐。”

“既然你用的是底片，那你应该还有其他的路人照片吧？”

“对，如果我用的是数字相机，这些可能早就被删除了。”

“我就是这样想。另外我还在想，不知道你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可不可以请你查看前天晚上的照片，看里面有没有一个头戴毛帽、身穿黑雨衣、脖子围着领巾的人？我们正在研究你拍的一张照片，如果你在计算机旁边，哈福森可以把这张照片扫描下来寄给你。”

哈利从声音听出汉斯有所保留。“我可以把照片寄给你，这没问题，但查看照片听起来像是警察的工作。我是记者，我可不想越界。”

“我们有点赶时间，你到底想不想拿到警方的嫌犯照片？”

“这表示你愿意让我们注销来？”

“对。”

汉斯的声音积极了起来。“我就在照片室，可以马上查。我拍了很多路人的照片，所以有可能找到。只要五分钟就好。”哈福森扫描照片并寄出，哈利轮敲手指等待着。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这个人前天晚上也去过？”哈福森问道。

“我什么都不确定，”哈利说：“但如果贝雅特的直觉是正确的，凶手是个行家，那他一定会事先勘查地形，而勘查的时间最好跟他计划下

手的时间一样，这样环境才会相似。前晚那里也有举行街头音乐会。”

五分钟过去了，到了第十一分钟，电话响起。

“我是魏德洛，抱歉，我没找到头戴毛帽、身穿黑雨衣、戴着领巾的人。”

“干。”哈利大声说。

“真抱歉。要不要我把照片寄过去，你自己看？前晚我调的光线对着路人，脸孔比较清楚。”

哈利迟疑片刻。时间分配非常重要，案发后二十四小时尤其关键。

“好，请寄过来，我们晚点再看。”哈利说，正要把自己的电子信箱地址给汉斯，转念又说：“对了，你把照片寄去给鉴识中心的隆恩好了，她对脸孔很有一套，说不定能看出什么端倪。”哈利把贝雅特的信箱地址给了汉斯。“还有，不要在报纸上提到我的名字可以吗？”

“当然不会，我们只会说数据来自警界匿名人士，很高兴跟你做生意。”

哈利放下话筒，朝瞪大眼睛的哈福森点了点头。“好了，小子，我们去救世军总部吧。”

哈福森看了看哈利，只见他的目光在公布

栏、来访牧师名单、音乐彩排表和人员值班表上扫来扫去，不耐烦之极。身穿制服的白发女柜员终于讲完电话，转头对他们露出微笑。

哈利简单扼要地表明来意，女柜员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知道他们会来，并替他们指引方向。

两人等电梯时不发一语，但哈福森看见哈利的眉间泌出汗珠。他知道哈利不喜欢搭电梯。两人来到五楼，哈福森小跑跟上哈利，穿过黄色走廊。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哈利猛然停步，哈福森差点撞了上去。

“妳好。”哈利说。

“嗨，”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又是你？”

哈利的庞大身躯挡住门口，哈福森看不见里面说话的人，但他注意到哈利的说话声音变了。“对，又是我。总司令在吗？”

“他在等你，直接进去吧。”

哈福森跟着哈利穿过小前厅，对桌前那个外表有如少女的女子简洁地点了点头。总司令办公室的墙上装饰着木盾、面具和矛，满满的书架上放着非洲人偶和照片，哈利心想那应该是总司令的全家福照片。

“谢谢你这么匆促地同意接见我们，艾考夫

先生。”哈利说：“这位是哈福森警探。”

“真是惨事一桩，”艾考夫说，在办公桌前站了起来，朝两张椅子比了比。“记者已经缠了我们一整天，先跟我说目前你们有什么发现吧。”

哈利和哈福森交换眼神。

“我们还没打算公布调查发现，艾考夫先生。”

总司令双眉一沉，露出威严神情。哈福森轻叹口气，准备再度目睹哈利和人针锋相对。但总司令的眉毛立刻扬起。

“请原谅我，霍勒警监，这是我的职业病，身为总司令，我总是忘记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向我报告。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吗？”

“简单来说，我想知道你能否想到任何可能的行凶动机？”

“嗯，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件事，可是很难想出任何动机。罗伯是个很混乱的人，但心肠很好，跟他哥哥很不一样。”

“尤恩心肠不好？”

“尤恩不会混乱。”

“罗伯到底牵涉到什么很混乱的事？”

“牵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罗伯对人

生没有方向，不像他哥哥。我跟他们的父亲约瑟夫很熟，约瑟夫是我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但他失去了信仰。”

“你说过这件事说来话长，可以请你精简地说说看吗？”

“这是好问题，”戴维浓重地呼了口气，望出窗外。“约瑟夫在中国工作时，正好当地发生水患，那里很少有人听过上帝，而他们正在大量死亡。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解释，一个人除非接受耶稣，否则不会得救，最后会堕入地狱里被火焚烧。当时约瑟夫在湖南省分发药品，水中有许多山螳出没，很多人都被咬了。约瑟夫和他的团队虽然带了一整箱的血清去，但他们抵达得太迟，这种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可以溶解血管壁，使得被害人的眼睛、耳朵和身体孔洞出血，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我自己就见过这种毒液的威力，当时我在坦桑尼亚当佣兵，见过被山螳咬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非常恐怖。”

戴维闭上双眼一会。

“可是在其中一个村子，约瑟夫和护士正在替一对罹患肺炎的双胞胎注射盘尼西林时，双胞胎的父亲跑了进来，说他刚刚在稻田的水里被山

蜂咬了。约瑟夫手边还剩一剂血清，就吩咐护士把血清装进注射筒，替那名男子注射，然后就去外头拉肚子，因为他跟很多人一样肚痛腹泻。他在水中蹲下来之后，睪丸竟然被山蜂咬了一口，他放声尖叫，于是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回到屋内，护士说那个中国异教徒不肯打血清，因为他知道约瑟夫也被咬了，而他希望把那剂血清让给约瑟夫。他认为约瑟夫如果活下去，可以拯救无数孩子性命，而他只是个失去农田的农夫罢了。”

艾考夫吸了口气。

“约瑟夫惊恐万分，完全没想到要拒绝，立刻叫护士帮他打血清。后来他开始哭泣，那个中国农夫安慰他。最后他打起精神，叫护士问那个中国异教徒是否听说过耶稣，但护士还来不及问，农夫的裤子就开始被鲜血染红，没多久就死了。”

艾考夫看着他们，仿佛要让他们沉淀一下。哈利心想，训练有素的传教士会为了达到效果而停顿。

“所以那个男人现在在地狱里被火焚烧？”

“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了解，是的。不过现在约瑟夫已经退出教会了。”

“所以这就是他失去信仰，离开挪威的原因？”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哈利点了点头，对着他拿出来的笔记本说：“所以现在约瑟夫·卡尔森正遭受煎熬，因为他无法接受……呃，信仰的矛盾。我这样了解正确吗？”

“这正是令神学家头痛的领域，霍勒，你是基督徒吗？”

“不是，我是警探，我相信证据。”

“意思是？”

哈利瞥了眼手表，迟疑片刻，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回答。

“我对于宣称信仰就是天堂门票的宗教持有疑问，换句话说，我认为这种宗教是要人改变常识，去接受被理智所否定的事。历史上有很多独裁者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让知识分子归顺，他们说世界上有那个更高的存在，却又不提出证据。”

总司令点了点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当然了，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但是有很多比你我更有智慧的人都有信仰，这对你来说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不会，”哈利说：“我见过很多比我更聪

明的人，他们杀人的理由你我都无法了解。你认为杀害罗伯的凶手会不会是针对救世军来的？”

总司令立刻下意识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我不太认为这是某个团体基于政治理由而做出的行为。救世军在政治议题上一向采取中立，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二次大战期间，我们甚至没有公开谴责德军占领挪威，只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

“真是可喜可贺。”哈福森淡淡地说，被哈利用警告的眼神瞪了一眼。

“我们只对一八八八年的一场入侵行动献上祝福，”艾考夫毫不退缩地说：“那年瑞典救世军决定占领挪威，于是奥斯陆最贫穷的蓝领阶级区有了第一个救济站。你知道吗？那里就是你们警察总署所在的地区。”

“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痛恨你们，”哈利说：“我觉得现在的救世军比以前更受欢迎。”

“这可难说了，”艾考夫说：“我们很高兴挪威人民信任我们，这我们感觉得到，但我们的招募成效差强人意。今年我们在亚斯克市的军官训练学校只有十一名学生，但宿舍房间却可以容纳六十人。另外在很多议题上，比如说同性恋，我们的方针是坚持遵守《圣经》的传统解读。不

用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受欢迎。但我们会迎头赶上，一定会的。比起较为自由的同质团体，我们只是慢了一点而已。但你知道吗？我认为在这个变化快速的时代，慢一点没有太大关系。”他对哈福森和哈利露出微笑，仿佛他们已表示同意。“无论如何，年轻一代将会接手，我想他们会有年轻的观点。最近我们即将任命新的行政长，许多年轻人员都报名了。”他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

“罗伯也在内吗？”哈利问道。

总司令微笑摇头。“我确定他没有，但他哥哥尤恩有。行政长必须管理大量金钱和救世军的所有房产，罗伯不是可以承担这种重责大任的人，他也没念过军官训练学校。”

“你说的房产是指歌德堡街的宿舍吗？”

“我们拥有很多房产。我们的人员住在歌德堡街的宿舍，而其他地方像是在亚克奥斯街的房子，则是给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克罗地亚的难民居住。”

“嗯，”哈利看着笔记本，用笔敲了一下椅子扶手，站了起来。“我想我们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间了，艾考夫先生。”

“喔，没有的事，毕竟这件案子跟我们有

关。”

总司令送他们到门口。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霍勒？”总司令问道：“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我对面孔是过目不忘的。”

“可能是在电视或报纸上吧，”哈利说：“我侦办过一起挪威人在澳洲遇害的命案，当时媒体大肆报导过。”

“不是，媒体上的面孔我会忘记，我一定是见过你本人。”

“你可以先去开车吗？”哈利对哈福森说。他离开后，哈利转身面对总司令。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救世军帮过我。”哈利说：“有一年冬天我喝得烂醉，无法照顾自己，有个救世军军人在街头把我扶起来。起初他想打电话给警方，认为警方会处理得比较好，但我说我是警察，这样会害我被开除，于是他带我去野战医院。医院里有人替我打针，还让我在那里睡觉，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

艾考夫点了点头。“我想也差不多是这样，只是不方便说出口。至于感谢的部分，应该可以先摆在一旁，你只要查出杀害罗伯的真凶，就变成是我们欠你一份人情了。愿上帝帮助你和你的

工作，霍勒。”

哈利点了点头，走进接待室，站在艾考夫关上的办公室门口看了一会。

“你们看起来很像。”哈利说。

“喔？”女子用低沉嗓音说：“他有没有很凶？”

“我是说在照片里。”

“那时候我才九岁，”玛蒂娜·艾考夫说：“亏你认得出来。”

哈利摇了摇头。“对了，我本来想跟妳联络的，有话想跟妳说。”

“喔？”

哈利发现他说的这句话会被误解，赶紧又说：“是关于沛尔·侯曼的事。”

“有什么好说的吗？”玛蒂娜淡淡回道，耸了耸肩，口气突然冷淡下来。“你有你的工作要做，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也许吧，可是我……呃，我想跟妳说这件事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

“表面上看起来怎样？”

“就是我告诉妳说我关心沛尔·侯曼，结果却毁了他的家庭。我的工作有时候就是这样。”

玛蒂娜正要回话，电话响起，她接了起来。

“维斯雅克教堂，”她答道：“二十一号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对。”

她挂上电话。

“大家都会去参加丧礼，”她说，翻动文件。“政客、教士、名人，每个人都想在我们悲伤的时刻来分一杯羹，我们雇用的新歌手的经纪人还打电话来说，他旗下的歌手可以在丧礼上献唱。”

“呃，”哈利说，心想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话。“这……”

电话又响了起来，因此他没机会得知自己会说什么。他知道该是迅速退场的时候，对玛蒂娜点了点头，径自走出门外。

“我已经安排周三由欧勒去伊格广场，”哈利听见背后传来玛蒂娜的说话声。“对，代替罗伯。所以问题是你今天晚上可以一起跟我上救济巴士吗？”

哈利走进电梯，低声咒骂自己，用双手搓揉脸颊，发出绝望的笑声，就好像看见可怕小丑时会发出的笑声。

罗伯的办公室今天看起来似乎更小了点，但一样混乱。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窗户旁的救世军旗帜，窗玻璃上结着冰花，小刀插在办公桌上，

旁边是一迭纸张和未拆的信封。尤恩坐在桌前，目光在四壁之间游移，最后停在罗伯和他的合照上。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地点应该是在厄斯古德庄园，不过是哪年夏天拍的？照片中罗伯努力表现正经，但仍止不住笑，使得他的笑容看起来颇不自然，像是硬挤出来的。

尤恩看过今天的报纸，觉得很没真实感，尽管所有细节他都知道，但仍觉得这件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罗伯。

办公室门打开，门外站着一名高挑的金发女子，身穿军绿色飞行员外套，有着苍白薄唇，眼神坚毅冷漠，脸上毫无表情。她背后站着一名矮胖的红发男子，他有张圆滚滚的娃娃脸，咧嘴而笑，笑容像是嵌在他脸上似的，里头似乎蕴含着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是谁？”女子说。

“尤恩·卡尔森，”尤恩看见女子的眼神变得更为冷漠，便继续说：“我是罗伯的哥哥。”

“抱歉，”女子用平板语调说，踏进办公室，伸出了手。“我叫托莉·李，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她的手掌骨骼甚是坚硬，但颇为温暖。“这位是欧拉·李。”

男子点了点头，尤恩也点头回应。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女子说：“但这是命案，所以我们得封锁这间办公室。”

尤恩又点了点头，目光回到墙上那张照片。

“恐怕我们得……”

“喔，好，没问题，”尤恩说：“抱歉，我有点恍神。”

“我完全可以理解。”托莉露出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大微笑，而是友善的小微笑，对现下情况甚为恰当。尤恩心想，这些警探一定很有应付生死之事的经验，就跟牧师一样，就跟他父亲一样。

“你有动任何东西吗？”托莉问道。

“动？没有，为什么要动？我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尤恩站了起来，不知为何，他从桌上拔起罗伯的小刀，折起来放进口袋。

“交给你们了。”他说，离开办公室。门在他背后轻轻关上。他走到楼梯口，忽然想到干嘛做这种蠢事，带着小刀离开办公室，便掉头往回走，打算把小刀放回去。他走到关上的办公室门前，听见那女子笑道：“我的天啊，吓我一大跳！他跟他弟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刚才我还以为见到鬼了。”

“他们也不算长得一模一样。”男子说。

“你只看过照片……”

这时尤恩的脑际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SK-655班机十点四十分准时从加德莫恩机场起飞，前往萨格勒布市。班机飞到贺戴尔湖上空左转，设定南向航线，朝丹麦奥尔堡市的导航塔飞去。今天气温特别低，因此大气层中的对流层顶降得颇低，使得这架麦道MD-81型客机才飞到奥斯陆市中心上空，就已经开始爬升穿越对流层顶。飞机飞越对流层顶会留下凝结尾，所以他如果抬头，就会看见他原本应该搭乘的这架飞机在高空中拉出长长的飞机云。但他正站在铁路广场上的电话亭前，全身簌簌发抖。

他把行李锁在奥斯陆中央车站的置物柜里，现在他需要一个旅馆房间。他必须完成任务，这表示他必须有枪，但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该如何弄到一把枪？

他聆听查号台小姐用诵经般的北欧英语说，奥斯陆电话簿上有十七个名叫尤恩·卡尔森的人，没办法每个电话号码都给他，但可以给他救世军的电话号码。

救世军总部的小姐说他们这里有个叫尤恩·卡尔森的人，但今天没来上班。他说他想寄圣诞礼物给尤恩·卡尔森，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他住家

地址？

“我看看，他的地址是歌德堡街四号，邮政号码是〇五六六。很高兴知道有人想到他，那个可怜的家伙。”

“可怜的家伙？”

“对啊，他弟弟昨天被人枪杀。”

“弟弟？”

“对啊，在伊格广场，今天报纸都有登。”
他道谢后挂上电话。

有个东西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转过身去。

碰他肩膀的是个纸杯，清楚表示拿着这个纸杯的少年有什么目的。少年身上的牛仔外套的确有点脏，但脸上胡子刮得很干净，发型摩登，衣着整齐，眼神开放警觉。少年说了几句话，他耸了耸肩，表示不会说挪威语，于是少年脱口说出流利英语：“我叫克里斯托弗，今天晚上需要钱住宿，否则我会冻死。”

这些话他听在耳里，觉得几乎套用了他在营销课学过的重点：简短扼要的讯息，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诉诸情感，立刻产生加分效果。此外这个讯息还伴随着灿烂笑容。

他摇了摇头，就要离开，但少年乞丐拿着纸杯挡在他面前。“别这样，先生，难道你没有露

宿街头的经验吗？在街上度过又冷又害怕的夜晚？”

“事实上我有。”他突然有股疯狂的冲动，想跟少年说他曾在积水的狐狸洞躲了四天，等待塞尔维亚战车的出现。

“那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先生。”

他缓缓点头，做为响应，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钞票，看也不看就给了克里斯托弗。“反正你还是会睡在街头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把钱收进口袋，点了点头，露出抱歉的微笑。“我得先买药，先生。”

“你平常都睡哪里？”

“那里，”毒虫伸手一指，他沿着细瘦食指望去。“也就是货柜场，今年夏天那里要盖歌剧院。”克里斯托弗又露出灿烂笑容。“我喜欢歌剧。”

“现在那里不是有点冷？”

“今晚我可能得去救世军旅社，那里总是有免费床位。”

“是吗？”他打量着少年，只见克里斯托弗全身上下还算整洁，笑起来会露出整齐亮白的牙齿，但他闻到了蛀牙的气味。他聆听少年说话时，彷彿听见数千张嘴巴的啮食声，由内而外侵

蚀肉身。

11克罗地亚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哈福森坐在方向盘前，耐心等待前方那辆挂着卑尔根车牌的车子，只见那辆车的驾驶人将油门踩到底，车轮在冰面上不停打转。哈利正在和贝雅特讲电话。

“什么意思？”哈利高声说，盖过引擎加速的声音。

“这两张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不一样。”贝雅特又说一次。

“同样的羊毛帽、同样的雨衣、同样的领巾，一定是同一个人啊。”

贝雅特没有答话。

“贝雅特？”

“脸孔不是很清楚，有点怪怪的，我不确定是哪里怪，可能跟光线有关。”

“嗯，你认为我们是在白费力气？”

“我不知道，这个人站在卡尔森前方的位置，的确符合技术证据。那是什么声音这么吵？”

“小鹿斑比在冰上奔跑，回头见啰。”

“等一下！”

哈利留在电话上。

“还有一件事，”贝雅特说：“我看过前天的照片。”

“然后呢？”

“我找不到脸孔相符的人，但我发现一个小地方，有个男人身穿黄色雨衣，也可能是驼毛大衣，他围了围巾……”

“妳是说领巾？”

“不是，看起来是一般的羊毛围巾，但围巾的打法跟他、或他们的领巾打法一样，右边从结的上方穿出，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法打围巾。”贝雅特说。

“把照片用电子邮件寄给我，我来看看。”

哈利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贝雅特寄来的照片印出来。

他走进打印室拿照片，正好碰见哈根。

哈利对他点点头。两人站着，不发一语，看着灰色打印机吐出一张又一张的纸。

“有新发现吗？”过了一会哈根说。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哈利答道。

“记者一直来烦我，如果有新消息可以给他

们就好了。”

“啊，对了，长官，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我们正在追查一个男人，我把这则消息给了记者。”哈利从印出的一堆纸张中拿出其中一张，指着上头围着领巾的男子。

“你说你做了什么？”哈根说。

“我透露了一则消息给记者，《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却没有经过我？”

“长官，这只是例行公事，我们称之为『有建设性的消息透露』。我们要记者说这则消息来自警界的匿名人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假装有认真地在跑新闻。他们喜欢这样，而且比我们主动要他们登照片的版面还大。现在我们可以得到民众的协助来指认这名男子，结果皆大欢喜。”

“我可不欢喜，霍勒。”

“听你这样说真让我感到遗憾，长官。”哈利说，还做出忧伤的表情强调。

哈根对他怒目而视，上下颚朝反方向水平移动，不断辗磨，令他联想到反刍的动物。

“这个男人有什么特别？”哈根说，把哈利手中那张照片抢了过去。

“还不太确定，他们说不定有好几个人。贝

雅特·隆恩认为……呃，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打领巾。”

“这是克罗斐结，”哈根又看了一眼。“这个结怎样？”

“你刚刚说什么，长官？”

“克罗斐结。”

“这是一种领带结吗？”

“一种克罗地亚的结。”

“什么？”

“这不是基本历史常识吗？”

“长官，如果你能启发我那就太好了。”

哈根将双手负在身后。“你对『三十年战争』有什么了解？”

“没什么了解。”

“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进军德意志之前，替纪律严明但人数有限的瑞典军增兵，从欧洲雇来最优秀的战士。这些战士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秀的，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古斯塔夫二世雇用的是克罗地亚佣兵。你知道挪威文的Krabat这个字是来自瑞典文吗？这个字的原形是Croat，意思是无畏的疯子。”

哈利摇了摇头。

“克罗地亚人虽然是在异国打仗，还得穿上

古斯塔夫二世国王的军服，但他们可以保留一个标记来作出区别，这个标记就是骑兵领巾。克罗地亚人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把方巾打成领巾，这种穿戴方式后来被法国人吸纳，并加以发扬光大。它原本的名称也被法国人保留下来，后来就演变成法文的Cravate，也就是领带的意思。”

“领带（Cravate），克罗斐结（Cravat）。”

“没错。”

“多谢你，长官，”哈利从出纸匣上拿起最后一张照片，仔细查看贝雅特所说的围巾。“你可能给了我们一条线索。”

“霍勒，我们只需要克尽己职，不用彼此道谢。”哈根拿起其他打印纸张，大踏步离去。

哈福森抬头朝冲进办公室的哈利望去。

“有线索了。”哈利说。哈福森叹了口气，因为这句话通常意味着大量而徒劳的工作。

“我要打电话给欧洲刑警组织的艾力克斯。”

哈福森知道欧洲刑警组织是国际刑警组织在海牙的姐妹组织，由欧盟在一九九八年成立，目的在于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和组织犯罪。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艾力克斯为何经常愿意协助哈利，

因为挪威并不属于欧盟国。

“艾力克斯吗？我是奥斯陆的哈利，可以麻烦你帮我查一件事吗？”哈福森听见哈利用蹩脚但有效的英语，请艾力克斯在数据库里搜寻过去十年由欧洲国际罪犯所涉嫌犯下的案件，搜寻关键词是“职业杀手”和“克罗地亚人”。

“我在在线等。”哈利说，然后等待，不久他惊讶地说：“这么多？”他搔了搔下巴，请艾力克斯再加上“枪”和“九毫米”这两个关键词。

“三十三笔搜寻结果？有三十三起命案的嫌犯是克罗地亚人？天啊！呃，我知道战争会培育出职业杀手。那再加上“北欧”试试看。什么都没有？好，你那边有嫌犯姓名吗？没有？请稍等一下。”

哈利朝哈福森望去，似乎希望他能及时提示些什么，但哈福森只是耸了耸肩。

“好吧，艾力克斯，”哈利说：“那再试试看最后的关键词。”

哈利请艾力克斯加上“红领巾”或“围巾”来搜寻。哈福森听见艾力克斯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谢啦，艾力克斯，我们再联络。”哈利挂

上电话。

“怎么样？”哈福森说：“线索蒸发啦？”

哈利点了点头，在椅子上垂头丧气，但旋即又挺起身子。“我们再来追查新线索，现在还有什么线索？什么都没有？太好了，我最爱白纸一张。”

哈福森记起哈利曾说，好警探和平庸警探的分别在于忘记的能力。好警探会忘记所有令他失望的直觉，忘记所有他曾深信不疑却令他无功而返的线索，打起精神，再度变得天真和容易忘记，燃烧着不曾稍减的热情。

电话响起，哈利接了起来。“我是哈……”电话那头的声音大声响起。

哈利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哈福森看见他握着话筒的手指指节渐渐泛白。

“等一等，艾力克斯，我请哈福森记下来。”

哈利用手摀住话筒，对哈福森高声说：“他因为好玩而试了最后一次，去掉『克罗地亚人』、『九毫米』和其他关键词，搜寻『红领巾』，结果在二〇〇〇和二〇〇一年的萨格勒布、二〇〇二年的慕尼黑、二〇〇三年的巴黎都出现搜寻结果。”

哈利回到电话上。“艾力克斯，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不确定，但我的直觉说是，而且我的头脑说在克罗地亚发生的这两起命案绝对不是巧合。你还能提供其他细节吗？哈福森会记下来。”

哈福森看着哈利诧异地张大嘴巴。

“什么意思？没有凶手描述？既然他们记得围巾，怎么会没注意到其他特征？什么？一般身高？就这样？”

哈利边听边摇头。

“他说什么？”哈福森低声问道。

“供述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哈利低声答道。哈福森写下“差异”。

“对，太好了，请把详细数据寄到我的电子信箱。谢谢你了，艾力克斯，如果你还有其他发现，像是嫌疑犯之类的，请通知我好吗？什么？哈哈，好，我再把我和我老婆的寄给你看。”

哈利挂上电话，看见哈福森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老笑话一则，”哈利说：“艾力克斯认为所有的北欧夫妻都会自拍做爱影片。”

哈利又拨了一通电话，等待电话接通时，他发现哈福森依然看着他，还叹了口气。“哈福

森，我没结过婚啊。”

麦努斯必须拉高嗓门，才能盖过咖啡机的声音，那台咖啡机似乎罹患了严重肺疾。“说不定世界上有个目前为止无人发现的职业杀手集团，红领巾是他们的制服。”

“胡扯。”托莉拉长声调，站在麦努斯后方排队等待盛咖啡，手里拿着一个马克杯，上头写着“世上最棒的妈咪”。

欧拉咯咯轻笑，在小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下来，这间小厨房就是犯罪特警队的咖啡厅。

“胡扯？”麦努斯说：“这很可能是恐怖活动啊，不是吗？穆斯林对抗基督教的圣战啊，然后地狱之门就会大开。不然就是死西仔，他们不是会打红领巾吗？”

“他们比较喜欢被称为西班牙人。”托莉说。

“还有巴斯克人。”哈福森说，在欧拉对面坐了下来。

“什么？”

“奔牛活动。潘普洛纳市的圣费尔明节

[1]。巴斯克地区。”

“埃塔组织[2]！”麦努斯高吼道：“妈的，之前我们怎么都没想到？”

“你可以去写电影剧本了。”托莉说。欧拉高声大笑，一如往常不表示意见。

“你们两个应该继续去捉嗑药的银行抢匪才对。”麦努斯咕哝说，因为托莉、李和欧拉、李原本隶属抢案组，而这两人既没结婚，也无血缘关系。

“只不过有个小地方不符合，恐怖份子都很喜欢公布说事情是他们干的。”哈福森说：“我们从欧洲刑警组织那里得知的四起案子都是枪杀案，案发之后凶手就销声匿迹，而且被害人多半涉及其他案件。萨格勒布的两名被害人都是塞尔维亚人，曾因战争罪受审但获判无罪。慕尼黑的被害人曾威胁到当地权贵的势力，而这位权贵涉及人口走私。巴黎的被害人曾因恋童癖被定罪两次。”

哈利手拿马克杯，缓步走进小厨房。麦努斯、托莉和欧拉盛了咖啡之后，从容离去。哈福森发现哈利经常对同事产生这种影响。哈利坐了下来，哈福森见他眉头深锁。

“就快满二十四小时了。”哈福森说。

“对啊。”哈利说，盯着手中的空马克杯。

“有没有发现重要线索？”

哈利沉默片刻。“我也不知道。我打电话去

卑尔根找过毕悠纳。莫勒，请他给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他怎么说？”

“没说什么，他听起来……”哈利找寻适当的字眼。“有点寂寞。”

“他的家人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他们应该一起过去了才对。”

“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在担心什么？”

“他喝醉了。”

哈福森把马克杯砰的一声放在桌上，咖啡溅了出来。“莫勒在上班时间喝醉？你在开玩笑吧？”

哈利没有回答。

“会不会他身体不舒服还是什么的？”哈福森补上一句。

“哈福森，我知道喝醉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子，我得去卑尔根一趟。”

“现在吗？哈利，你正在带领一起命案的调查工作耶。”

“我可以当天来回，这段时间你先撑着。”

哈福森微微一笑。“你老了吗，哈利？”

“老？什么意思？”

“老了，而且变得有人味，这还是我头一次听见你把活人排第一，死人排第二。”

哈福森一看见他的脸色，就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我的意思不是……”

“没关系，”哈利说，站了起来。“我要你调出这几天往返克罗地亚的班机旅客名单，去问加德莫恩机场的警察，旅客名单是不是需要检察官去申请？如果需要法院命令，你就去法院当场拿。你拿到名单之后，打电话给欧洲刑警组织的艾力克斯，请他帮忙核对姓名，就说是我请他帮忙。”

“你确定他可以帮忙？”

哈利点了点头。“在此同时，我会跟贝雅特去找尤恩·卡尔森谈一谈。”

“喔？”

“目前为止我们所听见关于罗伯·卡尔森的事，就像迪斯尼卡通那样纯真无邪，我想应该还有内情。”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贝雅特跟你不一样，她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在说谎。”

他吸了口气，踏上台阶，走进那家名为“饼

干”的餐厅。

餐厅内和昨晚不同的是几乎看不到客人，但那个跟乔吉一样有金卷发、蓝眼珠的服务生，依然倚在用餐区的门边。

“你好，”服务生说：“我没认出你来。”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突然发现这意味着他毕竟还是被认了出来。

“但我认得这件大衣，”服务生说：“很有型，是驼毛的吗？”

“是就好了。”他有点结巴，露出微笑。

服务生大笑，把手放在他手臂上。他没在服务生眼中看见一丝恐惧，因此分析对方并未起疑，同时希望警方还没来过这里，也没发现那把枪。

“我不想用餐，”他说：“我只想用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服务生说，他看见那对蓝眼珠扫视他的双眼。“你只是来上洗手间？真的？”

“很快就走。”他说，吞了口口水。这服务生令他不自在。

“很快就走，”服务生说：“原来如此。”

男厕空荡无人，空气中有肥皂的气味，但没有自由的气味。

他掀开给皂器的盖子，肥皂的气味更浓了。他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冰冷的绿色洗手乳中。一个念头闪过脑际：给皂器换过了。就在此时，他摸到了那把枪。他缓缓地把枪捞出来，一道道绿色洗手乳滴落在白色陶瓷水槽上。这把枪只要冲洗干净，涂上一点油，就能正常运作。弹匣里还有六发子弹。他很快地稍微冲洗手枪，正要放进大衣口袋，这时厕所门被推开。

“哈啰。”那服务生低声说，露出大大的笑容，但一看见那把枪，笑容就僵在脸上。

他把枪放进口袋，咕哝着说了声再见，从服务生前方挤过狭窄门口。他感觉到对方的急促气息喷上他的脸颊，隆起的胯间触碰到他的大腿。

当他再度走进冰冷空气，才发现自己的心脏怦怦乱跳，仿佛吓坏了似的，血液在全身窜流，让他觉得温暖轻盈。

尤恩·卡尔森刚要出门，哈利正好抵达歌德堡街。

“时间这么晚了吗？”尤恩问道，看了看表，一脸疑惑。

“是我来早了，”哈利说：“我同事待会就到。”

“我有时间去买牛奶吗？”尤恩身穿薄外

套，头发梳理整齐。

“当然有。”

对街街角就有一家小杂货店，尤恩在货架上翻寻，想换个口味，改买一夸脱的低脂牛奶，哈利则细看卫生纸和玉米片之间的豪华圣诞装饰品。结账柜台旁有个报架，上头的报纸用粗体大写字母吼叫着关于伊格广场命案的报导，两人见了都没说什么。《每日新闻报》的头版注销记者汉斯拍摄的模糊观众照片，上头用红色圆圈圈起一名打红领巾的男子，标题写道：警方找寻此男子。

两人走出杂货店，尤恩在一个留有山羊胡的红发乞丐前停下脚步，在口袋里掏了很久，才找到可以丢进褐色纸杯的东西。

“我家没什么可以招待你，”尤恩对哈利说：“还有，老实说，我家的咖啡已经在滤壶里待一阵子了，喝起来可能像沥青。”

“太好了，我就喜欢喝这种咖啡。”

“你也是啊？”尤恩淡淡一笑。“噢！”尤恩转头朝那乞丐看去。“你用钱丢我吗？”他惊讶地说。

那乞丐恼怒地哼了一声，胡须飘动，大声而清楚地说：“我只收法定货币，谢谢！”

尤恩家的格局跟希雅家完全相同，里头整齐清洁，但从摆设就看得出这是一间单身公寓。哈利很快地做出三个假设：这些保养良好的老家具是跟他家的家具在同一个地方买的，也就是伍立弗路的二手家具行“电梯”；客厅墙贴着一张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但尤恩应该没去看过那场展览；尤恩常常俯身在电视前的矮桌吃饭，而不是在小厨房吃饭。几乎空无一物的书架上放着一张照片，里头是一名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威严地望向远方。

“这是你父亲？”哈利问道。

“对。”尤恩说，从厨房柜子里拿出两个马克杯，用沾有褐色污渍的咖啡壶倒了咖啡。

“你们长得很像。”

“谢谢，”尤恩说：“希望如此。”他拿着马克杯走进客厅，放在咖啡桌上，旁边是刚买的鲜奶。哈利想问尤恩的父母在得知罗伯的死讯之后反应如何，但又转个念头。

“我们从假设状况开始说起好了，”哈利说：“你弟弟之所以被杀，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别人做过一些事，比如说欺骗、借钱、侮辱、威胁、伤害等等。大家都说你弟弟是好人，但通常我们调查命案时都会听见死者的亲友只说好话，

人们都喜欢强调死者好的一面。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不是吗？”

尤恩点了点头，哈利无法判断这是否代表同意。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罗伯的一些阴暗面。”

尤恩看着哈利，一脸茫然。

哈利清了清喉咙。“我们可以从钱开始说起，罗伯有金钱方面的问题吗？”

尤恩耸了耸肩。“很难说，他的生活不奢华，所以我想他应该没有跟别人借大笔金钱，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总的来说，如果他需要钱的话，应该都会来跟我借。我说借的意思是……”尤恩露出微笑，意思是说“你懂的”。

“他都借多少钱？”

“都不是很大的金额，除了今年秋天之外。”

“那是多少？”

“呃……三万。”

“要用来做什么？”

尤恩搔了搔头。“他说他有个计划，但不肯多说，只说需要出国，而且以后我就会知道。的确，我觉得这笔钱很多，但我平常花费不多，又不用养车，所以还好。他很少这么有干劲，所以

我还满好奇到底是什么计划，可是后来……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哈利记下笔记。“嗯，那罗伯个人的阴暗面呢？”

哈利静默等待，双眼看着咖啡桌，让尤恩坐着思索，让真空的寂静发酵，这种真空迟早都会勾出一些东西，像是谎言，或让人急于转移话题，而最好的状况是勾出真相。

“罗伯年轻的时候，他……”尤恩大胆地说，又顿了一顿。

“他……缺乏自制力。”

哈利点了点头，并未抬眼，鼓励尤恩，但又不打扰这个真空状态。

“我以前常常担心得要死，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他非常暴力，身体里似乎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冷酷、节制、喜欢研究，总是对……这要怎么说？对别人的反应感到好奇，像是感觉，或是悲伤之类的。”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哈利问道。

尤恩吞了口口水。“有一次我回到家，他说他有样东西要给我看，就在地下室的洗衣间，结果他把我们家的猫放进空的小水族箱，以前爸都在那个水族箱里养古比鱼。然后他把院子的水管

插到木盖子里头，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一下子水族箱就几乎满了，我赶紧打开盖子，把猫救出来。罗伯说他想看看猫会有什么反应，但有时我会想，说不定他想观察的是我。”

“嗯，既然他是这种人，怎么会没人提到？真奇怪。”

“不是很多人知道罗伯的这一面。我想这有一部分也是我的错。小时候我就答应我爸说会好好看着罗伯，以免他惹出大麻烦。我尽力了，就像我说的，罗伯的行为没有过于失控。他可以既冷又热，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只有亲近他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面。有一次他还拿青蛙开刀，”尤恩微笑说：“他把青蛙放进氦气气球，再把气球放到空中，结果被爸当场逮到。他说当青蛙好可怜，都不像鸟一样可以俯瞰大地，我在旁边……”尤恩望向远方，哈利见他眼眶泛红。“……简直笑得半死。爸好生气，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罗伯就是可以这样让我大笑。”

“嗯，他长大以后还会这样吗？”

尤恩耸了耸肩。“老实说，这几年他的事我不是全都知道，自从爸妈移居泰国之后，我跟他就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

“为什么？”

“兄弟之间就是会这样，不一定有原因。”

哈利没有答话，只是等待。走廊上传来一扇门重重关上的声音。

“他跟女孩子也发生过一些事。”尤恩说。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电梯上升发出金属嗡鸣声。尤恩叹了口气。“而且是年轻女孩子。”

“多年轻？”

“我不知道，除非罗伯说谎，否则她们应该非常年轻。”

“他为什么要说谎？”

“我说过了，他可能想看我有何反应。”

哈利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望见一名男子沿着小径缓缓穿过苏菲恩堡公园，小径看起来像是儿童在白色画纸上画出的不规则褐色线条。教堂北边有个犹太社群专用的小墓地。心理医生史戴·奥纳曾跟哈利说过，数百年前这整座公园是一片墓地。

“他对这些女孩子行使过暴力吗？”哈利问道。

“没有！”尤恩高声说，声音在光秃四壁间回荡。哈利沉默不语。男子已走出公园，穿过亨格森街，朝这栋公寓走来。

“据我所知没有，”尤恩说：“就算他这样跟我说，我也不会相信。”

“你认识这些女孩子吗？”

“不认识，他从不会跟她们交往太久。事实上我知道他只对一个女孩子认真过。”

“喔？”

“希雅·尼尔森，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对她很着迷。”

“就是你的女朋友？”

尤恩若有所思地看着咖啡杯。“你可能会觉得，我应该避开我弟弟下定决心要得到的女孩子对不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天知道为什么。”

“后来呢？”

“我只知道希雅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棒的。”电梯嗡鸣声陡然停止。

“你弟弟知道你跟希雅的事吗？”

“他发现我跟她碰面过几次，也起过疑心，可是希雅和我一直都很保密。”

门上传来敲门声。

“应该是我同事贝雅特，”哈利说：“我去开门。”

哈利盖上笔记本，将原子笔放在桌上跟笔记

本平行，走了几步来到门口，把门往外推了几下，才发现门是往内开的。门外那张面孔跟哈利同样惊讶，两人站在原地互望片刻。哈利的鼻孔钻入甜腻的香水味，对方似乎擦了强烈的体香剂。

“尤恩？”那男子试探地说。

“原来你要找他，”哈利说：“抱歉，我们在等别人，请稍等一下。”

哈利回到沙发上。“是找你的。”

他一坐上沙发，就察觉到刚刚这几秒钟有什么事发生了。他查看原子笔，依然跟笔记本平行，没被动过，但就是哪里不对劲。他的脑子察觉到了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晚安？”他听见尤恩在他背后说，语气礼貌而有所保留，声调上扬。这种语调通常是用来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或是用在不清楚对方来意之时。又来了，哈利觉得似乎哪里怪怪的，令他坐立不安。好像是那名男子怪怪的，刚刚男子说要找尤恩时，用的是名字而不是姓氏，但尤恩显然并不认识他。

“你要转达什么话？”尤恩说。

这时传来喀哒一声。脖子。男子的脖子上围着东西。那样东西是领巾。领巾打的是克罗斐

结。哈利双手在咖啡桌上猛力一撑，站了起来，咖啡杯随之跳起，他大声吼道：“把门关上！”

但尤恩只是站在原地望向门外，仿佛被催眠一般，屈身聆听对方要转达的话。

哈利后退一步，跃过沙发，冲向门口。

“不要……”尤恩说。

哈利瞄准门板，疾扑而去。这时一切凝止。这种经验他曾有过，当肾上腺素快速激增，一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会有所改变，这种感觉就好像在水里移动一样。但他知道已然太迟。他的右肩撞上门板，左肩撞上尤恩的臀部，耳膜接收到火药爆发所产生的震波。一枚子弹离开枪管。

接着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那是子弹发射的声音。门被撞回门框，锁了起来。尤恩猛力撞上柜子和厨具。哈利翻过身来，抬头望去，只见门把被往下压。

“干！”哈利低声说，跪了起来。门把被用力摇晃两次。

哈利抓住尤恩的腰带，拖着他动也不动的身体，穿过拼花地板，进入卧房。

门外传来摩擦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门板中央碎屑纷飞，一个沙发靠枕猛然抖动，靠枕内的灰黑色羽绒呈圆柱状喷射到天花板，那盒

低脂鲜奶发出咕噜声，一道白色液体喷了出来，画出虚弱无力的弧线，落到桌上。

哈利心想，大家都低估了九毫米子弹可以造成的伤害。他把尤恩翻过来，只见尤恩的额头流出一滴鲜血。

又是砰的一声巨响。玻璃发出碎裂声。

哈利抽出口袋里的手机，按下贝雅特的号码。

“好好好，别催我，我快到了，”电话才响一声，贝雅特就接了起来。“我就在外……”

“听着，”哈利打断说：“呼叫所有警车赶来这里，还要打开警笛。有人在门外猛开枪，妳千万不要靠近，听见了吗？”

“收到，不要挂断。”

哈利把手机放在面前地上。墙壁传来摩擦声。男子会不会听见他讲电话的声音？哈利坐着不动。摩擦声又靠近了些。这墙壁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这些子弹可以穿透具有隔音效果的门板，应该也可以穿透以石膏板和玻璃纤维做成的轻量墙。摩擦声更加靠近，停了下来。哈利屏住气息。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那是尤恩的呼吸声。

就在此时，城市的背景噪音中有个声音拔尖而起，那声音听在哈利耳中有如美妙乐音。那是

警笛声，先是一个，又变成两个。

哈利侧耳凝听，并未听见摩擦声。他心中暗暗祈祷，快逃跑吧，快离开吧。他的祈祷得到了响应。他听见脚步声在走廊上远离，下楼而去。

哈利在冰冷的拼花地板上躺了下来，双眼盯着天花板。空气从门缝底下流进来。他闭上眼睛。十九年。天啊，他还要十九年才能退休。

San

Fermin，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首府潘普洛纳市的传统庆祝活动，以奔牛活动闻名于世，庆典中人人都会围上红领巾。

ETA，西班牙巴斯克人居住区内的武装分离主义恐怖组织。

12医院和灰烬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透过橱窗玻璃的映影，他看见背后有辆警车靠着街边行驶。他继续往前走，抑制想跑的冲动。几分钟前他就是从尤恩·卡尔森的住处跑下楼梯，奔上人行道，差点撞倒一个拿着手机的年轻女子。他往西奔越公园，来到这条繁忙街道。

警车的行驶速度跟他的步行速度一样。他看见一扇门，便推门而入，刹那间像是走进一部美国电影，里头有凯迪拉克、波洛领带，还有好多个年轻猫王。喇叭流泻而出的音乐听起来像是用三倍速播放的南方老唱片，酒保的西装看起来像是直接从黑胶唱片的封套里拿出来的。

他环目四顾，这家小小的酒吧竟然高朋满座。这时他发觉酒保正在跟他说话。

“抱歉，你说什么？”

“要喝点东西吗，先生？”

“有何不可？你们有什么？”

“一杯舒适螺丝可能不错，不过你看起来比较需要来一杯奥克尼群岛威士忌。”

“谢谢。”

警笛声扬起又停止。酒吧里的热气令他的毛

孔泌出大量汗水，他解下领巾，塞进大衣口袋。幸好这里烟雾缭绕，盖过了大衣口袋里的手枪火药味。

他接过了酒，在墙边面窗之处找个位子坐下。

刚才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是谁？是不是尤恩·卡尔森的朋友或亲戚？还是室友？他啜饮一口威士忌，尝起来有医院和灰烬的味道。他心想何必问自己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有警察才会有那样的反应，只有警察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来支持。如今警方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了，这只会让他的任务更加艰巨。他必须考虑撤退。他又喝了一口酒。

那警察看见了他穿的驼毛大衣。

他走进洗手间，将手枪、领巾和护照移到外套口袋，把大衣塞进水槽下的垃圾桶。他踏上酒吧外的人行道，搓揉双手，全身发抖，查看两边。

最后一项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一切都仰赖这次的任务。

他对自己说，放轻松，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回到原点，正面思考。

然而他无法抑制一个念头在他脑际萦绕：房

里那个男人是谁？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哈利说：“只知道他有可能跟杀害罗伯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哈利缩起双脚，好让护士把空推床推过狭小走廊，从他们面前走过。

“有可能？”希雅·尼尔森结巴地说：“他们有好几个人？”她稍微往前坐，双手紧抓木椅坐垫，仿佛害怕自己会掉下椅子。

贝雅特倾身向前，把手放在希雅的膝盖上表示安慰。“这我们还不确定，重点是他安然无恙，医生说他只是有点脑震荡而已。”

“他的脑震荡是我造成的，”哈利说：“他的额头在厨房柜子的边角上敲出了一个小洞。那发子弹没打中他，子弹我们已经在墙上发现了。第二发子弹卡在鲜奶盒里，妳想想看，子弹就这样停在鲜奶盒里面耶。第三发子弹在厨房柜子里，就在红醋栗和……”

贝雅特瞥了哈利一眼，他猜这意思可能是说希雅现在对子弹位置一点也不感兴趣。

“反正尤恩没事，只是稍微昏过去而已，医生说要暂时观察一段时间。”

“好，我可以进去看他了吗？”

“当然可以，”贝雅特说：“不过我们也希

望妳看一下这些照片，并告诉我们妳有没有见过这些男人。”她从档案夹里拿出三张照片，递给希雅。伊格广场的照片被放大，使得脸孔看起来像是由黑白小点所构成的马赛克。

希雅摇了摇头。“太难分辨了，我根本看不出他们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是，”哈利说：“但贝雅特是脸孔专家，她说这两张照片上的人是不同的。”

“我觉得是这样，”贝雅特更正说，“而且刚刚那个人跑出歌德堡街的时候，差点把我撞倒。对我来说，他看起来也不像这两个人。”

哈利愣住了，他从来没听过贝雅特在这种事情上表示疑惑。

“我的老天，”希雅低声说：“他们到底有几个人？”

“别担心，”哈利说：“我们已经派了警察守在门口。”

“什么？”希雅圆睁双眼，哈利这才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没想到尤恩躺在伍立弗医院也可能会有危险。

“好了，我们进去看看他怎样吧。”贝雅特用和善的口吻说。哈利心想，对啦，把我这个白痴留在这里，好好省思待人接物的道理。

走廊一头传来奔跑声，哈利循声望去。

原来是哈福森正曲折地穿过病患、访客和护士，脚下啪哒作响，朝哈利奔来。他在哈利面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递出一张纸，上头印有不均匀的黑色字迹，纸质是亮面的。哈利一拿到纸，就知道这是来自犯罪特警队的传真机。

“这是旅客名单的一页，我一直打电话找你……”

“医院不能开手机，”哈利说：“有什么发现吗？”

“我顺利拿到名单了，也寄去给艾力克斯，他立刻帮我们查出其中几个乘客有轻微犯罪的前科，但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只不过有个地方有点奇怪……？”

“喔？”

“两天前有位旅客抵达奥斯陆，原本要搭昨天的班机离开，可是却把机票延到今天。这个人叫科里斯多·史丹奇，但是他今天又没出现，这很奇怪，因为他买的是特价机票，没办法改搭其他班机。名单上写说他是克罗地亚公民，所以我请艾力克斯去询问克罗地亚的国家登记处。克罗地亚不是欧盟成员，但他们很希望加入欧盟，所以非常配合……”

“说重点，哈福森。”

“科里斯多·史丹奇这个人不存在。”

“虽然史丹奇可能跟这件案子无关，”哈利搔了搔下巴。“但还是很有意思。”

“当然。”

哈利看着旅客名单。科里斯多·史丹奇。这只是个名字，但旅客报到时航空公司会要求出示护照，用来比对旅客名单上的名字，同样的，饭店也会要求房客出示护照。

“清查全奥斯陆的饭店房客名单，”哈利说：“看看过去两天是不是有饭店住了这个叫科里斯多·史丹奇的人。”

“我马上去查。”

哈利直起身子，对哈福森点了点头，希望这个举动表达了他想说的话，也就是他对哈福森的表现感到满意。

“我要去找我的心理医生了。”哈利说。

心理医生史戴·奥纳的诊所位在史布伐街，这里没有电车经过，街上行人大多由三种人构成，形成一幅有趣的景象。第一种人是从塞兹健身中心走出来的家庭主妇，她们注重身材，走路来充满自信，脚步轻快。第二种人是从盲人重建院走出来的导盲犬饲主，他们走路来小心谨

慎。第三种人是从收容所走出来的吸毒者，他们衣衫褴褛，走起路来漫不经心。

“这么说罗伯·卡尔森喜欢未成年少女，”奥纳说，他把花呢大衣挂在椅背上，双下巴往下挤，卡在领结上。“当然这种倾向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我想他是在笃信宗教的救世军环境中长大的，对不对？”

“对，”哈利说，抬头看着堆满书本的混乱书架，这些书都是奥纳的；他是哈利在个人和办案方面的咨商者。“他既然是在封闭严格的宗教团体里长大，怎么会产生变态行为？真是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奥纳说：“就你所提到性侵行为来说，出现在基督教教派人士身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

奥纳十指相触，开心地咂了咂嘴。“当一个人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因为表达自然性欲而受到像是父母的惩罚或羞辱，这方面的人格就会受到压抑，正常的性成熟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如此一来性欲就会去寻找其他出口，你可以说这些出口是『不正常的』。于是这些人成年之后，会试着回到他们生命中曾经被容许自然表达的时期来释

放性能量。”

“比如说穿尿布。”

“没错，或是玩排泄物。我记得加州有个议员……”

哈利咳了一声。

“或者呢，这些成人会回到所谓的核心事件，”奥纳接着说：“这个事件多半跟他们最后一次成功表达性意图有关，也就是最后一次成功的性行为。这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没被发现或惩罚的某种迷恋或性接触。”

“或是性侵？”

“对，在这个情境下他们可以掌控，因此觉得很有力量，正好跟受到羞辱是相反的，于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会不断寻求这种情境的重现。”

“所以说要成为性侵者也没这么容易啰？”

“是的，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只因为有健康正常的性欲，翻阅色情杂志而被发现，结果就被打得全身瘀青。如果要把一个人成为性侵加害者的机率拉到最高，那就让他有个暴力相向的父亲，有个性事需索无度且具侵略性的母亲，还有个压抑事实跟表达肉欲会换来地狱之火的环境。”

哈利的手机发出哔哔声，他拿出手机，读取哈福森传来的简讯。命案前晚有个名叫科里斯多·史丹奇的男子下榻奥斯陆中央车站旁的斯堪地亚饭店。

“匿名戒酒会怎么样？”奥纳问道：“有没有帮助你戒酒？”

“这个嘛，”哈利说，站了起来。“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一声尖叫吓了他一跳，把他拉回现实。

他回头望去，看见一双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和一张有如黑洞般张大的嘴巴，就在他面前几吋之处。汉堡王游乐区的玻璃隔间上有个儿童把鼻子压在上头，然后向后倒去，发出兴高采烈的尖叫，倒在由无数红、黄、蓝三色塑料球所组成的地毯上。

他擦去沾在嘴巴上的西红柿酱，将托盘里剩下的东西丢进垃圾桶，匆匆踏上卡尔约翰街。他在西装外套里缩成一团，但仍不敌寒冷的无情侵袭。他决定先去斯堪地亚饭店要个象样的房间，然后去买件新大衣。

六分钟后，他穿过饭店大门，走进大厅，排在看起来正在登记住房的一对男女后方。女柜员瞥了他一眼，并未认出他来，随即俯身在新房客

的文件面前，用挪威语说话。前方那名女子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她是个美丽的金发女子，即使打扮朴素也很美。他对女子回以微笑，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因为他见过这名女子，就在数小时前尤恩·卡尔森住处外的歌德堡街上。

他并未移动，只是低下头，把手伸进外套口袋，紧紧握住枪柄。这样做让他安心不少。他小心翼翼抬起头来，望向柜台后方的镜子，映入眼帘的是模糊的双重影像。他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再度睁开眼睛，镜中高大男子的影像逐渐清晰。男子头发极短，皮肤苍白，鼻子泛红，轮廓坚毅，嘴巴却敏感细腻。是他，先前出现在尤恩住处的另一名男子，也就是警察。他观察四周情势，只见大厅别无他人。这时他听见几个很耳熟的字出现在一长串挪威语中：科里斯多·史丹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不知道警察是怎么追踪到这里的，但他逐渐明白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女柜员给了金发女子一把钥匙，她便朝电梯走去，手中提着的似乎是工具箱。高大男子对女柜员讲了几句话，她记了下来。男子转过身来，和他四目交接，然后朝大门走去。

女柜员微微一笑，口中说出清晰、熟练、和善的一串挪威语，对他露出询问的表情。他询问

顶楼有没有非吸烟的房间。

“我看看。”她在键盘上输入。

“请问刚刚跟妳说话的男人的是不是警察？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我不知道。”女柜员露出微笑。

“我想应该是吧，他很有名……他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女柜员看了笔记本一眼。“哈利·霍勒。他很有名吗？”

“哈利·霍勒。”

“对。”

“名字不对，我一定是弄错了。”

“我们现在有间空房，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请填一下这份表格，然后我需要您的护照。请问您要如何付款呢？”

“多少钱？”

她说出价格。

“抱歉，”他微笑说：“太贵了。”

他离开饭店，走进火车站，直接进入洗手间，将自己锁在隔间里，坐下来厘清思绪。警方已经掌握了科里斯多·史丹奇这个名字，所以他必须找个不必出示护照也能住宿的地方，而且科里斯多·史丹奇再也不能去订机票、船票或火车

票，甚至连穿越国界都没办法。他该怎么办？他得打电话回萨格勒布问她才行。

他缓步走到车站外的广场，令人麻木的寒风扫过这个开放区域。他牙齿打颤，望着公共电话。一名男子倚在广场中央的白色热狗贩卖车旁，身穿格纹羽绒外套和裤子，看起来好像航天员。男子是不是在监视公共电话？还是他想太多了？警方会不会追踪到他打的电话，正在等他出现？不会的，不可能。他踌躇难决。如果警方正在监听电话，那么他可能会暴露她的行踪。他做出决定，电话可以晚点再打，现在他需要一个有床有暖气的房间。他要找的那种住宿地点会要求支付现金，而他刚刚已经把他剩下的现金全都拿去买汉堡了。

他走进挑高的车站大厅，在商店和月台之间找到一台提款机，拿出威士信用卡，阅读提款机上的英文说明，让磁条对准右方，正准备把信用卡插进去，却又停下。这张信用卡用的也是科里斯多·史丹奇的名字，他只要一使用，数据库就会留下纪录，某处的警报就会响起。他把信用卡收回皮夹，缓缓穿过大厅。商店正在打烊。现在他连买件保暖外套的钱都没有了。一名警卫打量了他一眼。他再度蹒跚地踏上铁路广场。热狗车

旁的男子不见了，但老虎雕像旁站着一名少年。

“我需要钱来找地方过夜。”

他不需要听得懂挪威语就明白少年在说什么，早先他就是把钱给了这个少年毒虫，而现在他自己却急需用钱。他摇了摇头，瞥了一眼那些聚在一起发抖的毒虫，当初他还以为那是巴士站。一辆白色巴士缓缓抵达。

哈利的胸腔和肺脏感觉疼痛，这是好的疼痛感。他的大腿感觉灼热，这是好的灼热感。

有时案情陷入胶着，他就会来警署地下室的健身中心，坐上健身脚踏车。他来运动并不是为了让头脑清楚思考，而是为了让头脑停止思考。

“他们说你在这里。”哈根跨上哈利隔壁的脚踏车，他身穿黄色紧身T恤和单车短裤，但这身衣服并未达到蔽体功效，反而更加突显他身上的肌肉。他身材精壮，几乎像是受过魔鬼训练。“你设定哪个模式？”

“第九。”哈利喘息地说。

哈根站在踏板上，调整椅垫高度，在健身脚踏车的计算机中输入必要设定。“你今天历经了一番惊涛骇浪吧。”

哈利点了点头。

“如果你想请病假，我可以了解，”哈根

说：“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

“谢谢，但我已经觉得清爽多了，长官。”

“很好，我刚刚才跟托列夫说过话。”

“总警司？”

“我们需要知道案子的进度，署里来了一些电话，救世军是很受欢迎的组织，所以城里有影响力的人士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圣诞节之前侦破这件案子，好让大家过个平安的圣诞季节，诸如此类的。”

“去年圣诞季节有六个人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那些政客不也都过得好好的。”

“霍勒，我只是想知道办案进度。”

汗水令哈利的乳头刺痒。

“今天《每日新闻报》已经注销照片了，但还是没有人提供线索。贝雅特·隆恩说根据照片来判断，我们所对付的不只一个杀手，至少有两个。我也同意她的看法。出现在尤恩·卡尔森住处的男子身穿驼毛大衣和领巾，这身穿着符合命案发生前出现在伊格广场的男子。”

“只有穿着符合？”

“那人的脸孔我没看清楚，尤恩·卡尔森也记不太清楚。一名女子坦承说是她让一个英国人进入公寓大门，去尤恩·卡尔森的住处门口放圣

诞礼物。”

“了解，”哈根说：“但目前我们先不公布可能有多名杀手这件事。继续说。”

“没什么可以说了。”

“什么都没有？”

哈利看了看计速器，冷静地做出决定，把速度提高到时速三十五公里。

“我们查到一个叫科里斯多·史丹奇的人持有伪造的克罗地亚护照，他原本今天要搭乘飞往萨格勒布的班机，可是却没有出现。我们还发现他曾下榻斯堪地地饭店，隆恩去他住过的客房采集了DNA。那间饭店的客人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希望柜员能在我们的照片里认出科里斯多·史丹奇。”

“结果呢？”

“她认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科里斯多·史丹奇就是凶手？”

“因为他持假护照。”哈利说，偷偷瞥了一眼哈根那台健身脚踏车的计速器。时速四十公里。

“你们打算怎么找到这个人？”

“现在是信息时代，姓名会留下踪迹。我们

已经通报所有的标准联络人，只要一有人用科里斯多·史丹奇的名字住饭店、买机票或刷信用卡，我们立刻就会收到通知。根据女柜员所说，这个人曾经问她哪里找得到电话亭，而她回答说铁路广场上有电话亭。挪威电信会给我们一份过去两天从那台公共电话拨出的通话清单。”

“所以你们只发现一个克罗地亚人持假护照，而且没上飞机，”哈根说：“案情陷入胶着了，对不对？”

哈利默然不语。

“试试看横向思考。”哈根说。

“好的，长官。”哈利慢声慢气地说。

“总是有别的方向可以前进，”哈根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排日军士兵遭遇霍乱的故事？”

“我好像还没有这个荣幸，长官。”

“这排士兵在仰光北方的丛林里罹患霍乱，不管吃什么喝什么全都吐出来，每个人都脱水，但排长拒绝就这样死去，他下令清空注射器里的吗啡，用来注射水壶里的水。”

哈根越踩越快，哈利却听不见他发出一丝喘息。

“这个方法奏效了，但几天之后，他们只剩

下最后一壶水，里头还充满蚊子幼虫。后来副排长提议用注射器从生长在周围的水果中吸取汁液，注射到血管中，理论上果汁含有百分之九十的水分。反正他们也没什么可以损失。就这样，最后整排士兵都获救了，靠的是想象力和勇气。”

“想象力和勇气，”哈利气喘吁吁地说：“谢啦，长官。”

哈利奋力踩踏，听见自己的呼吸出现杂音，犹如冒出炉口的火焰劈啪作响。计速器显示四十二。他瞥了一眼哈根的计速器：四十七。哈根的呼吸呢？十分均匀。

哈利想起一个银行抢匪送过他一本书，这本书已有两千年历史，名为《孙子兵法》，里头有句话说：“慎选战场。”于是他知道自己应该从这个战场上撤退，因为他已经输了，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一样是输。

哈利放慢速度。计速器显示三十五。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并未感到沮丧，只是觉得疲惫无奈。也许他长大了；也许他已不再当蠢蛋，放低了头上的两支尖角，不再一看见有人挥舞红旗就胡乱攻击一通。哈利往旁边瞥了一眼，只见哈根的两条腿就像在做活塞运动似的，脸上罩着一层

薄薄汗水，在白色灯光照耀下闪烁微光。

哈利擦去汗水，深呼吸两口气，再次奋力踩踏。美妙的疼痛感立即浮现。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有时玛蒂娜会觉得布拉达广场就如同通往地狱的阶梯。最近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言说，到了春天，市政府的福利委员会就不再容许毒品在布拉达广场上公开交易，为此玛蒂娜感到十分害怕。反对布拉达广场毒品公开交易的论点是这个地区吸引年轻人吸毒，但玛蒂娜认为如果有人觉得在布拉达广场上殒落的生命很有吸引力，那这个人不是疯了就是从没去过那里。

反对人士认为这个紧邻铁路广场、只以人行道白线和铁路广场做为区隔的地区，有损奥斯陆的形象。况且挪威这个世界上最成功、或起码最富裕的社会民主政体，竟然容许毒品和金钱在首都的心脏地带流通交易，这不等于向全世界承认失败吗？

这一点玛蒂娜同意，失败已成事实，建构无毒社会的这场战役失败了。但如果要避免毒品继续攻城略地，最好是让毒品交易在监视器的监督下进行，而不要在奥克西瓦河的桥下、罗督斯街的阴暗后院，或阿克修斯堡垒的南侧地区偷偷进行。玛蒂娜知道有很多工作跟奥斯陆反毒活动相

关的人都持有相同看法，例如警察、社工、街头传教士和妓女，他们都认为布拉达广场比其他选项来得好。

只不过广场上的活动不堪入目。

“朗格曼！”玛蒂娜朝巴士外一名站在黑暗中的男子叫道。“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喝点汤？”

朗格曼只是静静走开，可能已买到毒品，准备去注射。

玛蒂娜拿着长杓，专心替一个身穿蓝色外套、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人舀汤。这时她听见旁边有人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并看见一名身穿单薄西装外套的男子正在排队。“给你。”她说，替男子盛了汤。

“哈啰，甜心。”一个粗嘎的声音说。

“芬卡！”

“过来抱抱，让我这个苦命人暖和一下。”一名老妓女发出真诚笑声，拥抱玛蒂娜，她身上的紧身豹纹洋装裹着湿润的肌肤和身体，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十分惊人。但玛蒂娜还闻到另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她认得，而且这种气味在芬卡身上的强烈香水味盖过一切之前就出现了。

她们在一张空桌前坐下。

虽然去年大量涌进此地区的一些外国妓女也

使用毒品，但挪威本地妓女的吸毒情况较为普遍。芬卡是少数没有沉迷毒品的挪威妓女，而且她说她越来越常在家里服务一个固定客人，所以会遇见玛蒂娜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我是来找一个女性朋友的儿子，”芬卡说：“他叫克里斯托弗，听说他在吸毒。”

“克里斯托弗？不认识。”

“哈！”芬卡不以为意。“算了，看得出来妳忙着在想其他事。”

“有吗？”

“别说谎，我看得出恋爱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他？”

芬卡朝一个身穿救世军制服、手拿《圣经》的男子点了点头，他正好在身穿单薄西装外套的男子身旁坐下。

玛蒂娜鼓起双颊。“里卡？才不要呢，谢谢。”

“妳确定？从我来到这里，他的眼光就一直在妳身上打转。”

“不管怎样，里卡是个好人，”玛蒂娜叹口气说，“他是临时自愿来值班的，原本应该值班的人死了。”

“妳是说罗伯·卡尔森？”

“妳认识他？”

芬卡沉重地点了点头，随即又露出开朗神情。“先把死人摆一旁，告诉妈咪妳爱上谁了呀？是说也该是时候了。”

玛蒂娜微微一笑。“我连我恋爱了都不知道呢。”

“妳少来。”

“才没有，这太扯了，我……”

“玛蒂娜。”另一个声音说。

玛蒂娜抬头望去，看见里卡露出恳求的眼神。

“坐在那边的男人说他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地方住，妳知道我们的旅社有空床位吗？”

“可以打电话去问，”玛蒂娜说：“他们还有一些冬衣。”

“好。”里卡却不移动，即使玛蒂娜转回头看着芬卡，他还是站在原地。玛蒂娜不用看也知道他的嘴唇上方泌出汗珠。

里卡咕哝地说声谢谢，回到西装男子坐的那桌。

“快跟我说呀。”芬卡低声催促。

巴士外，呼啸的北风已架起小口径的火炮阵线。

哈利将运动包背在肩头向前走去，眯着双眼抵御寒风，因为寒风中夹带着肉眼难见的细小雪花，会如针一般扎入眼睛。他经过贝利兹屋，也就是彼斯德拉街上被占屋运动占据的地方，这时手机响起，是哈福森打来的。

“前两天铁路广场的公共电话拨出两通电话到萨格勒布，两通拨的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我打了这个电话，结果是国际饭店的柜台接的。他们说无法查出是谁从奥斯陆打电话过去，或是电话要找谁，也没听说过科里斯多·史丹奇这个人。”

“嗯。”

“我要继续追踪吗？”

“不用，”哈利叹了口气。“先放着，直到有线索指出这个史丹奇有嫌疑再说。你离开前把灯关了，我们明天再讨论。”

“等一等！”

“我还在。”

“还有一件事，制服警察接到一通电话，是饼干餐厅的服务生打来的，他说今天早上他在洗手间碰到一位客人……”

“他去那里干嘛？”

“这等一下再说。是这样的，那个客人手上

拿着一样东西……”

“我是说那个服务生，餐厅通常都有员工洗手间才对。”

“这我没问，”哈福森不耐烦地说，“听好了，这个客人手上拿着一个绿色的东西，还不断滴下液体。”

“听起来他应该去看医生。”

“真幽默。这个服务生发誓说那样东西是沾了洗手乳的枪，而且给皂器的盖子还被打开。”

“饼干餐厅，”哈利说，让这些信息的沉淀下来。“这家餐厅是在卡尔约翰街上。”

“距离犯罪现场两百码。我敢赌一箱啤酒，那把枪就是凶枪。呃……抱歉，我赌……”

“对了，你还欠我两百克朗。先把事情说完。”

“最棒的部分来了，我请他描述那个男子的容貌，但他说不出来。”

“听起来正是这起命案的特色。”

“不过他是凭那男人的大衣把他认出来的，一件非常丑的驼毛大衣。”

“出现了！”哈利吼道，“卡尔森被射杀前一晚出现在伊格广场照片上那个戴领巾的家伙。”

“顺带一提，他说那件大衣是仿驼毛的，而且他听起来像是对这种事很熟的样子。”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他们说话都有一种调调啊。”

“『他们』是谁？”

“哎呦，就是同性恋者啊。反正呢，那个带枪的男人后来就离开了，目前掌握到的线索就是这样。我正要去饼干餐厅把照片拿给那个服务生看。”

“很好。”哈利说。

“你在纳闷什么？”

“纳闷？”

“哈利，我已经越来越了解你了。”

“嗯，我在纳闷为什么那个服务生今天早上没有打电话报警，你问他这件事好吗？”

“其实我也打算问他这个问题，哈利。”

“当然当然，抱歉。”

哈利挂上电话，五分钟后手机又响了起来。

“你忘了什么？”哈利问道。

“什么？”

“喔，是妳啊，贝雅特，有什么事？”

“好消息，我在斯堪地亚饭店搜查完了。”

“有没有发现DNA？”

“还不知道。我采集了几根头发，可能是房务人员的，也可能是房客的。不过半小时前我拿到了弹道比对结果。”

“尤恩，卡尔森家的鲜奶盒里的子弹，跟伊格广场发现的子弹是同一把手枪击发的。”

“嗯，这表示杀手有数人的假设变薄弱了。”

“没错。还有，你离开之后，斯堪地亚饭店的女柜员想起一件事，她说这个科里斯多·史丹奇穿了一件很丑的衣服，她觉得应该是仿的……”

“让我猜猜看，仿的驼毛大衣？”

“她是这样说的。”

“我们上轨道了！”哈利高声说，声音在贝利兹屋画满涂鸦的墙壁和荒凉的市区街道间回荡。

他结束通话，打给哈福森。

“是，哈利？”

“科里斯多·史丹奇就是凶手，把那件驼毛大衣的描述通报给制服警察和勤务中心，请他们通知所有的巡逻车。”哈利对一名老妇微笑。老妇穿着一双时髦踝靴，鞋底加了防滑钉，使得她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地磨擦路面。“还有，我要二

十四小时监视通联纪录，看看有谁从奥斯陆打电话去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以及发话的电话号码。去找奥斯陆区挪威电信的克劳斯·托西森办这件事。”

“这样算是监听，我们需要搜索票才行，这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拿到。”

“这不算监听，我们只需要知道发话地点就好。”

“挪威电信恐怕分不出其中的差别。”

“告诉托西森说是我找他帮忙的，好吗？”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帮你这个忙吗？”

“陈年往事了，几年前我救过他，避免他被汤姆·沃勒和他的同伴打成肉酱。你也知道遛鸟侠被带去署里会发生什么事。”

“原来他是遛鸟侠喔？”

“已经退休了，反正他会愿意提供协助，只要我们不再提起这件事就好。”

“原来如此。”

哈利挂上电话。调查工作动起来了，他不再感觉到刺骨北风和风里夹带的雪针。有时这份工作可以给他片刻的纯粹喜悦。他掉头走向警署。

伍立弗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尤恩在床单上感

觉到手机震动，立刻抓起手机。“喂？”

“是我。”

“喔，嗨。”他说，难以掩饰口气中的失望。

“你听起来像是希望电话是别人打的。”伦西用过于开心的语调说，透露出她受伤了。

“我不能讲太久的电话。”尤恩说，瞥了门口一眼。

“我只是想跟你说罗伯的事我很遗憾，”伦西说：“我替你感到难过。”

“谢谢。”

“你一定很不好受吧。你在哪里？我打过电话去你家。”

尤恩沉默不答。

“麦兹会工作到很晚，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过去你家。”

“不用了，谢谢，伦西，我应付得来。”

“我很想你。晚上好黑好冷，我好害怕。”

“妳从不害怕的，伦西。”

“有时候我也会害怕啊，”她用生气的口吻说，“这里有好多房间，却一个人都没有。”

“那就搬到小一点的房子啊。我得挂电话了，这里不能用手机。”

“等一下！你在哪里？”

“我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在医院里。”

“哪一家医院？哪一科？”

尤恩感到迷惑。“大部分的人都会先问我怎么会有脑震荡。”

“你知道我讨厌不知道你在哪里。”

尤恩想象明天探病时间伦西抱着一大束玫瑰走进来，希雅用疑惑的眼神看看伦西，再看看他。

“我听见修女来了，”他低声说：“我得挂电话了。”他按下挂断键，看着天花板。手机响了一声，屏幕亮光熄灭。伦西说得对，晚上的确很黑，但害怕的人是他。

伦西·吉尔斯卓闭着眼睛站在窗前一会，然后看了看表。麦兹说他要忙委员会议的事，会晚点回来。这几星期他常说这种话。以前他都会说几点回家，而且非常准时，有时还会稍微提早回家。她也不是希望他早点回来，只不过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奇怪，但也仅止于此，就好像上一期市话账单把每一通电话都列出来一样有点奇怪。她并未提出这种列出明细要求，但寄来的账单足足有五页之多，还注明了详细信息。她不能再打给尤恩了，却又无法不打，因为尤恩有那种眼

神，约翰尼斯的眼神。那不是善良、聪明、温柔或诸如此类的眼神，而是可以在她自己都还没形成思绪之前，就读出她心思的眼神。那眼神看见真实的她，却仍然喜欢她。

她再度睁开眼睛，望着六千平方公尺未受污染的自然景观，这片景观让她想起瑞士的住宿学校。冰雪折射的光线照进这间大卧室，让天花板和墙壁泛着蓝白色的光芒。

当初是她坚持要把房子盖在此地，这片位在都市上方的山上森林里，她说这样会比较不觉得封闭和受限。她丈夫麦兹·吉尔斯卓以为她所说的受限是来自都市，因此很高兴地拿出他一部分钱来盖这栋房子，而这个豪奢之举花了他两千万克朗。他们搬进来时，伦西只觉得自己是从囚室搬到了监狱广场。这里有太阳、空气、房间，但她依然觉得受限，感觉像是住在寄宿学校。

有时就像今晚，她不明白自己怎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她的外在情况可归纳说明如下：麦兹·吉尔斯卓在奥斯陆继承了大笔财产。她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的一所二流大学认识麦兹的，两人都是念企管系，而这所大学在美国加持下，要比挪威的同等级大学有着更亮的光环。无论如何，美国的大学生活好玩多了。两人都来自

富裕家庭，但麦兹的身家更为丰厚。麦兹的家族是传承五代的轮船主，拥有前代祖先累积下来的金钱。伦西的家族则是农人出身，家族财富依然很新，带有养殖鱼类的气味。他们一家人原本是在农业津贴和受伤自尊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后来她父亲和伯父索性卖了牵引机，拿出所有财产，赌在一座小养鱼场上。养鱼场位于西阿格德尔郡最南端的多风海岸，就在他们自家客厅外的峡湾里。他们挑选的时机非常理想，竞争对手极少，每磅开出天价，狂捞四年就成了大富豪。于是峭壁上的老家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新家简直有如城堡，面积比谷仓还大，里头有八扇凸窗、两座车库。

伦西十六岁那年，母亲把她从自家的峭壁送到另一座峭壁，也就是亚伦舒斯特私立女校，这所女校位于海拔两千九百呎高的瑞士小镇，镇上有一座火车站、六座教堂、一家啤酒馆。她对外宣称要出国学习法文、德文和艺术史，显然这些科目对于养殖以磅计价、价格屡创新高的鱼类非常重要。

然而她之所以离乡背井，当然是因为男友约翰尼斯的缘故。约翰尼斯有温暖的双手和温柔的声音，他那双眼睛在她自己都还没察觉到之前，

就能读出她的心思。但约翰尼斯是个乡下土包子，毫无前途可言。她和约翰尼斯交往之后，一切都变了，她也变了。

她前往亚伦舒斯特私立女校就读之后，脱离了恶梦、罪恶感和鱼腥味，并学到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个丈夫和更高的地位。她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生存本能，不仅让她在挪威峭壁上生存下来，也慢慢让她埋葬那个会让约翰尼斯读出心思的伦西，摇身一变成为行动力高的伦西，以及独立自主不理睬别人眼光的伦西，尤其是不理睬那些来自上流社会、被宠坏的法国和丹麦女同学的眼光。这些人总是躲在角落，嘲笑伦西这类女孩不自量力，以为自己可以摆脱一身俗不可耐的乡下土气。

伦西进行的小复仇是勾引布里莫老师，他是大家都爱慕的德籍老师，住在学生宿舍对面的校舍。伦西直接穿越卵石广场，去敲他小房间的门，一共去了四次，四次都晚上才出来，踏上卵石地走回宿舍，喀哒喀哒的脚步声回荡在两栋建筑之间。

不久谣言四起，而她几乎没有制止。事情爆发之后，布里莫老师提出辞呈，急忙在苏黎世找了另一份教职。伦西容光焕发，对班上陷入愁云

惨雾的同学露出胜利的微笑。

学校毕业后，伦西离开瑞士，回到家乡。她心想，终于回家了。但约翰尼斯的那双眼睛再度出现，就在银色峡湾里、铜绿色森林的影子里、闪亮的教堂黑窗后头、疾驶而过的车子里，只留下一蓬蓬尘埃，让她恨得牙痒痒的，口中苦涩不已。后来芝加哥的大学企管系入学通知书寄来，通知她可以前往攻读四年大学或五年研究所，她立刻叫爹地汇出学费，不得延迟。

离开家乡让她松了口气，她又可以做回新的伦西了。她希望能把约翰尼斯抛在脑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计划和目标。到了芝加哥之后，她找到了目标，那就是麦兹·吉尔斯卓。

她预料自己将手到擒来，毕竟她有勾引上流社会男子的理论和实务基础，况且她还有美貌；这是她听约翰尼斯和另外几个人说的。最重要的是她那双眼睛，她遗传到母亲的浅蓝色虹膜，周围是一圈特别白的巩膜，科学证明这能吸引异性，象征强健身体和健康基因。因此伦西很少戴太阳眼镜，除非想刻意营造效果，在特别时机摘下眼镜。

有人说她长得像妮可·基嫚，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她有一种凛冽的美。也许正因如

此，当她在走廊和校园餐厅里试图接触麦兹时，麦兹的反应犹如一头受惊野马，他视线飘移，甩开浏海，快步离开，逃往安全地区。

最后她孤注一掷。

一天晚上，在一场愚蠢的年度传统派对开始之前，伦西给了室友一笔钱，让她去买新鞋，入住市区的饭店，然后自己在镜子前打扮了三个小时。这是她第一次提早抵达派对，因为她知道麦兹不管去什么派对都会提早，以便取得先机，打败可能对手。

麦兹说话结巴，几乎不敢正视伦西那对浅蓝色眼珠和清澈巩膜，更不敢往下看她特意露出的乳沟。于是她得出推翻她过去看法的结论：钱不一定能带来信心。后来她认为麦兹之所以有不好的自我形象，是因为他有个聪明、严格、痛恨软弱的父亲，他父亲一直无法接受为什么儿子不像他自己那么优秀。

但伦西并不放弃，她把自己当做诱饵，在麦兹面前晃来晃去，显示自己容易上手，并注意到那些跟她互以朋友相称的女同学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说到底她们都是群体动物。伦西跟麦兹喝了六瓶美国啤酒之后，越来越怀疑他是同性恋，这时他这匹野马大胆进入开放地形，再喝两瓶啤

酒，两人就离开了派对。

她让麦兹上她，用的却是室友的床，毕竟她可是花了一大笔钱让室友去买鞋。三分钟后，伦西用室友的自家制针织床罩替麦兹把身体擦干净，她知道她已经用套索套住了这匹野马，假以时日就能再套上马具和马鞍。

他们毕业后以未婚夫妻的身分回到家乡，麦兹开始分担管理家族财富的责任，知道自己再也不用在任何无意义的比赛中受到测试，现在他的工作是找寻并雇用优秀的顾问群。

伦西受到信托公司经理的录用，这位经理从未听过她所毕业的二流大学，但听过芝加哥这个城市，而且喜欢他所听见和看见的。他不很聪明，但要求甚高，并觉得伦西跟他十分契合，因此伦西上班不久之后，就从股票分析师这份要求高度智力的工作，调到了“厨房”的屏幕和电话前；“厨房”是他们对交易员办公室的戏称。伦西·吉尔斯卓就是在这里开始独当一面。她跟麦兹订婚之后，就把姓氏改成了吉尔斯卓，因为这样“比较实际”。如果吉尔斯卓这个姓氏还不足以扩展业务，说服貌似专业的投资者购买欧地康公司的股票，那么她还会撒娇、调情、娇笑、操控、说谎、啜泣。伦西·吉尔斯卓可以去抱男人

大腿，若是压力大，还可以去抱女人大腿，她这样做所成交的股票比她做过的股票分析都来得多。然而她最重要的特质，是她了解股市背后的重要驱动力：贪婪。

后来有一天她怀孕了，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考虑堕胎，在此之前她一直都以为自己想要小孩，或至少生一个小孩。八个月后，她生下埃玛莉雅，心中充满喜悦，暂时忘却自己动过堕胎的念头。两星期后，埃玛莉雅因为发高烧而被送进医院。伦西看得出医生神色忧虑，但他们无法告诉她埃玛莉雅究竟怎么了。一天晚上，伦西考虑向上帝祈祷，但又打消这个念头。隔天晚上十一点，小埃玛莉雅死于肺炎。伦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哭了四天。

“囊肿纤维化，”医生私底下对伦西说：“这是一种遗传疾病，这表示妳或妳丈夫带有这种基因。妳知道妳或他的家族里有这种病史吗？它可能会以经常性气喘或其他方式来呈现。”

“我不知道，”伦西答道：“而且我想你应该会遵守医病保密原则。”

这段悲恸时期她寻求专业协助，过了几个月才有办法再度开口跟人说话。夏天来临时，他们

前往吉尔斯卓家族在瑞典西岸的农舍，试着再怀下一胎，但有一天晚上麦兹发现伦西在浴室镜子前哭泣，说这是对她的惩罚，因为她动过堕胎的念头。麦兹安慰她，但是当他温柔的抚触变得越来越大时，她把他推开，说她暂时不想。麦兹以为她说的是她暂时不想怀孕，当下便即同意，后来才发现她指的是暂时不想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令他感到失望且忧伤，因为他喜欢上跟伦西做爱的感觉，尤其是当他让她产生自己所认为的明显小高潮时，这提高了他的自信心。但他接受伦西的解释，说这是因为悲伤和产后荷尔蒙出现改变的缘故。其实伦西无法开口对麦兹说，过去两年来她跟他做爱都只是出于义务，而且她对他激起的一点点性兴奋全都已在产房中消失殆尽，因为她在生产时抬头只见他张大嘴巴、满脸恐惧的愚蠢表情，而且他跟所有新手爸爸一样应该剪断脐带时，却不慎掉落剪刀，让她看了只想痛打他一顿。她也无法对麦兹说，在性方面，过去一年来她跟她那个不很聪明的上司，一直都在满足彼此的需要。

伦西请产假时被擢升为可分红的合伙人，这在全奥斯陆的证券经纪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但是令大家跌破眼镜的是，最后她还是辞职了，

因为她得到了另一份工作，负责管理麦兹的家族财产。

她在道别之夜对上司说，她之所以选择离职，是因为觉得该是让那些证券经纪人来找她聊天，而不是她去找客户聊天的时候了。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她一个字也没说：很遗憾，麦兹连他被赋予的仅仅一项工作——找寻并雇用优秀的顾问群，也都搞砸了，以致于吉尔斯卓家族的财富以惊人速率快速缩水，因此伦西和她公公埃布尔·吉尔斯卓不得不插手。这是她最后一次和上司碰面，几个月后，她听说他请了病假，因为他已经跟气喘缠斗了好多年。

伦西不喜欢麦兹的社交圈，她发现麦兹自己也不喜欢，但他们受到邀请还是会去参加派对，否则下场更惨，被排除在政商名流的圈子之外。跟这个圈子的男男女女交际，完全是两回事。这些男人深信财富让他们有权浮夸自满，至于这些男人的妻子，伦西都在心里暗暗替她们贴上“贱人”的标签。这些喋喋不休、有购物癖、健康狂的家庭主妇，挺着一对看起来非常自然的乳房，还把全身都晒成古铜色，不过这身肤色倒是真的，她们刚带着孩子去法国圣特罗佩镇“放松”度假回来，因为家里那些工人吵死了，游泳

池和新厨房永远无法完工。她们装出关心的态度，谈论去年欧洲的购物买气非常低落，但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只有去史兰冬区滑雪和去玻克塔区游泳，这两处离奥斯陆都很近，必要时她们会去南边的克拉卡罗镇。这些贵妇的话题尽绕着衣服、拉皮和健身器材打转，因为她们必须用这些工具来把富有而浮夸的丈夫抓在手里，这是她们在地球上唯一的使命。

每次伦西想到这里，都会胆战心惊，心想难道她跟这些女人真的不一样吗？也许差别只在于她有工作，只在于当这些女人在芬伦区的咖啡馆里露出高傲的神情，哼的一声抱怨这个“社会”的福利滥用和逃税现象时，她会无法忍受。又或者另有原因？因为她的生命里发生了一件事，一场革命。她开始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自从埃玛莉雅、或者说约翰尼斯之后，这是她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这件事肇始于一场计划。由于麦兹投资失利，吉尔斯卓家族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持续滑落，因此必须使出激烈手段，不仅得将资金移转到风险较低的基金，还需要弥补累积的负债。简而言之，他们必须进行一场金融奇袭。伦西的公公想出一则妙计来达到奇袭的效果，或者说是抢劫。

不是抢劫戒备森严的银行，而是抢劫老太太，救世军的老太太。伦西仔细研究救世军的房产清单，发现相当惊人。救世军的房产屋况不是很好，但潜力和地段极佳，尤其是在奥斯陆市中心麦佑斯登区附近的房产。救世军的这种状况告诉伦西至少两件事：第一，他们需要钱；第二，他们的房产价值被大幅低估。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坐在多少资产上。伦西高度怀疑救世军的决策者并不是组织中最优秀的人物。此外现在正是逢低买进的好时机，因为房市和股市同时下滑，而其他领先指标已开始向上攀升。

她打了通电话，安排会面。

一个美好春日，她驾车前往救世军总部。

总司令戴维·艾考夫接见她，两人寒暄，才三秒钟她就看出艾考夫是个跋扈的领导者，而她非常懂得操控这种人。她心想，这件事可能会很顺利。艾考夫领着她进入会议室，里头放着格子松饼和难以下咽的咖啡，还有一名年长男子和两名年轻男子。年长男子是总书记，官拜中校，退休在即。第一名年轻男子是里卡·尼尔森，他个性羞怯，乍看之下颇像麦兹·吉尔斯卓。伦西和第二名年轻男子握手时大吃一惊，只见他露出犹豫的微笑，自我介绍说他叫尤恩·卡尔森。令伦

西吃惊的不是尤恩高大驼背的外型，不是开朗孩子气的脸蛋，也不是温暖的声音，而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直视着她，看透她的内心，就像他过去那样。那是约翰尼斯的眼睛。

会议前半部，总书记报告说挪威救世军的收入仅将近十亿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救世军两百三十笔房产的租金收入。伦西坐在椅子上近乎出神，不断制止自己盯着尤恩看，看他的头发，看他的双手静静放在桌上，看他的肩膀有点撑不起那件黑色制服。伦西小时候也有一套救世军制服，她总是会把救世军和老先生、老太太联想在一起，这些老人虽然不相信死前的世界有何意义，但仍面带微笑唱着三和弦的曲调。她虽未认真思考过，但脑子里跑过这个念头，认为救世军是由那些无法在世上立足的单纯人士所组成，这些人都是傻瓜，毫无生气，没人想跟他们玩，但他们知道救世军里有个团队就算是他们这种人也可以符合标准，那就是在后头的背景里唱歌。

总书记报告完毕后，伦西向他道谢，打开她带来的档案夹，把一份文件递给总司令。

“这是我们开出的价码，”她说：“以后我们会再提出有兴趣的是哪些房产。”

“谢谢。”总司令说，细看那份文件。

伦西想判读他的表情，但知道这没有多大意义。他面前桌上摆着一副阅读用眼镜，但并未使用。

“我们的专家计算之后会提出建议。”总司令微笑说，将文件传下去给尤恩。伦西注意到里卡的脸部肌肉微微抽动。

她把名片越过桌面递给尤恩。

“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清楚，请打电话给我。”她说，感觉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仿佛肢体的真实抚慰。

“谢谢妳特地跑一趟，吉尔斯卓夫人，”总司令说，拍了拍手。“我们一定会给妳答复，大概要多久时间……尤恩？”

“不会太久。”

总司令愉快地露出笑容。“不会太久。”

四人送伦西到电梯，等电梯时众人静默不语。

电梯门滑开时，她朝尤恩微微倾身向前，低声说：“请打手机给我，随时都可以。”

她想跟尤恩目光相触，再次感觉他的眼神，但没成功。独自搭电梯下楼时，她突然觉得全身血液奔腾，仿佛就快爆炸，十分痛苦，全身不由自主地发抖。

三天后，尤恩打电话来表示拒绝。他们评估过她开出的价码，最后决定不想卖。伦西慷慨激昂地为她所开出的价码辩护，指出救世军的房产在市场上很值钱，但缺乏专业经营，房租过低，使他们不断亏损，因此救世军应该让投资多元化。尤恩静静聆听，并未打岔。

“谢谢妳，吉尔斯卓夫人，”她说完之后，尤恩说：“这么周全地思考过这个提案。我是读经济的，并非不同意妳的说法，但是……”

“但是什么？我的计算结果非常清楚……”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浓重呼吸声，十分兴奋。

“但还有人的因素需要考虑。”

“人的因素？”

“也就是房客，他们都是人，很多老人已经在那里住了一辈子，像是退休的救世军军人或难民，他们需要安全的住所。这就是人的因素。为了整修房屋，以利之后出租或贩卖牟利，妳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就像妳说的，计算结果非常清楚。这是妳所注重的经济考虑，我接受，那么妳接受我的考虑吗？”

伦西喘了口气。

“我……”她开口说。

“我很乐意带妳去看看这些人，”尤恩说：“这样妳会比较了解。”

她摇了摇头。“关于我们的用意，我很乐意澄清一些误会，”她说：“星期四晚上你有事吗？”

“没有，可是……”

“我们约八点在美馐食府。”

“美馐食府是？”

她微微一笑。“是家餐厅，在福隆纳区，出租车司机应该会知道在哪里。”

“如果是在福隆纳区，我可以骑机车过去。”

“好，到时见。”

她把麦兹和公公找来开会，报告结果。

“听起来关键在于这个顾问，”埃布尔·吉斯卓说：“只要对付得了他，那些房产就是我们的了。”

“可是我跟你说，他对我们开的任何价码都没兴趣。”

“喔，他会有兴趣的。”埃布尔说。

“他不会的！”

“对救世军来说，他不会有兴趣，他可以去尽情挥舞他的道德旗帜没有关系，但我们可以诉

诸他个人的贪欲。”

伦西摇了摇头。“他不是这种人。他……他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每个人都有价码，”埃布尔微笑说，在伦西面前像节拍器般摇了摇食指。“救世军是以虔敬主义做为基础，这是他们朝向宗教的实际方式，所以虔敬主义在缺乏生产力的北方受到欢迎：面包优先，然后再祈祷。我开两百万。”

“两百万？”麦兹倒抽一口气。“就为了……建议卖出？”

“当然条件是让救世军愿意出售房产，不解决这件事就不付钱。”

“但这个金额还是太荒唐了。”麦兹抗议道。

埃布尔瞥了他一眼，说：“荒唐的是我们的家族财富竟然在景气开始复苏时还大幅缩水。”

麦兹张大了口宛如水族箱里的鱼，发不出一丝声音。

“他们这个顾问如果认为我们开出的价码太低，是不会有兴趣议价的，”埃布尔说：“所以我们必须一拳就把他打倒。两百万。妳说呢，伦西？”

伦西缓缓点头，望着窗外，只因她不想看丈

夫低头坐在台灯后方的阴影中。

她抵达美饌食府时，尤恩已在位子上等候。他看起来比她记忆中小了一号，可能因为他穿的是廉价西装而不是制服，她想那套西装应该是在福雷特斯慈善商店买的。又或者是因为他在这家时髦餐厅里看起来很不自在。他站起来迎接她，却把桌上花瓶撞倒，两人同时出手去营救花瓶，不约而同笑了起来。之后他们谈天说地，他问起她是否有小孩，她只是摇了摇头。

那他有小孩吗？没有，原来如此，那他或许有……？没有，也没有。

话题来到救世军名下的房产，伦西发现尤恩在辩论时没有平常的火花，只是露出礼貌的微笑，啜饮红酒。她把价码提高百分之十。他摇了摇头，依然微笑，称赞她的项链十分衬托她的肤色。

“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她说起谎来毫不费力，心想他欣赏的应该是她的双眼，那对浅蓝色虹膜和清澈巩膜。

在主菜和甜点之间，伦西抛出两百万佣金的条件。她没注视尤恩的眼睛，因为尤恩只是静静看着酒杯，突然脸色发白。

最后尤恩终于轻声说：“这是你的主意

吗？”

“是我跟我公公的。”伦西发现自己有点喘不过气。

“埃布尔·吉尔斯卓？”

“对，除了我们两个人和我先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万一这件事曝光，我们受到的伤害会……呃，跟你一样。”

“难道是因为我说过或做过什么吗？”

“什么？”

“妳跟妳公公为什么认为我会接受这一把银币？”

尤恩抬眼朝伦西望来，她感觉自己满脸通红，她记得自己自从青春期以来就没有脸红过了。

“甜点不要上了好吗？”尤恩拿起大腿上的餐巾，放在桌上的餐盘旁边。

“请你花点时间考虑再答复，尤恩，”伦西结巴地说：“这是为了你好，这样你就有机会实现一些梦想。”

这些话就连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十分刺耳。尤恩对服务生打个手势，表示买单。

“什么梦想？成为腐败的仆人，还是悲惨的叛逃者？开著名贵轿车，同时却看见我作为一个

普通人想达到的一切在我四周变成废墟？”他愤怒得话声发颤。“这就是妳拥有的梦想吗？伦西·吉尔斯卓？”

她无法回答。

“我一定是瞎了眼，”尤恩说：“因为妳知道吗？当我见到妳时，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看见的是我。”伦西低声说，感觉自己就要开始颤抖，就跟那时在电梯里一样。

“什么？”

她清了清喉咙。“你看见的是我。很抱歉我冒犯你了。”

接下来的沉默中，她觉得自己像是在洗三温暖似的。

“当我没说过这件事，”她说。服务生走来，从她手中接过信用卡。“这不重要，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不重要。你可以陪我去维格兰公园散散步吗？”

“我……”

“请你陪我好吗？”

他是不是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

那双可以看透一切的眼睛怎么可能惊讶？这时伦西低头朝侯曼科伦区自家窗外望去，看着下

方的黑暗广场。维格兰公园，一切的疯狂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午夜过后，救济巴士停进车库，玛蒂娜感到一种愉悦的疲惫感，而且觉得受到祝福。她站在救世军旅社前的人行道上，旅社位在阴暗狭小的汉道斯街上。她正在等里卡把车子开过来，这时听见后方地上传来冰雪嘎扎声。

“嗨。”

她转过头去，感觉心脏停了一下，她看见孤单街灯下有个高大身影。

“妳不认得我了？”

她的心脏停了一下、两下，然后是三下、四下。她认出了那个声音。

“你在这里干嘛？”她问道，希望自己的声音并未透露出刚刚她有多害怕。

“我得知今天晚上妳在救济巴士值班，午夜之后巴士会停到这里来。案情有了进展，我也做了一些思考。”男子踏前几步，灯光洒在他脸上。他的面容比她记得的还要坚毅苍老，没想到一个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中忘记这么多。“我可以问妳几个问题吗？”

“这么急吗？”玛蒂娜微笑说，看见她的微笑让那警察的脸部线条软化下来。

“妳在等人吗？”哈利问道。

“对，里卡要载我回家。”

她看了看哈利的肩包，一侧写着比利时都市“热特”的名字，但肩包太过破旧，看起来不像是复刻版。

“你的运动鞋应该换鞋垫了。”她指了指。哈利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

“就算不是葛奴乙也闻得出那个味道。”

“徐四金，”哈利说：“《香水》。”

“原来你是会看书的警察。”玛蒂娜说。

“原来妳是会看杀人小说的救世军，”哈利说：“恐怕这正好跟我来找妳的原因有关。”

一辆绅宝九〇〇型轿车在他们面前停下，车窗嗡嗡作响，降了下来。

“准备要走了吗，玛蒂娜？”

“等一下，里卡，”她转头望向哈利。“你要去哪里？”

“毕斯雷区，但我比较想……”

“里卡，我们顺道送哈利去毕斯雷区好吗？你不是也住那附近？”

里卡凝望窗外的黑夜，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好啊。”

“上车吧。”玛蒂娜说，朝哈利伸出手。哈

利惊讶地看着她。

“我的鞋底很滑。”她低声说，抓住哈利的手。她感觉哈利的手温暖干燥，而且立刻紧紧握住她，仿佛她就要滑倒似的。

里卡开车甚是小心，目光经常在后视镜和侧后视镜之间跳跃，仿佛担心后方有人偷袭。

“怎么样？”玛蒂娜在后座说。

哈利清了清喉咙。“今天有人要杀尤恩·卡尔森。”

“什么？”玛蒂娜高声说。

哈利和里卡在后视镜中目光相触。

“你已经听说了？”哈利问道。

“没有。”里卡说。

“是谁……？”玛蒂娜说。

“还不知道。”哈利说。

“可是……罗伯和尤恩都碰到这种事，会不会是跟卡尔森家族有关？”

“我想凶手的目标只有一个人。”哈利说。

“什么意思？”

“凶手延迟了回家的行程，他一定是发现自己杀错人了，目标不是罗伯。”

“罗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找你的原因，我想请

妳告诉我，我的假设正不正确。”

“什么假设？”

“罗伯之所以丧命，是因为他很不幸地正好帮尤恩去伊格广场代班。”

玛蒂娜转过身来，惊恐地看着哈利。

“你们有班表，”哈利说：“上次我去找妳父亲的时候，我看见接待区的布告栏上挂着班表，每个人都能看见那天晚上去伊格广场值班的人是尤恩·卡尔森。”

“你怎么……？”

“我离开医院后去查过班表，尤恩的名字就在上面，不过罗伯和尤恩是在班表打出来以后才换班的对不对？”

里卡驾车在史登柏街转弯，朝毕斯雷区开去。

玛蒂娜咬着下唇。“班表经常都在变动，有人换班我也不一定知道。”

里卡开上苏菲街。

玛蒂娜突然睁大眼睛。“啊，我想起来了！罗伯有打电话跟我说他们两个换班，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想到的原因。可是……这代表……”

“尤恩和罗伯长得很像，”哈利说：“又穿

制服……”

“而且那天又黑又下雪……”玛蒂娜低声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人打电话来问妳班表的事，或是问妳那天晚上的事。”

“我记得是没有。”玛蒂娜说。

“妳可以想一想吗？我明天打给妳。”

“好。”玛蒂娜说。

哈利直视玛蒂娜的双眼，在街灯照耀下，他再度看见她瞳孔的不规则形状。

里卡把车停在人行道旁。

“你怎么知道？”哈利问道。

“知道什么？”玛蒂娜敏捷地说。

“我是问开车的人，”哈利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你说过啊，”里卡答道：“这附近我很熟，就像玛蒂娜说的，我也住毕斯雷区。”

哈利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车子开走。

那年轻小伙子显然被爱情冲昏了头，他之所以先送哈利回家，是因为这样可以跟玛蒂娜多相处几分钟，跟她说说话，有个安静的地方清楚表达自己，卸下灵魂的重担，探索自己，进行所有年轻人会做的事。哈利很庆幸自己已过了这个时

期。这些行为都只为换得一句话、一个拥抱、下车前的一个吻，像个昏头的傻瓜般乞讨爱，而傻瓜不分年龄。

哈利缓步朝大门走去，一只手下意识地在裤子口袋里找钥匙，头脑搜寻着那个每次他一靠近就溜走的东西，眼睛找寻着耳中依稀听见的声音。那是个非常细小的声音，由于这时是深夜，苏菲街非常安静，他才听得见。他低头朝白天铲起的雪堆望去。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龟裂的声音。会不会是融雪？但是不可能，今天气温是零下三度。

哈利把钥匙插进门锁。

这时他听见那不是融雪的声音，而是滴答声。他缓缓转身，仔细查看雪堆，看见玻璃的微微亮光。他往回走，弯腰捡起一支手表。那是莫勒送给他的礼物，玻璃镜面沾了水，闪闪发光，一丝刮痕也没有，连秒针都还十分精准，整整比他的手表快了两分钟。当时莫勒是说什么来着？好让你赶上你以为已经错过的事。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晚上

救世军旅社交谊厅的电暖器隆隆作响，好像有人朝它丢石头似的。热空气在粗麻壁纸的褐色烧焦痕迹上方颤动，壁纸散发尼古丁、胶水、已离开房客的油腻气味。沙发质料透过裤子摩擦他的肌肤。

吵嘈的电暖器虽然放射出干燥热气，但他依然一边看着墙壁托架上的电视一边发抖。电视正在播新闻，他认得出广场的照片，但电视里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房间一角有个老人坐在扶手椅上抽细卷烟。当烟快烧到他黑糊糊的指尖时，他快速地从火柴盒里拿出两根火柴，夹住香烟，一直抽到烟快烧到嘴唇为止。房间另一角的桌子上放着被砍下的云杉树尖，上头的装饰品闪闪发光。

他想起达里镇的圣诞晚餐。

那是战争结束两年后，塞尔维亚军已从残破的武科瓦尔撤退，克罗地亚政府将他们安置在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他四处问人知不知道乔吉一家人的下落，有一天碰到一个难民说乔吉的母亲在围城战事中丧生，乔吉已和父亲搬去达里镇，

一个距离武科瓦尔不远的边境小镇。他询问随车服务员，确认火车将前往终点站布罗弗镇，然后在六点三十分往回行驶，经过达里镇。下午两点，他在达里镇下车，问路之后，来到了他要找的地址。那是一栋矮公寓，跟这个小镇一样是灰色的。他踏进走廊，找到了门。按下门铃之前，他在心里静静祈祷，希望他们在家。他一听见门内传来轻巧的脚步声，心脏就怦怦跳动。

来开门的是乔吉。他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苍白了些，但依然有着金色卷发、蓝色眼睛、心形嘴唇，这些总是令他联想到年轻的神祇。但乔吉眼中的笑意已然不见，犹如坏了的灯泡。

“你还认得我吗，乔吉？”片刻之后他问道，“以前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还念同一所学校。”

乔吉蹙起眉头。“是吗？等等，你的声音，你是赛格·杜拉兹，你跑得很快。天啊，你变了好多，可是很高兴见到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大家都不见了。”

“我没有不见。”

“对，你没有，赛格。”

乔吉拥抱他，抱了好久，他都可以感觉到颤动的热气穿透他冻僵的身体。乔吉让他进门。

室内颇为阴暗，家具很少。他们坐下来聊天，聊那些发生过的事，他们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以及现在那些人在哪里。当他问乔吉记不记得野狗丁多，乔吉露出茫然的微笑。

乔吉说他父亲就快回来了，他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他看了看表，火车三小时后到站。

乔吉的父亲看见武科瓦尔的同乡访客，十分惊讶。

“他是赛格，”乔吉说：“赛格·杜拉兹。”

“赛格·杜拉兹？”乔吉的父亲说，仔细打量他。“对，的确有点面熟。嗯，我认识你父亲吗？不认识？”

夜幕降临，三人在餐桌前坐下，乔吉的父亲发给他们白色大餐巾，自己解下红领巾，在脖子上系上餐巾，做完餐前祷告，画个十字，头侧向室内唯一一张裱框照片，照片中是个女子。

乔吉和父亲拿起餐具，他却低头吟诵道：“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人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耶稣说：『以大能施行拯救。』”

乔吉的父亲惊讶地看着他，然后递了一盘大块白肉给他。

三人沉默地用餐，风将细窗框吹得不断呻吟。

餐后甜点是煎饼，薄饼涂上果酱和巧克力。自从小时候在武科瓦尔之后，他就没吃过煎饼了。

“再吃一份，亲爱的赛格，”乔吉的父亲说：“今天是圣诞节。”

他看了看表，火车半小时后离站，是时候了。他清了清喉咙，放下餐巾，站了起来。“乔吉和我聊了很多以前我们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但有一个人我们没聊到。”他说。

“这样啊，”乔吉的父亲说，露出茫然的微笑。“这个人是谁，赛格？”然后微转过头，用一只眼睛看着他，仿佛察觉到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这个人叫波波。”

他从乔吉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他恍然大悟，也许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他的声音回荡在四壁间。“当时你坐在吉普车上，替塞军总司令指出他，”他吞了口口水。“后来他死了。”

整个房间瞬间凝止。乔吉的父亲放下餐

具。“赛格，那时候是战争时期，大家都会死。”他镇静地说，几乎像是认命一般。

乔吉和父亲动也不动，看着他从裤腰带拔出枪来，越过餐桌瞄准，扣下扳机。枪声短促冰冷。乔吉父亲的身体猛然抖动，椅脚摩擦地面，他低头望去，看见挂在胸前的餐巾多出一个洞。接着餐巾被那个洞吸了进去，鲜血蔓延开来，仿佛在白餐巾上开出一朵红花。

“看着我。”他命令道。乔吉的父亲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第二枪在他额头上打出一个黑洞，他头往前倾，咚的一声撞上桌上的煎饼。

他转头朝乔吉望去，只见乔吉双目圆睁，张口结舌，脸颊滑落一滴红色鲜血。他把枪插回腰带。

“赛格，你得把我也杀了。”

“我跟你无怨无仇。”他离开客厅，拿起挂在门边的外套。

乔吉跟了上去。“我会找你报仇的！如果你不杀我，我会找到你，杀了你！”

“你要怎么找到我，乔吉？”

“你躲不掉的，我知道你是谁。”

“是吗？你认为我是赛格。杜拉兹，可是赛格有一头红发，长得也比我高。乔吉，我跑得不

快，但你没认出我是值得高兴的，这表示我可以饶你一命。”

他倾身向前，用力吻了乔吉的嘴巴，开门离去。

报上注销了这则命案的消息，但警方从未认真追查凶手。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他母亲说有个克罗地亚男子来找她帮忙，但男子阮囊羞涩，只能和家人勉强凑出点钱。男子的弟弟在战争时期被一个塞尔维亚人折磨过，现在这个人就住在附近，而且他听说有个叫小救主的可以帮忙。

老人的手被细卷烟烫到，大声咒骂。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柜台的玻璃隔间内有个少年，后头是救世军的红色旗帜。

“我可以用电话吗？”

少年沉下了脸。“打市内电话就可以。”

“好。”

少年朝背后的小办公室指了指。他走进去在桌前坐下，看着电话。他想起母亲的声音总是担心害怕，同时又温暖温柔，就如同拥抱一般。他起身关上通往柜台的门，按下国际饭店的号码。她不在，他没留言。门打开来。

“不能关门，”那少年说：“好吗？”

“好，抱歉。你有电话簿吗？”

少年翻个白眼，指了指电话旁的厚本子，转身离去。

他找到歌德堡街四号的尤恩·卡尔森，拨了号码。

希雅·尼尔森凝视着铃铃作响的电话。

她用尤恩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入他家并把门锁上。他们说这里有弹孔，她找了一会，在柜门上找到一个。

那人对尤恩开枪，意图杀死他。一想到这里，她就激动莫名，但她完全不感到害怕。有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再也不会像那样对死亡感到恐惧。

警方来过这里，但没有搜索太长的时间，他们说这里除了子弹以外没有其他线索。

她去医院探望过尤恩，聆听他的呼吸，尤恩只是望着她，躺在大病床上看起来十分无助，仿佛只要在他脸上蒙上枕头，他就会死去。但她喜欢看 he 脆弱的模样。也许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的小说《维多莉亚》

（Victoria）中的老师说对：有些女人需要心怀同情，这反而使她们暗地里痛恨健康强壮的男人，因此她们希望丈夫残废并依赖她们照顾。

但这时她在尤恩家孤单一人，电话又偏偏响起。她看了看表，三更半夜的，有正当意图的人不会在这种时间打电话来。希雅并不怕死，但她害怕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个女人打来的？那个尤恩以为她一无所知的女人？

她朝电话踏出两步，停在原地。电话响到第四声，只要响到第五声就会停止。她踌躇片刻。第五声响起。她冲上前去，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一个口操英语的男性声音传了过来。“抱歉这么晚打扰，我叫艾顿，请问尤恩在吗？”

“不在，”希雅松了口气。“他在医院。”

“啊，原来如此，我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我是他的老朋友，想去探望他，请问他在哪一家医院？”

“伍立弗医院。”

“伍立弗医院。”

“对，我不知道那一科的英文叫什么，不过挪威文是Neurokirurgisk（神经外科）。病房门口有警察，他不会让你进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的英文……不是很……”

“我完全明白，很谢谢妳。”

希雅挂上电话，站着思索良久，又开始继续寻找。他们说房里有好几个弹孔。

他对旅社的少年说他打算出去散步，要把房间钥匙交给他。

少年看了看墙上时钟，十二点十五分，便叫他把钥匙留在身上，说他待会就要锁门并上床睡觉，但房间钥匙也可以打开旅社大门。

他一踏出旅社就觉得寒冷刺骨，便低下头，大踏步朝目标走去。这样做很冒险，非常冒险，但他非做不可。

哈夫斯伦能源公司的生产经理奥拉·恩莫，坐在奥斯陆市蒙特贝洛站附近的能源调度中心控制室里，心想能够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分散在室内的四十个屏幕真是太棒了。白天控制室里有十二名员工，晚上只有三名。通常他们会坐在自己的工作站内，但今晚外头十分寒冷，因此他们聚在控制室中央的桌子前。

一如往常，盖尔和艾伯正在争论赛马和最近的比赛结果。过去八年来他们一直在用相同方式赌马，从未想过要分散赌注。

奥拉比较担心基克凡路的变电所，这个变电

所位于伍立弗路和松恩路之间。

“T 1 超载百分之三十六，T 2 和 T 3 超载百分之二十九。”他说。

“天啊，大家开暖气都开得很凶。”盖尔说：“他们是害怕被冻死吗？现在是晚上，怎么不窝在被子里就好？你赌『甜蜜复仇』第三名？你是不是疯了？”

“民众才不会因为这样就把暖气关小，”艾伯说：“这个国家的人是会把钱丢出窗外的。”

“这样到最后会欲哭无泪。”奥拉说。

“才不会呢，”艾伯说：“只要再多开采石油就好啦。”

“我在看 T 1，”奥拉说，指了指屏幕。“现在它输出的电流是六百八十安培，额定负载的供电满负荷是五百安培。”

“放轻松啦。”艾伯插口说，话才出口，警报器就响了起来。

“喔，该死，”奥拉说：“它爆掉了。去查值班名单，通知值班人员。”

“你们看，”盖尔说：“T 2 也停止运转，还有 T 3 也停了。”

“宾果！”艾伯高声说：“要不要来赌一把，看 T 4 是不是也……”

“太迟了，T 4 爆了。”盖尔说。

奥拉看着小比例尺地图。“好吧，”他叹了口气。“松格区南半部，以及法格博区和毕斯雷区停电。”

“我敢说是电缆套管出问题！”艾伯说：“跟你们赌一千克朗。”

盖尔眯起一只眼睛。“我说是仪表变压器，赌五百就够了啦。”

“别闹了，”奥拉咆哮说：“艾伯，通知消防队，我敢说一定起火了。”

“同意，”艾伯说：“要不要赌两百？”

病房灯光倏然熄灭，四周陷入完全漆黑，一丝光线也没有，令尤恩以为自己失明了。一定是视神经在撞到柜子时受损，如今后遗症才出现。接着他听见走廊传来呼喊声，窗户轮廓也映入眼帘，这才明白原来是停电了。

他听见门外传来椅脚摩擦声，病房门打开。

“哈啰，你在里面吗？”那声音说。

“我在这里。”尤恩答道，声调不自禁地拉高。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乱跑好吗？”

“我不会，可是……”

“怎样？”

“医院不是有紧急发电机吗？”

“紧急发电机应该只供电给手术室和监视器。”

“这样啊……”

尤恩聆听那警察的脚步声逐渐远去，眼睛看着门口上方亮着的绿色逃生标志，它让他再次想起伦西。那件事是在黑暗中发生的。晚餐过后，他们去黑茫茫的维格兰公园散步，站在巨型雕像旁的无人广场上，望着东边的市中心。尤恩对伦西述说古斯塔夫·维格兰的故事，这位来自曼达尔市的非凡雕刻家表示如果要用他的雕像来装饰这座公园，那么公园就必须扩建，好让雕像和周围的教堂对称，公园大门也能直接面对乌兰宁堡教堂。市政府代表说不能移动公园时，维格兰就要求他们移动教堂。

伦西用严肃表情看着他，听他说故事，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强壮聪明，令他害怕。

“我好冷。”伦西说，在大衣里簌簌发抖。

“也许我们应该走回……”他开口说，这时伦西把手放在他脑后，转头过去和他面对面。她有一双他从未见过的独特眼珠，浅蓝色的，几乎是蓝绿色，外围那圈非常白，衬得她的苍白肌肤

看起来也是有颜色的。一如往常，他弯下腰去。接着她的舌头已在他口中，又热又湿，舌头肌肉持续运动，犹如一只神秘巨蟒缠绕着想紧紧抓住他的舌头。一股热气穿透他从福雷特斯慈善商店买来的厚羊毛西装裤，伦西的手非常精准地放在正确位置。

“来吧。”伦西在他耳畔轻声说，一脚跨在栅栏上。尤恩低头望去，在丝袜尽头瞥见一片白色肌肤。他赶紧推开伦西。

“不行。”他说。

“为什么？”伦西呻吟一声。

“我对上帝发过誓。”

伦西凝视尤恩，感到困惑不已，接着双眼溢满泪水，静静啜泣起来，她把头倚在尤恩胸膛上，说她以为再也找不到他了。尤恩不懂她的意思，只是抚摸她的头发。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总是在尤恩家碰面，每次都是伦西主动。起初伦西还会随性地挑逗尤恩，看他要不要打破守贞的誓言，但后来她似乎相当满意于只是和尤恩一起躺在床上，互相爱抚。有时基于某种尤恩不明白的原因，伦西会突然变得很没安全感，要求尤恩绝对不能离开她。他们说的话不多，但他觉得他们在性爱上的节制把伦西捆绑得离他越来越

近。尤恩认识希雅之后，有一天突然就不再跟伦西碰面，倒不是说他不想见她，而是因为希雅想跟尤恩交换备份钥匙。希雅说这有关信任，而他不知道该如何巧妙响应。

尤恩在床上翻身，闭上眼睛。他想做梦。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做梦并遗忘。睡意逐渐来临，这时他感觉门口有空气流入。他本能地睁开眼睛，翻过身子，在逃生标志的绿色光芒中看见门是关着的。他看入黑暗，屏住呼吸，侧耳凝听。

玛蒂娜站在黑魑魑的自家公寓窗口。她家位在索根福里街，由于电力中断，这整条街也陷入一片漆黑，但她还是隐约看出楼下那辆车似乎是里卡的。

先前她下车时，里卡并未试图亲她，只是用小狗般的眼神看着她，说他会当上行政长，因为组织里出现许多征兆，指出这个职位将由他出任。他问玛蒂娜是不是也认为他会中选，脸上表情怪异地僵硬。

玛蒂娜说他一定会是个好行政长，伸手去开车门，心想他应该会触碰她，但他没有。她开门下车。

玛蒂娜叹了口气，拿起手机，拨打他给她的号码。

“请说。”哈利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在家，这是他在家说话的声音。

“我是玛蒂娜。”

“嗨。”很难听出他究竟高不高兴。

“你要我想一想，看我记不记得有人打电话来问尤恩的班表。”她说。

“对？”

“我想过了。”

“怎么样？”

“没人问过。”

一阵长长的静默。

“妳打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哈利的声音温暖而嘶哑，听起来似乎在睡觉。

“对，我不应该告诉你吗？”

“当然当然，妳应该告诉我，谢谢妳的帮忙。”

“不客气。”

她闭上眼睛，直到听见哈利的声音再度响起。

“妳……顺利到家了？”

“嗯，这里停电。”

“我这里也停电，”哈利说：“等一下电就

会来了。”

“如果电不来呢？”

“什么意思？”

“大家会不会陷入混乱？”

“妳常想这种事吗？”

“有时候会想，我认为文明的基础比我们所以为的还要脆弱，你觉得呢？”

哈利沉默良久才答说：“我认为我们所仰赖的所有系统有可能短路，把大家都丢进深沉黑夜，法律和规定再也不能保护我们，寒冷和猛兽统治天下，人人只求自保。”

“这些话，”玛蒂娜等电话那头声音停止之后说：“非常不适合用来哄小女孩上床睡觉，我觉得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反乌托邦人士，哈利。”

“当然啰，我是警察，晚安。”

玛蒂娜还来不及回话，电话已经挂断。

哈利回到被子里，看着墙壁。

卧房里的温度急遽下降。

哈利想起外头的天空、翁达斯涅镇、爷爷、母亲、丧礼、母亲晚上用非常轻柔的声音所做的祈祷：“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但在入睡前的无重力时刻，他想起玛蒂娜和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依然在他脑际萦绕。

客厅的电视活了过来，呻吟一声，开始嘶嘶作响。走廊的灯泡亮起，光线从开着的卧房门外射入，照在哈利脸上。这时他已睡着。

二十分钟后，哈利家的电话响起。他睁开眼睛，咒骂一声，拖着脚步，全身发抖，走到玄关接起电话。

“说吧，小声点。”

“哈利吗？”

“大概吧。什么事，哈福森？”

“出事了。”

“大事还小事？”

“大事。”

“干！”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凌晨

他站在奥克西瓦河畔的小径上，全身发抖。

去他的阿尔巴尼亚混球！尽管天气很冷，黑沉沉的奥克西瓦河依然没有结冰，在铁桥下巩固着黑暗势力。他叫塞尔，今年十六岁，十二岁那年他跟母亲从索马里来到挪威，十四岁开始卖哈希什，去年春天开始卖海洛因。今天修克斯又让他失望了，他不能在这里冒险站一整个晚上，却没能把身上的十份海洛因卖出去。如果他十八岁，就可以把海洛因拿去布拉达广场卖，但他未成年，去布拉达广场会被警察抓回警局，因此河畔这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大多数是来自索马里的少年，客人有些跟他们一样未成年，有些则自有不能去布拉达广场的原因。他正好急需现金，干他妈的修克斯！

一名男子沿着小径走来，那人肯定不是修克斯。修克斯因为贩卖稀释安非他命而被B帮痛殴一顿，现在走路还一跛一跛。那人看起来也不像卧底警察，但也不像毒虫，尽管他身穿许多毒虫会穿的蓝色外套。塞尔环视四周，此地只有他们两人。

男子走近时，塞尔从桥下阴暗处走出来。“买药吗？”

男子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但塞尔站到小径中央。以塞尔的年龄（或者说是任何年龄）来说，他的体格都算非常高大，他的刀子也很大支，就像电影《第一滴血》的主角蓝波所用的刀子，刀柄中空，里头有指南针和钓线。这把刀在军用品店要价约一千克朗，但他从朋友那里以三百克朗入手。

“你是要买药还是干脆把钱交出来？”塞尔问道，扬起刀子，让刻有纹路的刀身反射街灯亮光。

“你说什么？”

这家伙是外国人，跟塞尔不对盘。

“钱，”塞尔听见自己拉高嗓门。不知为何，每次他抢劫都会变得非常暴躁。“快点。”

那外国人点了点头，扬起左手防卫，同时冷静地把右手伸进外套，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出手来。塞尔完全没时间反应，只低低说了声“干”，发现自己正看着一把手枪的枪管。他想跑，但那个黑色的金属孔眼似乎把他的双脚冻结在地上。

“我……”塞尔开口说。

“跑吧，”那男子说：“快点。”

塞尔拔腿就跑，河面上冰冷潮湿的空气在他肺脏里燃烧，广场和邮局的灯光在他视网膜上跳动。他一直跑到河水流入峡湾之处，才无力再跑下去。他朝货柜场周围的栅栏高声大喊，有一天一定要杀光他们。

哈利被哈福森的电话吵醒已经十五分钟，一辆警车在苏菲街的人行道旁停下，哈利坐上后座，在哈福森身旁，低声对前座的制服警察说了声“晚安”。

驾驶的警察是个肌肉发达、表情冷漠的家伙，他静静开车上路。

“开快点吧。”乘客座上的年轻警察说，这人脸上长了许多痘痘。

“一共几个人过去？”哈利看了看表。

“两辆车，再加上这一辆。”哈福森说。

“所以是六个人再加上我们两个。我不要警车开警示灯，我们要安静地行动。你、我、一个制服警察和一把枪就可以把人逮捕。另外五个人守住可能的脱逃路线。你有没有带枪？”

哈福森拍了拍胸前口袋。

“很好，我没带。”哈利说。

“你的枪枝执照还没拿到吗？”

哈利倾身到前座之间。“你们谁想跟我一起去逮捕职业杀手？”

“我！”乘客座上的年轻警察立刻回答。

“那就你了。”哈利对驾驶说，朝后照镜缓缓点头。六分钟后，车子停在格兰区的汉道斯街尾，他们仔细打量一扇大门，稍早之前哈利就站在那扇大门外。

“挪威电信的那个家伙确定吗？”哈利问道。

“对，”哈福森说：“托西森说这家救世军旅社的内线电话大约十五分钟前打去国际饭店。”

“不可能是巧合，”哈利说，打开车门。“这里是救世军的地盘，我先去查看，一下子就回来。”

哈利回来时，驾驶的大腿上已放着一把MP 5冲锋枪。新修订的法规准许巡逻警车配备这种冲锋枪，锁在后车箱内。

“你没有更低调一点的枪吗？”哈利问道。他摇了摇头。哈利转头望向哈福森。“那你呢？”

“我只有娇小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

“我的可以借你，”乘客座上那名精力旺盛

的年轻警察说。“杰立寇九四一，火力强大，以色列警察就是用这种手枪来轰掉阿拉伯人渣的头。”

“杰立寇？”哈利说。哈福森看见他眯起眼睛。

“我不会问你这把枪从哪里来，但我想跟你说，它很可能来自于一个军火走私集团，由你的前任同事汤姆·沃勒所领导。”

乘客座的年轻警察转过头来，一双蓝眼睛颇有跟他脸上争相出头的痘痘相互较劲的意味。“我记得汤姆·沃勒。警监，你知道吗？我们大多都认为他是好人。”

哈利吞了口口水，望出窗外。

“你们大多都错了。”哈福森说。

“对讲机给我。”哈利说。

哈利对其他驾驶下达迅速有效的命令，指示他们把警车开往他指定的位置，但没提到街名或建筑名称，以免被犯罪线记者、歹徒、爱管闲事的人截听频道，得知警方正准备行动。

“走吧，”哈利说，转头望向乘客座那名警察。“你留在这里跟勤务中心保持联络，有事就用你同事的对讲机跟我们联络，好吗？”

年轻警察耸了耸肩。

哈利在旅社大门按到第三次门铃，一名少年才拖着脚步出来，稍微打开大门，用惶忪睡眼朝他们看去。

“我们是警察，”哈利说，翻寻口袋。“可恶，我把警察证留在家了。哈福森，你的拿给他看。”

“警察不能进来，”那少年说：“这你们应该知道才对。”

“我们是来查命案的，不是毒品。”

“什么？”

少年张大眼睛，越过哈利肩头，看见有个制服警察扬起M P 5冲锋枪。他打开门，后退一步，根本没看哈福森的警察证。

“有没有一个叫科里斯多·史丹奇的人住在这里？”哈利问道。少年摇了摇头。

“也许是个穿驼毛大衣的外国人？”哈福森问道。哈利走到柜台内，打开房客登记簿。

“今天住这里的外国人只有一个，是救济巴士送来的，”少年结结巴巴说：“可是他没穿驼毛大衣，只穿西装外套。里卡·尼尔森从我们店里拿了一件冬季外套给他。”

“他是不是在这里打过电话？”哈利在柜台内问道。

“他在后面那间办公室里打过电话。”

“什么时候打的？”

“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

“时间符合打到萨格勒布的那通电话。”哈福森低声说。

“他在房间里吗？”哈利问道。

“不知道，我已经睡了，他把钥匙带在身上。”

“你有万能钥匙吗？”

少年点了点头，从腰带上的一串钥匙中解下其中一把，放到哈利伸出的手中。

“房号是？”

“二十六号，楼上走廊最后一间。”

哈利快步前进，驾驶双手握着冲锋枪，紧紧跟上。

“待在房间，等我们行动结束再出来。”哈福森对少年说，拔出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眨了眨眼，又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他打开大门，看见柜台没人。很正常。就跟远处街上停着一辆警车，车内坐着一名警察一样正常，毕竟他刚刚才亲身经历这地区的不法情事。

他脚步沉重地爬上楼梯，才转过走廊转角，

就听见吱喳声。他在武科瓦尔的碉堡里听过这种吱喳声，知道那是无线电对讲机的声音。

他抬头一看，就看见走廊尽头他的房间门口，站着两名便衣男子和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制服警察。他立刻认出那个握着门把的便衣男子。制服警察拿起对讲机，低声说话。

另外两人面向他。这时要离开已经太迟。

他对他们点了点头，走到二十二号房门口，摇了摇头，仿佛对这附近犯罪率升高感到失望，同时伸手在口袋里找钥匙。他用眼角余光看见他曾在斯堪地亚饭店柜台遇见的那名便衣刑警无声无息打开房门，另外两人立刻跟上。

三名警察一进房间，他立刻沿原路下楼，两步并作一步，迅速步下楼梯。一如往常，他熟知所有出口的位置，稍早他搭白色巴士来到这里之后，就把出口位置都摸清楚了。转眼间他就来到通往后院的门口，但想想从这里出去实在太过明显，除非他判断错误，否则一定有警察守在这里。如此看来，利用大门的成功逃脱机率最高。他走出大门，随即左转，直接朝警车走去。这条路线上只有一名警察，只要他能摆脱那名警察，就能走到河边，没入黑暗之中。

“妈的，干！”哈利吼道，发现房间空无一

人。

“说不定他散步去了。”哈福森说。

他们同时望向驾驶，他并未说话，但他胸前的无线电对讲机响了起来。“刚刚走过去的家伙又出现了，他从大门出来，正往我这边走过来。”哈利吸了口气，房里隐约有种香味，他认得这种香味。

“就是他，”哈利说：“我们被耍了。”

“就是他。”驾驶朝对讲机说，接着就跟随哈利奔出房门。

“太好了，他是我的了，”对讲机发出吱喳声。“完毕。”

“不！”哈利吼道，三人冲下走廊。“不要挡住他，等我们过去！”

驾驶用对讲机复述哈利的命令，传来的却只有嘶嘶声。

他看见警车车门打开，街灯灯光下一名持枪的年轻制服警察下了车。

“站住！”年轻警察喊道，双腿张开，拿枪指着他。他心想，经验不足。两人之间仍有大约五十码的阴暗街道，但这名警察不如桥下的小抢匪来得精明，目标的逃脱路线还没被截断就现身了。这是他今晚第二次亮出拉玛迷你麦斯手枪。

他并未转身逃跑，而是快速冲向年轻警察。

“站住！”年轻警察又喊一次。

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三十码、二十码。他举枪射击。

人们通常会高估射击对方的机会，认为要到距离大约十几码才能开枪，同时又低估火药爆炸声和子弹击中物体的巨大声响。子弹击中警车挡风玻璃，玻璃瞬间变白，随即便轰的一声坍塌。那年轻警察也是如此，他脸色发白，双膝一软，跪了下来，双手仍努力握住那把过于沉重的杰立寇九四一手枪。

哈利和哈福森同时抵达汉道斯街。

“在那里。”哈福森说。

年轻警察依然跪在警车旁的地上，手枪指着天空。远处街道可以看见蓝色外套的背影，正是刚才他们在走廊上见过的那个人。

“他朝艾卡区跑去了。”哈福森说。

哈利转头望去，驾驶奔到他们身旁。

“M P 5 给我。”

驾驶把冲锋枪交给哈利。“它没……”

哈利已冲了出去，他听见哈福森跟在后头，但他脚下的马汀大夫皮靴有橡胶鞋底，在蓝色冰面上可展现较佳的抓地力。男子远远领先，已转

过街角，奔上佛斯街；佛斯街是公园外围的街道。哈利单手握紧冲锋枪，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尽量用有效率的方式奔跑。接近转角时，他放慢脚步，把枪端到射击位置，试着不想太多，探头越过转角往右望去。

转角无人埋伏。

街道也空无一人。

史丹奇这类职业杀手不可能笨到跑进住家后院，因为这跟跑进捕鼠笼没有两样，只是等警察把笼门关上而已。哈利朝公园望去，只见一大片白色雪面映照着周围房舍的灯光。那里是不是有动静？就在六、七十码外，有个人影正缓缓穿过雪地。蓝色外套。哈利冲过街道，一跃而起，飞越雪堆，在雪地里落下，立刻陷落在深及腰际的新雪之中。

“干！”

冲锋枪掉了。前方人影回过头来，又继续艰难地往前移动。哈利伸手去找冲锋枪，同时看见史丹奇虽然脚下难以找到着力点，却仍奋力穿过松软白雪。哈利的手指摸到坚硬物体。找到了。他拉出冲锋枪，从冰雪中爬起来，先抬起一只脚，尽量跨出，再侧过身子，抬起另一只脚跨出去。前进三十码之后，他大腿肌肉中的乳酸已开

始产生灼热感，但两人之间的距离已逐渐缩短。眼见史丹奇就要离开雪地，走上小径，哈利咬紧牙关，奋力追赶。距离缩短到十五码。够近了。哈利趴上雪地，冲锋枪摆到射击位置，吹开阻挡视线的白雪，打开保险，选择单发射击模式，等待史丹奇走到小径的街灯底下。

“警察！”接下来这句话哈利喊出之后才觉得十分滑稽。“不准动！”

前方的史丹奇依然奋力前进。哈利扣紧扳机。

“站住，不然开枪了！”

史丹奇再前进五码就能踏上小径。

“我瞄准了你的头，”哈利吼道：“我不会失手。”

史丹奇往前一扑，双手抓住灯柱，把自己拉离雪堆。蓝色外套进入哈利视线，他屏住呼吸，依照自己受过的训练，否定小脑的冲动，因为小脑的逻辑评估会告诉你不该杀害同类。他专注于射击技巧，避免鲁莽地扣下扳机，接着感觉弹簧机制产生动作，也听见金属扳机发出喀哒一声，但肩膀却没感觉到反作用力。难道是故障？哈利再次扣下扳机，依然只听见喀哒一声。

史丹奇直起身来，冰雪从他身上纷纷掉落，

他站到小径上，跺了跺脚，转头望向哈利。哈利没有移动。史丹奇站立原地，双手垂落身侧。哈利心想，这家伙看起来像在梦游。史丹奇举起了手。哈利看见对方手上有枪，知道自己趴在这里毫无屏障可言。史丹奇的手继续往上举，来到额头，做了一个讽刺的敬礼手势，接着便转过身，沿小径跑去。

哈利闭上双眼，感觉心脏在肋骨之间剧烈跳动。

等到哈利好不容易踏上小径，史丹奇已消失在黑暗中。哈利卸下M P 5 的弹匣查看，果然不出所料。他怒火上冲，把枪往空中抛去。M P 5 在广场饭店前方如同一只丑陋黑鸟飞上天际，落入他身后的黑色水流，发出轻微的溅水声响。

哈福森赶来时，哈利嘴里叼着根烟，坐在雪地里。

他弯腰抓住膝盖，胸口剧烈起伏。“天啊，你好会跑。”他气喘吁吁地说：“他跑掉了？”

“已经不见了，”哈利说：“我们回去吧。”

“那把M P 5 呢？”

“你问我什么？”

哈福森看了看哈利，决定不再多问。

旅社前方停着两辆警车，蓝色警示灯不住闪烁。一群发着抖的男子胸前架着摄影机，挤在显然锁上的旅社大门门口。哈利和哈福森走在汉道斯街上，哈福森刚讲完手机。

“为什么每次我见到这副景象，就会想到色情影片里的一句台词？”哈利说。

“是记者，”哈福森说：“他们怎么听到风声的？”

“你问问无线电上那个兔崽子，”哈利说：“我猜是他把猫放出来的。勤务中心怎么说？”

“他们正在调派所有可动用的警车去河边，制服部门会派十几个制服警察徒步前往。你觉得呢？”

“找不到他的，他很行。打电话叫贝雅特过来。”

一名记者看见他们，走上前来。“呃，哈利？”

“你来迟了，钱登。”

“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喔？我看见有人开枪打破警车的挡风玻璃。”

“谁说不是棍子打破的？”哈利说，记者小跑步跟在后头。

“警车里的警察说有人朝他开枪。”

“天啊，我最好找他谈一谈，”哈利说：“借过，各位！”

那群记者不情愿地让开，哈利敲了敲旅社大门。相机喀擦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个不停。

“这件事跟伊格广场命案有没有关联？”一名记者喊道：“救世军是不是牵涉在内？”

大门开了一条缝，露出驾驶的脸。他后退一步，让哈利和哈福森推门入内。三人经过柜台，看见那年轻警察坐在柜台内的椅子上看着空气，眼神空洞，一名警察蹲在他面前跟他低声说话。

楼上的二十六号房门依然开着。

“尽量别用手碰，”哈利对驾驶说：“贝雅特·隆恩会来采集指纹和DNA。”

他们四处查看，打开柜子，搜寻床底。

“天啊，”哈福森说：“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家伙除了身上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

“他一定有个手提箱之类的，才能夹带手枪入境，”哈利说：“当然手提箱可能已经扔掉了，或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

“奥斯陆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寄放行李的地

方。”

“想想看。”

“好，比如说他住过的饭店的行李间，当然还有奥斯陆中央车站的置物柜。”

“跟着这条线索想下去。”

“什么线索？”

“他在外头，行李又寄放在某个地方。”

“所以现在他可能需要用到行李，没错。我通知勤务中心，派人去斯堪地亞飯店和中央車站……还有一家飯店的名单上有史丹奇的名字，是哪一家来着？”

“霍勒伯廣場的瑞迪森飯店。”

“謝謝。”

哈利轉頭望向駕駛，問他是否想出去抽根煙。兩人下樓走出後門。白雪覆蓋着安靜的小後院，一名老人站在後院抽煙，抬頭凝望灰黃色天空，無視於他們的到來。

“你同事怎麼樣？”哈利問道，點燃兩根煙。

“他不會有事的。記者的事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錯。”

“不對，是我的錯，他用無線電跟我聯絡，還清楚地說有人進入這家旅社。這種事我應該對

他耳提面命才对。”

“你应该关心的是其他的事。”

驾驶的目光朝哈利射来，眼睛连续眨了两下。“抱歉，我试着要警告你，可是你已经跑掉了。”

“好，可是为什么？”

驾驶用力吸了口烟，炽红的火光犹如谴责般亮了起来。“大部分的歹徒一看见M P 5指着他们，就会投降。”

“我问的不是这个。”

驾驶的下巴肌肉紧缩又放松。“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嗯，”哈利看着他。“每个人都有过去，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空弹匣害同事身陷危险。”

“你说得对，”驾驶丢掉抽到一半的烟，香烟发出嘶的一声，隐没在新雪之中。他深深吸了口气。“你不会惹上麻烦的，霍勒，我会确认你的报告是正确的。”

哈利变换站姿，看着手中香烟。他估量这名驾驶年约五十，到了这个年纪很少有人还在执行警车巡逻勤务。“陈年往事，会是我喜欢听的那种吗？”

“你一定听过。”

“嗯，跟小孩有关？”

“二十二岁，没有前科。”

“死了？”

“胸部以下瘫痪，我瞄准他的腹部，但子弹直接射穿。”

院子里的老人咳了几声，哈利循声望去，看见老人用两根火柴夹着一根烟。

年轻警察依然坐在柜台椅子上，接受同事的安慰。哈利侧了侧头，请安慰他的同事离去，蹲了下来。

“创伤咨商不会有用的，”哈利对面无血色的年轻警察说。“自己振作起来。”

“什么？”

“你害怕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去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但其实没有，他根本没有瞄准你，他瞄准的是警车。”

“什么？”那兔崽子用平板声调说。

“这家伙是行家，他知道如果对警察开枪绝对没有希望逃脱，所以他开那枪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怎么知道……？”

“他也没对我开枪。你只要这样告诉自己，

就可以安心入睡，也不用去找心理医生，还有人更需要他们。”哈利起身时膝盖发出喀啦一声。“还有，阶级比你高的警官照理说都比你聪明，所以下次请服从命令好吗？”

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犹如猎物一般。一阵风吹来，把吊在细电线上的街灯吹得左摇右晃，他的影子也在人行道上跳起舞来。他希望脚步可以再跨大，但冰面滑溜，只能尽量踩稳步伐。

一定是在旅社办公室打回萨格勒布的那通电话泄露了他的行踪，而且警察竟来得如此之快！因此他不能再打电话回去了。他听见后方有车子接近，强迫自己不能回头，只能仔细聆听。那辆车并未煞车，只是开了过去。一阵风卷来，激起细小雪花喷在他颈部未被蓝色外套覆盖的地方。警方已看见他身穿这件蓝色外套，这表示他不再是隐形的。他虽然考虑丢弃这件外套，但身上只穿衬衫不仅可疑，还会被冻死。他看了看表，现在距离这座城市醒来，可供躲避的餐厅和商店开始营业，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段期间他必须先找个可以保暖和休息躲避的地方，等待天明。

他经过一栋画满涂鸦的黄灰色屋子，目光被上头画的一个字吸引过去：VESTBREDDEN。这是不是“西岸”的意思？前方街上有个男子在门口

弯下腰，远远看去像是把额头抵在门上，再走近就看见原来男子正在按电铃。

他停步等待，也许这是得救的机会。

门铃上方的对讲机吱喳作响，传出说话声。男子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对着对讲机愤怒吼叫，烂醉发红的肌肤垂挂在脸上，看起来宛如沙皮狗。男子的吼叫声停了下来，余音在静夜城市里逐渐散去。大门传来细小的电子锁滋滋声，男子费力地移动身躯往前进，蹒跚地推门而入。

大门逐渐关上，他的反应是先聆听。门关得太快。他的鞋底在蓝色冰面上滑溜不已，双掌才按上炙人冰面，身体就已摔在人行道上。他仓促爬起，看见那扇门即将关闭，随即冲上前去，伸出一只脚，感觉门的重量压在他的脚踝上。他悄悄进门，驻足聆听。拖曳的脚步声传来，停了一会之后又费力地再度前进，接着是敲门声，门打开来，一个女子声音大声吼叫，说的是这个国家声调单一的奇特语言。突然之间她的声音停止，仿佛有人割断她的喉咙。几分钟的宁静之后，他听见低低哀鸣声，是幼儿从受伤震撼中恢复的声音。接着楼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四周安静下来。

他让大门在背后关上，看见楼梯下方的垃圾

里有几份报纸。过去他们在武科瓦尔会拿报纸塞进鞋子，除了可以保暖，还能吸收湿气。他看见自己依然吐气成雾，但至少他暂时安全了。

哈利坐在救世军旅社柜台后方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话筒，想象对方的公寓。他在脑海中看见贴在电话上方的镜子上的朋友照片，照片中人露出笑容，沉浸在欢乐气氛中，也许正在国外旅行。主要都是女性友人。他看见的公寓只有简单家具，但十分温馨。冰箱门上贴着智慧的话语，浴室贴着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海报。不过现在还会有人贴这些东西吗？

“喂？”一个昏睡的声音说。

“又是我。”

“爹地？”

爹地？哈利吸了口气，感觉脸颊发热。“我是警察。”

“喔，原来是你。”那头传来闷笑声，低沉又开朗。

“抱歉把妳吵醒，可是我们……”

“没关系。”

两人都沉默了一下，这种沉默是哈利想避免的。

“我在旅社，”他说：“我们是来这里捉嫌

犯的，柜台那个少年说今晚稍早是你和里卡把他送来的。”

“那个没穿御寒外套的可怜人？”

“对。”

“他做了什么事？”

“我们怀疑是他杀了罗伯·卡尔森。”

“我的天啊！”

哈利注意到这句话她每个字都加重音。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派一位警察过去请你说明，在这之前你也可以回想看看他说过什么话。”

“好，但可不可以……”她顿了一顿。

“喂？”哈利说。

“他什么也没说，”她说：“可是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很像战争难民，动作像是在梦游，好像无意识地在行动，像是他其实已经死了。”

“嗯，里卡跟他说过话吗？”

“可能吧，你有他电话吗？”

“请给我。”

“稍等一下。”

玛蒂娜说得没错。哈利回想史丹奇爬出雪地后的模样，冰雪从他身上掉落，他只是双手垂落，面无表情，宛如电影《活死人之夜》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中爬出坟墓的僵尸。

哈利听见咳嗽声，在椅子上一转身就看见办公室门口站着甘纳·哈根和戴维·艾考夫。

“打扰到你了吗？”哈根问道。

“请进。”哈利说。

两人走了进来，在桌子对面坐下。

“我们想听报告。”哈根说。

哈利还来不及问“我们”指的是谁，玛蒂娜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说出一组号码。哈利赶紧抄下。

“谢谢，”他说：“晚安。”

“我在想……”

“我得挂电话了。”哈利说。

“嗯哼，晚安。”

哈利挂上电话。

“我们尽快赶来了，”玛蒂娜的父亲说：“真是太糟糕了，发生了什么事？”

哈利朝哈根望去。

“请跟我们说明。”哈根说。

哈利详细说明逮捕行动如何失败，子弹如何击中警车，以及他如何穿越公园追逐嫌犯。

“既然你已经追到那么近，手中又有MP 5，为什么不对他开枪？”哈根问道。

哈利清了清喉咙，稍等片刻，观察艾考夫。

“怎么样？”哈根说，口气开始不耐烦。

“当时很暗。”哈利说。

哈根凝视他的警监一会，才说：“所以当你们打算闯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在街上游走。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在零下四度的深夜一个杀手会在户外？”他压低声音。“我想你应该有派人二十四小时保护尤恩·卡尔森吧？”

“尤恩？”艾考夫说：“他不是伍立弗医院吗？”

“我派了一个警员守在病房外，”哈利说，力求话声镇定。“我正要问他不是一切正常。”

冲击乐团的〈伦敦呼唤〉（London

Calling）一曲的前四个音符，在伍立弗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区的走廊四壁间响起。一名男子顶着扁塌头发、身穿浴袍、握着活动点滴架，从守在病房门口的警员面前走过，并用斥责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警员不顾医院规定，接起手机。

“我是史德隆。”

“我是霍勒，有什么要回报的吗？”

“没什么，只有个失眠病人在走廊上晃来晃去，看起来贼头贼脑的，但应该无害。”

男子的鼻子发出呼哧声，继续在走廊上绕行。

“今晚稍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有，热刺队在白鹿巷球场被兵工厂队打得落花流水，还有停电。”

“病人呢？”

“没发出一点声音。”

“你有没有查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除了很难相处，一切都很正常。”

史德隆听见手机那头传来异样的静默。“开玩笑的啦，我立刻去查，不要挂断。”

病房里闻起来有甜甜的气味，史德隆心想应该是糖果的味道。走廊上的光线扫过房间，随着房门关上而消失，但他已看见枕头上的脸部轮廓。他走上前去。病房里很安静，太安静了，仿佛所有的声音都消失，连某种声音也不见了。

“卡尔森？”

没有回应。

史德隆咳了一声，又叫了一次。“卡尔

森。”这次嗓音拉高了些。

病房里非常安静，哈利的声音十分清楚地响了起来。“怎么回事？”

史德隆把手机拿到耳边。“他睡得很熟。”

“你确定？”

史德隆仔细观察枕头上的那张脸，发现这就是令他困惑的原因。卡尔森的确睡得很熟，但成年男子睡觉时通常会打鼾才对。他把耳朵凑到尤恩面前，聆听呼吸声。

“喂？”手机传来哈利的高声呼喊，听起来十分遥远。“喂？”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太阳把他照得暖洋洋的。微风吹过沙丘，使得绿草上下起伏，不断点头，表示感谢。他刚才一定下水游泳过，因为他身体底下的毛巾是湿的。“你看。”他母亲说，伸手一指。他以手遮眉，望向闪闪发光、蓝得不可思议的亚得里亚海，看见一名男子涉水朝海滩走来，脸上挂着灿烂微笑。那是他的父亲。父亲后面是波波和乔吉。一只小狗游在父亲身旁，小尾巴有如旗杆般直直竖起。他看着他们，只见有更多人从海中升起，其中有些人他十分熟悉，例如乔吉的父亲，其他人则颇为面熟，例如巴黎公寓门口的那张脸。突然之间，那些面孔扭曲变形，难以分辨，犹如怪异面具般对他做出怪脸。太阳消失在云层后方，温度骤降。面具开始大声吼叫。

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身体侧边剧烈疼痛。原来这里是奥斯陆，而他身处门廊楼梯下的地板上。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张口吼叫，他只听得懂一个字，这个字跟他的母语几乎一样：Narkoman（毒虫）。

接着身穿真皮短夹克的男子后退一步，抬起

了脚。这一脚正好踢中他的疼痛之处，令他痛到在地上打滚。皮衣男子后方还有一名男子，正捏着鼻子大笑。皮衣男子朝大门指了指。

他看着那两个人，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感觉外套湿湿的，但手枪还在身上，弹匣里还有两发子弹。如果他以枪威胁，他们可能会报警。

皮衣男子大喊，举起了手。

他扬起一只手臂防卫，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捏着鼻子的男子打开大门，咧嘴而笑，趁他走出门时在他臀部踢了一脚。

大门在他背后关上，他听见那两名男子爬上楼梯。他看了看表，凌晨四点。天色仍黑。他觉得寒意钻入骨髓，全身又冷又湿。他用手摸了摸外套背后和裤管，觉得都是湿的，还散发着尿骚味。难道他尿裤子？不对，他一定是躺在地上的一滩尿上，原本尿是结冰的，后来被他的体温融化。

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举步行走，再也不去顾虑旁边经过的车辆。

病患低低说了声：“谢谢。”马地亚·路海森关上门，瘫坐在办公椅上，打个哈欠，看了看时钟。六点。再过一小时，早班人员就会来换班，然后他就可以回家睡几个小时，再前往萝凯

在山上的家。现在萝凯可能还在侯曼科伦区的木造大宅里，安稳地睡在被窝中。他和欧雷克似乎还找不到相处的节奏，但有一天他一定会找到。欧雷克并不是不喜欢他，而是跟萝凯那个警察前男友有着过于强大的连结。没想到一个小孩竟可以毫不迟疑地把一个有酒瘾的男人当成父亲和榜样。

有一阵子他想对萝凯提起这件事，最后还是打消念头，因为这样只会让他看起来像个无助的白痴而已，或让萝凯怀疑他们对母子来说是不是合适的男人。而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成为合适的男人。为了留住萝凯，要他成为什么样的男人他都愿意，而且他必须知道自己得成为什么样的男人才行。于是他问了：这个警察到底有什么特别？萝凯回答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只不过她爱过他而已。倘若萝凯不是如此回答，马地亚还不曾留意萝凯从未在他身上用过“爱”这个字。

马地亚甩开这些无聊的念头，在计算机上查看下一位病患的名字，走到护士接待病患的中央走道。这时天色仍黑，走道上空无一人，于是他走进等候室。

等候室有五人朝他望来，露出乞求的眼神，希望下一个轮到自己。只有一名男子睡在远处角

落，嘴巴张开，头倚墙壁。一定是毒虫，那件蓝色外套和阵阵尿骚味正是最好证明，而且那人一定会说身体疼痛，要求开药。

马地亚走到男子旁边，皱起鼻子，用力摇了摇他，立刻后退一步。很多毒虫都有过睡觉时被抢劫金钱和毒品的经验，经过多年这种生活，他们已养成习惯，只要一被人惊醒就下意识地挥拳打人或拿刀刺人。

男子眨了眨眼，用意外清澈的眼神看着马地亚。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马地亚问道。当然了，标准程序应该是在病人可以保有隐私的环境下才问这个问题，但马地亚已经受够了这些毒虫和酒鬼，因为他们占用了其他患者的时间和资源。

男子只是裹紧外套，不发一语。

“哈啰！你恐怕得说明你坐在这里的原因。”

男子摇了摇头，朝其他人指了指，仿佛是说还没轮到他。

“这里不是休息室，你不能在这里睡觉，快点离开。”

“我听不懂。”男子说。

“离开，”马地亚说：“不然我就报警。”

马地亚惊讶地发现自己必须极力克制，才不会把这个浑身发臭的毒虫从椅子上拖下来。其他人纷纷转头望来。

男子点了点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出入口的玻璃门晃回关上后，马地亚依然站在原地看着男子的背影。

“你把那种人撵出去真是太好了。”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马地亚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也许他对萝凯说“我爱妳”的次数不够多。也许原因就是这个人。

早上七点半，神经外科病房区窗外的天空依然黑沉沉地。十九号病房内，警察史德隆低头看着整齐无人的病床，这张床尤恩·卡尔森曾经躺过。他心想，不久另一个病人会来躺在这张床上。现在冒出这种念头真奇怪。但他得找一张床躺下是真的，躺下来好好睡一觉。他打个哈欠，检查是否遗留东西在床边桌上，拿起椅子上的报纸，转身离开。

门口站着一名男子，是霍勒警监。

“他去哪里了？”

“离开了，”史德隆说：“他们十五分钟前来载走他了。”

“喔？谁授权的？”

“社工，他们不能再把他留在这里。”

“我是说运送事宜是谁授权的？人送到哪里？”

“是你们犯罪特警队的新长官，他打电话来。”

“甘纳·哈根？他亲自打电话来？”

“对，他们把卡尔森送去他弟弟的公寓了。”

东方天色渐白，哈利踏着沉重脚步，爬上葛毕兹街一栋红褐色砖砌建筑的楼梯。葛毕兹街不长，位于基克凡路和法格博街之间，柏油路面满是坑洞。哈利依照尤恩在对讲机上的指示，在二楼一扇微开的门前停下脚步，那扇门上有个浅蓝色条纹塑料名牌，上头用浮凸的白字写着：罗伯·卡尔森。

哈利走进门内，把这户公寓粗略地看了一圈。这是个凌乱的小套房，符合大家对罗伯办公室的印象，尽管欧拉和托莉在搜寻有助厘清案情的信件或文件时，可能把罗伯的办公室弄得更乱。一面墙上贴着超大的彩色耶稣海报。哈利忽然心想，若把耶稣头上的荆冠换成贝雷帽，那么这就变成了切·格瓦拉的海报。

“所以甘纳·哈根决定把你移来这里？”哈利对坐在窗边桌前的背影说。

“对，”尤恩·卡尔森说，转过头来。“他说杀手知道我住哪里，所以这里比较安全。”

“嗯，”哈利说，环视四周。“昨晚有睡好吗？”

“不是很好，”尤恩露出尴尬的微笑。“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直出现各种声音，好不容易睡着，又被史德隆惊醒，吓得我半死。”

哈利拿开椅子上的一迭漫画，重重坐下。“尤恩，我明白你害怕，但你有没有想过谁会想要你性命？”

尤恩叹了口气。“昨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但答案还是一样，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萨格勒布？”哈利问道：“或是克罗地亚？”

尤恩摇了摇头。“我去过最远的国家是瑞典和丹麦，还是小时候去的。”

“你认识克罗地亚人吗？”

“只认识那些投靠救世军的难民。”

“嗯，警察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你移来这里？”

尤恩耸了耸肩。“我说我有这间套房的钥匙，这里又没人住，所以……”

哈利用手抹了抹脸。

“这里本来有台计算机的。”尤恩说，朝桌面指了指。

“我们把它搬走了。”哈利说，站了起来。

“你要走了？”

“我得搭飞机去卑尔根。”

“喔。”尤恩说，眼神空洞。

哈利见尤恩失魂落魄，很想把一只手放在他狭窄的肩膀上。

机场特快列车误点，这已经是连续第三班误点了。“因为耽搁了。”爱斯坦·艾克兰给了个简短又模糊的解释。爱斯坦是哈利的童年好友，目前是出租车司机，他跟哈利说火车的电动马达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就算是哈利的小妹也懂得如何让它运转。此外，如果北欧航空和挪威国铁的技术人员对调一天，那么所有列车都会准时出发，所有班机都会依然停留在地面。哈利觉得这些技术人员还是待在原本的岗位比较好。

列车穿出利勒史托市附近的隧道之后，哈利拨打哈根的专线电话。

“我是霍勒。”

“我听得出来。”

“我授权尤恩·卡尔森的二十四小时戒护，但我没授权让他离开伍立弗医院。”

“后者是医院决定的，”哈根说：“前者是我决定的。”

哈利数了窗外的三间房子，然后回答：“哈根，是你要我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

“对，但加班费不是你管的，而你应该知道，加班费早就超支了。”

“他已经吓得胆战心惊了，”哈利说：“你还把他移到前一名受害者、也就是他弟弟家里，只为了省几百克朗的饭店房钱？”

扩音器播报下站站名。

“利勒史托？”哈根口气惊讶。“你在机场特快列车上？”

哈利暗暗咒骂一声。“我要去卑尔根，快去快回。”

“是吗？”

哈利吞了口口水。“今天就回来。”

“你疯了吗？目前我们是媒体焦点，记者……”

“要进隧道了。”哈利说，按下红色键。

伦西·吉尔斯卓缓缓从梦中醒来，房里一片

漆黑。她知道现在是早上，但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个大型机械时钟，但卧房里又没有时钟。她翻过身，缩起身体。黑暗之中，她看见床边站着一个赤裸人影正在看着她。

“早安，亲爱的。”他说。

“麦兹！你吓了我一大跳。”

“喔？”

麦兹刚冲完澡，背后的浴室门开着，身上的水滴落拼花地面，轻柔的滴答声响回荡在房间里。

“你这样站在这里很久了吗？”伦西问道，把被子裹紧一点。

“什么意思？”

伦西耸了耸肩，其实暗暗心惊。麦兹说话的语调甚是愉快，近乎挑逗，嘴角还泛起一丝微笑。他不曾用这种态度说过话。伦西假装伸个懒腰，打个哈欠。

“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道：“我没醒来。”

“妳一定是睡得太香了。”麦兹又微微一笑。

伦西仔细观察麦兹。过去这几个月他确实变了，以前他很瘦，现在他看起来比较强壮结实，

体态也变得不一样，看起来比较抬头挺胸。当然她怀疑过麦兹会不会在外面有了情人，但这不太令她困扰，或她自认为不困扰。

“你到哪里了？”伦西问道。

“去跟严恩·贝德·希斯纳吃饭。”

“那个股票经纪人？”

“对，他认为股市前景佳，房地产也是。”

“跟他讨论不是我的工作吗？”伦西问道。

“我只是想了解市场的最新状况而已。”

“你认为我没有让你了解市场的最新状况吗，亲爱的？”

麦兹看着她，她也回望着他，直到她出现跟麦兹说话时从未出现的反应：双颊发热。

“我想妳把我需要知道的都跟我说了，亲爱的。”麦兹走进浴室，伦西听见他打开水龙头。

“我研究了几个很有意思的房产案子。”伦西高声说，但只是为了说话而说，以打破麦兹丢下那句话之后的怪异寂静。

“我也是，”麦兹高声说：“我昨天去看过歌德堡街那栋公寓，就是救世军名下那栋，妳知道的。”

伦西僵在原地。那正是尤恩的公寓。

“很不错的房产，可是妳知道吗？其中一个

单位的门口拉起了警方的封锁线，有个住户跟我说那里发生过枪击案，妳能想象吗？”

“怎么可能，”伦西高声说：“警方干嘛拉起封锁线？”

“那是警方的工作啊，封锁现场，把公寓整个翻过来，找寻指纹和DNA，看看谁去过那里。反正呢，既然那里发生过枪击案，说不定救世军会愿意降价，妳说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他们不愿意卖。”

“是那时候不愿意卖，亲爱的。”

伦西忽然想到一事。“既然歹徒是在外面走廊开枪，为什么警方要搜索里面？”

她听见水龙头关上，抬起头来。麦兹站在浴室门口，露出发黄的微笑，嘴巴周围都是刮胡泡，手上拿着刮胡刀。待会他就会拍上她无法忍受的昂贵胡后水。

“妳在说什么啊？”他说：“我没提到走廊啊，还有妳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亲爱的？”

伦西匆匆走在亨格森街上，苏菲恩堡公园仍笼罩在一层冰冷的透明晨雾中。宝缇嘉围巾遮住她的口鼻，她在围巾里呼吸，即使是在米兰用九千克朗买来的这条羊毛围巾也无法抵御寒冷，但至少可以遮住她的脸。

指纹。DNA。看看谁去过那里。这件事绝对不能发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转了个弯，踏上歌德堡街。起码宿舍外没有警察。

她用钥匙打开宿舍大门，朝电梯小跑而去。她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这也是她第一次没有事先通知就跑来这里。

电梯上升时，她的心脏怦怦乱跳，脑子里想的尽是浴室排水口有她的头发、地毯上有她的衣服纤维、到处都有她的指纹。

走廊上空无一人。横亘在门上的封条显示房内没人，但她还是敲了敲门，站立等待。她拿出钥匙，插进门锁，但钥匙不合。她又试一次，却只有钥匙尖端插得进锁头。天啊，难道尤恩换锁了？她深深吸口气，把钥匙反过来，默默祷告。

钥匙插入锁头，门锁发出细微喀哒声，打开了。

她吸入房里的熟悉气味，走到衣柜前。她知道吸尘器放在衣柜里。那是西门子VS08G2040型黑色吸尘器，她家也有一台，具有两千瓦马力，是市场上吸力最强的吸尘器。尤恩喜欢家里保持整洁。她插上电源，吸尘器发出轰轰声响。现在是早上十点，她应该可以在一小时内吸完地板，

擦拭完所有的墙面和家具表面。她看着紧闭的浴室门，心想该从哪里开始才好？应该从回忆和证据最多的地方开始才对。不行。她把吸尘器的吸嘴抵在额头上，立刻感觉像是被痛咬一口。她拉开吸嘴，看见上头已沾了血。

她开始清理几分钟之后，才猛然想起一事。那些信！天啊，她差点忘记警方可能会发现她写的信。第一批信写的是她最私密的梦想和渴望，最后一批信写的是她赤裸裸的绝望，恳求尤恩继续保持联络。她让吸尘器保持运转，把管子放在椅子上，跑到尤恩的书桌前把抽屉一个一个拉开。第一格抽屉放着笔、胶带和打洞器；第二格抽屉放的是电话簿；第三格抽屉上了锁。当然上了锁。

她从桌上拿起拆信刀，插进锁头上方，倾身向前，用上全身力气。老旧干燥的木材发出劈啪声。正当她心想拆信刀可能断掉时，就看见抽屉前方横向迸裂开来。她用力一拉，拉开抽屉，拨开木屑，看见里头放着厚厚一迭信件。她翻看信封。哈夫斯伦能源公司、挪威银行、聪明理财顾问公司、救世军。她发现一个空白信封，打开里头的信，只见开头写着“亲爱的儿子”。她继续往下翻。有了！那是个浅蓝色的低调信封，右上

角印着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名字，这家公司叫做吉尔斯卓投资公司。

她松了口气，拿出里头的信。

读完之后，她把信放在一旁，感觉泪水滑落脸颊。她的双眼像是再度睁开，仿佛一直以来她都瞎了眼，直到现在才看清楚事物的本然样貌。她所相信及拒绝的一切似乎都再度变得真实。那封信很短，但她读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吸尘器毫不留情地轰然作响，淹没一切，只露出信纸上简单清楚的文句、其中的荒谬性，以及它不证自明的逻辑性。她没听见街上车声，没听见房门打开的吱吱声，没听见有人站到其所坐的椅子后方。直到她闻到他的气味，脖子上的汗毛才根根竖起。

挪威航空的班机降落在卑尔根机场，强烈的西风吹袭机身。开往卑尔根市的出租车上，雨刷不断发出嘶嘶声，防滑胎压上潮湿的黑色路面嘎扎作响。车子穿行在峭壁之间，崖面上覆盖着湿答答的丛生植物和光秃的树木。这就是冬季的挪威西部。

车子抵达费林斯谷区时，麦努斯打来电话。

“我有些发现。”

“快说。”

“我们查看过罗伯·卡尔森的硬盘，唯一可疑的是许多色情网站的小型文本文件。”

“史卡勒，这些东西在你计算机里也找得到，说重点。”

“我们在文件或信件中也没找到可疑人物。”

“史卡勒……”哈利以警告的口气说。

“不过呢，我们找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票根，”麦努斯说：“猜猜看是到什么的票根？”

“我打你喔。”

“萨格勒布，”麦努斯赶紧说，没听见哈利回应，又补上一句说：“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市。”

“谢谢，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十月，出发日期是十月十二日，当天晚上回来。”

“嗯，只在十月去了萨格勒布一天，听起来不像是去度假。”

“我问过基克凡路的福雷特斯慈善商店主管，她说罗伯没有替商店出国洽公过。”

哈利挂上电话，心想自己怎么没跟麦努斯说他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大可把称赞说出口

的。难道他年纪大了，脾气也跟着变坏？他从出租车司机手上接过四克朗零钱，心想，不对，他的脾气一直都很坏。

哈利踏入呼啸哀鸣的卑尔根寒风中，根据传说，这寒风始于九月的一个下午，止于三月的一个下午。他走了几步，进入伯尔许餐馆的大门，环目四顾，心想不知道烟害防治法上路之后，会对这类餐馆产生什么影响。哈利来过伯尔许餐馆两次，每次踏进这里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同时却又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身穿红外套的服务生在店里忙进忙出，脸上表情仿佛是说他们在高级餐馆工作，手里端着半公升啤酒，跟客人说些诙谐妙语。这里的客人包括本地补蟹人、退休渔夫、经过战争洗礼且吃苦耐劳的水手，以及人生经过天翻地覆的人。哈利第一次光顾时，一个过气艺人正在餐桌之间跟渔夫跳探戈，盛装打扮的老妇在手风琴伴奏下高唱德国歌谣，并在间奏时用浓重卷舌音有节奏地说些下流话语。

哈利看见要找的人，朝坐在桌前的一名瘦高男子走去，桌上放着两个啤酒杯，一个空了，一个快要空了。

“长官。”

男子猛然抬头，朝哈利的声音转过头，目光

迟了点才跟上。男子一脸醉意，瞳孔收缩。

“哈利。”男子的口齿意外地清晰。哈利从隔壁桌拉了张空椅过来。

“正好经过吗？”毕悠纳·莫勒问道。

“对啊。”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利没有回答。他已做好心理准备，但仍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是不是署里的人都在讲我的八卦？真是的，”莫勒又喝一大口酒。“很奇妙的角色对换对不对？以前都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你。要不要喝啤酒？”

哈利倾身越过桌面。“长官，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情况下一个成年男人会在上班时喝酒，哈利？”

“不是被开除，就是老婆离开他。”

“据我所知，我还没被开除。”莫勒笑了，肩膀抖动，但没笑出声来。

“卡莉有没有……？”哈利顿了顿，不知该怎么措词才好。

“她和孩子没跟我来，这无所谓，早就决定好的。”

“什么？”

“我想念孩子，我当然想念他们，但我还应付得来。这只是……人家是怎么说的……过渡时期……但还有更好听的说法……超越……不对。”莫勒在啤酒杯前垂下了头。

“我们去散散步吧。”哈利说，招手表示买单。二十五分钟后，哈利和莫勒站在弗拉扬山的栏杆旁，上空是同一朵雨云，下方俯瞰的可能是卑尔根。一台缆车以斜角线向上爬升，它是由粗钢绳所拉动，看起来宛如一片蛋糕，他们就是从卑尔根市中心搭缆车上山的。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哈利问道：“因为你跟卡莉要分手了？”

“这里跟人家说的一样，一天到晚下雨。”莫勒说。

哈利叹了口气。“长官，喝酒没有帮助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哈利。你跟甘纳·哈根相处得怎样？”

“还可以，他是个好讲师。”

“你可别低估他，哈利，他不只是讲师，他在F S K武装特种部队待了七年。”

“特种部队？”

“没错，总警司跟我说的。哈根是在一九八一年被调到F S K，当时F S K之所以建置，是为了保护北海钻油塔。基于安全理由，他的这段经历没有写在履历上。”

“F S K，”哈利说，察觉到冰雨渗入外套肩膀。“听说他们的忠诚度非常之高。”

“就好像兄弟情谊，”莫勒说：“坚不可摧。”

“你还认识别人待过F S K吗？”

莫勒摇了摇头，看起来已经清醒。“案情有进展吗？有人给了我一些内部消息。”

“目前连动机都还没找到。”

“动机是钱，”莫勒说，清了清喉咙。“也就是贪欲，它来自妄念，妄想以为有钱就能改变，以为自己可以改变。”

“钱，”哈利看着莫勒。“可能吧。”他附和说。

莫勒朝面前灰蒙蒙的混沌云层厌恶地吐了口口水。“找到钱，追踪它的流向，钱总是可以带你找到答案。”哈利从未听过莫勒用这种口气说话，说得这么苦涩、这么确定，仿佛他有一种宁愿不曾拥有的洞见。

哈利吸了口气，鼓起勇气。“长官，你知道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你跟我都不是那种朋友满天下的人，虽然你可能不把我当成朋友，但我毕竟也算是你的某种朋友。”

哈利看着莫勒，他没有回应。

“我来找你是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你会不会想聊一聊或是……”

依然没有响应。

“呃，可恶，如果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就好了，但我总是来了。”

莫勒仰望天空。“你知道卑尔根人把我们后面这个称为山脉吗？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山脉，实实在在的山脉。只要从挪威第二大城的市中心搭乘缆车，六分钟就可以抵达，但却有人会在这里迷路和死亡，想想还挺可笑的对不对？”

哈利耸了耸肩。

莫勒叹了口气。“雨不会停的，我们去搭那个像锡罐一样的缆车下去吧。”

抵达市区后，他们朝出租车招呼站走去。

“现在还没到尖峰时间，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卑尔根机场。”

哈利点了点头，却不上车，他的外套已经湿透。

“追踪钱的流向，”莫勒说，一手搭在哈利肩上。“做你该做的事。”

“你也是，长官。”

莫勒扬了扬手，迈步离开。哈利坐上出租车后，莫勒又转身喊了几句话，却被车声淹没。出租车从丹麦广场呼啸而过，哈利打开手机电源，随即出现哈福森的简讯，说请他回电。哈利拨打哈福森的数字。

“我们拿到史丹奇的信用卡了，”哈福森说：“青年广场的提款机昨晚十二点没收了它。”

“所以昨晚我们突袭救世军旅社的时候，他就是从青年广场走回去。”哈利说。

“没错。”

“青年广场距离救世军旅社很远，”哈利说：“他去那边一定是怕我们会追踪到旅社附近，这代表他急需用钱。”

“还有更棒的，”哈福森说：“提款机一定设有监视器。”

“所以呢？”

哈福森顿了一下，制造效果。

“快说啦，”哈利说：“他没有把脸遮起来吧？是这样吗？”

“他像电影明星一样对着镜头微笑。”哈福森说。

“贝雅特看过监视影片了吗？”

“她正坐在痛苦之屋里面看。”

伦西·吉尔斯卓想起约翰尼斯，想起她的一生可以截然不同。倘若当时她能跟随自己的心就好了，她的心总是比她的头脑来得有智慧。奇怪的是，她从未如此不快乐过，却又从未像现在一样想尽情去活。

活得更久一点。

因为现在她明白了一切。

她看着黑色管口，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麼，即将来临的是什麼。

她的尖叫声被西门子VS08G2040型吸尘器那颗简单马达的怒吼声给淹没。椅子摔跌在地。强力吸尘器的管口逐渐接近她的眼睛。她想用力闭上眼睛，眼皮却被强而有力的手指给撑开，逼迫她亲眼目睹。于是她只好张大眼睛看着，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麼事。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这家大药局柜台墙上的时钟显示八点三十分，坐在药局内的民众有的咳嗽，有的闭上沉重眼皮，有的看一看墙上的红色数字数字，又看一看手中的领药号，仿佛手中拿的是可以改变一生的乐透彩券，扩音器每哔一声就代表公布新的开奖号码。

他没抽号码单，只想坐在药局里的电暖器旁，但他察觉到自己身上的蓝色外套吸引了不必要的注意，因为药局员工开始对他投以异样眼光。他朝窗外看去，在白雾后方看见虚弱无力的太阳轮廓。一辆警车从街上驶过。这里有监视器。他必须继续移动，可是要移动去哪里？他身上没钱，会被餐厅和酒吧给赶出来。就连信用卡现在也没了。昨晚他决定去提款，尽管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被追踪，但还是去了。他离开救世军旅社，走在深夜街头，最后在远处找到一台提款机，但提款机只是没收他的信用卡，一克朗也没给他，同时确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警方正在围捕他，他再度陷入了围城战事。

呈现半荒凉状态的饼干餐厅沉浸在排笛音乐

中。午餐和晚餐之间的这段时间客人总是稀少，因此杜勒·比约根站在窗前，用恍惚的眼神看着卡尔约翰街，并不是因为窗外景色迷人，而是因为电暖器就装设在窗户下方，而他却似乎怎么也暖和不起来。他心情不好，接下来这两天他必须去拿飞往开普敦市的机票，但他算了算，确定了自己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一件事：他的钱不够。即使他努力工作，钱依然不够。当然了，今年秋天他买了一面洛可可风镜子回家，但还有很多钱花在香槟、古柯碱和其他的昂贵玩乐上。如今他的生活失了控，不过老实说，这正是他脱离恶性循环的好时机，脱离古柯碱派对、吃安眠药睡觉、使用古柯碱来提神加班赚钱以支持这些恶习。现在他的银行账户里连一克朗也没有。过去五年来，他每年都去开普敦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没回老家维果斯黑市，因为那里有狭隘的宗教信仰、父母的沉默指责、叔伯和侄儿难以掩饰的嫌恶神情。比起花三星期忍受酷寒低温、阴郁黑暗和单调无聊，他宁愿选择耀眼阳光、美丽人群和刺激的夜生活。此外还有游戏，危险的游戏。每年十二月到一月，开普敦都会涌入欧洲的广告代理商、电影团队、模特儿、男男女女，他就是在这里找到志趣相投之人。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盲目

约会。开普敦这座城市原本就不以安全著称，但在开普平原区的小屋里约见男人，更是必须冒生命危险。然而是的，他就是会做这种事。他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白痴的事，只知道他需要危险才有活着的感觉。唯有可能让你受到惩罚的游戏，玩起来才有意思。

杜勒用鼻子闻了闻，他的白日梦被一股气味打断，心下希望这味道不是从厨房传出来的才好。他转过身去。

“哈啰。”他身后的男子说。

倘若杜勒不是专业服务生，脸上一定会出现不满神情。站在他面前的男子不仅身穿不得体的蓝色外套，这外套在卡尔约翰街的毒虫身上经常看得到，而且还胡碴满面，眼泛血丝，浑身散发尿骚味。

“还记得我吗？”男子说：“男厕的那个？”

杜勒以为男子指的是一家叫“男厕”的夜店，随即才想到男子说的是洗手间，这才把对方认了出来。也就是说，他认出了男子的声音，同时脑子里在想，没想到少了民生必需品如刮胡刀、冲澡和一夜好眠，会让一个人的外表产生这么大改变。

也许因为刚才的强烈白日梦被打断，这时杜勒依序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首先他感到欲望的甜蜜刺激，因为男子之所以回来，显然是因为上次的挑逗和短暂但亲密的肢体接触。接着他感到震惊，眼前浮现男子手中拿着沾有洗手乳的手枪画面，此外警察来过餐厅，表示那把手枪跟那个被枪杀的可怜救世军军人有关。

“我需要有个地方住。”男子说。

杜勒的眼睛用力眨了两下，不相信自己所听见的。而他站在这个可能涉嫌冷血杀人的男子面前，为什么没有丢下一切，跑出去大叫警察？警方甚至公布说若民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可以得到奖金。杜勒朝房间另一侧望去，看见领班正在翻看订位簿。为什么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太阳神经丛出现一种奇特又愉悦的振动？而且这种感觉扩散到全身，令他一边找寻适当话语，一边还打了冷颤？

“一个晚上就好。”男子说。

“我今天要上班。”

“我可以等。”

杜勒打量男子，心想这简直是疯了，同时他的头脑缓慢而无情地把他爱冒险的个性和一个也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给结合起来。

哈利搭乘机场特快列车在奥斯陆中央车站下车，慢跑穿越格兰区，来到警察总署，搭电梯前往抢案组，大步经过走廊，进入被称为痛苦之屋的影音室。

影音室小而无窗，里头阴暗温暖又窒闷。哈利听见计算机键盘传来手指快速敲击的声音。

画面的闪耀光线勾勒出屏幕墙前的人影。“妳看到了什么？”哈利问那人说。

“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贝雅特·隆恩说，并未回头，但哈利知道她的眼睛已出现血丝。他见过贝雅特工作的状况，她只是盯着屏幕长达数小时，不断倒带、停止、调焦、放大、储存，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麼，或能看到什麼。这里是她的地盘。

“说不定可以提供解释。”她补上一句。

“我洗耳恭听。”哈利在黑暗中摸索，撞到了脚，咒骂一声之后才坐下。

“准备好了吗？”

“说吧。”

“好，来见见科里斯多·史丹奇。”

画面中一名男子来到提款机前。

“妳确定吗？”哈利问道。

“你不认得他？”

“我认得那件蓝色外套，可是……”哈利说，听见自己语带迷惘。

“先继续往下看。”贝雅特说。

男子把一张卡片插进提款机，站立等候，接着转头面对监视器，露齿而笑。那是个假笑，背后的含意跟笑容正好相反。

“他发现没办法领钱了。”贝雅特说。

画面中的男子不断按按键，最后用手打了一下键盘。

“现在他发现卡片拿不回来。”哈利说。男子凝视提款机屏幕好一会儿。

接着男子拉起袖口，看了看表，转身离去。

“那支表是什么牌子？”哈利问道。

“玻璃镜面会反光，”贝雅特说：“但我放大画面之后，看见表盘上写着SEIKOSQ50。”

“聪明，但我看不见任何解释。”

“解释在这里。”

贝雅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出现男子的两个画面，其中一个画面他正在拿出信用卡，另一个画面他正在看表。

“我选这两个画面是因为他的脸大概在相同位置，这样比较容易看出来。这些画面的拍摄间隔大概是一百秒多一点，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哈利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我对这个不在行。我连这两个画面中的人是不是同一个都看不出来，也看不出他是不是我在德扬公园见过的人。”

“很好，那你就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这是他在信用卡上的照片。”贝雅特按了一下鼠标，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里头是个打领带的短发男子。

“这是《每日新闻报》在伊格广场拍到的照片。”屏幕上又出现两张照片。

“你看得出这是同一个人吗？”贝雅特问道。

“呃，看不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

“妳也看不出来？如果妳也看不出来，那就表示这不是同一个人。”

“不对，”贝雅特说：“这表示我们面对的是所谓超弹性脸的案例，专家称之为哑剧脸。”

“妳在说什么啊？”

“这个人不需要化妆、易容或整形，就能改变他的容貌。”

哈利在红区会议室里等所有调查小组成员都

到齐之后，说：“现在我们知道要追查的只有一名男子，目前我们先暂时叫他科里斯多·史丹奇。贝雅特？”

她打开投影机，屏幕上出现一张脸，双眼闭着，脸上似乎戴着一张涂满红色意大利面的面具。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脸部肌肉示意图，”贝雅特开始说：“人类可以用这些肌肉来做出表情，因而改变面容。其中最重要的肌肉分布在额头、眼睛周围和嘴巴周围。比如说，这是额肌，它和皱眉肌一起运动，可以皱眉或扬起眉毛。眼轮匝肌则用来闭起眼皮，或在眼睛周围形成皱褶等等。”

贝雅特按下遥控器。屏幕上出现一个双颊高高鼓起的小丑。

“我们脸上有数百条肌肉，但即使是那些用来做表情的肌肉，运用率也非常低。演员和表演者会训练脸部肌肉，让肌肉达到最高的运动幅度，一般人的脸部肌肉则通常在小时候就失去了活动能力。然而像是演员或哑剧表演者就会运用脸部来模仿肌肉运动，做出特定的情绪表情。这些情绪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全人类脸上都看得到，而且为数不多，包括愤怒、快乐、恋爱、惊

讶、咯咯笑、咆哮、大笑等等。不过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张肌肉面具，其实可以做出数百万、甚至接近无限多种脸部表情。钢琴家对脑部和手指肌肉的连结做了强化训练，因此十根手指可以同时做出十种不同的独立动作，而且手指的肌肉还不算很多。所以说，我们的脸有什么能力呢？”

贝雅特把画面切换到史丹奇站在提款机前的画面。

“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画面以慢动作播放。

“它的变化非常细微，小肌肉紧绷和放松，而小肌肉的动作可以改变表情。那么脸部是否出现很多改变呢？其实没有，但脑部用来辨认脸孔的区域，也就是梭状回，对于细小改变非常敏感，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区分成千上万张在生理结构上非常相似的脸孔。透过脸部肌肉的细微调整，就能让脸孔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比如说这个。”

画面停在最后一格。

“哈啰！地球呼叫火星。”

哈利听出这是麦努斯·史卡勒的声音。有些人笑了起来，贝雅特则双颊泛红。

“抱歉，”麦努斯说，环视四周，自鸣得意

地咯咯笑了几声。“这一样还是史丹奇那个外国佬啊。科幻情节是很有娱乐性啦，可是一个人的脸部肌肉只要这里紧一点，那里松一点，就能让人认不出来？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扯了啦。”

哈利正要爆发，但心念一转，反而兴味盎然地朝贝雅特看去。两年前的贝雅特若是听见这种批评言论，一定会当场崩溃，他还得帮忙扫起满地碎片。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人问你的意见，”贝雅特说，双颊依然泛红。“但既然你有这种疑问，我就为你举例，让你能够了解。”

“哇，”麦努斯高声说，高举双手做防卫状。“隆恩，我可是对事不对人喔。”

“人死之后，会出现一种叫做死后僵硬的情况，”贝雅特继续说，并未被麦努斯反制住，但哈利看见她鼻孔微张。“身体和脸部肌肉都会变得僵硬，这就跟绷紧肌肉一样，于是当家属来认尸时会发生什么典型状况？”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只听得见投影机风扇的嗡嗡声。哈利的嘴角泛起微笑。

“他们认不出死者。”一个声音清楚大声地说。哈利并未听见甘纳·哈根走进会议室。“这种事在战争时期家属认尸时经常发生。当然了，

死者身上穿了制服，但有时连同单位的战友都得查看身分识别牌才能确定。”

“谢谢。”贝雅特说：“史卡勒，这样有没有厘清你的疑惑？”麦努斯耸了耸肩，哈利听见某人大笑。贝雅特关上投影机。

“每个人脸部肌肉的弹性或活动性不尽相同，有的人可以靠训练来提高，但有的人可能来自遗传。有些人无法分辨左脸和右脸的肌肉，有些人在训练之后可以独立运动每一条肌肉，就好像钢琴家那样。这就叫做超弹性脸，或哑剧脸。根据已知案例显示，基因遗传占了很重要的因素。这种能力是在年轻或小时候学会的，而脸部弹性非常高的人通常会出现人格障碍的症状，或在成长期间经历严重创伤。”

“所以妳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个疯子？”哈根说。

“我的专长领域是脸孔，不是心理学，”贝雅特说：“但至少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哈利？”

“谢谢妳，贝雅特，”哈利站了起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了吧？有问题吗？是的，李？”

“要怎样才能捉到这个怪物？”

哈利和贝雅特交换眼色，哈根咳了一声。

“我不知道，”哈利说：“我只知道这一切不会结束，除非他完成任务，或我们完成任务。”

哈利回到办公室，看见萝凯曾经来电的留言，便立刻打电话给她，不想多做思考。

“最近好吗？”

“快上高等法院了。”哈利说。这是萝凯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个自己人才听得懂的笑话，流传在上过东部战线的挪威士兵之间，因为他们战后回国却得面对审判。萝凯听了大笑，激荡出温柔的涟漪。哈利曾为了每天听见这笑声，愿意牺牲一切，即使到现在还是如此。

“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吗？”萝凯问道。

“不是，跟平常一样，哈福森坐在那里听我说话。”

哈福森从伊格广场的民众供述上抬起头来，咧嘴而笑。

“欧雷克需要有人跟他说说话。”萝凯说。

“喔，是吗？”

“啧，这样说太蠢了。这个『有人』指的就是你，他需要跟你说说话。”

“需要？”

“再更正一次。他说他想跟你说话。”

“所以他要求妳打电话给我？”

“没有没有，他才不会这样做。”

“没有。”哈利想了想，露出微笑。

“所以……你有办法找个晚上过来吗？”

“当然有。”

“太好了，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吧。”

“我们？”

“欧雷克跟我。”

“嗯。”

“我知道你见过马地亚了……”

“对，”哈利马上说：“他看起来很不错。”

“对。”

哈利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萝凯的语气。

“喂？你还在吗？”

“我在，”哈利说：“听着，我们正在办一起命案，情势正在升温，我可以想一下再打电话跟妳约时间吗？”

一阵静默。

“萝凯？”

“可以，没问题。除此之外，你还好吗？”
这个问题来得颇突兀，哈利心想难道这是在

挖苦他吗？

“还过得去。”哈利说。

“自从我们上次说话以后，你的生活中都没什么新鲜事吗？”

哈利吸了口气。“萝凯，我得挂电话了，我想好时间以后再打给你，替我问候欧雷克好吗？”

“好。”

哈利挂上电话。

“怎么了？”哈福森说：“要找个方便的时间？”

“只是吃饭而已，跟欧雷克有关。罗伯去萨格勒布干什么？”

哈福森正要开口，门上就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两人同时转头，看见麦努斯站在门口。

“萨格勒布警方刚刚打电话来，”麦努斯说：“他们说那张信用卡是依据假护照核发的。”

“嗯，”哈利靠上椅背，双手抱在脑后。“罗伯会去萨格勒布做什么呢，史卡勒？”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毒品。”哈福森说。

“史卡勒，你不是说过有个少女去基克凡路

的弗雷特斯慈善商店找过罗伯，店里的人还以为那少女是南斯拉夫人？”

“对，是店经理，她……”

“哈福森，打电话去弗雷特斯。”

哈福森翻寻电话簿，拨打电话，办公室一片寂静。哈利在桌上轻敲手指，心想该如何表示他对麦努斯的表现感到满意才好？他清了清喉咙，这时哈福森把话筒递了过来。

鲁厄士官长听电话、答话和行动，行事极有效率。两分钟后，哈利得到确认，挂上电话，又咳了一声。

“见过少女的人是店经理手下十二名青年中的一个，他是塞尔维亚人，他记得少女的名字好像叫苏菲亚，但不是很确定，不过他确定少女来自武科瓦尔。”

哈利看见尤恩坐在罗伯家的床上，腹部放着一本《圣经》，看起来颇为焦虑，好像昨晚没睡好。哈利点了根烟，在摇晃的餐椅上坐下，询问尤恩认为罗伯去萨格勒布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搞不好跟他向我借钱去进行的秘密计划有关。”

“好，那你知道他有个女性朋友的事吗？这个少女很年轻，是克罗地亚人，名叫苏菲亚。”

“苏菲亚·米何耶兹？你是开玩笑的吧！”

“恐怕不是，所以你知道她是谁啰？”

“苏菲亚住在救世军位于亚克奥斯街的公寓，他们一家人是武科瓦尔的克罗地亚难民，是总司令带他们过来的。可是苏菲亚……苏菲亚才十五岁。”

“说不定她爱上了罗伯？一个年轻女孩跟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你知道这也不算太不寻常。”

尤恩正要回答，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你说过罗伯喜欢年轻女生。”哈利说。

尤恩看着地板。“我可以给你他们的住址，你可以亲自去问她。”

“好，”哈利看了看表。“你需要什么吗？”

尤恩环视四周。“我应该回家拿些衣服和盥洗用品。”

“好，我载你去。要带大衣和帽子，外面又更冷了。”

车程花了二十分钟，他们经过荒废且即将拆除的老毕斯雷球场，以及施罗德酒馆，酒馆外站着一名面熟的男子，身穿厚羊毛大衣，头戴帽子。哈利违规停车，把车停在歌德堡街四号门

口。两人走进大门，在电梯门前等候。哈利看见电梯门上方的红色数字显示为四，正是尤恩住的那一层楼。他们还没按按钮，就听见电梯开始移动，并看见数字越来越小。哈利用双掌搓揉大腿。

“你不喜欢搭电梯。”尤恩说。

哈利惊讶地看着尤恩。“有这么明显？”

尤恩微微一笑。“我爸也不喜欢搭电梯，走吧，我们爬楼梯。”

两人走上楼梯，途中哈利听见电梯门在楼下开启的声音。

他们进入尤恩家，哈利站在门边，尤恩走进卧室拿盥洗包。

“奇怪，”尤恩蹙眉说：“怎么好像有人来过。”

尤恩拿着盥洗包走进卧室。

“有个奇怪的味道。”尤恩说。

哈利环视房内，只见水槽里有两个玻璃杯，但杯缘没有牛奶或可见的液体痕迹来说明杯子曾被拿来做什么。地上没有融雪的水痕，只有书桌前有少许轻质木材的碎屑，那些碎屑一定是来自其中一个抽屉，而有个抽屉看起来确实有破裂的痕迹。

“我们走吧。”哈利说。

“我的吸尘器为什么在那里？”尤恩说，伸手一指。“你们的人有来用过吸尘器吗？”

哈利熟知犯罪现场搜索程序，其中并不包括在现场使用吸尘器。

“谁有你家的钥匙？”哈利问道。

尤恩迟疑片刻。“我女朋友希雅，但她绝对不会自己拿吸尘器出来用。”

哈利细看碎木屑，照理说吸尘器应该很快就可以吸光它们。他走到吸尘器前，只见塑料管末端的吸头已被卸下。一阵寒意窜上他的脊椎。他拿起管子朝里头看去，再用手指摸了一圈黑色管缘，看了看手指。

“是什么东西？”尤恩问道

“血，”哈利说：“去看门是不是锁上了。”

但哈利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仿佛正站在一间屋子的门坎前，他痛恨这间屋子，却总是避不开它。他打开吸尘器机身中央的盖子，拆下黄色集尘袋，拿了出来，心想这里才是痛苦之屋。在这间屋子里，他总是被迫拿出他感觉邪恶的能力，而他越来越觉得他的这种能力已经过度开发。

“你在干嘛？”尤恩问道。

集尘袋鼓胀胀地。哈利抓住以厚软纸质制成的集尘袋，用力一扯。袋子被扯开，一蓬黑色细尘仿佛神灯精灵般冒了出来，飘上天花板。集尘袋的内容物倾泄到拼花地板上，尤恩和哈利同时望去。

“求主怜悯。”尤恩低声说。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我的老天，”尤恩呻吟说，摸索着找椅子坐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那是……那是个……”

“对，”哈利说，蹲在吸尘器旁，专心调匀呼吸。“那是个眼球。”

那颗眼球看起来像只带有血丝的搁浅水母，眼白表面附着灰尘。哈利在血淋淋的眼球后方看见肌肉根部，以及更粗的虫状物，也就是视神经。“我搞不懂，它是怎么毫发无伤地穿过滤网进入集尘袋，当然前提是它是被吸进去的。”

“我把滤网拿出来了，”尤恩说，话声颤抖。“这样吸力比较强。”哈利从外套口袋拿出一支笔，小心地转动眼球。眼球组织感觉柔软，但里头有个坚硬核心。他变换蹲姿，让天花板的灯光照射在瞳孔上，只见瞳孔又大又黑，外缘模糊，因为眼部肌肉无法再让瞳孔保持为圆形。瞳孔外围的虹膜颜色很浅，几乎呈蓝绿色，闪闪发光，犹如弹珠的中心。哈利听见背后的尤恩呼吸加速。

“通常虹膜是浅蓝色的，”哈利说：“你认

识这个人吗？”

“不，我……我不认识。”

“听着，尤恩，”哈利说，并未回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练习说谎，可是你的技术不是很好。我不能逼你说出你弟不可告人的事，但是这个……”哈利指了指那个带着血丝的眼球。“我可以逼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哈利转过身去，看见尤恩垂首坐在两张餐椅的其中一张上。

“我……她……”他的声音因为情绪波动而浓重。

“所以这是个女的。”哈利说。

尤恩低着头，确认地点了点头。“她的名字叫做伦西·吉尔斯卓，她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

“她的眼睛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她……我们……以前会在这里碰面，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做了什么，哈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但我在这里有工作得做，我们得先替你找个安置的地方。”

“我可以去葛毕兹街。”

“不行！”哈利高声说：“你有希雅家的钥

匙吗？”

尤恩点了点头。

“好吧，那你去希雅家，把门锁上，除了我之外任何人去都不要开门。”

尤恩朝大门走去，又停下脚步。“哈利？”

“是？”

“我跟伦西的事可以不让大家知道吗？我跟希雅开始交往以后就没跟她碰面了。”

“这样不就没问题？”

“你不明白，”尤恩说：“伦西·吉尔斯卓已经结婚了。”

哈利侧头想了想。“第八诫？”

“第十诫。”尤恩说。

“这件事我没办法保密，尤恩。”

尤恩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哈利，缓缓摇头。

“怎么了？”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说出这种话，”尤恩说：“伦西死了，我却只想着怎么苟全自身。”

泪水在尤恩的眼眶里打转。哈利心一软，觉得十分同情尤恩，这并不是对死者家属的同情，而是对一个看见自己悲哀人性而心碎之人的同情。

史瓦莱·哈斯弗有时会后悔自己放弃商船水

手的生涯，跑来歌德堡街四号的新式公寓当管理员，尤其是在这种寒冷天气，住户又打电话来抱怨说垃圾滑槽堵住的时候。这种事平均一个月会发生一次，原因十分明显：每层楼的滑槽开口跟滑槽本身的大小是一样的。老公寓还比较没这种问题，即使是在三〇年代，垃圾滑槽刚推出时，建筑设计师都懂得把滑槽开口设计得比滑槽本身小，这样人们才不会把垃圾从开口硬塞进去，使得垃圾卡在滑槽中间。现在的人满脑子都只想到风格和照明而已。

史瓦莱打开三楼的滑槽门，探头进去，按亮手电筒。光线照射在白色垃圾袋上，他估计袋子应该卡在一楼和二楼之间，那里的管道最窄。

他打开地下室垃圾间的门，把灯打开。里头十分湿冷，连他的眼镜都起了白雾。他打个冷颤，拿起倚在墙边的九呎长铁杆。这根铁杆专门用来清除卡住的垃圾，末端还有个塑料球，只要把铁棒伸进滑槽内就可以刺破垃圾袋。从垃圾袋破口掉进垃圾箱的东西通常会伴随液体滴下。管理规章清楚规定，必须是干燥垃圾才能装在垃圾袋中，丢进滑槽，但没有一位住户遵守规定，就连住在这栋公寓的所谓基督徒都没遵守。

他踩在垃圾箱里的蛋壳和牛奶盒上，脚下嘎

扎作响，朝天花板上的滑槽开口走去。他朝开口望去，却只看见漆黑一片。他把铁杆往上伸进开口，期待碰到一大包软软的垃圾袋，不料铁杆却戳到某种厚实的东西。他用力再戳，那东西却动也不动，显然是紧紧卡在滑槽里。

他拿起挂在腰带上的手电筒，往上照去。一滴液体低落在他的眼镜上，让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他咒骂一句，摘下眼镜，把手电筒夹在腋下，用蓝色外套擦去液体。他站到一旁，眯起近视眼往上看，同时拿起手电筒往上照，不由得大吃一惊，脑中的想象力开始奔腾，越看心脏越没力。他不敢置信，戴上眼镜再往上看，心跳蓦地停止。

铁杆从手中滑落，擦过墙壁，铿的一声掉落在地。史瓦莱跌坐在垃圾箱里，手电筒滚落在垃圾袋之间。又一滴液体滴落在他大腿之间的垃圾袋上。他猛然后退，仿佛那是具有腐蚀性的强酸。他爬起来冲了出去。

他需要新鲜空气。他在海上见过许多玩意，但从未见过这种东西。这东西……不正常。他一定得把它呕出来才行。他推开大门，蹒跚地踏上人行道，没注意到外头站着两名高大男子，也没注意到迎面而来的冰冷空气。他头晕目眩，喘不

过气，倚在墙边拿出手机，无助地盯着手机看。急难救助专线的电话号码多年前改过，为的是让民众比较好记，但这时他脑子里浮现的仍是旧号码。他看见那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在讲手机，另一人他认得是这里的住户。

“抱歉，请问报案要打几号？”史瓦莱问道，听见自己声音沙哑，仿佛已声嘶力竭。

那位住户朝他身旁的男子看去，男子略为打量史瓦莱，说：“我们可能还是得请伊凡带搜索犬过来，稍等我一下。”男子放下手机，转身对史瓦莱说：“我是奥斯陆警署的霍勒警监，让我猜猜看……”

杜勒站在西区跳蚤市场旁的公寓卧室窗户前，看着下方的院子。窗内窗外一样安静，没有小孩在雪地里尖叫奔跑和玩耍，一定是外头太黑太冷了，不过他也已经好几年没看见冬天还有小孩在室外玩耍。他听见客厅的电视正在播报新闻，主播提醒大家今年低温创下新纪录。社会服务部门的官员将推动特别措施，让游民离开街头，并鼓励独居老人打开家中暖气。警方正在搜寻一位名叫科里斯多·史丹奇的克罗地亚公民，民众提供线索可获得奖金。主播并未提及奖金金额，但杜勒猜想这笔钱应该够他购买开普敦的来

回机票，并支付三星期的食宿费用。

杜勒把鼻孔清干净，将剩下的古柯碱抹在牙龈上，盖过披萨的余味。

他跟饼干餐厅的经理说他头痛，提早下班。史丹奇——或是麦可，他说他叫麦可——依照约定在西区跳蚤市场的长椅上等他。史丹奇显然很享受葛兰迪欧沙牌的冷冻披萨，狼吞虎咽地连同“疏痉”也一起吞下肚。疏痉是含有镇静成分的药丸，杜勒把十五毫克的疏痉剁成碎片，加在披萨里。

杜勒看着沉睡中的史丹奇，只见他面朝下赤裸地躺在床上，尽管口中戴着口塞，但呼吸仍深沉均匀。杜勒进行他小小的安排时，史丹奇并没有苏醒的迹象。疏痉是杜勒从饼干餐厅外的街上跟一个癫狂的毒虫买来的，一颗十五克朗。其他道具也不贵，包括手铐、脚镣、附有头套的口塞，以及肛门串珠，这一整套工具称为入门套组，网购价仅五百九十九克朗。

被子被拉到了地上，房间四周点满蜡烛，将史丹奇的肌肤照得闪闪发亮。史丹奇的身体趴在白色床单上呈Y字型，双手被铐在坚固的铜制床架上，双脚被束缚在床尾的栏杆上。杜勒设法在史丹奇的腹部底下塞进一个垫子，让他臀部翘

起。

杜勒打开凡士林的盖子，用食指挖了一坨，再用另一手掰开史丹奇的双臀。一个念头闪现他的脑际：这是强暴。他现在的行为很难再冠上别的名称，但光是想到“强暴”这两个字就让他欲火熊熊燃起。

事实上杜勒不太确定史丹奇会不会反对被玩，因为他释放出的是双重讯号。玩一个杀人犯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感是美妙的。不过他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愚昧，毕竟被他压在底下的这个男人，下半辈子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他低头看着自己勃起的阴茎，从盒子里拿出肛门串珠，拉了拉细而坚韧的尼龙绳两端。尼龙绳穿过串珠，宛如一串珍珠项链，一端的珠子小，另一端的珠子大，依序排列，最大的有如高尔夫球般大小。说明书上写道，依序将串珠塞入肛门，再徐徐拔出，给予分布在肛门开口的敏感神经最大刺激。珠子是彩色的。倘若你不知道肛门串珠是什么，那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别的东西。大珠子映照出杜勒的扭曲身影，他对着自己的身影露出微笑。父亲如果收到他寄的圣诞礼物，以及来自开普敦的问候，一定会大吃一惊。他希望这份礼物挂在圣诞树上会非常好看，但他

在维果斯黑市的家人一定不知道这串闪闪发亮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只会把它挂在圣诞树上，尽责地牵起彼此的手，围着圣诞树跳吉格舞。

哈利领着贝雅特和她的两个助手步下楼梯，走进地下室。管理员打开垃圾间的门。其中一名女助手是新来的，哈利听过她的名字之后三秒钟就忘记了。

“上面那里。”哈利说。贝雅特和两名助手身穿有如养蜂人的装束，小心翼翼走到滑槽开口的下方。头灯光束消失在黑暗的滑槽中。哈利看着那名新来的女助手，等着看她脸上有什么反应。她露出的表情让哈利联想到被潜水者的手指触碰而立即收缩的珊瑚。贝雅特微微点头，犹如冷静评估霜害有多严重的水管工人。

“眼球剝出，”贝雅特说，声音在滑槽里回荡。“玛格丽特，妳有没有看见？”

女助手大力呼吸，在养蜂人装束里寻找笔和笔记本。

“妳说什么？”哈利问道。

“她的左眼被取出来了。玛格丽特？”

“记下来了。”女助手说，记下笔记。

“我想女子是头下脚上卡在滑槽内，眼窝流出少许血液，里头可以看见一些白色部位，应该

是组织之间内部露出的头骨。血液是深红色的，所以已经凝固了一段时间。病理医生来了以后会检查体温和僵硬度。我会不会说得太快？”

“不会，可以的。”玛格丽特说。

“我们在四楼的滑槽门上发现血迹，和眼珠被发现的楼层一样，所以我推测尸体应该就是从那里被推下来。滑槽开口不大，如果从这里观察，死者的右肩似乎脱臼，这可能是在她被推进滑槽门或滑落时发生的。从这个角度很难看清楚，但我看见脖子上有瘀青，这表示她是被勒死的。病理医生会检查肩膀并判定死因。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的工作有限。交给你了，吉伯格。”

贝雅特站到一旁，男助手对着滑槽内开闪光灯拍了几张照片。

“眼窝里的黄白色物体是什么？”吉伯格问道。

“脂肪。”贝雅特说：“你清查垃圾箱，找寻可能属于死者或凶手的东西，之后外面的警察会来帮你把死者拉下来。玛格丽特，妳跟我来。”

他们进入走廊，玛格丽特走到电梯门前按下按钮。

“我们走楼梯。”贝雅特低声说。玛格丽特用惊讶表情看着她，跟在两名前辈后头爬上楼梯。

“我这边还有三个人很快就会到，”贝雅特回答了哈利没问出口的问题。他迈开长腿，一次跨上两级台阶，但身形娇小的贝雅特依然可以轻松跟上。“有目击者吗？”

“目前为止没有，”哈利说：“但我们正在挨家挨户调查，有三名警察正在拜访公寓里的每一个单位，接着会拜访隔壁公寓。”

“他们手上有史丹奇的照片吗？”

哈利看了贝雅特一眼，想看看她是不是刻意挖苦，但很难判断。

“妳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哈利问道。

“凶手是男人。”贝雅特说。

“因为一定要够强壮才能把死者推进滑槽？”

“可能吧。”

“还有其他原因吗？”

“哈利，难道我们还不确定凶手是谁吗？”贝雅特叹了口气。

“是的，贝雅特，还不确定。根据办案原则，在证据确凿之前，一切都必须视为是不确定

的。”

哈利转头望向玛格丽特，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后头。“妳的第一印象呢？”

“什么？”

他们转了个弯，踏进四楼走廊。尤恩·卡尔森家的门口站着一名身穿花呢西装、外头的花呢大衣没扣上的肥胖男子，显然正在等候他们。

“我正在想，妳走进这种公寓和抬头看进滑梯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哈利说。

“感觉？”玛格丽特说，露出困惑的微笑。

“没错，感觉！”史戴·奥纳大声说道，伸出了手。哈利毫不犹豫地跟他握了握手。“加入我们一起来一起学习吧，各位，这就是霍勒的著名真理：进入犯罪现场前，请先清空所有思绪，让自己变成新生儿，没有语言干扰，让自己对神圣的第一印象敞开。最初的这几秒钟，是你在没有证据协助下唯一能掌握事发经过的机会。这听起来很像驱魔对不对。贝雅特，妳这身打扮真不赖耶，还有妳这位美丽的同事是谁？”

“这位是玛格丽特·史文森。”

“我叫史戴·奥纳，”男子说，握起玛格丽特戴着手套的手吻了吻。“我的天，妳尝起来有橡胶的味道，亲爱的。”

“奥纳是心理医生，”贝雅特说：“他是来提供协助的。”

“应该说我总是『试着』提供协助，”奥纳说：“我恐怕得说，心理学这门科学仍处于包尿布的时期，接下来五十到一百年间都不应该赋予它太高的评价。至于妳对霍勒警监的问题有什么回答呢，亲爱的？”

玛格丽特用求救的眼神望向贝雅特。

“我……我不知道，”玛格丽特说：“当然了，那颗眼球有点让人觉得恶心。”哈利打开门锁。

“你知道我受不了血腥的场面喔。”奥纳警告说。

“就把它当成玻璃眼珠吧，”哈利说，推门入内。“请踏在塑料垫片上，什么东西都不要碰。”

奥纳小心地沿着铺在地上的黑色塑料垫片行走，在眼球旁蹲了下来。眼球依然躺在吸尘器旁的一堆灰尘里，但现在已蒙上一层灰色薄膜。

“显然这叫做眼球剝出。”哈利说。

奥纳挑起一边眉毛。“是用吸尘器吸出来的？”

“光用吸尘器没办法把眼球从头部吸出

来，”哈利说：“凶手一定是先将眼球吸出到一定程度，再伸进手指把它拔出来，肌肉和视神经非常坚韧。”

“哈利，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我逮捕过一名在浴缸里溺死亲生孩子的女人，她在拘留所里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所以我听医生解说过详细过程。”

他们听见玛格丽特在后方急促地吸了口气。

“一颗眼球被挖出来并不会致命，”哈利说：“贝雅特认为死者可能是被勒毙，你的第一印象呢？”

“不用说，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处于情绪或理智失调的状态，”奥纳说：“毁伤肢体的行为显示无法控制的怒意。当然凶手选择把尸体丢进滑槽可能有实际上的考虑……”

“不太可能，”哈利说：“如果能让尸体一时不被发现，最聪明的做法是把它留在这个无人空屋里。”

“这样说来，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象征性行为。”

“嗯，挖出眼睛，再把身体其他部分当做垃圾？”

“对。”

哈利望向贝雅特。“这听起来不像是职业杀手的手法。”

奥纳耸了耸肩。“说不定是个愤怒的职业杀手。”

“一般来说，职业杀手会有一套自己信赖的杀人方法，科里斯多·史丹奇的方法就是用枪杀死对方。”

“说不定他的手法比较多，”贝雅特说：“又或者他在房间里的时候被死者吓到。”

“说不定他不想用枪，因为枪声会惊动邻居。”玛格丽特说。

另外三人转头朝玛格丽特望去。

她脸上掠过受惊的微笑。“我的意思是说……说不定他需要一段不受打扰的时间，说不定他在找什么东西。”

哈利注意到贝雅特的鼻子突然呼吸急促，脸色比平常还要苍白。

“你觉得这听起来怎么样？”哈利问奥纳说。

“就跟心理学一样，”奥纳说：“一团疑问，以及从反应来反推回去的假设。”

三人走到门外，哈利问贝雅特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反胃而已。”她说。

“喔？在这当口妳可不能生病，明白吗？”
她只露出别有深意的微笑做为回答。

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见光线漫溢在前方的白色墙壁上。他觉得头痛，身体也痛，而且无法动弹。他觉得嘴里有个东西，试着移动，却发现双手双脚都被铐住。他抬起头来，在床边的镜子和燃烧的蜡烛光线中看见自己一丝不挂，头上戴着一个看起来像马具的黑色玩意。那玩意的一条带子横亘脸部，覆盖嘴巴，中央有个黑色球体。他的双手被金属手铐铐住，双脚被看起来像是束缚带的黑色物体固定住。他盯着镜子看，看见双腿之间的床单上有一根线头，线的另一端隐没在他的双臀之间。他背上有某种白色物体，看起来像精液。他趴回枕头中，紧闭双眼，虽想大叫，但知道口里的球会形成阻碍。

他听见客厅传来声音。

“哈啰？Politi？”

Politi？Polizei？警察？

他在床上扭动，拉扯双臂，却被手铐削去拇指背的皮肤，令他疼痛呻吟。他扭动双手，让手指抓住铐环之间的铁链。手铐。金属杆。父亲教过他说，建材通常只制造成可以承受单方向的压力，而弯曲钢铁的艺术就在于知道它在哪个点和

哪个方向的抵抗力最弱。手铐之间的铁链是设计用来防止两个铐环分离。

他听见男子的声音在客厅简短地讲完电话，接着四周一片寂静。

他按住铁链最后一段连接扣，这段连接扣连结着铐环，而铐环铐在床头的铜杆上。他没有拉扯，而是扭转。扭转四十五度角之后，连结扣就卡在铜杆上。他试着继续扭转，但手铐动也不动。他再试一次，手却滑开了来。

“哈啰？”客厅再度传来声音。

他深呼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眼前浮现父亲的身影。父亲穿着短袖衬衫，露出粗大前臂，站在工地的钢筋束前。父亲轻声对他说：“排除所有的怀疑，把所有的空间留给意志力，钢铁没有意志力，这就是为什么它最后总是会输。”

杜勒的手指不耐烦地在洛可可镜子上轮敲着，这面镜子镶有闪耀珠光的灰色贝壳。骨董店老板跟他说，“洛可可”这个名词通常带有贬意，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过于夸张的风格，几乎称得上是怪诞。后来杜勒发现就是因为老板这一番话，让他决定贷款一万两千克朗来买下这面镜子。

警署总机把电话转到犯罪特警队，但无人接

听，现在正试着转接给制服警察。

他听见卧房传来声响，是铁链摩擦铜床的咯咯声。看来疏痒并不是最有效的镇静剂。

“我是值班警察。”一个冷静低沉的声音传来，吓了杜勒一跳。

“呃，我打……我打电话来是关于奖金，就是……呃，那个枪杀救世军的家伙。”

“请问你的姓名？从哪里打电话来的？”

“我叫杜勒，从奥斯陆打的电话。”

“可以请你说得详细一点吗？”

杜勒吞了口口水。基于几个原因，他行使了不公开电话号码的权利，因此他知道现在这名值班警察面前的屏幕应该显示为“未显示号码”。

“我可以提供协助。”杜勒的声调不自禁地拉高。

“首先我需要知道……”

“我把他铐在床上了。”

“你是说你把某人铐在床上？”

“他是杀人犯不是吗？他很危险。我在餐厅看见了手枪。他叫科里斯多·史丹奇，我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接着话声再度传来，这次有点不再那么镇定。“请冷静下来，告诉我你

的姓名，你的所在位置，我们立刻赶来。”

“那奖金呢？”

“如果这通电话让我们逮捕到正确的嫌犯，我会确认是你协助过我们。”

“那我会立刻得到奖金吗？”

“对。”

杜勒想到开普敦，想到炙热阳光下的圣诞老人。电话发出吱喳声。他吸了口气，准备回答，眼睛看着那面价值一万两千克朗的镜子。这时他明白了三件事。第一，吱喳声不是电话传来的。第二，网络上贩卖的五百九十九克朗入门套组所提供的手铐质量不佳。第三，他很可能已经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圣诞节。

“喂？”电话传来说话声。

杜勒很想回答，但那条怎么看都像圣诞装饰品、由细尼龙绳串起的闪亮珠子，塞住了声带发声所需要用到的气管。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四人乘车行驶在暗夜里的高雪堆之间。

“厄斯古德就在前面左边。”尤恩在后座说，手臂环抱着惊畏不已的希雅。

哈福森驾车转弯，离开主干道。哈利看着窗外星罗棋布的农舍在山坡顶端或树丛之间如同灯塔般闪烁灯光。

由于哈利说罗伯的住处已不再安全，因此尤恩建议去厄斯古德，并坚持要带希雅一起去。

哈福森驾车开上白色农舍和红色谷仓间的车道。

“我们得打电话请邻居驾驶牵引机清除一些雪才行。”尤恩说。车子费力地开在新雪之上，朝农舍的方向前进。

“绝对不行，”哈利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这里，就连警察也不行。”

尤恩走到台阶旁的围墙前，数到第五块墙板，把手伸进墙板下的雪堆之中。

“有了。”他说，用手拿出一把钥匙。

室内的温度感觉比室外还低，漆面木墙似乎冰冻在冰块中，让他们的声音变得刺耳。他们踩

掉鞋子上的冰雪，走进大厨房，里头有坚实的餐桌、橱柜、储物长椅，角落有个耶尔多牌燃木火炉。

“我来生火，”尤恩说，口喷白气，双手搓揉取暖。“长椅里可能有一些木柴，但我们需要更多，得去柴房拿。”

“我去拿。”哈福森说。

“你得挖出一条路才行，阳台上两把铲子。”

“我跟你去。”希雅低声说。

雪停了，天空也变得清朗。哈利站在窗前抽烟，看着哈福森和希雅在白色月光下铲开重量颇轻的新雪。火炉发出劈啪声，尤恩弯腰看着火焰。

“你女朋友对伦西·吉尔斯卓的事有什么反应？”

“她原谅我了，”尤恩说，“就像我说的，那是在跟她交往以前的事。”

哈利看着香烟火光。“你还是不知道伦西为什么要去你家？”

尤恩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利说：“你书桌最底下的一格抽屉被强行打开，你在里面放

了什么？”

尤恩耸了耸肩。“私人物品，大部分是信。”

“情书吗？比方说伦西写的？”

尤恩脸颊发红。“我……不记得了。大部分都已经丢了，可是或许留了几封。我抽屉都会上锁。”

“所以就算希雅一个人在那里也不会发现？”

尤恩缓缓点头。

哈利走到门外台阶上，俯瞰农舍庭院，抽了最后几口烟，然后丢进雪地，拿出手机。铃声响到第三声，哈根接了起来。

“我把尤恩·卡尔森移到了别的地方。”哈利说。

“说详细一点。”

“没有必要。”

“什么？”

“他在这里比较安全，哈福森会留下来过夜。”

“在哪里，霍勒？”

“这里。”

哈利聆听电话那头的沉默，隐约猜到接下来

会有什么响应。果然哈根的声音大而清楚地响了起来。

“霍勒，你的直属长官要求你详细回报，拒绝回报会被视为不服从命令，你听清楚了吗？”

哈利经常希望自己的奇特个性是怪在别的地方，好让他拥有一点大部分人都具备的社会生存本能。但他不是这种人，一向都不是。

“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这很重要吗，哈根？”

哈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霍勒，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提问，你听清楚了吗？”

哈利沉默等待，再等待，听见哈根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哈利说：“史康森农场。”

“你说什么？”

“在史特勒曼镇东部，卢兰森林的警察训练场附近。”

“原来如此。”过了一会哈根说。

哈利结束通话，按下另一组号码，同时看见希雅站在月光下朝屋外厕所的方向怔怔望去。她放下铲子，身体凝止成一种奇怪的姿势。

“我是史卡勒。”

“我是哈利，有新发现吗？”

“没有。”

“没有线报？”

“没有象样的。”

“但是有人打电话来？”

“天啊当然有，民众都知道有奖金可以拿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烂主意，替我们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

“民众都怎么说？”

“他们说的都差不多！都说见过长得很像史丹奇的人。最好笑的是有个家伙打给值班警察，说他把史丹奇给铐在家里的床上，还问说这样有没有奖金可以拿。”

哈利等麦努斯的笑声停止后才说：“他们怎么证实那家伙说的不是真的？”

“他们不用证实，那家伙自己挂了电话，显然头脑不清楚，他还宣称说他见过史丹奇在餐厅手里拿着枪。你们在干嘛？”

“我们……你刚刚说什么？”

“我问说你们……”

“不是，我是说你刚说那家伙看见史丹奇拿枪。”

“哈哈……民众的想象力很丰富对不对？”

“帮我把电话转给值班警察。”

“呃……”

“现在就转，史卡勒。”

哈利的电话被转了过去，跟值班警察说上了话，才说三句就请对方留在在线不要挂断。

“哈福森！”哈利的喊叫声在院子里回荡。

“什么事？”哈福森出现在谷仓前的月光下。

“不是有个服务生在厕所看见有人拿着沾有洗手乳的手枪吗，他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会记得？”

“我不管，你给我记起来。”

两人的回音在静夜中的房舍墙壁和谷仓之间响起。

“好像叫杜勒什么的。”

“正中红心！那家伙就是在电话上说他叫杜勒。很好，现在请把他的姓氏想起来。”

“呃……比勒格？不对，比尔伦？不对……”

“快点，列夫·雅辛！”

“比约根，对，比约根。”

“放下铲子，你得到了上路飚车的许可。”

二十八分钟后，哈福森和哈利驾车来到西区跳蚤市场，在希维斯街转弯，抵达杜勒的住处地址，这地址是值班警察向饼干餐厅的领班问来

的。现场已经停着一辆警车。

哈福森把车停在警车旁，按下车窗。

“三楼。”驾驶座上的警察说，指了指灰砖墙上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

哈利倾身越过哈福森。“哈福森跟我上去，你们一个人留在这里跟警署保持联络，一个人去后院守住厨房楼梯。你们后车箱里有枪可以借我吗？”

“有。”女警员说。

男警员倾身向前。“你是哈利·霍勒对不对？”

“对。”

“署里有人说你没有枪枝执照。”

“我没有。”

“喔？”

哈利微微一笑。“那天我睡过头，错过了秋天那时第一回合射击测验，可是第二回合我拿到全国第三名，这样可以吗？”

两名警察互望一眼。

“可以。”男警员咕哝说。

哈利猛力推开车门，冰冻的橡胶条发出呻吟。“好，我们来看看这条线报是不是值得我们跑一趟。”

这是哈利在两天内第二次拿起M P 5冲锋枪，他按下名牌上写着塞斯德的门铃，对一个紧张的女性声音说他们是警察，还说她可以先走到窗边，看看楼下是不是有警车再开门。女子照做了。女警员走到后院就定位，哈福森和哈利爬上楼梯。

门铃上的铜制名牌用黑字写着“杜勒·比约根”。哈利想起过去第一次跟莫勒一起行动时，莫勒教了他一种判断门内是否有人在家最简单的方法，到现在仍然很管用。哈利把耳朵附在门板玻璃上。里头没有声音。

“子弹装了，保险打开了？”哈利低声说。

哈福森拿出警用左轮手枪，贴着大门左方的墙壁站立。

哈利按下门铃。

“要破门还是不要破门，”哈利低声说：“这是个好问题。”

“要强行侵入的话，最好先打电话去检察官办公室申请搜索……”

哈福森话未说完，就被M P 5冲锋枪打破门上玻璃的碎裂声给打断。哈利伸手入内，打开了门。

他们悄悄走进玄关，哈利指了指几扇门，指

示哈福森去检查，自己则走进客厅。客厅空无一人，但哈利立刻注意到电话桌旁的镜子曾遭受重击，镜子中央有个圆形区块已经掉落，其他部分有如黑色太阳般从圆形区块呈放射状往外龟裂，裂痕一直延伸到镀金的装饰镜框。

哈利把注意力集中在客厅尽头一扇微开的房门。

“厨房和浴室没人。”哈福森在他背后低声说。

“好，做好准备。”

哈利朝微开的房门走去。这时他觉得如果他们在这里会有任何发现，一定会在那个房间里。一辆消音器故障的车子从外头经过。电车的尖锐煞车声从远处传来。哈利发觉自己似乎本能地弓起身体，避免成为太大的目标。

他用冲锋枪管推开房门，利落地踏了进去，立刻闪到一旁，以免自己成为明显目标。他紧靠墙壁，手指扣在扳机上，等待眼睛适应黑暗。

透过门口射入的光线，他看见一张铜杆大床，被子底下伸出两条赤裸小腿。他大步上前，抓住被子一角，掀开了来。

“哇！”哈福森惊呼一声，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床铺，慢慢放下了枪。

他打量栅栏，奋力助跑，纵身一跃，运用波波教他的方式，像虫一样往上爬，然后翻越栅栏。口袋里的手枪顶到他的腹部。他跃落在栅栏另一侧的人行道冰面上，在街灯光线下看见身上的蓝色外套出现一道大裂缝，白色内里跑了出来。

一个声响令他避开灯光，躲进层层迭迭的货柜阴影中。这是个很大的港口区。风吹过阴暗荒废的小木屋破窗，发出尖鸣。

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受到监视。不对，不是受到监视，而是被发现。有人知道他来到了这里，但也许还没看见他。他扫视被灯光照亮的栅栏，找寻可能的保全系统，但什么都没发现。

他沿着两排货柜行走，找到一个开着的货柜，走进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立刻察觉不妙，如果他睡在这里一定会冻死。他关上货柜门，感觉空气流动，仿佛站在某个正在运送中的方块里。

他踩到报纸，脚下发出窸窣声。他必须想办法保暖才行。

他走出货柜，再度觉得自己受到监视。他走到小屋，抓住一块木板用力一拉。木板砰的一声被拉了下来。他瞥见有个影子闪过，转身却只看见奥斯陆中央车站周围十分诱人的饭店，以及这

间小屋的漆黑门口。他又拆下两块木板，走回货柜。雪堆上有脚印，是爪子的，而且很大，是警卫犬的爪印。脚印是原本就在这里的吗？他将木板掰成小块，放在柜门内的钢制壁板旁，并在柜门上留一条缝，想让黑烟飘出去。他从救世军旅社拿来的火柴跟手枪放在同一个口袋。他点燃报纸，放在木头下方，再把手放在热气上。小小的火焰舔舐着锈红色的墙壁。

他想到那服务生用惊恐眼神看着枪管，任他搜查口袋，但他只找到一些零钱。服务生说他只有这点钱。这点钱只够买个汉堡和搭地铁，不够找地方躲藏、保暖和睡觉。接着服务生又笨到说他已经报警，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于是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火焰照亮外头的雪地，他注意到门外多出一些爪印。奇怪，他刚刚进货柜时并未看见。他坐在原地，聆听自己的呼吸声在铁箱里回荡，仿佛里头有两个人。他用目光追踪爪印，突然身体一僵，他发现脚印和爪印重迭了，他的脚印中有个爪印。

他猛力将门关上，货柜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只剩报纸边缘在漆黑中发出红光。他的呼吸变得浓重。外头有只警卫犬正在猎捕他，牠会嗅

闻他，辨认他的气味。他屏住呼吸，这时才惊觉那只猎捕他的警卫犬就在里头，刚才他听见的并不是自己呼吸声的回音。警卫犬就在货柜里。他赶紧把手伸进口袋拿枪，这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奇怪，这只警卫犬竟然不会嗥叫，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来。直到这时牠才发出声音，即便如此，牠发出的也只不过是冲刺时脚爪接触金属地面的轻柔摩擦声。他才刚扬起手臂，一张大嘴就已咬上他的手，剧烈疼痛让他的脑袋像是爆炸开来似的。

哈利仔细查看床上，认为那人应该就是杜勒·比约根。

哈福森站到哈利身旁。“我的老天，”他低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哈利没有回答，只是拉开那人脸上的黑色面罩拉链，再把面罩拉到一旁，露出底下画着的红唇和眼妆，令他想到怪人乐团（The Cure）的主唱罗伯·史密斯（Robert Smith）。

“他就是跟你在饼干餐厅说过话的服务生？”哈利问道，环视卧室。

“应该是吧，但这身装扮是什么啊？”

“皮革装。”哈利说，用指尖抚摸床单上的

金属细屑，又拿起床边桌上一个半满水杯旁的东西。那东西是药丸。他细看那颗药丸。

哈福森呻吟一声。“这真是太恶心了。”

“算是恋物癖的一种，”哈利说：“其实不会比你喜欢看女人穿迷你裙、吊袜带或任何令你血脉贲张的服装还来得恶心。”

“我喜欢制服，”哈福森说：“什么制服都好，护士制服、交通警察制服……”

“谢谢你的分享。”哈利说。

“你说呢？”哈福森问道：“这是自杀药丸？”

“最好问他。”哈利说，拿起那杯水，倒在床上那张脸上。哈福森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如果你不是满脑子充满偏见，早就应该听见他还在呼吸了，”哈利说：“这是疏痉，不会比烦宁来得更糟。”床上的男子挣扎着要吸呼，脸皱成一团，接着是一阵猛咳。

哈利在床沿坐下，等待那对惊恐又缩小的瞳孔慢慢将焦距对准在他身上。

“比约根，我们是警察，抱歉闯进你家，但我们相信你手上曾经有我们要找的人，现在这个人显然已经不在了。”

哈利面前的那双眼睛眨了两次。“你在说什

么啊？”男子的声音十分浓重。“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从前门进来的，”哈利说：“今晚稍早你家有客人。”男子摇了摇头。

“你是这样跟警察说的。”哈利说。

“我家没人来过，我也没打电话报警，我的电话号码没登记在电话簿里，你们是追踪不到的。”

“可以，我们追踪得到，而且我刚刚可没说打电话报警。你在电话中说你某人铐在床上，而且我在床单这里发现栏杆的金属细屑，外头的镜子也被打破。比约根，他跑掉了是不是？”

男子瞠目结舌，看了看哈利，又看了看哈福森，视线又回到哈利身上。

“他有没有威胁你？”哈利用同样低沉平板的声音说。“他有没有说如果你敢对我们透露一个字，他就会回来找你？是不是这样？你害怕他会回来？”

男子只是张大嘴巴。也许是因为那副皮革面具的缘故，哈利联想到偏离航道的机师，只不过眼前这位是偏离航道的罗伯·史密斯。

“他们总是会撂下这类狠话，”哈利

说：“不过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来真的，你早就死了。”

男子呆望着哈利。

“比约根，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带了什么东西离开？钱？还是衣服？”

男子不发一语。

“快说，这很重要，他在奥斯陆还有一个人要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勒·比约根低声说，眼光并未离开哈利。“可以请你们离开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应该告诉你，你这样做有可能被控窝藏杀人犯，最坏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把你视为帮凶。”

“有什么证据？好吧，也许我打过电话，但我是开玩笑的，我只想乐一乐，那又怎样？”

哈利从床沿站了起来。“随便你，我们要走了，你收拾些衣服吧，我会派几个人来带你回去。”

“带我回去？”

“就是逮捕你。”哈利对哈福森做个手势，表示离开。

“逮捕我？”杜勒的声音不再浓重。“为什

么？妈的你手上根本没有证据。”

哈利扬起了手，拇指和食指之间夹着药丸。“比约根，疏痉是处方用药，就跟安非他命和古柯碱一样，除非你有处方笺，否则我们必须因为你持有疏痉而逮捕你，刑期是两年。”

“你是开玩笑的吧。”杜勒费力地爬下床，抓起地上的被子，这时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的是什么。

哈利朝门口走去。“这我同意，我个人认为挪威法律对于持有软性毒品的刑罚太重了，所以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我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晚安了。”

“等一下！”

哈利停下脚步，在原地等待。

“他的兄……弟……”杜勒结结巴巴地说。

“兄弟？”

“他说如果他在奥斯陆出事，他的兄弟会来追杀我。无论他是被捕还是被杀，他们一定会来追杀我。他还说他的兄弟喜欢用盐酸。”

“他没有任何兄弟。”哈利说。

杜勒抬头看着哈利，用十分惊讶的口吻说：“没有吗？”

哈利摇了摇头。

杜勒拧绞双手。“我……我吃那些药是因为我心情很不好，这不就是那些药的用处吗？”

“他去哪里了？”

“他没说。”

“他有拿钱吗？”

“只有我身上的一点零钱，然后他就走了。我……我只是坐在这里，觉得很害怕……”他突然哭了起来，缩在被子底下。“我好害怕。”

哈利看着哭哭啼啼的杜勒。“如果你要的话，今天晚上可以去警署睡觉。”

“我要留在这里。”杜勒吸了吸鼻涕。

“好吧，我们其中一个人明天早上会再找你问话。”

“好。等一下！如果你们逮到他……”

“怎样？”

“我还是可以拿到奖金对不对？”

他把火生得很旺。火焰在一片三角形玻璃内翻腾，玻璃来自小屋的破玻璃窗。他又去拿了几片木板，感觉身体开始暖和起来。夜里会更冷，但至少他还活着。他用那片玻璃把衬衫割成条状，把流血的手指包扎起来。先前警卫犬的嘴巴咬上他握住手枪的手，连手枪也咬在嘴里。

那只黑麦兹纳犬吊挂在货柜的顶端和地板之

间，影子在柜壁上闪动不定，牠嘴巴张开，身体伸长，凝结在最后一次无声攻击的姿势中。两条后腿用铁丝绑了起来，铁丝穿过货柜顶端的铁沟槽。血从嘴巴和耳朵后方的子弹出口滴落地面，犹如时钟般规律地滴答作响。他永远不会知道扣下扳机的究竟是他的前臂肌肉，还是因为那只狗的嘴巴咬上他的手，挤得他的手指扣动扳机。但子弹击发之后，他仍觉得柜壁震动不已。自从他抵达这个讨厌的都市之后，这是他开的第六枪，如今手枪里只剩一发子弹。

子弹只要一发就够了，但现在他要怎么找到尤恩·卡尔森？他需要有人引导他前往正确的方向。他想到那个叫哈利·霍勒的警察。“哈利·霍勒”听起来不像是个常见的名字，也许这个警察不会太难找。

第三部 釘刑

20会议厅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维卡中庭饭店暨办公大楼外的霓虹灯显示零下四度，里头的时钟显示晚上九点。哈利和哈福森站在玻璃电梯内，看着热带植物在下方渐远渐小。

哈福森噘起嘴唇，然后改变心意，又噘起嘴唇。

“玻璃电梯就没问题，”哈利说：“我不怕高。”

“嗯哼。”

“我希望由你来说明和发问，我晚点再加入，好吗？”

哈福森点了点头。

他们离开杜勒家之后，才刚上车就接到甘纳·哈根的电话，要他们前往维卡中庭饭店，埃布尔和麦兹·吉尔斯卓这对父子正在那里等候，准备提供说明。哈利说民众打电话来表示要提供说明并找警方去做笔录不合常规，因此建议派麦努斯去。

“埃布尔是总警司的老朋友，”哈根解释说：“他打电话来说他们决定只提供说明给领导

调查工作的警官。往好的方面想，不会有律师在场。”

“这个嘛……”

“太好了，谢谢。”

这次他们身不由己。

一名身穿蓝色运动上衣的矮小男子站在电梯外等候他们。

“我是埃布尔·吉尔斯卓。”男子说，一双薄唇说话时几乎不动，跟人握手迅速坚定。

埃布尔有一头白发，眉头蹙起，面容饱经风霜，但眼神年轻警觉，在他们行走时观察哈利。三人来到一扇门前，门上标志说明这里是吉尔斯卓投资公司。

“我想先跟你们说，我儿子受到很大的打击，”埃布尔说：“尸体的状况惨不忍睹，麦兹又生性比较敏感。”

哈利根据他的表达方式，分析他可能是个务实之人，懂得逝者已矣的道理，或者是他的媳妇并未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接待区小而华丽，墙上挂着多幅民族浪漫主义时期的挪威著名画作。这些画哈利见过无数次，像是农家庭院中的男人和猫、索里亚莫利亚宫殿。只不过这次哈利不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不是

复制品。

他们走进会议室，只见麦兹·吉尔斯卓坐在里头，凝视着面对中庭的玻璃墙。埃布尔咳了一声，麦兹缓缓转过身来，仿佛正在做梦却受到打扰，而他不愿意离开梦境。哈利的第一印象是儿子长得不像父亲。麦兹脸小而圆，五官柔和，一头卷发。哈利判断他应该三十多岁，但他看起来比这年纪还小，可能因为他脸上露出孩子般的无助神情，站起来时双眼才终于聚焦在他们身上。

“很感谢你们过来。”麦兹用浓重嗓音低声说，非常用力地跟哈利握手，让哈利怀疑他说不定以为来的是牧师而非警察。

“不客气，”哈利说：“反正我们也想找你谈话。”

埃布尔咳了一声，嘴巴几乎没什么张开，只像是木雕脸孔上的一条裂缝。“麦兹的意思是说他很感谢你们接受请求来到这里，我们以为你们会比较想在警局碰面。”

“我以为你会比较想在家里见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哈利对麦兹说。

麦兹优柔寡断地看了父亲一眼，见他微微点头，才说：“我没办法忍受待在那里，感觉好……空。今天晚上我会睡家里。”

“睡我们家。”埃布尔接口说明，看了儿子一眼。哈利觉得埃布尔的眼神应该是带着同情，但看起来却像是轻视。

四人坐下，父子俩越过桌面把名片递给哈利和哈福森。哈福森回递两张自己的名片，埃布尔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哈利。

“我的还没印出来，”哈利说。这是实话，他的名片从以前到现在从未印出来过。“不过哈福森跟我是搭档，所以打给他是一样的。”

哈福森清了清喉咙。“我们想请教几个问题。”

哈福森的询问重点在于厘清伦西稍早之前的行踪、她去尤恩·卡尔森家的原因，以及她可能的仇敌。但每个问题对方都以摇头作答。

哈利找牛奶来加进咖啡，他已不喝黑咖啡，也许这是开始老化的征兆。几星期前，他把披头四的经典专辑《比伯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拿出来听，结果十分失望，因为连这张专辑也变老了。

哈福森看着笔记本读问题，记下回答，并未和对方目光相触。他请麦兹说明今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的行踪，这正是医生推断的死亡时间。

“他在这里，”埃布尔说：“我们两个人一

整天都在这里工作，希望让公司出现转机。”他对哈利说，“我们料到你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读过警方在调查命案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丈夫。”

“这是有原因的，”哈利说：“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

“了解，”埃布尔说：“但统计数字是一回事，现实情况又是一回事。”

哈利直视埃布尔闪烁不定的蓝色眼睛。哈福森瞥了哈利一眼，仿佛在害怕些什么。

“那我们就把现实情况说清楚，”哈利说：“少摇头、多说话，可以吗，麦兹？”

麦兹猛然抬头，仿佛刚刚在打瞌睡。哈利等到和麦兹四目相接，才说：“尤恩·卡尔森跟你老婆的事，你知道多少？”

“住口！”埃布尔用他那张木娃娃嘴厉声说：“你这种傲慢的态度可以用来应付平常那些人，可不能用在这里。”

哈利叹了口气。“如果你希望的话，可以让你父亲留在这里，麦兹，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轰出去。”

埃布尔哈哈大笑，这是胜利者发出的老练笑声，大有终于找到可敬对手之感。“告诉我，警

监先生，我是不是得打电话给我的总警司朋友，说他的手下用这种态度来对付一个刚经历丧妻之痛的人？”

哈利正要回答，却被麦兹抢先一步。麦兹以怪异而优雅的姿态缓缓扬起了手。

“爸，我们得找到他，我们必须跟警方互相帮助。”

他们等待麦兹往下说，但麦兹的目光又回到玻璃墙上，不再说话。

“好吧，”埃布尔用腔调十分地道的英语说，“那我们有个条件：霍勒，我们私底下说，请你的助手去外面等。”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哈利说。

“我们正在试着跟你合作，没什么好商量的，不然就透过律师来跟我们谈，明白吗？”

哈利等待自己的怒气上升，却迟迟没等到，于是他很确定：自己的确开始老了。他朝哈福森点了点头，后者露出惊讶表情，但仍站了起来。埃布尔等他离开并关上门之后，才开口说话。

“是的，我们见过尤恩·卡尔森。麦兹、伦西和我见过他，他是以救世军金融顾问的身分跟我们见面。我们开了很高的条件给他，但他回拒，这个人的道德和正直无可怀疑。但他还是有

可能追求伦西，而且他也不是头一个。我发现婚外情已经登不上报纸头版了。但你的暗示是荒谬的，相信我，我认识伦西已经很久了，她在家里不仅备受疼爱，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如果我说她有尤恩·卡尔森家的钥匙呢？”

“我不想再听见这件事了！”埃布尔怒道。哈利瞥了玻璃墙一眼，看见玻璃映照出麦兹的脸。埃布尔继续往下说。

“我们之所以想私底下跟你谈话，霍勒，是因为你是调查工作的领导人，只要你逮到杀害伦西的凶手，我们就给你一笔奖金，二十万克朗，绝对谨慎处理。”

“你说什么？”哈利说。

“好吧，”埃布尔说：“数目可以再谈。重点是我们希望警方优先办这件案子。”

“你是要贿赂我？”

埃布尔露出刻薄的微笑。“霍勒，你用不着这么激动，回去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要把这笔钱捐给警察遗孀基金，我们也不会有意见。”

哈利默然不语。埃布尔在桌上拍了一掌。

“会议结束。我们保持联络，警监先生。”

玻璃电梯轻柔无声地向下沉降，哈福森打个

哈欠，心想耶稣颂歌中的天使应该就是这样降临人间。

“你怎么没有立刻把埃布尔·吉尔斯卓轰出去？”哈福森问道。

“因为他还挺有意思的。”哈利说。

“我去外面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他说伦西是很好的人，不可能跟尤恩·卡尔森发生什么关系。”

“这种话连他们自己也相信吗？”

哈利耸了耸肩。

“他们还说了什么？”

哈利迟疑片刻。“没有。”他说，朝下方大理石沙漠中的绿洲和喷泉望去。

“你在想什么？”哈福森问道。

“我好像看见麦兹·吉尔斯卓微笑，但不是很确定。”

“什么？”

“我在玻璃墙上看见他的影子。你有没有发现埃布尔·吉尔斯卓看起来有点像木偶？那种腹语术的木偶。”

哈福森摇了摇头。

他们踏上穆克坦斯路，朝奥斯陆音乐厅的方向走去。路人行色匆匆，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圣

诞采购品。

“好冷，”哈利说，打个冷颤。“冷空气让废气滞留在地表，这整座城市都快窒息了。”

“就算这样也比刚刚会议室里熏死人的胡后水香味来得好。”哈福森说。

奥斯陆音乐厅的员工出入口挂着救世军圣诞音乐会的海报，海报下方坐着一个小孩，正拿着空纸杯伸手乞讨。

“你唬弄了比约根。”哈福森说。

“喔？”

“持有疏症要判刑两年？而且史丹奇说不定有九个凶神恶煞的兄弟会来找他报仇。”

哈利耸了耸肩，又看看表。要去参加匿名戒酒会已经太迟，那就把戒酒这件事交给上主安排吧。

“但是耶稣重返人间之后，谁认得出祂呢？”总司令戴维·艾考夫高声说，面前的火焰摇曳闪烁。“会不会救主就在我们之间，就在这个城市里？”

白色简约的偌大会堂里，众人纷纷耳语。会堂的讲台后方没有装饰，前方也没有领圣餐的栏杆，会众和讲台之间只有一张提供给忏悔者坐的长椅。

总司令低头看着会众，顿了一下以达到效果，然后继续说：“虽然马太写说救主会以辉煌灿烂的方式偕同所有的天使一同降临，但经典上也写说：『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艾考夫吸了口气，翻过一页，抬眼看着会众，不看《圣经》继续往下说。

“『他们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看顾你呢？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艾考夫讲道完毕后，时间开放给会众分享见证。一名老翁以敞开心房的诚恳态度说，他们以上主透过耶稣所说的话语做为后盾，赢得奥斯陆大教堂广场上的战役。接着一名年轻男子走上讲台说，今晚要唱书上第六一七号圣歌来做为结束。男子是指挥，他站到身穿制服的八人管乐团前，负责演奏大鼓的里卡·尼尔森便开始倒数。乐团奏起前奏，男子转身面对会众，众人齐声高唱，歌声在会堂里听起来宏亮有力：“挥舞救赎

的旗帜，展开圣战！”

圣歌唱完后，总司令再度站上讲台。“亲爱的朋友，在今晚聚会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宣布，今天总理办公室确定总理本人将莅临我们在奥斯陆音乐厅举行的年度圣诞音乐会。”

台下响起掌声。会众起身朝门外从容走去，会堂内响起热烈的谈话声。只有玛蒂娜·艾考夫看起来神色匆忙，她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哈利看见她起身走到中央走道。她身穿羊毛裙、黑丝袜、跟他一样的马汀大夫靴，头戴白色毛线帽。她朝哈利的方向望来，起初并未认出他，接着才眼神一亮。哈利站起身来。

“嗨，”玛蒂娜说，侧头微笑。“你是为了工作而来，还是对灵性感到饥渴？”

“呃，你父亲的演讲功力一流。”

“他有办法成为五旬节运动的国际巨星。”

哈利似乎在玛蒂娜身后的人群中瞥见里卡。“是这样的，我想请教妳几个问题，如果妳想在寒风里散散步，我可以陪妳走回家。”

玛蒂娜露出怀疑神色。

“如果妳现在要回家的话。”哈利急忙补上一句。

玛蒂娜环视四周，答道：“我可以陪你散步

回家，你家比较顺路。”

外头的空气凝重刺骨，弥漫着油炸食物和汽车废气的气味。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哈利说：“罗伯跟尤恩妳都认识，所以我想问妳，罗伯有可能想杀他哥哥吗？”

“你说什么？”

“妳回答前可以先想一想。”

他们在冰面上小步行走，经过蜘蛛戏院，穿越无人的人行道。圣诞大餐的季节已接近尾声，但出租车仍载着盛装打扮、醉眼迷蒙的人们，在彼斯德拉街上来往奔驰。

“罗伯是有点疯狂，”玛蒂娜说：“但还不到杀人的地步吧？”她用力摇头。

“他会不会雇人来做这件事？”

玛蒂娜耸了耸肩。“我跟尤恩和罗伯没有太多往来。”

“为什么？说起来你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吗？”

“对，但我其实跟别人都没什么往来，我比较喜欢独来独往，跟你一样。”

“我？”哈利惊讶地说。

“独行的狼是认得出同类的。”

哈利看了玛蒂娜一眼，见她露出逗弄的眼神。

“你小时候一定是那种独来独往的人，喜欢自己享受刺激，不让别人靠近。”

哈利微笑摇头。他们经过贝利兹屋前的废弃油桶，这些房屋外墙都是涂鸦，里头无人居住。哈利伸手一指。

“妳还记得一九八二年这里的房屋被占领的时候，举办了不少庞克音乐会吗？来表演的有夏特乐团（Kjøtt）、奥勒维斯塔乐团（The Aller

Værste），还有好多其他团体。”

玛蒂娜笑了几声。“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才刚上学，而且救世军的人很少会来这里。”

哈利咧嘴而笑。“说的也是。我有时会来，至少以前的时候会来，我以为这里适合像我这种边缘人来，但结果我也无法融入，因为说到底贝利兹屋还是充满单一论调和思想，那些煽动家会来这里演讲，像是……”

哈利顿了一顿，但玛蒂娜替他把话说完。“像是今晚我爸在会议厅的演讲？”

哈利把双手深深插进口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妳想用自己的大脑去找答案，很快就会

觉得孤单。”

“那目前为止你孤单的大脑找到了什么答案？”玛蒂娜将手放在哈利的手臂上。

“看来尤恩和罗伯过去都有几个情人。这个希雅到底有什么特别，让他们两兄弟都为她倾倒？”

“罗伯喜欢希雅？我没有这个印象。”

“尤恩是这样说的。”

“呃，就像我说的，我跟他们没什么往来。但我记得以前暑假在厄斯古德，希雅很受男生欢迎。竞争从很早就开始了，你知道的。”

“竞争？”

“对啊，想成为军官的男生必须在救世军里找个女朋友。”

“是吗？”哈利惊讶地说。

“你不知道吗？男生只要娶了外人，马上就会失去在救世军的工作，救世军的整个指挥链是以共同生活工作的夫妻做为基础，两个人必须都受到上帝的召唤。”

“听起来很严格。”

“我们是军事组织。”玛蒂娜说，话中不带讽刺之意。

“男生怎么会知道希雅想成为军官？那时她

还小不是吗？”

玛蒂娜微笑摇头。“看来你并不了解救世军，其实军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但总司令和行政长官都是男性？”

玛蒂娜点了点头。“我们的创立者卜维廉说过他最好的手下都是女人，但我们跟社会上其他组织没什么两样，都是由愚笨狂妄的男人来统治惧怕威权的聪明女人。”

“所以每年夏天男生都在争夺希雅的统治权？”

“有一阵子是这样，但后来希雅突然就不去厄斯古德了，所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她为什么不去了？”

玛蒂娜耸了耸肩。“可能她不想去了，也可能她父母不让她去了，因为日夜都跟男生混在一起，又正值青春期……你知道的。”

哈利点了点头，但其实并不了解那是什么情况，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宗教夏令营。两人踏上史登柏街。

“我在这里出生的。”玛蒂娜说，指了指曾是国立医院一部分的墙壁，现在这里的建筑物已被拆除，不久将推动彼斯德拉公园新住宅计划。

“他们保留了妇产科病房，改建成公

寓。”哈利说。

“那里真的有人会去住吗？想想看那个地方发生过多少事情，像是堕胎和……”

哈利点了点头。“有时半夜在附近走动，还听得见那里传出小孩子的尖叫声。”

玛蒂娜看着哈利。“你开玩笑吧！那里闹鬼？”

“这个嘛，”哈利说，转弯踏上苏菲街。“可能因为搬进去的家庭有小孩吧。”

玛蒂娜拍了哈利肩膀一下，哈哈大笑。“别开鬼魂的玩笑啦，我相信它们存在。”

“我也是，”哈利说：“我也相信。”

玛蒂娜停止笑声。

“我住这里。”哈利说，指着一扇浅蓝色大门。

“你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吗？”

“有，但可以等早上再问。”

她侧过了头。“我还不累，你家有茶可以喝吗？”一辆车在雪地里嘎扎驶来，在前方五十码的人行道旁停下，头灯的蓝白色光线射来十分刺眼。哈利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同时掏寻钥匙。“只有雀巢咖啡，我可以打电话……”

“雀巢咖啡就可以了。”玛蒂娜说。哈利刚

用钥匙打开门锁，玛蒂娜就推开浅蓝色大门，走了进去。大门晃了回来，靠上门框，并未完全关上。

“天气好冷，”哈利咕哝说：“整间房子都缩小了。”

哈利在身后关上大门，走上楼梯。

“你家很整齐。”玛蒂娜说，在玄关脱下鞋子。

“我东西不多。”哈利在厨房里说。

“你最喜欢什么？”

哈利想了想。“唱片。”

“不是相簿？”

“我不相信相簿。”哈利说。

玛蒂娜走进厨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哈利用眼角余光看见她盘起双脚，灵巧地像只猫。

“你不相信相簿？”她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它们会摧毁忘记的能力。要加牛奶吗？”

玛蒂娜摇了摇头。“但你相信唱片？”

“对，它们用一种比较真实的方式说谎。”

“但它们不会摧毁你忘记的能力？”

哈利倒咖啡的手停了下来。玛蒂娜咯咯笑着说：“我才不相信你这套说词，说得跟真的一

样。我认为你是个很浪漫的人，霍勒。”

“去客厅吧，”哈利说：“我刚买了一张很棒的新专辑，现在它还没附着任何回忆。”玛蒂娜轻巧地坐上沙发。哈利播放吉姆史塔克乐团

（Jim

Stärk）的首张专辑，在绿色扶手椅上坐下，抚摸粗糙的木质扶手，聆听吉他的第一个音响起。他想起这张扶手椅是在救世军的二手商店“电梯”买的。他清了清喉咙。“罗伯可能跟一个年纪小他很多的女孩子交往过，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你是问我对年长男子和年轻女子交往有什么看法？”她咯咯一笑，接着又沉默脸红。“还是我对罗伯喜欢未成年少女有什么看法？”

“我没这么说，但这个女孩子可能只有十几岁，是克罗地亚人。”

“Izgubila

sam

se.（我迷路了。）”

“什么？”

“这是克罗地亚语，或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小时候我们常去达尔马提亚过暑假，那时救世军还没买下厄斯古德庄园。我爸十八岁的

时候去南斯拉夫帮助他们在二战之后重建，认识了很多建筑工匠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指示我们帮助武科瓦尔的难民。”

“关于厄斯古德庄园，妳还记得麦兹·吉尔斯卓这个人吗？他是吉尔斯卓家族的孙子，救世军就是跟吉尔斯卓家族买下厄斯古德庄园的。”

“喔，我记得。我们进驻厄斯古德庄园的那一年，他出现过一段时间，但我没跟他说过话，我记得没人跟他说过话，他看起来愤怒又内向，不过我想他也喜欢希雅。”

“为什么妳会这样认为？他不是都不跟别人说话吗？”

“我见过他在看希雅，而且我们跟希雅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冒出来，又一句话都不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怪，几乎有点让人害怕。”

“喔？”

“对啊。他在厄斯古德的时候都睡在隔壁房子，我睡的那个房间只有几个女生，但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竟然看见一张脸贴在窗户上，然后就不见了。我几乎可以确定那人就是他。我告诉其他女生这件事，她们只说我眼花了，还说我眼睛有问题。”

“为什么？”

“你没发现吗？”

“发现什么？”

“过来这边，我给你看，”玛蒂娜说，拍了拍旁边的沙发。“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瞳孔？”

哈利倾身向前，感觉她的鼻息喷在他脸上，然后他就看见褐色虹膜内的瞳孔看起来像是溢出到虹膜里，形成有如钥匙般的形状。

“这是天生的，”她说：“叫做虹膜缺损，但还是可以有正常视力。”

“有意思。”他们的脸非常靠近，哈利闻得到她肌肤和头发的气味。他吸了口气，觉得有种像浸入热水浴缸的颤动感。一声短促而坚决的哔哔声响起。

片刻之后，哈利才发现这声音来自门口，而不是对讲机。有人站在他家门外的楼梯间。

“一定是阿里，”哈利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的邻居。”哈利花了六秒钟从沙发走到玄关，把门打开，这段时间他想到现在时间太晚，不可能是阿里，而且阿里通常会敲门。

到了第七秒，他才发觉自己不该开门。他一看门见门外那人，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这下子你开心了吧。”奥丝琪用些微卷舌

音说。哈利不发一语。

“我刚吃完圣诞晚餐，你不请我进去吗，哈利小子？”她露出微笑，红唇紧贴牙齿，一只脚横向跨出，站稳身体，细高跟鞋跟发出喀哒一声。

“我现在不方便。”哈利说。

她眯起眼睛，打量哈利的脸，又越过他肩头望去。“你家有女人在对不对？这就是你今天没去参加聚会的原因？”

“奥丝琪，我们改天再聊，妳喝醉了。”

“今天聚会我们讨论的是第三步：我们决定让神来看顾我们的生命。但我什么神都看不见，我就是看不见，哈利。”她不是很用力地拿包包打了哈利一下。

“第三步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照顾自己才行。”

奥丝琪直起身子，看着哈利，眼中盈满泪水。“哈利，让我进去。”她低声说。

“这样不会有帮助的，奥丝琪，”哈利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我帮妳叫出租车送妳回家。”

奥丝琪拍开他的手，哈利一脸诧异。“家？”她尖声说：“妈的我才不回家，你这个阳痿无能的淫虫。”

她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

“奥丝琪……”

“滚出我的视线！去干那个贱人啦。”

哈利看着奥丝琪离去，听见她在楼下弄了半天还打不开大门，口里不停咒骂，过了一会大门铰链才发出吱的一声，一切归于平静。

哈利一转身就看见玛蒂娜在他身后的玄关，正慢慢穿上大衣。

“我……”哈利开口说。

“时间不早了，”她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也有点累了。”

凌晨三点，哈利依然坐在扶手椅上，汤姆·威兹（Tom

Waits）用低沉嗓音唱着〈艾莉丝〉

（Alice）这首曲子，鼓刷刷着小鼓沙沙作响。

“外头天色迷蒙，妳挥舞弯曲的魔杖，一旁是结冰的池塘……”

哈利脑中思绪纷飞。这个时间所有酒馆都已打烊。自从他在货柜场把小酒壶里的酒全灌进那只狗的嘴里之后，就一直没再把它装满。他可以打电话给爱斯坦，爱斯坦几乎每晚都在外头开出租车，而且座椅底下一定会放一瓶琴酒。

“喝酒不会有帮助。”

除非你相信世上有鬼魂存在。相信它们正环

绕着扶手椅，用黑沉空洞的眼窝低头看着他。碧姬姐从海底浮起，船锚依然缠绕在她脖子上；爱伦正在笑，球棒打破了她的头；维廉挂在旋转晾衣架上，犹如西班牙大帆船的船首雕像；汤姆挥舞着血淋淋的手臂残肢，前来要回他的手表。

酒无法让他自由，只能带来暂时纾解，但这时他愿意付一大笔钱来换一瓶酒。

他拿起电话，按了一组号码。铃声响到第二声，电话被接起。

“哈福森，情况如何？”

“天气好冷。尤恩和希雅正在睡觉，我坐的这个房间可以看见外头的路。明天我得补眠才行。”

“嗯。”

“明天我们还得开车回希雅的公寓拿胰岛素，她有糖尿病。”

“好，带尤恩一起去，我不想放他单独一个人。”

“我可以叫别人过来。”

“不要！”哈利厉声说：“暂时先不要让别人参与。”

“了解。”

哈利叹了一口气。“听着，我知道当保姆不是

你份内的工作，告诉我要怎么补偿你。”

“这个嘛……”

“说啊。”

“我答应过贝雅特，圣诞节之前要找一天晚上带她去吃碱鱼，她从来没吃过这道料理，可怜的家伙。”

“没问题。”

“谢了。”

“还有，哈福森？”

“是？”

“你……”哈利深深吸口气。“……你很好。”

“谢啦，长官。”

哈利挂上电话。汤姆·威兹唱着冰鞋在池塘冰面上拼出艾莉丝的名字。

21 萨格勒布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他坐在苏菲恩堡公园旁的人行道上，底下只铺一块硬纸板，冷得全身发抖。这时是尖峰时间，路人行色匆匆，但有些人还是丢了几克朗在他面前的纸杯里。圣诞节就快到了。他的肺脏因为吸了一整晚黑烟而发疼。他抬起双眼望着歌德堡街。

他想起流经武科瓦尔的多瑙河是那么地有耐心且无可抵挡，现在他也必须耐心等待战车出现，等候恶龙从洞穴里探出头来，等候尤恩·卡尔森回家。他看见一双膝盖停在面前。

他一抬头就看见一名手拿纸杯的红须男子愤怒地高声嚷嚷。

“你说什么？”

红须男子用英语回答，好像在说“地盘”什么的。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枪，只剩一发子弹，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大片尖锐玻璃。红须乞丐对他怒目而视，但仍识相离去。

他挥去尤恩可能不会回来的念头。尤恩一定会回来。等待的这段期间他将有如多瑙河，耐心

且无可抵挡。

“请进。”一名胸部丰满的女子开朗地说。这里是亚克奥斯街的救世军公寓。女子用舌尖顶住牙齿来发字母n的音，通常长大之后才学挪威语的成年人都会倾向于如此发音。

“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妳。”哈利和贝雅特走进玄关，看见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鞋子。

女子摇了摇头。他们脱下鞋子。

“天气很冷，”女子说：“饿不饿？”

“我们刚吃过早餐，谢谢。”贝雅特说。哈利摇了摇头，露出友善的微笑。

女子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哈利看见餐桌围坐许多人，心想这应该就是米何耶兹家族。桌前坐着两名男子、一个跟欧雷克年纪相仿的男孩、一个小女孩、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哈利猜想她应该就是苏菲亚。少女的黑色刘海遮住眼睛，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Zdravo.（你好。）”年长男子说。这人身材削瘦，一头发白的头发十分浓密，眼珠是黑色的。哈利认得出那是一双遭放逐之人的眼睛，眼神蕴含愤怒与惊惧。

“这是我先生，”女子说：“他听得懂挪威话，但不太会说。这是约瑟夫叔叔，他来跟我们

过圣诞节。这些是我的小孩。”

“四个都是？”贝雅特问道。

“对，”女子笑道：“最小的是上主的礼物。”

“真可爱。”贝雅特说，对宝宝做个鬼脸，宝宝开心地咯咯乱笑。不出哈利所料，贝雅特忍不住又捏了捏宝宝的粉嫩脸颊。哈利猜想不出一、二年，最多两年，贝雅特和哈福森就会自己生个宝宝。

米何耶兹先生说了几句话，他太太答话，并转头对哈利说：“他要我说，你们在挪威只雇用挪威人，他想找工作可是找不到。”

哈利和米何耶兹先生目光相触，对他点了点头，但他没有回应。

“请坐。”米何耶兹太太说，指了指两张空椅。

他们坐了下来，哈利看见贝雅特在他还没开口之前就拿出笔记本。

“我们来这里是想请问……”

“罗伯·卡尔森。”米何耶兹太太说，朝丈夫看了一眼，她丈夫点头表示同意。

“没错，关于这个人妳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不是太多，其实我们最近才认识他。”

“最近才认识。”

米何耶兹太太正好和苏菲亚四目相触，她的鼻子埋在宝宝凌乱的头发中。“今年夏天我们从A栋的小公寓搬过来，尤恩请罗伯来帮忙。尤恩是个好人。我们生下他以后，尤恩就帮我们换一间比较大的公寓。”她朝宝宝笑了笑。“但罗伯最常跟苏菲亚聊天，然后……呃，她今年十五岁。”

哈利注意到苏菲亚脸色一变。“嗯，我们想跟苏菲亚谈话。”

“你们谈吧。”米何耶兹太太说。

“单独谈话。”哈利说。

米何耶兹夫妇对看一眼，这场眼神的对决只持续两秒，但哈利从中解读不少。过去这个家也许是由丈夫拿主意，但如今他们来到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国度，妻子显然比丈夫更加适应，因此决定权落到了她手中。米何耶兹太太对哈利点了点头。

“去厨房坐，我们不会打扰。”

“谢谢。”贝雅特说。

“不用道谢，”米何耶兹太太沉重地说：“希望你们能捉到凶手，你们知道凶手是什

么样的人了吗？”

“我们认为他是职业杀手，住在萨格勒布，”哈利说：“至少他从奥斯陆打过电话去那里的一家饭店。”

“哪一家？”

哈利吃了一惊，朝米何耶兹先生看去。这句话是米何耶兹先生用挪威语说的。

“国际饭店，”哈利说，看见米何耶兹先生跟约瑟夫叔叔交换眼神。“你们知道什么吗？”

米何耶兹先生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能提供线索，我会非常感谢，”哈利说：“这个杀手正在追杀尤恩，前天他就在尤恩的公寓连开好几枪。”

哈利看见米何耶兹先生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但未再说话。

米何耶兹太太领着他们走进厨房，苏菲亚拖着脚步跟在后头。哈利心想，青少年都是这样，再过几年欧雷克也会变成这样。

米何耶兹太太离开后，哈利拿出笔记本，贝雅特在苏菲亚对面坐了下来。

“嗨，苏菲亚，我叫贝雅特，罗伯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苏菲亚垂下双目，摇了摇头。

“妳是不是爱上了他？”

苏菲亚又摇了摇头。

“他有没有伤害妳？”

自从他们到来后，这是苏菲亚第一次拨开黑色刘海，直视贝雅特的双眼。哈利猜想她那脸浓妆之下是个美丽少女，此外他也看见了跟她父亲一样的愤怒和惊惧，以及额头上连浓妆也遮盖不了的瘀青。

“没有。”苏菲亚说。

“苏菲亚，妳父亲是不是叫妳什么都不要说？我看得出来。”

“你看得出来什么？”

“有人伤害了妳。”

“你说谎。”

“妳额头上的瘀青是怎么来的？”

“我撞到门。”

“妳说谎。”

苏菲亚哼了一声。“你说得好像自己很聪明一样，但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个老警察，喜欢在家跟小孩混在一起，我看得出来。”愤怒依然存在，但她的声音已开始变得凝重。哈利估计她最多只能再回答一句，最多两句。

贝雅特叹了一口气。“苏菲亚，你得信任我们，你也必须帮助我们，我们正在阻止命案再度发生。”

“这又不是我的错。”苏菲亚嗓音变哑。哈利看得出她只有办法回这一句，接着泪水就涌了出来。苏菲亚弯下腰，浏海的帘幕再度关上。

贝雅特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却被她甩开。

“走开啦！”她吼道。

“你知道今年秋天罗伯去过萨格勒布吗？”哈利问道。苏菲亚的头倏地抬起，那张浓妆艳抹的脸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哈利。

“原来他没告诉妳？”哈利继续说：“那他可能也没告诉你说他爱上的女人叫做希雅·尼尔森吧？”

“没有，”苏菲亚含泪低声说道，“他爱上那女人又怎样？”

哈利试着解读苏菲亚的反应，但她脸上的黑色睫毛膏糊成一团，难以解读。

“妳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找过罗伯，妳找他做什么？”

“找他要根烟！”苏菲亚怒声说：“你们走开啦！”

哈利和贝雅特对看一眼，同时站起来。

“请妳先想一想，”贝雅特说：“再打电话给我。”她留了一张名片在桌上。

米何耶兹太太在玄关等候他们。

“抱歉，”贝雅特说：“她有点不高兴，妳可能得去跟她说说话。”

他们踏上亚克奥斯街，走进十二月的早晨，朝索姆街走去，刚才贝雅特把车子停在那里。

“Oprostite!（抱歉！）”

两人转过头去。这声音来自一座拱门的阴影处，他们看见那里亮着两点香烟火光。火光坠落地面，两名男子走了出来，原来是苏菲亚的父亲和约瑟夫叔叔，他们走到哈利和贝雅特面前。

“国际饭店？”米何耶兹先生说。哈利点了点头。

米何耶兹先生用眼角瞄了贝雅特一眼。

“我去开车。”贝雅特立刻说。哈利对贝雅特的这个特质一直十分惊叹，她年纪轻轻，经常跟影片及刑事鉴识证据独处，竟然能发展出比他还高度的社会智能。

“我第一年在……你知道……在搬家公司上班，后来工作没了。战争前我在武科瓦尔……当电子工程师，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

哈利点头等待。约瑟夫叔叔说了几句话。

“Da,

da.（好。好。）”米何耶兹先生说，转头望向哈利。“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军队占领武科瓦尔，懂？有个小男孩让十二台战车爆炸……用地雷，懂？我们叫他Mali

Spasitelj。”

“Mali

Spasitelj.”约瑟夫叔叔敬畏地说。

“就是小救主，”米何耶兹先生说：“他们用……无线电叫他这个名字。”

“这是代号？”

“是。武科瓦尔投降后，塞尔维亚人要找他，可是找不到。有人说他死了，有人不相信。他们说……不存在，懂？”

“这跟国际饭店有什么关系？”

“战争后武科瓦尔人没房子住，房子炸坏了，有些人来这里，很多人去萨格勒布。图季曼总统……”

“图季曼。”约瑟夫叔叔附和说，翻个白眼。

“……和他手下找一家很旧的大饭店给他们住，这样可以看见他们，就是监视，懂？他们喝汤，没工作。图季曼不喜欢斯洛文尼亚人。塞尔

维亚人流太多血。后来有些去过武科瓦尔的塞尔维亚人死了，有人说小救主回来了。”

“Mali

Spasitelj.” 约瑟夫叔叔大笑。

“人家说克罗地亚人在国际饭店能得到帮助。”

“怎么做？”

米何耶兹先生耸了耸肩。“不知道，人家说的。”

“嗯。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关于这个帮助者和国际饭店的事？”

“其他人？”

“比如说救世军的人？”

“有。戴维·艾考夫知道，还有其他人知道。今年夏天厄斯古德的餐会以后……他说一些话。”

“演讲？”

“对。他说到小救主以及有些人一直在打仗，我们打仗打不完，他们也是。”

“总司令真的说过这种话？”贝雅特说，驾车进入灯光明亮的易普森隧道，降低车速，停在车阵后方。

“米何耶兹先生是这样说的，”哈利

说：“我想当时每个人都在场，罗伯也是。”

“你认为总司令可能给了罗伯雇用杀手的想法？”贝雅特的手指不耐烦地在方向盘上轮敲着。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罗伯去过萨格勒布，既然他知道尤恩在跟希雅交往，那么他就有杀人动机。”哈利揉揉下巴。“听着，妳能安排苏菲亚去给医生做个彻底检查吗？如果我没猜错，她身上的瘀青一定不只一处。我要搭最近一班飞机前往萨格勒布。”

贝雅特用锐利目光瞥了哈利一眼。“你出国只能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协助国家警察，一个是度假。我们接到的命令非常清楚……”

“后者，”哈利说：“我去度个短暂的圣诞假期。”

贝雅特无奈地叹了口气。“希望你也可以让哈福森放个圣诞小假，我们打算去斯泰恩谢尔探望他的父母。今年你要去哪里过圣诞节？”

这时哈利的手机响起，他外套口袋里摸寻手机，一边答道：“去年我跟爸和小妹一起过，前年跟萝凯和欧雷克一起过，今年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件事。”

哈利发现自己在口袋里按到了手机按键，因

为手机传出笑声，他一听竟然是萝凯的声音。

“你可以来加入我们啊，”那声音说：“圣诞夜当天我们对外开放，非常需要有义工来灯塔帮忙。”哈利花了两秒才明白原来不是萝凯。

“我打来是要跟你说昨天很抱歉，”玛蒂娜说：“我没有要那样跑掉的意思，我只是有点被吓到而已。你找到你要的答案没有？”

“原来是妳，”哈利用自认不带情绪的声调说，但仍注意到贝雅特立刻有所察觉，同时展现高度社会智能。“我再打给妳好吗？”

“好啊。”

“谢谢。”

“不客气，”玛蒂娜话声严肃，但哈利听得出她压抑了想笑的冲动。“只是有件小事要问你。”

“什么事？”

“二十二号星期一你有事吗？”

“不知道。”哈利说。

“我们这里有多一张圣诞音乐会的票。”

“我知道了。”

“你听起来不是很兴奋的样子。”

“抱歉，这里有点吵，而且我不太习惯要盛装出席的场合。”

“而且那些表演者都太庸俗无聊。”

“我没这样说。”

“没有，是我这样说。还有我说我们有多一张票，其实是我有多一张票。”

“了解。”

“你有机会看我穿礼服的样子，还不赖喔，只是身边差一个高大年长的男人而已，你考虑一下吧。”

哈利哈哈大笑。“谢了，我一定会考虑。”

“不客气。”

哈利结束通话后，贝雅特没说话，也没对他脸上挥之不去的微笑做出任何评论，只是提到天气预报说会下雪，除雪车将有得忙。有时哈利不禁怀疑哈福森是否真的高兴他成功追到贝雅特。

尤恩·卡尔森还没出现。他全身僵硬，从苏菲恩堡公园旁的人行道上站了起来。寒意似乎从地底渗出，蔓延到全身。走路后他的双脚血液开始循环，他迎接这种痛楚。他没留意自己盘腿坐在纸板上到底多久，只是一直盯着进出歌德堡街那栋公寓的人，但日光已逐渐黯淡。

他今天的收入已够买杯咖啡和一点食物，希望还能买包烟。

他快步走向十字路口，纸杯就是在那附近的

餐厅拿的。他在墙上看见一台公共电话，但打消打电话的念头。他在餐厅前方停下脚步，拉下蓝色连帽外套的帽子，看着自己在玻璃中的映影。难怪人们会认为他是穷困潦倒的可怜人，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很快，脸上还因为在货柜里生火而沾有一条条煤灰。

他在玻璃上看见号志灯转为红灯，一辆车在他后方停下。他推开餐厅大门，同时瞄了那辆车子一眼，开门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恶龙。塞尔维亚战车。尤恩·卡尔森。车子后座。距离六呎。

他走进餐厅，快步走到窗前朝车内望去，只觉得驾驶者很面熟，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对了，是在救世军旅社见过，那人是跟哈利·霍勒一起去旅社的其中一名警察。车子后座还坐着一名女子。

号志灯变换。他冲出餐厅，看见那辆车的排气管喷出白烟，沿着公园旁的马路加速而去。他拔腿狂奔，看见那辆车在前方转弯，驶上歌德堡街。

他往口袋里掏，麻木的指尖摸到小屋的窗玻璃。他的双腿犹如没有生命的义肢，不太听使唤，只要一个踏不稳就会如冰柱般摔碎在地上。

他感到害怕。

公园里的树木、托儿所和墓碑在他眼前晃动，宛如摇晃的屏幕。他的手摸到手枪，觉得枪柄黏黏的，心想一定是手指被玻璃割破了。

哈福森把车停在歌德堡街四号门口，和尤恩下车伸展双腿，希雅去拿胰岛素。

哈福森把整条空荡无人的街道来回查看一遍。尤恩在寒冷中踱步，看起来不太自在。哈福森透过车窗看见他的枪套放在中控台上，左轮手枪插在枪套中。他开车时枪套会顶到肋骨，因此把它拿下，倘若有事发生，只要两秒就能把枪拿到手。他打开手机电源，看见这趟路程中收到两通留言，便进入语音信箱。熟悉的计算机语音说他有留言，接着是哔一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开始说话。哈福森越听越诧异，同时看见尤恩因为听见手机声音而走过来。他的情绪从诧异转为不可置信。

他听完简讯后，尤恩做出询问的嘴形，但他不发一语，只是快捷键入一组号码。

“那是什么？”尤恩问道。

“自白。”哈福森厉声说。

“你现在要干嘛？”

“我要跟哈利回报。”

哈福森一抬头就看见尤恩面孔扭曲，双目圆睁且深沉，视线似乎直接穿过了他。

“怎么了？”他问道。

哈利通过海关，进入萨格勒布机场的简陋航厦，找了一台提款机插入威士信用卡，机器二话不说就吐出相当于一千克朗的克罗地亚货币“库纳”。他把一半的钱放进褐色信封，走出机场，坐上一辆有蓝色出租车标志的奔驰轿车。

“国际饭店。”

司机不发一语，打档上路。雨水从低垂云层落下，打在积有零星白雪的褐色原野上。车子穿过起伏地形，朝西北方的萨格勒布驶去。

十五分钟后，哈利看见萨格勒布逐渐成形，公寓和教堂楼塔在地平在线勾勒出城市的轮廓。车子经过一条安静的深色河流，哈利心想那应该就是萨瓦河。他们经由一条大道进入市区，这条宽广的大马路和稀疏的车流不成正比。车子经过火车站和荒凉开放的大公园，里头有个大玻璃亭，光秃树枝箕张着寒冬的黑手指。

“国际饭店。”司机说，在一栋惊人的巨大灰砖建筑前停了下来，这栋建筑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国家替四处视察的领导人建造的。

哈利付了车钱，一名穿着有如将军的饭店门

房已替他打开车门，撑起雨伞，露出灿烂笑容。“欢迎光临，这边请。”

哈利踏上人行道。饭店旋转门走出两名房客，搭上他搭乘的奔驰出租车。门内的水晶吊灯闪闪发光。哈利站立原地。“难民呢？”

“抱歉？”

“难民，”哈利再说一次。“武科瓦尔的难民。”

雨点打落在哈利头上。雨伞和笑容都收了起来。将军戴着手套的食指指向距离饭店大门有段距离的一扇门。

哈利走进毫无陈设可言的宽敞大厅，只见天花板是拱形的，但让他留下第一印象的竟是里头闻起来像医院。大厅中央摆着两张长桌，桌边的四十到五十人或坐或站，或在柜台前排队领汤。这些人让哈利联想到患者，也许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多半是松垮的运动服、破烂的毛衣和拖鞋，显然这些人对自己的外表漠不关心。也可能因为他们只是低头抱着汤碗，脸上尽是缺乏睡眠和意志消沉的神情，完全没注意到他走进门来。

哈利的目光扫过大厅，停在吧台上。吧台看起来比较像热狗摊，一个客人也没有。吧台内只有一名酒保，正同时进行三个动作：擦拭玻璃、

对旁边桌子的几个男人大声评论吊挂电视所播放的足球赛、留意哈利的一举一动。

哈利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朝吧台走去。酒保顺了顺往后梳的油腻黑发。

“Da?（什么事？）”

哈利努力对热狗摊后方架上的许多酒瓶视而不见，却早已看见他的老友兼死敌：金宾威士忌。酒保顺着哈利的目光看去，扬起双眉，指着那个装有褐色液体的方形酒瓶。

哈利摇了摇头，吸了口气。没必要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Mali

spasitelj.”哈利用不是太大的声音说，但又可以让酒保在电视吵杂声中听见他的声音。“我要找小救主。”

酒保打量哈利，用带有浓浓德国腔的英文说：“我不知道什么救主的。”

“我有个住在武科瓦尔的朋友说小救主可以帮我。”哈利从外套口袋拿出褐色信封，放在吧台上。

酒保垂眼看了看信封，碰也没碰。“你是警察。”他说。

哈利摇了摇头。

“你说谎，”酒保说：“你一走进来我就看出来。”

“我的确当了二十年警察，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两年前辞职了。”哈利让酒保仔细打量他，心想这人不知道为什么入狱，因为他身上的肌肉和刺青显示他蹲过很久的苦牢。

“没有叫救主的人住在这里，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酒保正要转身，哈利俯身越过吧台，抓住他的上臂。酒保低头看了看哈利的手，他感觉酒保的二头肌鼓胀起来，便放开手。“我儿子在学校外面被贩毒的药头枪杀身亡，只因为他跟那个药头说如果他再继续贩毒，就要去报告校长。”

酒保没有答话。

“他死的时候才十一岁。”哈利说。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事。”

“这样你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等，等到有人来帮我为止。”

酒保缓缓点头，快如闪电地问出一个问题。“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欧雷克。”哈利说。

两人面对面站立，酒保眯起一只眼睛。哈利

感觉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但不去理会。

酒保把一只手放在信封上，推回给哈利。“这不用。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

“我从机场直接过来的。”

“把你的名字写在这条餐巾上，去火车站旁边的巴尔金饭店，过桥直走就到了，然后在房间里等，有人会跟你联络。”

哈利正要说话，酒保的视线已回到电视上，继续评论球赛。

“Do

vraga!”他呻吟一声。该死！

歌德堡街的雪地看起来宛如红色冰沙。

他感到惶惑不已。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举枪瞄准逃跑的尤恩·卡尔森，击发最后一枚子弹，子弹击中公寓外墙，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尤恩逃进公寓大门内，不见踪影。他蹲下身来，听见沾血的玻璃戳破他的外套口袋。那警察面朝下倒卧在雪地中，冰雪正在吸收从颈部伤口流出的鲜血。

手枪，他心想，抓住那警察的肩膀把他翻过来。他需要手枪来射击。一阵风吹来，吹开覆盖在异常苍白脸孔上的头发。他匆忙搜寻外套口袋。鲜血汨汨流出，既稠又红。他还来不及感觉

嘴里冒出的胆汁酸味，就觉得胃里涌出的东西充满口中。他撇过头去，黄色物质立刻喷溅在蓝色冰面上。他擦了擦嘴。应该找裤子口袋才对。他摸到皮夹、腰带。老天爷，你可是警察，要保护人民总得带枪吧！

一辆车弯过转角，朝他驶来。他拿起皮夹，起身穿越马路。那辆车停了下来。不要跑。他的双脚跑了起来。

他在街角商店旁的人行道上滑了一跤，臀部着地，但立刻就爬了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疼痛。跟上次一样，他朝公园的方向奔去。这真是场恶梦，一场由一连串无意义事件所构成的恶梦。是不是他疯了？还是事情真的如此发生了？寒风与胆汁刺痛他的喉咙。他踏上马克路，听见第一声警笛响起，于是他知道，现在他感到恐惧了。

22迷你酒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警署灯火通明，宛如伫立在昏暗午后的圣诞树。窄小的二号讯问室里，尤恩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小圆桌对面坐的是警探托莉·李。两人中间放着两具麦克风，以及尤恩的供述。尤恩透过窗户看见希雅正在隔壁房间等候讯问。

“所以他攻击你？”托莉看着供述说。

“那个身穿蓝色外套的男人拿枪朝我冲过来。”

“然后呢？”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好害怕，只记得片段，可能因为我有脑震荡吧。”

“了解。”托莉说，脸上表情说的却是相反意思。她看了红灯一眼，亮红灯表示录音机仍在录音。

“可是哈福森朝车子跑过去？”

“对，他的枪放在那里。我记得我们从厄斯古德出发的时候，他把枪放在中控台上。”

“你怎么做？”

“我不知如何是好，本来想躲进车里，又改变主意，朝旁边的公寓大门跑去。”

“然后持枪歹徒就朝你开枪？”

“反正我听见了枪声。”

“继续说。”

“我跑进大门，回头一看，就看见那个人攻击哈福森。”

“哈福森没有跑进车里？”

“没有，他抱怨过车门因为结冰而卡住。”

“然后那个人用刀子攻击哈福森，不是用枪？”

“从我站的位置看起来是这样，他从哈福森背后扑上去，刺了他好几刀。”

“几刀？”

“四刀或五刀。我不知道……我……”

“然后呢？”

“然后我跑进地下室打电话报警。”

“歹徒没有追上来？”

“我不知道。大门锁住了。”

“他大可以打破玻璃。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他都已经袭警了。”

“对，你说得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托莉低头看着供述。“我们在哈福森旁边发现呕吐物，推测应该是歹徒的，你能证明这点吗？”

尤恩摇了摇头。“我一直留在地下室的楼梯上，直到你们抵达。也许我应该去帮忙的……可是我……”

“你怎样？”

“我害怕。”

“也许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托莉脸上的神情再度述说相反的意思。

“医生怎么说？他会不会……？”

“他还在昏迷中，医生还不知道能不能救回他的性命。我们继续。”

“这简直像不断重演的恶梦，”尤恩低声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

“对着麦克风说话，别让我再说一次。”托莉语调平板。

哈利站在饭店窗前观察屋顶，屋顶上的残破电视天线对着黄褐色天空做出怪异姿态。厚重的深色地毯与窗帘吸收了电视播出的瑞典语说话声，瑞典裔演员麦斯·冯西度（Max von Sydow）正在饰演作家克努特·汉姆生。迷你酒吧的柜门开着，饭店小册摊在咖啡桌上，第一页印着约瑟夫·耶拉西奇总督（Josip Jelačić）在耶拉西奇广场上的雕像照片。照片上放着各种品牌的迷你酒，包括约翰走路威士忌、思美洛伏特加、野格

利口酒、高登琴酒，此外还有两瓶欧祖伊斯科啤酒。这些酒都还没打开。一小时前麦努斯打电话来报告歌德堡街发生的事。

哈利希望自己打这通电话时听起来是清醒的。铃声响到第四声，贝雅特接了起来。

“他还活着，”哈利还没开口，她就说：“他们替他接上了人工呼吸器，但他还在昏迷中。”

“医生怎么说？”

“他们也不敢说。其实他可能当场死亡，看起来史丹奇想切断他的动脉，但他用手挡住了。他的手背有很深的割痕，血从颈部两侧的小动脉流出来。史丹奇还在他心脏上方刺了几刀，医生说刀子可能伤及心脏上端。”

贝雅特的声音出现微微颤抖，除此之外她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描述其他被害人。哈利知道现在她别无他法，只能用谈公事的方式来说这件事。电话两头陷入沉默。麦斯·冯西度在电视里愤慨咆哮。哈利在脑中寻找安慰的话语。

“我跟托莉通过电话，”结果哈利反而说：“她跟我报告了卡尔森的供述，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们在大门左侧的公寓外墙发现子弹，弹

道鉴识员正在比对，但我很确定它会符合伊格广场、尤恩的公寓和救世军旅社外面发现的子弹。是史丹奇下的手。”

“为什么妳这么确定？”

“有一对男女驾车经过，看见哈福森倒卧在人行道上，就把车停下来。他们说有个很像乞丐的人从他们面前穿越马路，女的还说那个人在远处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我们去那个地方查过，我同事毕尔·侯勒姆发现一枚外国硬币埋在雪地里，因为埋得很深，所以我们本来还以为它已经埋在那里好几天了。侯勒姆也不知道这枚硬币是哪里来的，我们只看见硬币上有字，他去查了之后，知道上面写的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和『五库纳』。”

“谢了，我知道答案了，”哈利说：“是史丹奇没错。”

“我们采集了冰面上的呕吐物，进行确认。病理医生正在比对旅社枕头上采集到的头发 D N A，希望明天就能得到结果。”

“反正我们已经掌握了 D N A。”

“可笑的是一滩呕吐物并不是采集 D N A 的理想场所，黏膜的表面细胞在这么大量的呕吐物中是四散的，而且又曝露在空气中……”

“它们会受到无数其他的DNA来源所污染，这我知道，但至少我们有些线索可以追查。现在妳在做什么？”

贝雅特叹了口气。“我收到兽医试验所传来的怪简讯，得打电话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兽医试验所？”

“对，我们在呕吐物中发现许多消化到一半的肉块，所以送去兽医试验所做DNA化验，主要是希望他们能比对奥斯区农业高中的肉品数据库，追踪肉块的来源和产地。如果肉块具有任何特征，也许就能链接到奥斯陆的某家餐厅。这有点像胡乱瞎猜，但如果过去二十四小时史丹奇找到地方躲藏，那他一定会尽量减少移动机会，如果他在藏身处附近吃过东西，那他很可能会再去。”

“原来如此，不妨一试。简讯是怎么写的？”

“『此例必定是中餐馆』，有点不知道在写什么。”

“嗯，有其他发现再打给我。还有……”

“什么？”

哈利听得见自己即将说出口的话有多么荒谬：哈福森很强壮，现在医学科技又这么发达，

不会有事的。

“没什么。”

贝雅特挂断电话后，哈利站到咖啡桌和迷你酒前。国王下山来点名……点到的是约翰走路。哈利一手拿起约翰走路迷你酒，另一手旋开瓶盖，或应该说扭开瓶盖。他觉得自己有如《格列佛游记》的主角，被困在小人国里，面对侏儒般的酒瓶，鼻子吸入小瓶口飘出的熟悉甜味。他喝了一大口，身体预测到酒精来袭，进入备战状态。他害怕第一波呕吐反应的攻击，但知道这无法令他停止。电视里克努特·汉姆生说他累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哈利深深吸口气，彷彿准备长时间深潜一般。这时电话响起。

他迟疑片刻。电话响了一声之后就安静下来。

他举起酒瓶。电话再度响起，然后又安静下来。

他知道电话是柜台打来的。

他把酒瓶放在床边桌上，静静等待。第三声响起，他接了起来。

“韩森先生吗？”

“我是。”

“大厅有人找您。”

哈利看着瓶身标签上身穿红外套的绅士。“说我马上下来。”

哈利用三根手指拿着酒瓶，将威士忌一饮而尽。四秒钟后，他趴在马桶上把机上午餐给吐了出来。

柜员指了指钢琴旁的桌椅，其中一张椅子上直挺挺地坐着一名披着披肩的白发女子。哈利朝女子走去，她用冷静的褐色眼珠观察哈利。他在桌子前方停下脚步。桌上摆着一台电池型小收音机，正在播放体育节目的亢奋说话声，可能是足球赛转播。女子后方的钢琴手正在键盘上滑动手指，弹奏着经典电影配乐的集锦曲。广播声和钢琴声相互交杂。

“《齐瓦哥医生》，”女子用英语说，朝钢琴手点了点头。“很好听对不对，韩森先生？”

女子的英语发音和音调十分标准。她嘻嘻一笑，仿佛自己说了什么幽默话语，接着用坚定慎重的态度轻弹手指，示意哈利坐下。

“妳喜欢听音乐？”哈利问道。

“谁不喜欢呢？我以前教过音乐。”她倾身向前，调高收音机的音量。

“妳担心我们受到监视？”

女子靠上椅背。“韩森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哈利又说了一遍儿子在校外被人枪杀的故事，只觉得胆汁烧灼喉咙，胃里的嗜酒之犬大发雷霆，嗥叫着还要更多酒精。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子问道。

“一个武科瓦尔人告诉我的。”

“你从哪里来的？”

哈利吞了口口水，舌头干涩肿胀。“哥本哈根。”女子观察他，他静静等待，感觉一滴汗水从肩胛骨之间滑落，嘴唇上方泌出一颗汗珠。管他去死的，他要酒，现在就要。

“我不相信你。”最后女子说。

“好吧，”哈利说，站起身来。“那我走了。”

“等一等！”女子虽然娇小，声音却十分果决。她示意哈利坐下。“这不表示我不懂得看人。”她说。

哈利坐了下来。

“我看得见恨意，”女子说：“还有悲恸，而且我闻得到酒味。至少我相信你儿子死了这件事。”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你想要我们替你做什么？”

哈利努力打起精神。“要多少钱？多快可以解决？”

“视情况而定，但你在业界找不到价钱比我们更公道的，我们从五千欧元起跳，外加其他费用。”

“好，下礼拜？”

“这……有点太仓促了。”

女子只犹豫一秒，但这一秒已足以让哈利明白，而他也看得出女子知道他明白了。收音机传出兴奋尖叫，背景群众齐声欢呼，有人得分。

“妳不确定妳的手下能及时回来？”哈利说。

女子用锐利目光看着哈利良久。“你还是警察对不对？”

哈利点了点头。“我是奥斯陆的警监。”女子的眼周肌肉微一抽动。

“但我对你们不构成威胁，”哈利说：“克罗地亚不属于我的辖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无论是克罗地亚警方或我的上司都不知道。”

“那你要什么？”

“跟妳谈个交易。”

“什么交易？”女子倾身越过桌面，调低收音机的音量。

“用你的手下来换取我的目标。”

“什么意思？”

“交换，用你的手下来交换尤恩·卡尔森。只要他停止追杀卡尔森，我就放过他。”

女子挑起一道眉毛。“韩森先生，你们有这么多人保护一个人和对付我的手下，这样你还害怕？”

“我们害怕的是血流成河，你的手下已经杀了两个人，重伤我们一个同事。”

“那……”女子顿了一顿。“这不太对劲。”

“如果你不召回他，尸体的数目还会增加，而其中一具会是他的。”

女子闭上双眼，坐着不动，一会之后她吸了口气。“既然他已经伤了你们一个同事，你们一定会大举出动报仇，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还会守信用？”

“我的名字叫哈利·霍勒，”哈利把护照放在桌上。“如果我在没有克罗地亚当局准许之下就跑来的这件事宣扬出去，除了会酿成政治事件，我也会被革职。”

女子拿出一副眼镜。“这么说来，你是要把自己端出来当做人质？你以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可

信吗……”她戴上眼镜，翻看护照。“……哈利·霍勒先生？”

“这是我这边必须承担的风险。”

女子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知道吗？”她摘下眼镜。“也许我愿意跟你进行这场交易，但如果我没办法召回他，又该如何？”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哈利观察女子，看见她眼中的痛苦，听见她话声中的颤抖。

“这样的话，”哈利说：“妳就必须把妳手上的筹码拿出来谈判，给我这次客户的姓名。”

“不行。”

“如果这位警察死了，”哈利说，从口袋拿出一张照片，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妳的手下很有可能会被杀死，而且会被布置得像是警方出于自卫，不得不开枪射杀他，除非我出手制止。事情就是这样，妳明白吗？客户是不是这个人？”

“霍勒先生，我不受人要挟的。”

“明天一大早我就飞回奥斯陆，我的手机号码写在照片背面，妳如果改变心意就打电话给我。”

女子将照片收进包包。

哈利快速而低声地说：“他是妳儿子对不对？”

女子僵住了。“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也懂得看人，我看得见痛苦。”

女子弓身伏在包包上。“那你呢，霍勒？”她抬起双眼，直视哈利的脸。“难道这位警察你不认识？你能这么轻易地就放弃复仇？”

哈利口干舌燥，吸入的空气仿佛是热烫的。“对，”他说：“我不认识。”

他看着女子穿过马路，转而向左，离开他的视线。窗外似乎传来乌鸦的嘎嘎叫声。

他回到房间，喝光其他的迷你酒，然后去吐，喝光啤酒，再次去吐，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再搭电梯去楼下酒吧。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他坐在黑暗的货柜里试着厘清思绪。那警察的皮夹里有两千八百挪威克朗，如果他没记错汇率，这代表他有足够的钱可以购买食物、外套，以及飞往哥本哈根的机票。

现在只剩下弹药的问题。

他在歌德堡街击发了第七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他去布拉达广场问过哪里买得到九毫米子弹，却只得到白眼相待，假如他再继续随便找路人来问，碰到便衣警察的机率就会大增。

他把用完子弹的拉玛迷你麦斯手枪用力摔在地上。

证件上的男子对他微笑，男子名叫哈福森。如今警方一定会在尤恩·卡尔森周围布下防护网，他只剩一步棋可走：特洛伊木马。他知道谁可以拿来当成木马：哈利·霍勒。查号台的女性人员说全奥斯陆只有一个哈利·霍勒，地址是苏菲街五号。他看了看表，突然身子一僵。

外头传来脚步声。

他跳了起来，一手抓起玻璃片，一手抓起手枪，站到柜门边。

柜门打开，城市灯光流泻而入，他看见一个人影走进来，盘腿坐下。

他屏住呼吸，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火柴嘶的一声点燃，火光照亮货柜一角和那人的脸庞，那人一手拿着汤匙和火柴，另一手和牙齿并用撕开一个小塑料袋。他认出了这个身穿浅蓝色牛仔外套的少年。

正当他松了口气，少年迅速有效率的动作突然停止。

“哈啰？”少年朝漆黑处望去，同时将小塑料袋塞进口袋。

他清了清喉咙，踏进火柴的亮光里。“记得我吗？”

少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

“我们在火车站外面说过话，我给了你钱，你叫克里斯托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诧异地张开了口。“那个人是你？你就是那个给我五百克朗的外国人？天啊，呃，好吧，我认得你的声音……啊！”克里斯托弗抛开火柴，火柴在地上熄灭。他的声音在漆黑当中听起来比较靠近。“今天晚上我可以跟你共享这里吗，老哥？”

“都给你用，我正要去。”

另一根火柴划亮。“你最好留在这里，两个人比较温暖，我是说真的。”克里斯托弗手拿汤匙，从小瓶子里倒了些液体。

“那是什么？”

“加了抗坏血酸的水。”克里斯托弗打开小塑料袋，倒了些粉末在汤匙上，一粒粉末也没浪费，然后迅速把火柴交到另一手。

“克里斯托弗，你真厉害。”他看着眼前的毒虫把火柴拿到汤匙底下，同时抽出另一根火柴做好准备。

“布拉达广场那些人称之为『稳手』。”

“看得出来。听着，我要走了，我可以跟你交换外套，让你度过今晚。”

克里斯托弗看了看自己身上单薄的牛仔外套，又看了看对方身上的蓝色厚外套。“哇，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靠，你真好心。先让我把这一管打完。你能帮我拿火柴吗？”

“我帮你拿针筒不是比较方便？”

克里斯托弗沉下了脸。“哈啰，我也许很菜，但我可不会掉进老掉牙的毒虫圈套。来，帮我拿火柴。”

粉末溶在水中，形成清澈的褐色液体。克里斯托弗拿了颗棉花球放在汤匙上。

“这样可以滤掉杂质。”克里斯托弗没等他问就如此说道，然后透过棉花球把液体吸入针筒，再用针尖对准手臂。“有没有看见我的皮肤很好？连个斑点都没有，看到没？肤质很好，血管很粗。他们说这叫做纯净处女地。但是再过几年，我的皮肤就会变黄，还会有很多红肿结痂，就跟那些人一样，而且『稳手』这个名称再也用不到我身上。这些我都知道，但还是执意要这样做，很疯狂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边说边摇针筒，让液体冷却，再用橡皮绳绑住前臂，把针插入皮肤底下有如蓝色小蛇的静脉。金属针滑入肌肤，海洛因注入血管。他眼睛半闭，嘴巴半张，头向后仰，看见吊在半空中的犬尸。

他看了克里斯托弗一会，丢开燃烧的火柴，拉下蓝色外套的拉链。

贝雅特打的电话终于通了，但她几乎听不见哈利的声音，因为迪斯科版本的〈圣诞铃声〉在背景中吵嚷回响。然而她所听见的声音已足以让她知道哈利醉了，并不是因为他口齿不清，恰好相反，而是因为他的口齿过于灵便。她告诉哈利

关于哈福森的事。

“心包填塞？”哈利高声说。

“内出血充满心包腔所导致的，使得心脏无法正常跳动，他们必须把很多血引流出来才行。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但他还在昏迷当中，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了，有任何进展我会再打给你。”

“谢了，还有什么我必须知道的吗？”

“哈根派两个保姆把尤恩·卡尔森和希雅·尼尔森送回了厄斯古德。我跟苏菲亚·米何耶兹的母亲谈过，她答应今天会带苏菲亚去看医生。”

“嗯，兽医试验所的肉块报告呢？”

“他们之所以指明中餐馆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会吃那种东西。”

“吃什么东西？”

“狗肉。”

“狗肉？等一下。”

音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车流声。哈利的声音再度传来。“可是挪威的中餐馆是不贩卖狗肉的，我的老天。”

“不是，这个例子很特别。兽医试验所设法分辨出品种，所以我明天会打电话去挪威畜犬协会询问，他们的数据库里有所有纯种狗和饲主的

数据。”

“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帮助，全挪威的狗应该有数十万只吧。”

“我查过了，四十万只，至少每家有一只。重点是这种狗很罕见，你有没有听过黑麦兹纳犬？”

“妳再说一遍？”

贝雅特又说了一遍，接下来几秒钟她只听见萨格勒布的车声，跟着就听见哈利喊道：“原来如此！非常合理，这个人必须找个藏身之处，我之前怎么都没想到？”

“想到什么？”

“我知道史丹奇躲在哪里了。”

“什么？”

“妳一定要找到哈根，叫他授权出动戴尔塔特种部队。”

“躲在哪里？你在说什么啊？”

“货柜场，史丹奇躲在货柜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奥斯陆不是很多地方吃得到黑麦兹纳犬。明天早上我会搭第一班飞机回奥斯陆，我抵达之前先叫戴尔塔特种部队和傅凯包围货柜场，可是先不要逮人，等我到了再说，明白吗？”

贝雅特挂断电话后，哈利站在街上看着饭店酒吧。酒吧里的音乐隆隆作响，半满的酒杯正等着他回去。

小救主已在罗网之中，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头脑和不会发抖的手。哈利想到哈福森，想到被血淹没的心脏。他可以直接返回没有酒的客房，锁上房门，把钥匙扔出窗外。或者他可以走向酒吧，把剩下的酒喝完。他打个冷颤，深深吸口气，关闭手机电源，走进酒吧。

救世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早已熄灯回家，只有玛蒂娜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她拨打哈利的手机号码，同时自问：难道是因为他年长许多才让她觉得如此刺激？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压抑的情绪？还是他看起来如此无助？照理说那女人在哈利家门口大吵大闹，应该会把她吓跑才对，但结果正好相反，她反而更想要……是的，她究竟更想要什么呢？玛蒂娜呻吟一声，因为计算机语音说她拨的手机号码不是关机就是收不到讯号。她打电话去查号台，查到哈利在苏菲街的住家市话，打了过去。一听见哈利的声音，她的心脏就砰砰乱跳，结果却是电话录音机。她有个完美借口可以下班顺路经过哈利家，没想到他竟然不在！她又留了一则留言，说她要提早把圣诞音乐

会的票拿给他，因为明天早上开始她就得去音乐厅帮忙。

她挂上电话，忽然发现有人站在门口看她。

“里卡！你不要这样，吓我一跳。”

“抱歉，我正回家，所以来看看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走的。我可以载妳回家吗？”

“谢谢，可是……”

“妳都已经穿上外套了。走啦，这样妳就不用设定警报器了。”里卡干笑几声。上星期玛蒂娜有两次最后离开都误触新警铃，使得保全公司的人员特地前来查看，救世军只好支付额外费用。

“好吧，”她说：“谢谢。”

“没问题……”里卡吸了吸鼻子。

他心跳加速，鼻子里嗅到哈利·霍勒的气味，伸出一手小心翼翼打开房门，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另一手举起手枪，指着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床铺轮廓。他吸了口气，打开电灯开关，灯光溢满整个房间。房内没有多余陈设，只有一张基本的床铺，整齐且空无一人，就跟公寓里其他房间一样。他已搜查过其他房间，最后来到卧室。他感觉心跳慢了下来。哈利不在家。

他把手枪放回脏牛仔外套的口袋，感觉手枪

压碎了他从奥斯陆中央车站的厕所拿来的除臭锭。厕所旁有一台公共电话，他就是用那台电话查出哈利在苏菲街的住家地址。

进入这栋公寓比他想象中来得容易，他在大门按了两次门铃，无人回应，原本打算放弃，但他推了推大门，关着的门就开了。门锁没有卡紧，一定是天冷的缘故。他爬上三楼，看见哈利·霍勒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一段纸胶带上。他把帽子抵在门锁上方的玻璃，用枪柄一敲，玻璃应声裂开。

客厅面对后院，因此他冒险打开台灯，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是简朴的斯巴达风格，整理得有条不紊。

但他的特洛伊木马、可以带他去找尤恩·卡尔森的人，这时却不在家。不过他希望屋里有枪或弹药。于是他先从警察可能收藏手枪的地方开始找起，像是抽屉、柜子或枕头底下，但毫无所获。他开始逐个房间进行有系统的搜索，但也徒劳无功。接着他开始瞎翻乱找，这意谓着他不是自暴自弃就是狗急跳墙。他在电话桌上的信件下方发现警察证，上面有哈利·霍勒的照片。他把警察证收进口袋，接着又移动书本和唱片，并发现架上这些东西都依照字母排列。咖啡桌上放着

一迭文件，他拿来翻看，翻到一张照片停了下来。这张照片的主题他看过无数次不同版本的：一个身穿制服的死人。那是罗伯·卡尔森的照片。另一份文件上有史丹奇的名字。又有一张表格上有哈利的名字，他往下看，看见一个熟悉名词的前方打了个勾：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表格上龙飞凤舞地签着名字。这究竟是枪枝执照还是枪枝申请表？

他放弃了。看来哈利把枪带在身上。

他走进狭小整齐的浴室，打开水龙头。热水令他颤抖。他脸上的煤灰把水槽染成黑色。他打开冷水龙头，手上凝固的血液融化，水槽染成了红色。他擦干脸和手，打开水槽上方的柜子，找到一卷纱布，把手上被玻璃割伤的地方包扎起来。

但这里似乎少了些什么。

他看见水龙头旁边有根短须，像是刮胡子之后留下來的，但却没看见刮胡刀或刮胡泡，也没看见牙刷、牙膏或盥洗包。难道这个哈利·霍勒命案调查到一半竟然跑去旅行？又或者他跟女友同住？

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见里头有一盒保存期限到六天后的鲜奶、一罐果酱、白吉士、三

个炖肉菜罐头。冷冻库里放着切片裸麦面包，用保鲜膜包着。他拿出鲜奶、面包、两个炖肉菜罐头，打开炉火。烤面包机旁放着一份今天的报纸。鲜奶，今天的报纸。他开始觉得哈利·霍勒比较可能是去旅行了。

他从柜子高处拿下一个玻璃杯，正要倒鲜奶，有个声音忽然在屋里响了起来。他心头一惊，鲜奶掉落地上。

响起的是电话铃声。

他看着鲜奶在赤陶地砖上蔓延开来，耳中听见玄关传来急切的电话铃声。三声机械喀哒声过后响起五个哔声，接着一个女性声音充满室内，话声甚快，语调似乎很欣喜，笑了几声后挂上电话。他在这声音中听见了什么。

他把打开的炖肉菜罐头放在煎锅上，一如围城时期那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没有盘子，而是为了表示每个人吃的份量是一样的。他走进玄关，黑色小录音机闪着红色灯光，显示的数字是2。他按下播放键，录音带开始转动。

“我是萝凯，”一个女性声音说，这声音听起来比刚刚那个年纪大。女子说了几句话后，把电话交给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开心地讲个不停。接着播出的是刚才的留言。他很确定自己没有听

错，他听过这个声音，这是白色巴士上那个女子的声音。

留言播放完毕后，他站在墙上镜子前，看着镜子下方贴着的两张彩色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是哈利、一名深发女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穿着滑雪板站在雪地里眯眼看着镜头。另一张是褪色老照片，里头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小男孩，两人都穿泳衣，小女孩似乎有唐氏症，小男孩是哈利。

他悠哉地坐在厨房里吃东西，同时留意楼梯声响。他在电话桌的抽屉里找到一卷透明胶带，把破了的玻璃贴回前门。吃完之后，他走进卧室，里头很冷。他在床上坐下，用手抚摸柔软床单，闻了闻枕头，又打开衣柜，发现两件灰色平口内裤，一件折迭整齐的白色T恤，上头印着有如湿婆般的八臂人像，下方写着“FRELST!”，拯救，上方写着“Jokke

&

Valentinerne”（约克与瓦伦廷纳）。这些衣服都有肥皂香味。他换上这些衣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到哈利的照片、想到乔吉，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尽管他极度疲惫，但仍感觉阴茎逐渐勃起，顶着贴身又柔软的棉质内裤。他

安心入睡，知道只要有人开门，自己会立刻醒来。

“坦然面对意外之事。”

这是警察特种部队戴尔塔小队队长希维德·傅凯的座右铭。他站在货柜后方的小山脊上，手持无线电对讲机，耳中充满出租车、轿车、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准备返家过节的轰轰声响。他身旁站着督察长甘纳·哈根。哈根身上的绿色防弹背心领子高高翻起。傅凯的队员位在他们下方寒冷冰封的黑暗中。他看了看表，两点五十五分。

十九分钟前，警队的德国狼犬闻出红色货柜中有人。尽管这项任务看起来十分简单，傅凯却不喜欢眼前这个状况。

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在他接到哈根的电话，命令五名优秀的警察特种部队队员在警署整装待发之后，只花了五十五分钟就达成命令。戴尔塔小队共有七十人，绝大多数都斗志高昂、训练精良，平均年龄三十一岁。他们依需要制定详细计划，任务包括所谓的高难度武装行动；特种部队就是专门执行这种高难度任务。现场除了戴尔塔小队的五名队员之外，还有一名来自军方的F S K武装特种部队队员，这就是让傅

凯不安的原因。此人是哈根亲自调来的一流神枪手，他说自己名叫亚隆，但傅凯知道F S K队员向来不用真名。事实上F S K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是极为神秘的单位，直到著名的持久自由行动在阿富汗展开之后，媒体才掌握到这个精良部队的一些确切细节。然而从傅凯的角度来看，这个部队比较像是神秘的兄弟会。

“因为我信任亚隆，”哈根对他如此简单解释。“你还记得九四年的那一枪吗？”

傅凯对桑德福德机场的人质挟持事件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他就在现场。事后没有人知道那救命的一枪是谁击发的，只知道子弹穿过挂在汽车挡风玻璃前的防弹背心腋窝，击中银行抢匪的头部。抢匪的脑袋就在全新富豪轿车的后座如同南瓜般爆开。事后车商回收这辆轿车，加以清洗并重新出售。但这并不是令傅凯感到不安的地方，就连亚隆带着一把他从未见过的步枪也不会令他感到不安，枪托上刻着“MÄR”字样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这时亚隆趴在目标区域外的某处，配备雷射瞄准器和夜视镜，并回报说他清楚看见货柜，除此之外，每当傅凯要求他回报最新情况时，他都只咕哝了事。但这也不会让傅凯觉得反感。他之所以不喜欢眼前情况，是因为亚隆根本

不需要在现场，他们根本不需要神枪手。

他犹疑片刻，把对讲机拿到嘴边。“阿德勒，准备好就闪灯。”

货柜旁出现一个灯光上下移动。

“各就各位，”傅凯说：“准备进入。”

哈根点了点头。“很好。傅凯，在行动之前，我想先确认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最好现在就进行逮捕行动，不必等霍勒回来。”

傅凯耸了耸肩。再过六小时就天亮，届时史丹奇会从货柜里出来，这样就可以在空地上放出警犬来追捕。大家都说哈根亟欲立功，为自己做好准备，时机一到就坐上总警司的位子。

“是的，听起来很合理。”

“很好，我会在报告里写说这是一场共同决定的行动，以免有人说我先行逮人，抢下功劳。”

“我想没有人会这样怀疑吧。”

“很好。”

傅凯按下对讲机上的发话键。“两分钟后行动。”

哈根和傅凯鼻中喷出的白气交织成一片云雾，随即消失。

“傅凯……”对讲机传出阿德勒的低低话声。“有个男人从货柜里走出来。”

“大家做好准备，”傅凯用坚定冷静的口气说。坦然面对意外之事。“他是要出去吗？”

“不是，他只是站着。他……看起来好像要……”

砰的一声枪声响起，在黑暗的奥斯陆峡湾里回荡，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

“妈的怎么回事？”哈根说。傅凯心想，那是意外之事。

24承诺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周六清晨，他仍在睡觉，睡在哈利的公寓里、睡在哈利的床铺上、穿着哈利的衣服、做着哈利的恶梦。梦中鬼魂回来找他，梦中总有鬼魂回来找他。

前门传来细微的摩擦声，但这已足够让他醒来。他立刻伸手到枕头下，翻身下床，悄悄走进玄关。冰冷的地板烧灼他的脚底板。他透过波浪纹玻璃看见一个人影。昨晚他关上屋内所有的灯，可以肯定没人能从屋外得知他在这里。那人似乎弯腰在门锁上捣鼓着什么。难道钥匙插不进门锁？难道哈利·霍勒喝醉了？也许他不是去旅行，而是去整夜买醉。

他站到门边，伸手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屏住气息，感觉枪托抵住手掌的摩擦力所带来的安全感。门外那人似乎也屏住了气息。

他希望这不代表事情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希望霍勒是个明智之人，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带他去找尤恩·卡尔森，倘若这不可行，至少把尤恩叫来这间公寓。

他手里举着枪，让枪一眼可见，猛然把门打

开。门外那人倒抽一口凉气，后退两步。

有个东西卡在外头的门把上，是用包装纸和玻璃纸包扎成的一束鲜花，纸上还黏着一个大信封。

尽管那人满脸惊恐，他还是立刻认出了她。

“进来。”他吼道。

玛蒂娜·艾考夫犹疑不决，直到他再度举起手枪。

他挥动枪管，示意玛蒂娜走进客厅。他跟在后面，礼貌地请她坐在扶手椅上，自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玛蒂娜勉强让目光离开手枪，朝他望去。

“抱歉我穿这身衣服，”他说：“哈利呢？”

“你想干嘛？”玛蒂娜用英语问道。

他听了玛蒂娜的声音之后非常讶异，因为她的声音很冷静，几乎是温暖的。

“我要找哈利·霍勒，”他说：“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找他干嘛？”

“发问的人是我，如果妳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只好对妳开枪，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你只好对我开

枪，如果你认为这样会有帮助的话。”

他在她眼中找寻恐惧，却找不到，也许跟她的瞳孔有关，她的瞳孔好像怪怪的。

“妳来这里做什么？”他问道。

“我来把音乐会的门票拿给他。”

“还送花？”

“心血来潮。”

他拿起玛蒂娜放在桌上的包包翻看，找出皮夹和银行卡片。玛蒂娜·艾考夫，一九七七年生，地址是奥斯陆市索根福里街。

“你是史丹奇，”玛蒂娜说：“你就是上过白色巴士的那个人对不对？”

他再度朝她望去。她直视他双眼，缓缓点了点头。

“你来这里是因为你想叫哈利带你去找尤恩·卡尔森对不对？现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

“闭嘴。”他说，口气却显得虚张声势，因为她说得对：一切都走样了。两人不发一语，坐在透入晨光的阴暗客厅内。

最后玛蒂娜打破沉默。

“我可以带你去找尤恩·卡尔森。”

“什么？”他惊讶地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

“哪里？”

“一座庄园里。”

“妳怎么知道？”

“因为那座庄园是救世军的，我手上有清单，知道每间庄园的使用者是谁。警方打过电话给我，问我这几天可不可以把庄园都借给他们用。”

“原来如此，但妳为什么要带我过去？”

“因为哈利是不会告诉你的，”她简单地说：“结果你会对他开枪。”

他观察她，明白她说的是实话，便缓缓点头。“庄园里有几个人？”

“尤恩、他女朋友，还有一个警察。”

一个警察。他脑中开始建构计划。

“有多远？”

“尖峰时间要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但今天是周末，”玛蒂娜说：“我的车就在外面。”

“妳为什么要帮我？”

“我说过了，我希望这件事赶快结束。”

“妳知道如果妳胡说的话，我会在妳脑袋上开一枪吗？”

玛蒂娜点了点头。

“那走吧。”他说。

早上七点十四分，哈利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他全身每根神经都感到疼痛，因为他胃里的嗜酒之犬还渴求更多酒精。他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四周，只见衣服散落在客房地面上，但至少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朝床边桌上的玻璃杯伸手，幸运地抓中杯子。杯子是空的。他用手指刮了刮杯底，舔舔手指。味道是甜的，酒精都已挥发。

他拖着身体下床，拿着杯子走进浴室，目光避开镜子，将杯子装满水，缓缓喝下。嗜酒之犬高声抗议，但他稳稳拿着杯子，又喝了一杯。对了，要搭飞机。他把目光集中在手腕上。妈的手表跑哪里去了？现在几点？他必须离开，必须回家。还是先喝一杯再说……他找到裤子穿上，觉得手指麻木肿胀。包包呢？在那里。盥洗包。鞋子。可是手机呢？不见了。他拨9，打给楼下柜台，听见背景传来账单的打印声。柜员回答了四次，他还是听不懂。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连自己都听不太懂自己在说什么。

“先生抱歉，”柜员答道：“酒吧下午三点才开始营业，您要退房了吗？”

哈利点了点头，在床尾的外套里找寻机票。

“先生？”

“对。”哈利挂上电话，靠在床上，继续在裤子口袋里翻找，却只找到一个二十克朗的挪威硬币。昨晚酒吧打烊结账时，他付钱少了几库纳，就把二十克朗挪威硬币放在钞票上，转身离去。但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愤怒的咆哮声，感觉后脑一阵疼痛，低头就看见那枚硬币在地上跳动，发出清脆声响，滚到他双脚之间。他走回吧台，酒保咕哝咒骂，接受了他的手表以补齐差额。

哈利知道外套内袋已被扯破，便摸索着在衬里中找到机票，把它勾出来，看清楚起飞时间。这时门上传来敲门声，起初只有一声，接着是更大力的一声。

他不记得酒吧打烊后发生的事，但若敲门声跟这有关，那肯定没好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搞不好有人捡到他的手机也说不定。他拖着脚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寸。

“早上好，”门外的女子说：“还是不好？”

哈利挤出微笑，倚在门框上。“有什么事？”

女子盘起了头发，看起来更像个英文老师。

“跟你敲定交易。”她说。

“喔？为什么是现在，不是昨天？”

“因为我想知道我们碰面之后你会做什么，比如说你会不会去跟克罗地亚警方碰面之类的。”

“妳知道我没有？”

“你去酒吧喝酒喝到打烊，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房间。”

“妳还有眼线啊？”

“别东拉西扯了，霍勒，你还要赶飞机。”

饭店外有辆车等着他们，司机就是那个身上有监狱刺青的酒保。

“弗莱德，去圣史蒂芬教堂，”女子说：“开快点，他的飞机一个半小时后起飞。”

“你知道很多我的事，”哈利说：“我对妳却一无所知。”

“你可以叫我玛丽亚。”女子说。

晨雾笼罩萨格勒布，偌大的圣史蒂芬教堂塔楼隐没在白雾之中。

玛丽亚领着哈利穿过近乎荒凉的广阔中殿，经过忏悔室、几个圣者雕像和附属的祈祷长椅。隐藏式喇叭播放着宛如祈祷文般的圣歌，歌声低而沉重，余韵连绵，也许是为了激发沉思，但哈

利听了却只想到天主教超级市场播放的背景音乐。玛丽亚带着哈利踏上侧边走道，穿过一扇门，进入小房间，里头有两张祈祷长椅。晨光穿过彩色玻璃，化为红色与蓝色的光线。钉有耶稣的十字架两旁点着蜡烛，十字架前方是个跪着的蜡像，仰头伸臂，绝望地祈祷。

“这是使徒多马，建筑工匠的守护者，”玛丽亚说，鞠躬画个十字。“他想跟耶稣一起死。”

哈利心想，这是心存怀疑的多马。玛丽亚弓身在包包上，拿出一根贴有圣者照片的小蜡烛，将蜡烛点燃，放在多马前方。

“跪下。”她说。

“为什么？”

“照做就是了。”

哈利不情愿地在粗糙的红丝绒祈祷长椅上跪下，手肘放在倾斜肮脏的木扶手上，上头沾有汗渍、油脂和泪水。没想到这个姿势竟怪异地舒服。

“向圣子发誓你会信守承诺。”

哈利犹疑片刻，低下了头。

“我以圣子……”玛丽亚说。

“我以圣子……”

“我的救主之名发誓……”

“我的救主之名发誓……”

“尽力拯救那人们称之为小救主的性命。”

哈利复述。

玛丽亚坐直身子。“这里是我跟客户的中间人接洽的地方，”她说：“也是他委托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们走吧，这里不是讨论凡人命运的地方。”

弗莱德载他们前往宽广开放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并在车上等候他们。他们在广场上找了张长椅坐下。枯萎的褐色小草奋力站直，但仍不敌湿冷寒风而趴倒。电车铃声从老展览馆的另一侧传来。

“我没见到他本人，”玛丽亚说：“但他听起来满年轻的。”

“听起来？”

“十月的时候这个人打了第一通电话去国际饭店，只要是关于难民的电话都会经过弗莱德，他把电话转给了我。这个人说他代表一位匿名人士希望我们接下奥斯陆的任务，我记得电话背景有很多车声。”

“公共电话。”

“我想也是。我说我不在电话上接案，也不跟匿名人士打交道，就把电话挂了。三天后他又打来，跟我约在圣史蒂芬教堂，还指定了时间跟忏悔室。”

一只乌鸦飞到长椅前的树枝上，低下头来，阴郁地看着他们。

“那天教堂里有很多观光客，我依照指定时间走进忏悔室，看见椅子上放着一个信封。我打开信封，里头有尤恩·卡尔森值班的时间地点、远超过我们一般收费的美金头款，还写了尾款数目。此外还写说那个跟我通过电话的中间人会再跟我联络，听取我的意愿，如果我愿意接受，可以再跟他商讨财务方面的细节。这个中间人会是我们唯一的联络窗口，但基于安全因素，他并未授权跟我讨论任务内容，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透露有关任务的事给中间人知道。我拿了信封，离开忏悔室和教堂，回到饭店。半小时后，中间人就打电话来。”

“这个人跟从奥斯陆打电话给你的人是同一个？”

“他没有自我介绍，但我当过英文老师，所以习惯注意听别人怎么说英语。这个人的口音非常特别。”

“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说基于三个理由我必须拒绝。第一，我们的原则是必须知道客户委托任务的原因。第二，基于安全考虑，我们从不让别人决定时间或地点。第三，我们不跟匿名客户来往。”

“他怎么说？”

“他说他负责付钱，所以我只能知道他的身分，并容忍这一点。然后他问我价码要调高到多少，我才能对其他的反对理由视而不见？我说我要的价码他绝对付不起，于是他开出一个数目，而我……”

哈利看着玛丽亚在脑中寻找适当的英文词句。

“……我没准备听见这么高的数目。”

“他说的数目是多少？”

“二十万美金，这是我们标准收费的十五倍。”

哈利缓缓点头。“所以对方的动机就不再重要了？”

“这你不用明白，霍勒，但我们一直有个计划，希望钱赚够之后就洗手不干，搬回武科瓦尔，展开新生活。我知道这个价码可以让我们达成目标，这会是最后一次任务。”

“所以道德杀人的原则就可以摆在一旁？”哈利问道，在身上四处找烟。

“你调查命案的方式一定都合乎道德吗，霍勒？”

“不一定，一个人总得过活。”

玛丽亚淡淡一笑。“那你跟我也没有多大差别，不是吗？”

“我怀疑。”

“啊哈，如果我没看错，你跟我一样只希望对付那些值得你花心思的事，是不是？”

“这是当然。”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吗？你发现罪行并不像你当初选择当警察时以为的那样黑白分明，你原本想从邪恶的手中解救人类，但多数情况下，你发现邪恶的成分很少，人类弱点的成分很多，很多悲伤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自己内心里找到。然而就像你说的，一个人总得过活，于是我们开始说谎，对周遭的人和自己说谎。”

哈利找不到打火机，再不把烟点燃，他就要爆炸了。他不愿意想起比勒格·侯曼，现在绝对不要。滤嘴被他咬破，发出干涩的窸窣声。“妳说这个中间人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说得好像你已经知道似的。”玛丽亚

说。

“罗伯·卡尔森，”哈利说，用手掌用力揉了揉脸。“他给妳信封的日期是十月十二日。”玛丽亚挑起一道眉毛，眉型修得很优雅。

“我们发现了他的机票，”哈利觉得冻死了，寒风吹来直接穿过他，仿佛他是幽灵似的。“而他回去之后，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协助要杀害的人代班。一个人是可以笑着杀死自己的，是不是？”

玛丽亚没有答话。

“我不明白的是，”哈利说：“妳儿子从电视或报纸上得知他杀的人是负责递送现金的中间人之后，为什么不中止任务？”

“他从不知道客户是谁，也不知道目标的罪行是什么，”玛丽亚说：“这样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他被捕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能泄露？”

“这样他就不必思考，这样他就只要执行任务就好，把其他都交给我，信赖我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不论是道德上或财务上？”

玛丽亚耸了耸肩。“当然了，这次他如果事先知道名字就好了，问题是自从我儿子下手之

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再跟我们联络。”

“他不敢。”哈利说。

玛丽亚闭上眼睛，哈利看见她那张小脸上肌肉抽动。

“你希望我中止任务，跟你交易，”她说：“现在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已经告诉你跟我们联络的中间人是谁，这样你还愿意信守承诺吗，哈利？你愿意救我儿子吗？”

哈利默然不答。那只乌鸦飞离树枝，水滴滴落在他们前方的碎石地上。

“妳想妳儿子如果知道自己胜算很低，会不会收手？”哈利问道。

玛丽亚露出苦笑，忧郁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

“因为他无畏又固执，这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哈利看着眼前这名瘦小女子的挺直身躯，不确定后面这句话是否正确。“替我跟弗莱德说再见，我搭出租车去机场。”

玛丽亚看着双手。“哈利，你相信上帝吗？”

“不相信。”

“但你还是在祂面前发誓说你会救我儿子。”

“对。”哈利说，站起身来。

玛丽亚依然坐着，抬头朝哈利望去。“你是那种会信守承诺的人吗？”

“不一定。”

“你不相信上帝，”她说：“也不相信自己说过的话，那你还剩下什么？”

哈利把外套裹紧了些。

“哈利，跟我说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下一个承诺，”他说，转身眯眼看着车辆稀疏的宽阔大马路。“人们就算打破了上一个承诺，还是可以守住下一个。我相信新的开始。虽然我可能不会这样说……”哈利招手拦下一辆有蓝色标志的出租车。“但这就是我干这行的原因。”

哈利坐上出租车才想到身上没有现金可以付钱，司机告诉他说萨格勒布机场有提款机可以用威士信用卡提现。哈利坐在车上，手中不断把玩那个二十克朗硬币。硬币在酒吧地上滚动的那一幕跟机上第一杯酒的念头争执不下。

外头天色大明，尤恩被转弯驶入厄斯古德庄园的车声吵醒，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昨晚又冷又长，他没睡好。

“是谁来了？”希雅问道，刚才她还睡得很

熟。尤恩听见她口气中的焦虑。

“可能是来换班的警察吧。”尤恩说。引擎声消失，两扇车门开关的声音传来。所以来的是两个人，没有交谈，是两个沉默的警察。他们听见由警察镇守的客厅传来大门的敲门声，一声、两声。

“他不开门吗？”希雅低声说。

“嘘，”尤恩说：“说不定他在外面，说不定他去屋外厕所了。”

第三声敲门声传来，非常大声。

“我去开门。”尤恩说。

“等一下！”希雅说。

“我们得开门让他们进来。”尤恩说，从希雅身上爬过，穿上衣服。

他打开通往客厅的门，只见咖啡桌上摆着烟灰缸，一根香烟还搁在上头冒着烟，沙发上有条凌乱的毯子。敲门声再度传来。尤恩朝窗外看去，却看不见车子。奇怪。他站到大门前。

“哪位？”尤恩大声问道，心里已不再那么确定。

“警察。”外头的声音说。

尤恩觉得自己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又觉得自己是不是闻错了。

门上再度响起敲门声，他吓得跳了起来，伸出颤抖不已的手握住门把，深深吸口气，把门打开。

寒风直卷而入，他感觉像是被水墙打到似的。挂在半空的太阳放出刺目白光，令他眯起双眼，看着台阶上的两个人影。

“你们是来换班的吗？”尤恩问道。

“不是，”一个他认得的女子声音说：“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尤恩惊讶地问道，以手遮眉。“原来是妳？”

“对，去打包吧，我们载你回家。”女子说。

“为什么？”

女子告诉他原因。

“尤恩！”希雅在卧房里大喊。

“等一下。”尤恩说，让门开着，去找希雅。

“是谁啊？”希雅问道。

“是那个讯问我的警探托莉·李，”尤恩说：“还有一个应该也姓李的警探。他们说史丹奇死了，昨晚中枪身亡。”昨晚留守的警察从屋外厕所回来，打包个人物品并离开。十分钟后，

尤恩把包包背到肩上，关上大门，转动钥匙锁门。他踏着自己在深雪中的足迹，沿着屋子墙壁行走，数到第五块木板，把钥匙挂在里头，转身跟上其他人，朝一辆喷着白色废气的红色高尔夫奔去。他挤进后座，坐在希雅旁边。车子上路后，他伸出手臂紧紧环抱希雅，倾身凑到前座之间。

“昨晚货柜场发生什么事？”

驾车的托莉瞥了坐在旁边的同事欧拉一眼。

“他们说史丹奇要掏枪，”欧拉说：“也就是说，特种部队的神枪手说他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史丹奇不是要掏枪？”

“那要看你说的是哪种枪啰，”欧拉说，看了托莉一眼，只见她很难保持面无表情。“他们把史丹奇翻过来，看见他拉链拉开，老二垂在外面，看来是站在货柜门口想要尿尿。”

托莉突然板起脸孔，清了清喉咙。

“但这是非官方纪录的消息，”欧拉赶紧补充道：“你们明白对吧？”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就这样把他射杀了？”希雅难以置信地拉高嗓门说。

“不是我们，”托莉说：“是F S K的神枪手开的枪。”

“他们认为史丹奇一定是听见什么声音，转过了头，”欧拉说：“但子弹从他耳朵后方射入，从原本是鼻子的地方射出，这下子连鼻子都没了，一命呜呼，哈哈。”

希雅看着尤恩。

“那发子弹一定超有威力的，”欧拉一副神往的样子。“反正你看了就知道，卡尔森，你如果指认得出那家伙才是奇迹。”

“反正本来就不容易指认。”尤恩说。

“对啊，我们听说了，”欧拉摇头说：“那家伙有橡皮脸什么的。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根本是鬼扯，但这也是非官方纪录的好吗？”

车子继续行驶，车内沉默了一会。

“你们怎么确定就是他？”希雅问道：“我是说既然他的脸都被打烂了。”

“他们认得那件外套。”欧拉说。

“就这样？”

欧拉和托莉互望一眼。

“不只这样，”托莉说：“外套内侧和口袋里的玻璃上发现了血迹，他们正在跟哈福森的血液做比对。”

“希雅，一切都结束了。”尤恩说，把她抱得更紧。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吸入她头发的

香味。再过不久，他就能好好睡一觉。他穿过前座看见托莉的手放在方向盘上端，把车子开到乡间小路的右侧，避开对向驶来的一辆白色小型电动车。尤恩认出那辆电动车跟皇室送给救世军的电动车属于相同车款。

25 宽恕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心电图屏幕上的曲线图和数字，以及规律的声纳哔声，呈现出一切都在控制中的假象。

哈福森的口鼻罩着呼吸器面罩，头上戴着有如头盔般的东西，医生说这东西可用来监测脑部活动。深色眼皮上爬着由细小血管所构成的网络。哈利忽然想到他从未见过闭上眼睛的哈福森，他的眼睛总是张着。哈利身后的门吱的一声打开，贝雅特走了进来。

“你终于来了。”她说。

“我从机场直接赶来，”哈利低声说：“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的喷射机飞行员。”

贝雅特勉强笑了笑，这时哈利才发现自己用的这个譬喻有多么不祥，倘若他的脑袋不是这么麻木，也许就会另选一种说法，或者什么都别说。他之所以现在看起来还象样，是因为从萨格勒布飞到奥斯陆只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国际空域，而负责酒类的空服员在服务完每位乘客后，才注意到哈利座位上的服务灯亮着。

他们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找个座椅区坐下。

“有新进展吗？”哈利问道。

贝雅特用一只手抹了抹脸。“负责检查苏菲亚·米何耶兹的医生昨天深夜打给我，他说他在苏菲亚身上什么都没发现，只发现额头上的瘀青，他认为这个瘀青很可能如苏菲亚所说是撞到门所导致的。他还说医师誓词对他来说很重要，但他太太说服他把事情说出来，毕竟这牵涉到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他从苏菲亚身上采集了血液样本，但什么异常都没发现，不过他有个直觉，于是把样本送去做荷尔蒙H C G检验，结果检验报告的浓度几乎可以非常确定。”

贝雅特咬住下唇。

“很有意思的直觉，”哈利说：“但我不知道荷尔蒙H C G是什么。”

“苏菲亚最近有过身孕，哈利。”

哈利想吹口哨，但嘴巴太干。“妳最好去找她谈一谈。”

“对啊，何况上次我们变成这么要好的朋友。”贝雅特挖苦地说。

“妳不需要去当她朋友，只需要知道她是不是被强暴。”

“强暴？”

“直觉。”

她叹了口气。“好吧，但事情已经不急了，不是吗？”

“什么意思？”

“经过昨晚的事啊。”

“昨晚发生什么事？”

贝雅特诧异地张开口。“你不知道吗？”
哈利摇了摇头。

“我至少留了四通留言在你的语音信箱里。”

“今天我手机掉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哈利看见她吞了口口水。

“喔，该死，”他说：“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昨晚他们射杀了史丹奇，他当场死亡。”

哈利闭上眼睛，听见贝雅特的声音仿佛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报告上写说史丹奇突然有动作，警方也已大声警告。”

哈利心想，连报告都做好了。

“但他们只在他外套口袋里发现一片玻璃，上头沾有血迹，病理医生答应说今天早上会化验。史丹奇一定是把枪藏起来，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枪如果带在身上，被逮到就会成为直接证据。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证件。”

“还有其他发现吗？”哈利机械式的问出这句话，因为他的心思已飘到别处，飘到了圣史蒂芬教堂。我以圣子、我的救主之名发誓。

“货柜角落发现了一些吸毒用品，像是针筒、汤匙等等。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只狗挂在货柜顶端。货柜场的警卫说那是黑麦兹纳犬，牠身上有些肉被割了下来。”

“很高兴知道这件事。”哈利嘟囔说。

“什么？”

“没什么。”

“如你上次所说，这说明了歌德堡街呕吐物里的肉块是怎么来的。”

“除了戴尔塔小队之外，还有谁参与这次行动？”

“报告上没提到别人。”

“报告是谁写的？”

“当然是负责领导这次行动的希维德·傅凯。”

“当然。”

“反正一切都结束了。”

“不，还没结束！”

“你用不着用吼的，哈利。”

“还没结束，有王子就有国王。”

“你是怎么了？”贝雅特双颊泛红。“一个杀手死了，你却表现得好像跟他是……朋友一样。”

哈利心想，她要提起哈福森了。哈利闭上眼睛，看见眼皮里红光闪耀，心想这就好像教堂里的蜡烛一样。母亲去世时哈利还很小，她在病床上说希望葬在翁达斯涅镇，那里看得见山。丧礼上父亲、小妹和他站着聆听牧师讲述母亲，讲的是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因为父亲无法上前发言，只好交给牧师。也许那时哈利就已经知道，少了母亲，他们就再也没有家庭了。哈利的爷爷满身浓烈酒气，弯腰对他说，世事就是如此，父母应该会先死。哈利听了喉头哽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身高就是遗传自爷爷的。

“我找到了史丹奇的上司，”哈利说：“她确认这次的谋杀任务是罗伯·卡尔森去委托的。”

贝雅特瞠目结舌地看着哈利。

“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哈利说：“罗伯只是中间人，后面还有个主使者。”

“是谁？”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主使者有能力支付二十万美金来雇用职业杀手。”

“史丹奇的上司这么轻易就把这些告诉你？”

哈利摇了摇头。“我跟她达成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

“妳不会想知道的。”

贝雅特的眼睛迅速眨了两下，点了点头。哈利看见一名老妇拄着拐杖走过，心想不知道史丹奇的母亲和弗莱德会不会在网络上阅读挪威报纸，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晓得史丹奇已经死了。

“哈福森的父母正在餐厅用餐，我要下去找他们，你要不要一起来？哈利？”

“什么？抱歉，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他们见到你会很高兴。他们说哈福森每次谈到你都露出很仰慕的样子，好像你是他的大哥哥一样。”

哈利摇了摇头。“可能晚一点吧。”

贝雅特离开后，哈利回到哈福森的病房，在病床旁的椅子边缘坐下，低头看着枕头上那张苍白的脸。他包包里有一瓶还没开封的金宾威士忌，是在免税商店买的。

“我俩对抗全世界。”哈利低声说。

他对着哈福森的额头弹指，中指弹到哈福森眉心，但哈福森的眼皮动也不动。

“雅辛。”哈利说，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浓重。他的外套打到病床，有什么东西在外套衬里中，伸手一摸就摸到遗失的手机。

贝雅特和哈福森的父母回来时，哈利已经离去。

尤恩躺在沙发上，头枕在希雅大腿上。她正在看电视上播出的老电影，他则看着天花板。贝蒂·戴维斯的独特嗓音穿过他的思绪：他觉得他对这里的天花板比他家的还熟悉。倘若先前他在国立医院的冰冷地下室看得够用力，最后也许会在那张被子弹打穿的脸上看见一些熟悉和不同之处。他们问说这是不是在他家门口出现过、后来又持刀袭警的那个人？他摇了摇头。

“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人不是他。”尤恩答道。他们点了点头，记录下来，送他出去。

“你确定警方不会让你睡自己家吗？”希雅问道：“如果你今晚睡这里一定会引来很多八卦。”

“那里是犯罪现场，”尤恩说：“已经被封起来了，要一直封到警方完成调查为止。”

“封起来，”她说：“听起来好像是信封一样。”

贝蒂·戴维斯朝年轻女子奔去，小提琴声蓦

地拉高，增添戏剧性。

“你在想什么？”希雅问道。

尤恩默然不答。他没说他想的是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是骗她的。除非他去做他该做的事，否则一切不会结束。而他该做的是鼓起勇气，不畏艰难地迎向敌人，当个勇敢的小士兵。只因他已然知晓。当时他站得离哈福森非常靠近，听见哈福森所说的自白留言是麦兹·吉尔斯卓留下的。

门铃响起。希雅起身开门，仿佛很欢迎有人来打扰似的。来者是里卡。

“有没有打扰到你们？”里卡问道。

“没有，”尤恩说：“我正要出去。”

三人都沉默下来，尤恩穿上外出的衣服。关上门之后，尤恩在门外站了一会，聆听门内的声音，听见他们正在小声说话。他们为什么要小声说话？里卡的口气听起来很生气。

他搭上前往市中心的电车，再转搭侯曼科伦线列车。通常周末如有积雪，列车都会挤满越野滑雪者，但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定都太冷了。他在最后一站下车，看着盘据在远处山下的奥斯陆。

麦兹和伦西的家位在丘陵上，尤恩从未去过。栅门相当小，车道也是，沿着树林弯弯曲

曲，树林遮住了屋子的绝大部分，从路上看不到。屋子本身不高，但结构独特，要等你真的在屋内走一圈才会发现屋子有多大，至少伦西是这样说的。

尤恩按下门铃，几秒钟后，他听见隐藏式扩音器传出说话声。“尤恩·卡尔森。真没想到啊。”

尤恩看着大门上方的监视器。

“我在客厅，”麦兹·吉尔斯卓的话声听起来颇为含糊，还带着咯咯笑声。“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走吧。”

大门自动打开，尤恩走进相当于他家大小的门厅。

“哈啰？”

他只听见自己的回音简短模糊地传回来。

他沿着走廊走去，心想尽头应该是客厅。走廊墙上挂着绘满鲜艳油彩的未裱框画布。他越往前走，有股味道就越浓烈。他经过设有中岛料理台的厨房和环绕着十二张椅子的餐桌。水槽里堆满盘子、杯子和空酒瓶，空气中弥漫着腐败食物和啤酒的恶心气味。尤恩继续往前走。走廊上散落着许多衣服。他朝浴室看去，只闻到里头冒出呕吐物的恶臭。

他弯过转角，眼前出现奥斯陆和峡湾全景，他和父亲去诺玛迦区散步时曾见过这片景致。

客厅中央伫立着一个屏幕，无声地播放一场婚礼，一看就知道是业余者拍的影片。父亲带着新娘踏上走道，新娘对两侧宾客点头微笑。房里只听得见投影机风扇的细微嗡鸣声。屏幕正前方摆着一张黑色高背扶手椅，旁边地上放着两个空酒瓶和一个半空酒瓶。

尤恩大声地咳了一声，表明自己的到来，走上前去。那张椅子慢慢旋转过来。

尤恩猛然停步。

他差点认不出椅子上坐着的麦兹·吉尔斯卓。麦兹身穿干净白衬衫和黑裤子，但满脸胡碴，脸颊肿胀，眼球泛白宛如罩着一层灰白色薄膜，大腿上放着一把双管步枪，赭红色枪柄刻着精细的动物花纹。麦兹坐的方式使得那把步枪正好对准尤恩。

“卡尔森，你会打猎吗？”麦兹用酒醉嘶哑的嗓音轻声问道。

尤恩摇了摇头，目光无法从那把步枪上移开。

“我们家族什么动物都猎杀，”麦兹说：“猎物无分巨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家族座

右铭吧。我父亲只要看到四脚动物就开枪，每年冬天他都会去旅游，只要哪个国家有他没猎杀过的动物他就去。去年他去巴拉圭，据说那里有罕见的森林美洲狮。我父亲说我不是个好猎人，说我没有好猎人必备的冷血态度。他常说唯一猎捕到的动物是她，”麦兹朝屏幕侧了侧头。“但我怀疑他心想是她猎捕到我。”

麦兹把步枪放在旁边的咖啡桌上，张开手掌。“请坐，这礼拜我们会跟你的长官戴维·艾考夫签约，首先转移的是亚克奥斯街的房产。我父亲会感谢你建议出售。”

“恐怕没什么好谢的，”尤恩说，在黑色皮沙发上坐了下来，皮面柔软冰冷。“我只是提供专业评估而已。”

“是吗？说来听听。”

尤恩吞了口口水。“与其让钱绑死在房地产上，还不如活用这些钱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不过换作是其他业主，可能会把房产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不是吗？”

“我们也想这样做，但你们提出的条件很好，清楚表明愿意出价购买所有房产，不会容许拍卖。”

“不过是你的建议扭转了情势。”

“我认为你们提出的条件很好。”

麦兹微微一笑。“胡扯，你们分明可以卖到两倍价钱。”

尤恩耸了耸肩。“如果把全部房产分开销售，我们也许可以卖到高一点的价钱，但一次销售可以省去冗长费力的售屋过程。而且委员会在房租方面也很信任你们，毕竟我们必须考虑那里的众多房客。如果是其他寡廉鲜耻的买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怎么对待那些房客。”

“条款上写明房租不得变动，现有房客可以再住十八个月。”

“信任比条款来得重要。”

麦兹在椅子上倾身向前。“妈的没错，卡尔森。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你跟伦西的事了，因为每次她被你干完之后总是面色红润，她连在办公室里听见你的名字脸也会红。你干她的时候有没有一边读《圣经》给她听啊？因为你知道吗？我想她应该会爱死才对……”麦兹瘫靠在椅子上，轻蔑地笑了几声，伸手抚摸桌上的步枪。“卡尔森，这把枪有两发子弹，你见过这种子弹的威力吗？不用瞄得很准，只要扣下扳机——砰——你就会被炸飞到墙上。很棒对不对？”

“我是来告诉你，我不想跟你为敌。”

“为敌？”麦兹哈哈大笑。“你们永远会是我的敌人。你还记得那年夏天你们买下厄斯古德，而艾考夫总司令亲自邀请我过去吗？你们替我感到难过，觉得我是个被剥夺童年回忆的可怜小孩，你们都非常敏感且善体人意。我的天，我恨死你们了！”麦兹仰天大笑。“我站在那里看你们游玩和享受，好像那个地方是属于你们的。尤其是你弟弟罗伯，他对女孩子真有一套，他会逗她们笑，把她们带进谷仓，然后……”麦兹脚一移动，踢到酒瓶，酒瓶哐啷哐啷倒在地上，褐色酒液汨汨流到拼花地板上。“你们眼中没有我，你们全都看不见我，仿佛我不存在似的，你们眼中只有你们自己人。所以我心想，好啊，那我一定是隐形的，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看看隐形人可以做些什么事。”

“所以你才这样做？”

“我？”麦兹大笑。“我是清白的，尤恩·卡尔森，不是吗？我们这些特权人士总是清白的，这你一定知道吧，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到清白，可以雇用别人来替我们服务，替我们去做肮脏事。这就是自然法则。”

尤恩点了点头。“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警察自白？”

麦兹耸了耸肩。“我本来想打给另一个叫哈利·霍勒的，但那个混蛋连名片也没有，所以我就打给那个给我们名片的警察，好像叫哈福森什么的，我记不清楚名字，因为我喝醉了。”

“你还有跟别人说吗？”尤恩问道。

麦兹摇了摇头，拿起地上酒瓶喝了一口。

“我父亲。”

“你父亲？”尤恩说：“原来如此，当然了。”

“当然了？”麦兹咯咯笑了几声。“你爱你父亲吗，尤恩·卡尔森？”

“爱啊，非常爱。”

“那你同不同意对父亲的爱是种诅咒呢？”尤恩没有答话，麦兹继续往下说。“我打电话给那个警察之后，我父亲正好来了，我就告诉了他。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拿起滑雪杖狠狠打我，那浑球的力气还是很大，是愤恨给了他力量。他说如果我再跟别人说一个字，如果我让我们家族名誉扫地，他就要把我杀了。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知道吗？”麦兹泪水盈眶，话声呜咽。“我还是爱他，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那

么强烈地痛恨我的原因，因为我身为他的独生子，竟然如此软弱，软弱到无法回敬他的恨意。”

麦兹砰的一声把酒瓶重重放到地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

尤恩交迭双臂说：“听着，听过你自白的警察陷入了昏迷，如果你答应我不来对付我或我的家人，我答应不会把你的事泄露出去。”

麦兹似乎没在听尤恩说话，目光移到屏幕上，画面中那对开心男女背对着他们。“你听，她要说我愿意了。这一段我一再一再地回放，因为我听不清楚。她是不是说粗话？她……”麦兹摇了摇头。“我以为这样做会让她重新爱上我，只要我能完成这项……罪行，那么她就会看见真正的我。罪犯一定是勇敢、强壮的，是个男子汉，对不对？而不是……”他哼了一声，不屑地说：“某人的儿子。”

尤恩站起身来。“我得走了。”

麦兹点了点头。“我这里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就把它称之为……”他咬着上唇思索。“……伦西的道别礼物好了。”

回程路上，尤恩坐在侯曼科伦线列车上，怔怔看着麦兹给他的黑色手提包。

外头寒冷彻骨，大胆外出步行的路人都低头缩肩，把自己藏在帽子和围巾里，但贝雅特站在亚克奥斯街按下米何耶兹家的门铃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冷。自从她收到医院传来的最新消息之后，她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现在他的心脏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医生说：“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状况，尤其是肾脏。”

米何耶兹太太在楼梯尽头的门口等候，领着贝雅特走进厨房。苏菲亚正坐在厨房里玩头发。米何耶兹太太将水壶注满水，摆出三个杯子。

“我跟苏菲亚单独谈话可能比较好。”贝雅特说。

“她希望我在场，”米何耶兹太太说：“喝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我还得回国立医院，不会花太久时间。”

“好。”米何耶兹太太说，倒掉了水壶里的水。

贝雅特在苏菲亚对面坐下，试着和她目光相触，但她只是在研究分岔的头发。

“苏菲亚，妳确定我们不要单独谈话吗？”

“干嘛要？”苏菲亚用作对的口气说话，通

常愤怒的青少年都会用这种有效方式来达到目的，惹恼对方。

“我们要谈的是非常私密的事，苏菲亚。”

“她是我妈耶！”

“好，”贝雅特说：“妳是不是堕过胎？”

苏菲亚大吃一惊，表情扭曲，混杂着愤怒与痛苦。“妳说什么啊？”她厉声说，却藏不住话声中的惊讶之意。

“孩子的父亲是谁？”贝雅特问道。

苏菲亚继续假装整理头发，米何耶兹太太讶异地张大嘴巴。

“妳是自愿跟他发生性关系吗？”贝雅特继续问道：“还是他强暴了妳？”

“妳怎么敢对我女儿说这种话？”米何耶兹太太高声说：“她只是个孩子，妳竟然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好像她是……是妓女。”

“米何耶兹太太，妳女儿曾经怀孕，我需要知道这跟我们正在调查的命案有没有关系。”

米何耶兹太太似乎再度取得下巴的掌控权，闭起了嘴。贝雅特朝苏菲亚倾身。

“是不是罗伯·卡尔森？苏菲亚，是不是？”

贝雅特看见她下唇颤抖。

米何耶兹太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苏菲亚，她到底在说什么？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苏菲亚趴在桌上，把脸藏在手臂中。

“苏菲亚！”米何耶兹太太吼道。

“对，”苏菲亚呜咽地说：“是他，是罗伯·卡尔森。我没想到……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人。”

贝雅特站起身来。苏菲亚低声啜泣，米何耶兹太太看起来像是被人打了一拳。贝雅特只觉得全身麻木。“杀害罗伯的凶手昨晚被发现，”她说：“特种部队在货柜场朝他开枪，他当场死亡。”

贝雅特观察她们有什么反应，却什么也没看见。

“我要走了。”

没人听见贝雅特说话，她独自朝门口走去。

他站在窗边，望着起伏的白色乡间宛如一片在翻腾时冻结的牛奶海，浪峰上看得见一些房舍和红色谷仓。太阳低垂在山脊上方，日光暗淡。

“他们不会回来了，”他说：“他们走了，还是他们从没来过？说不定妳是骗我的？”

“他们来过，”玛蒂娜说，从炉子里拿出烤锅。“我们到的时候屋里是温暖的，你自己也看

见雪地里印有脚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坐下吧，食物煮好了。”他把手枪放在盘子旁边，吃起炖肉菜，并发现这炖肉菜罐头的牌子跟哈利家的一样。窗台上有一台蓝色晶体管老收音机，播放着他听得懂的流行音乐，其中穿插他听不懂的挪威语谈话。现在收音机播放的是他在电影里听过的曲子，他母亲有时会用家里挡住窗户的钢琴弹奏这首歌。每当父亲想逗弄母亲，总开玩笑说那扇窗是“家里唯一有多瑙河景观的窗户”。倘若母亲生气，父亲为了终止口角，总会问她说，像妳这样美丽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愿意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呢？

“哈利是妳男朋友吗？”他问道。

玛蒂娜摇了摇头。

“那妳为什么要拿音乐会门票给他？”

玛蒂娜默然不答。

他微微一笑。“妳爱上他了。”

玛蒂娜举起叉子指着她，仿佛想强调什么，却又改变主意。

“那你呢？你在家乡有女朋友吗？”

他摇了摇头，拿起玻璃杯喝水。

“为什么没有？因为工作太忙？”

他把口中的水喷了出来，喷得满桌子都是，

心想自己一定是太紧绷了，才会爆出这么歇斯底里的笑声。玛蒂娜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

“还是你是同志？”玛蒂娜说，擦去眼泪。“你在家乡有男朋友？”

他笑得更大声了。玛蒂娜的话说完之后，他还笑了很久。

玛蒂娜替两人又添了炖肉菜。

“既然妳这么喜欢他，这给妳吧。”他说，把一张照片丢在桌上。那是原本贴在哈利家玄关镜子下方的照片，里头是哈利、深发女子和小男孩。玛蒂娜拿起来仔细看了看。

“他看起来很开心。”她说。

“可能那时玩得很高兴吧。”

“对。”

灰蒙蒙的阴暗夜色渗入窗户，进驻屋内。

“也许他会再开心起来。”玛蒂娜温柔地说。

“妳觉得有可能吗？”

“你是说再开心起来？当然有可能啊。”

他看着玛蒂娜背后的收音机。“妳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是说过了吗？哈利绝对不会帮你，而且……”

“我不相信，一定有其他原因。”

玛蒂娜耸了耸肩。

“你能跟我说这上面写什么吗？”他说，打开一张表格，递给玛蒂娜，这是他从哈利家咖啡桌上那迭文件中拿来的。

玛蒂娜阅读表格。他看着从哈利家拿来的警察证上的照片，照片中的哈利看着镜头上方，他猜哈利应该是看着摄影师而不是镜头。

“这是一种叫做史密斯威森点三八的手枪领取单，”玛蒂娜说：“他必须提交这张签名窗体去警署领取手枪。”

他缓缓点头。“窗体已经签名了？”

“对，签名的是……让我看看……总警监甘纳·哈根。”

“换句话说，哈利还没领枪，这表示他并不危险，现在他没有防卫能力。”

玛蒂娜很快地眨了两下眼睛。

“你在想什么？”

26小把戏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歌德堡街的街灯亮起。

“好，”哈利对贝雅特说：“这就是哈福森停车的地方？”

“对。”

“他们下车，然后被史丹奇攻击。他先朝逃进公寓的尤恩开枪，再攻击要去车上拿枪的哈福森。”

“对，哈福森被发现倒卧在车子旁边，我们在他的外套口袋、裤子口袋和腰带上发现血迹，但这些血迹不是他的，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史丹奇的。史丹奇搜了他的身，拿走皮夹和手机。”

“嗯，”哈利说，揉揉下巴。“他为什么不对哈福森开枪？为什么要用刀子？他用不着保持安静，因为他对尤恩开枪就已经吵醒邻居了。”

“我们也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他攻击哈福森之后要逃走？他攻击哈福森一定是为了除去障碍，然后去追杀尤恩，但他连追都没追。”

“不是有辆车子来了？”

“对，但这家伙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袭警，

怎么会怕一辆经过的车子？为什么他已经把枪拿出来了还要用刀？”

“对，这是个重点。”

哈利闭目良久，贝雅特在雪地里跺脚。

“哈利，”贝雅特说：“我想走了，我……”

哈利缓缓睁开眼睛。“他没子弹了。”

“什么？”

“那是史丹奇的最后一发子弹。”

贝雅特疲倦地叹了口气。“哈利，他是职业杀手，职业杀手的子弹是用不完的，不是吗？”

“对，正是如此，”哈利说：“如果你的杀人计划十分周延，那就只需要一发子弹，顶多两发，你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补给弹药。你必须进入另一个国家，所有行李都会经过X光检查，所以你得把枪藏在某个地方，对不对？”

贝雅特不发一语。

哈利继续往下说。“史丹奇对尤恩击出最后一发子弹却没命中，所以他用尖锐工具攻击哈福森。为什么？为了夺取他的警用手枪来追杀尤恩，这就是为什么哈福森的腰带上有血迹的原因。你不会在腰带上找皮夹，而是找枪。但他没找到，因为枪在车上。这时尤恩已跑进公寓，门

已锁上，史丹奇手上又只有一把刀，所以只能放弃并逃跑。”

“很棒的推论，”贝雅特打个哈欠说：“我们可以去问史丹奇，但他已经死了，所以也无所谓了。”

哈利看着贝雅特，只见她眯缝着因缺乏睡眠而发红的双眼。她处事圆滑，明白不要提及哈利身上散发着新旧酒臭味，或者说她够聪明，知道当面说出来也没意义。但哈利也知道现在贝雅特对他没信心。

“车里的证人是怎么说的？”哈利问道：“他们说史丹奇从左侧人行道逃跑？”

“对，她在后照镜里看见他，然后他在转角摔跤，我们在转角发现一枚克罗地亚硬币。”

哈利朝转角望去，上次他去那个转角看见有个红胡子乞丐站在那里，说不定那乞丐见到了什么，但现在气温是零下八度，转角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去鉴识中心。”哈利说。

两人静默无话，驾车驶上托夫德街，上了环二号道路，驶过伍立弗医院。车子经过松恩路的白色庭院和英式砖屋时，哈利打破沉默。

“把车子停到路边。”

“现在吗？这里？”

“对。”

贝雅特查看后视镜，依言而行。

“让车子闪双黄灯，”哈利说：“然后仔细听我说，妳还记得我教过妳的联想游戏吗？”

“你是说不要思考直接说出来？”

“或是把妳的想法直接说出来，不要去想说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把脑袋清空。”

贝雅特闭上眼睛。外头有一家人穿着滑雪板从车子旁边经过。

“准备好了？好，是谁派罗伯·卡尔森去萨格勒布？”

“苏菲亚的母亲。”

“嗯，”哈利说：“这答案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贝雅特说，睁开眼睛。“据我们所知她没有动机，而且她绝对不像是这种人。也许因为她跟史丹奇一样是克罗地亚人吧，我的潜意识没有这么复杂的思绪。”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哈利说：“除了最后关于妳的潜意识的部分。好了，换妳问我。”

“我要……大声问出来？”

“对。”

“为什么？”

“问就对了，”哈利说，闭上眼睛。“我准备好了。”

“是谁派罗伯·卡尔森去萨格勒布？”

“尼尔森。”

“尼尔森？谁是尼尔森？”

哈利睁开眼睛。

他对着对向来车的车灯眨眼，觉得有点晕眩。“我想应该是里卡。”

“很有趣的游戏。”贝雅特说。

“开车吧。”哈利说。

夜色降临厄斯古德，窗台上的收音机叽叽喳喳说着话。

“真的没人认得出你吗？”玛蒂娜问道。

“有些人认得出来，”他说：“但是要学会看我的脸得花时间，不是很多人愿意花时间。”

“所以跟你无关，而是跟别人有关啰？”

“也许吧，但我也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我……就是这样。”

“你可以逃逸无踪。”

“不是，正好相反，我会渗透、侵入，让自己隐形，然后悄悄进入我想去的地方。”

“但如果没人看见你，有什么意义？”

他用讶异神情看着她。收音机传来叮当声，接着是一个女性声音用客观而不带情绪的嗓音播报新闻。

“她在说什么？”他问道。

“气温还会再下降。托儿所关闭。警告老人留在屋内，不要省电。”

“但妳看见了我，”他说：“妳认得我。”

“我是个爱观察人的人，”玛蒂娜说：“我看得见人们，这是我的一个才能。”

“所以妳才帮我？”他问道：“这就是妳完全没试着逃跑的原因？”

玛蒂娜看着他。“不是，原因不是这个。”最后她说。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尤恩·卡尔森死，我希望他死得比你透。”

他吓了一跳，难道这女的疯了？

“我？死？”

“过去这几个小时新闻一直在播。”玛蒂娜说，朝收音机点了点头。

她吸了口气，用新闻播报员严肃而急迫的口吻说：“涉嫌犯下伊格广场命案的男子昨晚在特

种部队的货柜场突袭行动中中枪身亡。特种部队队长希维德·傅凯表示，嫌犯不肯投降，伸手拔枪。奥斯陆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总警监表示，根据惯例，此案将交由S E F O独立警务调查机构审理。总警监哈根还说，此案代表警方必须面对越来越残暴的组织犯罪，因此有必要商讨警察平常是否应该带枪，这样做不仅能提高执法效率，也能保障警察的人身安全。”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三下，然后恍然明白。克里斯托弗。那件蓝色外套。

“我已经死了，”他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我们抵达之前就离开的原因，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他把手放在玛蒂娜的手上。“妳希望尤恩·卡尔森死。”

玛蒂娜看着虚空，吸了口气，似欲说话，又呻吟着吐了口气，仿佛她想说的话并不正确，接着又试一次，到了第三次终于把话说出口。

“因为尤恩·卡尔森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心知肚明，这就是我恨他的原因，也是我恨自己的原因。”

哈利看着桌上赤裸的尸体。他看见这种尸体早已无动于衷，几乎无动于衷。

室内温度约为华氏五十七度，光滑的水泥墙

壁回荡着女病理医生简短刺耳的说话声，她正在回答哈利的问题。

“没有，我们没有打算验尸，因为种种迹象都已非常清楚，死因也非常明显，你不认为吗？”病理医生朝尸体脸部比了比，该处有个大黑洞，鼻子的绝大部分和上唇都不见了，嘴巴张开，露出上排牙齿。

“有点像火山口，”哈利说：“这看起来不像是M P 5造成的。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报告？”

“这要去问你的长官，他要求我们把报告直接交给他。”

“哈根？”

“对，如果你急的话最好去跟他要复印件。”

哈利和贝雅特互望一眼。

“听着，”病理医生说，嘴角一横，哈利认为那应该是微笑。“这周末我们人力不足，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离开了吗？”

“当然。”贝雅特说。

病理医生和贝雅特朝门口走去，这时哈利的话声传来，两人停下脚步。

“有人注意到这个吗？”

她们转头望向哈利，只见他俯身看着尸体。

“他身上有注射针孔，你们有没有化验他的血液是否含有毒品？”

病理医生叹了口气。“他是今天早上送进来的，我们只有时间把他放进冷冻库。”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化验？”

“这很重要吗？”病理医生问道，看见哈利露出迟疑神色，便继续说：“你最好说实话，因为如果我们优先处理这件事，就代表你们急着跟我们要的其他报告都得延迟。圣诞节快到了，这里忙得要死。”

“呃，”哈利说：“也许他注射了一管。”他耸了耸肩。“但他已经死了，所以我想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你们拿下了他的手表？”

“手表？”

“对，那天他去提款机领钱的时候，手上戴着SQ50精工表。”

“他没戴表。”

“嗯，”哈利说，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手腕。“一定是掉了。”

“我要赶去加护病房。”他们出来后贝雅特说。

“好，”哈利说：“我搭出租车。妳会确认死者身分吗？”

“什么意思？”

“这样我们才能百分之百确定躺在那里的人是史丹奇。”

“当然，这是正常程序。尸体的血型是A型，跟我们在哈福森口袋上发现的血迹一样。”

“贝雅特，这是挪威最常见的血型。”

“对，但他们也正在鉴定DNA，这样你满意了吗？”

哈利耸了耸肩。“这是一定要做的，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

“最快星期二，好吗？”

“要三天？这样不好。”

“哈利……”

他防卫地举起双手。“好好，我要走了。妳应该去睡一下。”

“老实说，你看起来比我更需要去睡一下。”

哈利把手放在贝雅特肩膀上，只觉得外套底下的她很瘦。“贝雅特，他很坚强的，而且他想留在这里，好吗？”

贝雅特咬着下唇，仿佛要说话，但只是微微

一笑，点了点头。

哈利搭上出租车，拿出手机，拨打哈福森的手机。无人接听，不出所料。

接着他拨打国际饭店的号码，请柜员帮他转接酒吧的弗莱德。弗莱德？哪个酒吧？

“另一个酒吧。”哈利说。

“我是警察，”电话被转接到酒保手里之后，哈利说：“就是昨天去找小救主的那个。”

“什么事？”

“我要找她。”

“她知道坏消息了，”弗莱德说：“再见。”

哈利坐着聆听断线的电话一会，然后将手机放进内袋，望向窗外死寂的街道，想象玛丽亚在教堂点亮另一根蜡烛。

“施罗德酒馆到了。”出租车司机说，靠边停车。

哈利坐在老位子上，看着半满的啤酒杯。这家酒馆虽然也可叫做餐馆，但实际上比较像是卖酒的简陋酒馆，它的骄傲和尊严可能来自客人或员工，或是烟熏墙壁上所装饰之显眼又格格不入的绘画。

酒馆接近打烊时间，店里人不多，这时却又

进来一位客人。那人环视店内，解开大衣钮扣，露出里头的花呢外套，快步走向哈利那桌。

“晚安，老朋友，”史戴·奥纳说：“你好像都坐这个转角。”

“不是转角，”哈利口齿伶俐地说：“是角落。转角是在室外，你会弯过转角，但不会坐在转角。”

“那『转角桌』呢？”

“它不是指转角的桌子，而是有转角的桌子，就跟『转角沙发』一样。”

奥纳欣喜地笑了笑，他喜欢这种对话。女服务生走来，奥纳点了杯茶，她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这样说来，劣等生不是被分配到转角啰？”奥纳说，整理缀有红白圆点的领结。

哈利微微一笑。“你是想告诉我什么吗，心理学家先生？”

“这个嘛，既然是你打给我，应该是你想告诉我什么才对。”

“如果要你现在去跟人说他们应该觉得羞愧，该付你多少钱？”

“小心点，哈利，喝酒不只让你自己变得易怒，你也容易激怒别人。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夺

去你的尊严、胆量或啤酒，但你现在的问题是这三样东西都在酒杯里。”

“你永远都是对的，”哈利说，举起酒杯。“所以我要赶快把这杯喝完。”

奥纳站起身来。“如果你想讨论喝酒的事，可以跟平常一样去我办公室说。这次咨商结束了，茶钱给你付。”

“等一下，”哈利说：“听着，”他转过身去，把剩下的啤酒放在背后的空桌上。“这是我玩的小把戏，用来控制饮酒量。我点半公升啤酒，花一小时喝完，每隔一分钟喝一小口，就好像吃安眠药一样。然后我回家，隔天开始戒酒。我想跟你谈谈哈福森被攻击的事。”

奥纳迟疑片刻，又坐了下来。“详细经过我听说了，真是糟糕透顶。”

“这里头你看见什么？”

“只是窥豹一斑而已啊，哈利，甚至连一斑都称不上。”女服务生端上茶，奥纳亲切地对她点了点头。“但你也知道，我瞥见的已经比业界那些饭桶所说的废话来得有用多了。我看见这次的攻击事件跟伦西·吉尔斯卓的命案有些类似之处。”

“说来听听。”

“比如说内心深处的怒气发泄、性挫折所导致的暴力。你知道，怒气爆发是边缘性格的典型特征。”

“对，只不过这个人似乎可以控制怒意，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犯罪现场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线索。”

“说得好。这个人可能是个受怒意驱策的攻击者，或称之为『行使暴力行为之人』，业界那些老处女总是要我们这样称呼这种人。这种人平常看起来似乎很平静，几乎是处于防卫状态。

《美国心理学期刊》最近有篇文章就在讨论这种人的内心带着『沉睡的怒意』，我称之为《化身博士》中的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每当海德先生醒来……”奥纳挥舞左手食指，啜饮一口茶。“……立刻就变成审判日和世界末日。怒气一旦释放出来，他是无力控制的。”

“听起来对职业杀手来说是个很方便的人格特质。”

“才不呢，不过你是指什么？”

“史丹奇在杀害伦西·吉尔斯卓和攻击哈福森时，他的杀人风格走样了，这里面掺杂了……不冷静的成分，也跟罗伯·卡尔森命案和欧洲刑警组织寄给我们的报告很不一样。”

“一个愤怒、不稳定的职业杀手？我想世界上也有很多不稳定的机师和不稳定的核电厂经理，你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适任自己的工作。”

“这我应该自己干一杯。”

“事实上我刚刚想到的不是你，你知道你有点自恋吗，警监？”

哈利微微一笑。

“你要不要告诉我为什么你感到羞愧？”奥纳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哈福森被刺伤是你的错？”

哈利清了清喉咙。“是我命令他照顾尤恩·卡尔森，也是我应该教他进行保护工作时必须随时把枪带在身上。”

奥纳点了点头。“所以一如往常，都是你的错。”

哈利朝旁边和店内看去。酒馆闪灯了，剩下的几个客人乖乖把酒喝完，围上围巾，戴上帽子。哈利在桌上放了一百克朗钞票，从椅子底下踢出包包。“下次再聊吧，史戴，我从萨格勒布回来之后都还没回家，现在得回去合眼一下。”

他跟着奥纳走出酒馆，忍不住朝桌上那杯没喝完的啤酒频频回首。

哈利打开家门时，发现大门玻璃被打破，不

禁大声咒骂。这是今年他家大门玻璃第二次被打破了。他发现入侵者还花时间贴回玻璃，以免经过的邻居起疑，但却没搬走音响或电视，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它们都不是今年推出的新款，也不是去年的，除此之外，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物品。

咖啡桌上的一迭文件被移动过。哈利走进浴室，看见水槽上方的药柜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有个毒虫跑来这儿胡作非为。

他看见料理台上放着一个盘子，水槽底下的垃圾袋丢了空的炖肉菜罐头。他觉得满腹疑惑，难道这个不幸的入侵者这么需要食物的慰藉？

哈利躺上床后，全身酸痛浮现，只希望能在酒精还发挥作用时睡去。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入，从地板到床铺洒下一道白色光芒。他翻个身，等待鬼魂出现，耳中听见窸窣声响，知道鬼魂迟早会出现。尽管他晓得自己出现了酒毒性偏狂的症状，仍不停觉得自己在床单上闻到死亡和流血的气味。

27门徒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有人在红区会议室门上挂了圣诞花环。

紧闭的门内，调查小组的最后一次晨间会议正接近尾声。

哈利身穿深色合身西装，满头大汗地站在小组成员面前。

“由于职业杀手史丹奇和中间人罗伯·卡尔森已双双死亡，因此本调查小组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就地解散，”哈利说：“这表示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开始期待今年的圣诞假期，但我会请哈根让几个人准备进一步的调查工作。会议结束前有任何疑问吗？是，托莉？”

“你说史丹奇在萨格勒布的联络人确认是罗伯·卡尔森委托谋杀尤恩，是谁跟这个联络人说过话？过程是怎样？”

“我恐怕无法说明细节。”哈利说，避开贝雅特意味深长的目光，感觉汗水在背后涔涔流下。他流汗并不是因为穿西装或有人提问，而是因为他是清醒的。

“好，”他继续说：“接下来的工作是查出罗伯替谁工作，今天我会联络几个将继续参加调

查工作的幸运儿。稍晚哈根会举行记者会，对外发布消息。”哈利双手做出赶人的姿势。“大家去收拾东西吧。”

“嘿！”麦努斯高声说，话声穿过椅子的摩擦声。“我们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吗？”

移动声响停止，众人皆朝哈利看去。

“这个嘛，”哈利静静地说：“史卡勒，我不太知道我们要庆祝什么。庆祝有三个人死了？在幕后指使罗伯·卡尔森的人还逍遥法外？还是我们有位同事仍在昏迷当中？”

哈利看着众人，面对接下来的沉痛静默什么也没做。

大家散去之后，哈利开始整理今早六点他写的笔记，麦努斯走了过来。

“抱歉，”麦努斯说：“我出了个馊主意。”

“没关系，”哈利说：“你是好意。”麦努斯咳了一声。“很少看你穿西装。”

“罗伯·卡尔森的丧礼十二点举行，”哈利说，并未抬头。“我想去看看谁会出席。”

“了解。”麦努斯摇晃脚跟。

哈利停下手边工作。“还有什么事吗，史卡勒？”

“呃，有。我在想队上有很多人都成家了，很期待跟家人一起过圣诞节，而我是单身……”

“嗯？”

“呃，我想自愿。”

“自愿？”

“我是说我想继续调查这件案子，当然也要你愿意用我才行。”麦努斯急忙补上一句。

哈利看着他。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麦努斯说。

“跟这个无关，”哈利说：“我已经选好要谁留下，我考虑的是能力，而不是我喜不喜欢。”

麦努斯耸了耸肩，喉结上下跳动。“很公平，祝你圣诞快乐啰。”他朝门口走去。

“这就是为什么……”哈利说，把笔记放进公文包。“我要你开始清查罗伯·卡尔森的银行账户，查看过去六个月的存提状况，记下任何不正常的帐户交易。”

麦努斯停下脚步，满脸惊诧地回过头来。

“另外也要清查埃布尔和麦兹·吉尔斯卓的账户，听清楚了吗，史卡勒？”

麦努斯·史卡勒热烈点头。

“再去调出挪威电信的通联纪录，看过去半

年内罗伯和吉尔斯卓家族的人是不是通过电话。对了，既然史丹奇拿了哈福森的手机，顺便查看那支手机有没有收发话。去跟律师说要银行账户的搜索许可。”

“不需要，”麦努斯说：“根据最新规定，我们握有永久的搜索许可。”

“嗯，”哈利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团队中有人会阅读规定果然很不错。”

哈利迈开大步走出会议室。

罗伯·卡尔森不是军官，但他在值勤时殉职，因此救世军仍决定将他安葬在他们为军官保留的维斯特墓园。丧礼结束后，部队将在麦佑斯登区举行悼念仪式。

哈利走进礼拜堂，看见尤恩和希雅独自坐在第一排长椅上。尤恩转过头来。哈利注意到罗伯和尤恩的父母并未出席，他和尤恩目光交接，尤恩微一点头，露出感谢神情。

不出所料，礼拜堂座无虚席，出席人士大多身穿救世军制服。哈利看见里卡·尼尔森和戴维·艾考夫，他们旁边坐着甘纳·哈根。现场也来了一些媒体秃鹰，这时罗杰·钱登就坐到哈利身旁，问他是否知道总理为何未如先前宣布的前来参加丧礼。

“去问总理办公室。”哈利答道，他知道今天早上总理办公室接到警方高层的低调电话，告知罗伯·卡尔森在命案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因此总理办公室忽然想起总理还有另外更重要的行程要跑。

救世军总司令戴维·艾考夫也收到警署的电话，这通电话在救世军总部造成不小恐慌，再加上今天清晨丧礼主办人之一、也就是总司令的女儿玛蒂娜打电话来请病假。

然而总司令用坚定的口吻说，在证据确凿之前，必须先将罗伯·卡尔森视为是清白的。此外他还说现在要改变计划已然太迟，整个丧礼必须照常举行。总理则跟艾考夫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去参加圣诞音乐会。

“那还有其他消息吗？”罗杰低声问道：“命案有什么新进展？”

“据我所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哈利说：“记者必须透过甘纳·哈根或发言人取得消息。”

“他们什么都没说。”

“看来他们很尽责。”

“别这样，霍勒，我知道这底下暗潮汹涌。那个在歌德堡街被刺伤的警探跟你们昨晚射杀的

杀手有什么关联？”

哈利摇了摇头，可解读为“没有”，也可解读为“不予置评”。

管风琴的声音暂时停止，众人不再交头接耳，那个刚出道的女歌手站上台，用诱人气音和带着点呻吟的嗓音高唱耳熟能详的圣歌，最后一个音节以玛丽亚·凯莉听了都会嫉妒的云霄飞车式花俏转音结束。哈利听了突然非常想来一杯。幸好女歌手终于闭嘴，哀戚地朝她幻想中的闪光灯海鞠躬。她的经纪人露出愉快的微笑，显然他并未收到警署的低调电话。

艾考夫上台对众人讲述勇气与牺牲。

哈利无法专心聆听，他看着棺木，想起哈福森和史丹奇的母亲，闭上眼睛又想到玛蒂娜。

六名救世军军官抬着棺木步出礼拜堂，尤恩与里卡首先跟在后头。

一行人转弯踏上碎石径，尤恩在冰面上滑了一跤。

哈利离开聚在墓地旁的人群，穿过墓园空荡的一侧，朝维格兰雕塑公园走去，这时他听见后方传来鞋子踏在雪地里的嘎扎声。

起初他以为跟上来的是记者，但一听见急促的呼吸声，就不假思索立刻转身。

来人是里卡，他倏然停步。

“她在哪里？”里卡气喘吁吁地说。

“谁在哪里？”

“玛蒂娜。”

“我听说她今天生病。”

“对，生病，”里卡的胸膛不住起伏。“但她没有躺在家里，昨晚也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

“你少……！”里卡的吼声听起来仿佛是痛苦尖鸣，脸孔扭曲的模样仿佛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他喘过气来，似乎用尽力气让自己振作起来。“你少跟我来这套，”他低声说：“我知道你玩弄她、玷污她。她在你家对不对？你是无法……”

里卡朝他踏上一步，哈利立刻把双手抽出大衣口袋。

“你听着，”哈利说：“我不知道玛蒂娜在哪里。”

“你骗人！”里卡紧握双拳。哈利明白自己必须立刻找到适当言语来让里卡冷静下来，于是他决定赌一把。“现在有两件事你要考虑。第一，我身手不算快，但我体重超过两百磅，一拳可以打穿橡木门。第二，刑法第二十七条明定对

公仆行使暴力最低可处六个月徒刑。你不仅可能进医院，也会进监狱。”

里卡的双目似欲喷出火来。“我会再找你，哈利·霍勒。”他丢下这句话，转身穿过墓碑，朝礼拜堂奔去。

英狄亚兹·拉辛心情不好，刚才他为了是否要在收银柜台后方的墙壁上挂圣诞饰品而跟弟弟大吵一架。英狄亚兹认为他们为了卖猪肉、圣诞倒数月历和其他基督教用品，而没把阿拉挂出来，已经算是对这个异教习俗够低头了，要是再挂上圣诞饰品，他们的巴基斯坦裔客人会怎么说？但他弟弟认为他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客人，比如说住在歌德堡街另一头那栋公寓的客人，况且在圣诞节期间让杂货店带有一点基督教的味道又不会怎么样。两人吵翻了天，英狄亚兹虽然赢得最后胜利，却一点也不高兴。

他重重叹了口气，这时店门口的铃铛激烈地响起，一名肩宽膀阔、身穿深色西装的高大男子走进门来，直接走到收银柜台前。

“我叫哈利·霍勒，我是警察。”男子说。英狄亚兹一阵惊慌，心想难道挪威有法律规定所有商店都必须挂上圣诞饰品？

“几天前你们店外坐着一个乞丐，”男子

说：“他有一头红发，胡子长这样。”他用手指从上唇画到嘴巴两侧。

“对，”英狄亚兹说：“我认识他，他会带空瓶来换钱。”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老虎，或是豹。”

“什么？”

英狄亚兹呵呵大笑，心情又好了起来。“老虎（tiger）是tigger的谐音，tigger就是挪威文的乞丐，至于豹是因为他的空瓶是从……我们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哈利点了点头。

英狄亚兹耸了耸肩。“这是我侄子说的笑话……”

“嗯，很好，所以说……”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哪里找到他。”

艾斯本·卡斯柏森一如往常坐在亨利易普森街的戴西曼斯可公立图书馆里，面前放着一迭书。他觉得有人走到面前，便抬起头。

“我姓霍勒，我是警察。”男子说，在长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艾斯本看见坐在长桌另一头阅读的女子看了过来。有时他离开图书馆，新来

的图书馆员会检查他的包包，他也曾两度被请出去，只因他身上散发恶臭，使得图书馆员无法专心工作。不过警察来找他说话倒是第一次，当然他在街头行乞时不算在内。

“你在看什么书？”哈利问道。

艾斯本耸了耸肩，他看得出来跟这警察说明他的任务只是浪费时间。

“索伦·齐克果？”哈利看著书脊说：“叔本华、尼采。都是哲学书，你是个思考者。”

艾斯本轻蔑地说：“我只是想找出正确的道路而已，这表示我必须思考身而为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当个会思考的人吗？”

艾斯本打量眼前这名男子，也许他看走眼了。

“我问过歌德堡街的杂货店老板，”哈利说：“他说你每天都坐在这里，如果不是坐在这里，就是在街上乞讨。”

“是的，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哈利拿出笔记本，艾斯本回答自己的全名和姑婆在哈吉街的地址。

“职业是？”

“修道士。”

艾斯本满意地看着哈利没有嘟囔，一一记下。

哈利点了点头。“好吧，艾斯本，你不是吸毒者，那你为什么要乞讨？”

“因为我的任务是成为人类的镜子，让大家看见什么行为是伟大的，什么是渺小的。”

“什么是伟大的？”

艾斯本绝望地叹了口气，仿佛是说这么明显的事还要他说几遍才行？

“施舍。分享并帮助你的邻居，《圣经》在说的只有这一件事。事实上在探讨婚姻、堕胎、同性恋和女性公开发言权之前，你必须非常用力地去探索所有关于性的事。当然了，对那些假装虔诚的人来说，谈论无关紧要的经文要比说到做到《圣经》明确指出的伟大行为要容易多了，也就是你必须把你拥有的一半送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世界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临死之前都还没听过上帝的话语，只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放弃他们的世俗拥有物，我只是想给他们有个自省的机会。”

哈利点了点头。

艾斯本露出疑惑神情。“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吸毒？”

“因为前几天我在歌德堡街看过你，当时你在乞讨，跟我同行的年轻男子给了你一枚硬币，当时你很生气地拿起来丢他。吸毒者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再没有用的硬币他们都会收下。”

“这我记得。”

“结果两天前我在萨格勒布的酒吧也碰上同样的事，这本来应该足以让我思考，但是我没有，直到现在。”

“我丢那枚硬币是有原因的。”艾斯本说。

“所以我突然想到，”哈利说，把一样装在塑料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记者会在五楼讲堂举行。甘纳·哈根和总警司坐在讲台上，他们的声音在摆设简单的偌大讲堂里回响。哈利奉命前来参加，以免哈根需要跟他讨论调查工作的详情，然而记者绝大部分的问题都集中在货柜场的戏剧化射杀事件上，对此哈根的回答不外乎是“无可奉告”、“这我不能透露”、“这要留给 S E F O 回答。”

至于警方是否知道这名杀手还有同伙，哈根答道：“现在还不清楚，但这是警方深入调查的重点。”

记者会结束、记者离去之后，哈根把哈利叫去，站在讲台上低头看着这位高大警监。“我已经清楚指示这礼拜要看见每一位警监随身佩枪，你已经收到我签发的领取单，可是你的枪在哪里？”

“我都在查案，没办法先去做这件事，长官。”

“把它列为最优先事项。”哈根的话声在讲堂里回荡。

哈利缓缓点头。“还有事吗，长官？”

哈利坐在办公室，怔怔望着哈福森的空椅子，然后打电话到二楼的护照组，请他们列出核发给卡尔森家族的护照清单。一个语带鼻音的女性声音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全挪威有无数个卡尔森家族。哈利给了她罗伯的身分证号码。她利用国家户政局的数据库和中等速度的计算机，很快就把人口缩减到罗伯、尤恩、约瑟夫和朵丝。

“父母约瑟夫和朵丝持有护照，四年前换发新护照。我们没有核发护照给尤恩，然后我看看……计算机速度今天有点慢……有了，罗伯。卡尔森持有一本效期十年的护照，就快过期了，你可以叫他……”

“他死了。”

哈利拨打麦努斯的电话，请他立刻过来。

“什么都没发现，”麦努斯说。也不知是碰巧还是世故，麦努斯并未在哈福森的椅子上坐下，而是坐在桌缘。“我查过吉尔斯卓家族的账户，结果跟罗伯·卡尔森或瑞士银行账户都没有关联，唯一不寻常的交易是从公司的一个账户提领相当于五百万克朗的美金。我打电话去问埃布尔·吉尔斯卓，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那是要发给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尼拉和孟买港务长的奖金，今年十二月麦兹才去拜访过这些人。他们的事业

做得真大。”

“那罗伯的账户呢？”

“全都是薪水入账和小额提领。”

“吉尔斯卓家族拨出的电话呢？”

“没有一通是打给罗伯·卡尔森的。但我在查看电话费列表时发现一件事，猜猜看是谁打过一大堆电话给尤恩·卡尔森，有时还是三更半夜打的？”

“伦西·吉尔斯卓，”哈利说，看着麦努斯失望的表情。“还有什么发现？”

“没有了，”麦努斯说：“除此之外，只有一个熟悉的号码跳出来。哈福森被攻击当天，麦兹·吉尔斯卓打过电话给他，可是电话没接通。”

“了解，”哈利说：“我要你再去查一个账户。”

“谁的？”

“戴维·艾考夫的。”

“救世军总司令？我要查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去查就是了。”

麦努斯离开后，哈利打电话去鉴识中心，女病理医生答应说她不会拖延找借口，立刻会把科里斯多·史丹奇的尸体照片传真到萨格勒布市国

际饭店的这个电话号码。

哈利向她道谢，结束通话，再打电话去国际饭店。

“该如何处置尸体也是问题，”电话转接到弗莱德手上之后，哈利说：“克罗地亚当局并不知道科里斯多·史丹奇的事，所以没有要求引渡。”

十秒钟后，哈利听见玛丽亚那口学院英语传来。

“我想再提一个交易。”哈利说。

挪威电信奥斯陆区营运中心的克劳斯·托西森有个人生愿望，那就是安静过生活不被打扰。由于他体重过重，时时刻刻都在流汗，加之性情乖戾，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能如愿。至于他被迫必须跟人有所接触时，一定会保持最大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一个人关在营运部的房间里，跟许多热烫机器及冷却风扇为伍，很少人知道他在房里究竟在做什么，只知道他是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人物。也许对他来说，保持距离的需要形成了他遛鸟暴露的动机，因此有时需要隔着五到五十码距离暴露给对方看，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克劳斯最大的愿望还是不要有人来吵他，不过这星期他的麻烦有够多。首先是那个叫哈福森的

家伙要求他监控萨格勒布的一家饭店，接着是那个叫麦努斯的来要吉尔斯卓和卡尔森之间的通联纪录。这两个家伙都打着哈利·霍勒的旗号，而托西森仍欠这个哈利许多人情，因此当他亲自打电话来时，托西森并未挂断电话。

“你应该知道我们有个部门叫警察应答中心吧，”托西森用阴沉的声调说：“如果你照规定来，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协助。”

“我知道，”哈利说，并未多做解释。“我已经打给玛蒂娜·艾考夫四次她都没接，救世军也没人知道她在哪里，连她父亲也不知道。”

“父母都是最后才知道的。”托西森说，其实他对这种事根本一无所悉，只不过常看电影就会知道这类知识，而他看电影的频率非常之高。

“她有可能关了手机电源，但你能不能帮我寻找她的手机位置，至少让我知道她是不是在市区。”

托西森叹了口气。他是故意做出这种纯粹而简单的姿态，因为他热爱这种警察小手段，尤其是这些手段见不得人时。

“可以把她的号码给我吗？”

十五分钟后，托西森回电说玛蒂娜的SIM卡绝对不在奥斯陆市区，因为E 6公路以西的两

座基地台收到讯号。他说明这两座基地台的位置和收讯范围，哈利听了之后道谢并挂上电话，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帮上了忙，便继续兴味盎然地查看电影时刻表。

尤恩开门走进罗伯的公寓。

墙壁依然沾有烟味，橱柜前的地上丢着脏T恤，彷彿罗伯在家，只是出去买咖啡和香烟而已。

尤恩把麦兹给他的黑手提包放在床边，打开暖气，脱下衣服去冲澡，让热水打在肌肤上，直到肌肤发红起疙瘩。他擦干身体，走出浴室，赤裸地坐在床上，凝望着黑手提包。

他几乎不敢把它打开，因为他知道光滑厚实的材质里装的是地狱和死亡，鼻子里彷彿闻得到腐烂的臭味。他需要想一想，于是闭上眼睛。

手机响起。

希雅一定正在纳闷他在哪里。现在他不想跟希雅说话，但手机不停地响，十分坚持且难以逃避，犹如中国的水刑。最后他拿起手机，用颤抖且愤怒的声音说：“什么事？”

手机那头没有回应。他看了看屏幕显示，但不认得号码，这才明白不是希雅打来的。

“喂，我是尤恩·卡尔森。”他谨慎地说。

对方依然没有响应。

“喂，你是谁？喂，我听得见有人，你是谁……？”惊恐爬上他的背脊。

“哈啰？”他听见自己用英语说：“你是哪位？是你吗？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哈啰！”

那头传来喀哒一声，电话断了。

尤恩心想，太荒谬了，可能是打错电话。他吞了口口水。史丹奇死了、罗伯死了、伦西死了。他们全都死了，只有那个警察跟他还活着。他看着手提包，感觉一阵凉意，把被子拉到身上。

哈利驾车驶下 E 6 公路，在白雪覆盖的乡间小路上行进一段距离，抬头看见天上星星都已熄灭。

他心头浮现一种奇特的震颤感，觉得有什么事就要发生，这时他看见一颗流星呈抛物线划过天际，心想世上如果有预兆存在，那这颗流星一定象征某种意义。

他在厄斯古德庄园的一楼窗户看见亮光，驾车开上车道就看见一辆电动车，这更强化了某事正在逼近的感觉。

他朝屋子走去，观察雪地里的脚印，站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里头传来细小说话

声。

他快速地在门上敲了三下，说话声消失，接着便听见脚步声和她轻柔的声音。“是谁？”

“我是哈利，”他说，又补上一句：“霍勒。”他补上姓氏是为了不让第三者怀疑他和玛蒂娜·艾考夫之间有过于私人的关系。

门锁传来摸索声，门打了开来。

他的第一个念头、也是唯一的念头是她真美。她身穿软厚的白色纯棉上衣，领口敞开，眼睛光芒四射。

“我真高兴。”她笑说。

“看得出来，”哈利露出微笑。“我也很高兴。”

她伸出双臂环抱他的脖子，他感觉到她心跳加速。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在他耳畔轻声说。

“利用现代科技。”

她身上传来的热气、她眼中的光芒，以及这整个令人狂喜的欢迎态度，让哈利感觉到不真实的幸福感，仿佛置身于一场幸福美梦，而他一点也不想从即将来临的未来中醒来。但他必须醒来。

“有人在里面？”他问道。

“呃，没有……”

“我听见说话的声音。”

“喔，那个啊，”玛蒂娜说，放开哈

利。“那只是收音机的声音，我听见有人敲门就关掉了。我有点害怕，结果来的却是你……”她拍了拍哈利的手臂。“来的是哈利·霍勒。”

“没有人知道妳在哪里，玛蒂娜。”

“太好了。”

“有人很担心。”

“喔？”

“尤其是里卡。”

“喔，算了吧。”玛蒂娜牵起哈利的手，带他走进厨房，从橱柜里拿出蓝色咖啡杯。哈利注意到水槽里有两个盘子和两个杯子。

“妳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他说。

“经过这么多风波，我只是想休息一天而已，”玛蒂娜倒了咖啡递给哈利。“你喝黑咖啡对不对？”

哈利耸了耸肩。暖气开到最强，因此他先脱下外套和毛衣，才在桌前坐下。

“但明天要举行圣诞音乐会，所以我得回去，”玛蒂娜叹了口气。“你会去吗？”

“这个嘛，妳说会给我票……”

“说你会去！”玛蒂娜立刻咬住下

唇。“喔，天啊……其实我拿的是贵宾包厢的票，就在总理后方三排的位子，但现在我得把你的票给别人了。”

“没关系。”

“反正你也只能一个人看，因为我得在后台工作。”

“真的没关系。”

“不行！”她大笑。“我希望你去。”

她握起他的手，他看着她的小手紧握并抚摸他的大手。此地极为安静，他听见血液在耳中有如瀑布般快速奔流。

“我来的时候看见流星，”哈利说：“这不是很奇怪吗？通常流星不是会带来坏运？”

玛蒂娜静静点头，站起身来，依然握着哈利的手，绕过桌子跨坐在他大腿上面对他，用手抱住他的脖子。

“玛蒂娜……”哈利开口说。

“嘘。”玛蒂娜用食指抚摸哈利的嘴唇。

她没拿开手指，直接倾身向前，将嘴唇贴在哈利的唇上。

哈利闭眼等待，感觉心脏热烈欣喜地鼓动，

但依然坐着不动。他发现自己正在等待她的心跳和他一致，并很确定自己必须等待。接着他感觉她双唇分开，便自动把嘴张开，舌头平躺口中，抵着牙齿，准备迎接她的舌头。她的手指有种混合肥皂和咖啡的刺激苦味，烧灼他的舌尖。她的手紧捏他的脖子，接着他就感觉到她的舌头。她的舌头压着她的手指，令他舌头两侧都与她接触，感觉仿佛是蛇的分岔舌尖，像是他们在给对方半个吻。

她放开他。

“继续闭上眼睛。”她在他耳畔轻声说。

哈利靠上椅背，抵抗着想把双手放到她臀上的诱惑。几秒钟后，他的手背感觉柔软绵质衣料滑过，她的上衣滑到了地上。

“现在可以张开了。”她柔声说。

哈利依言睁开眼睛，坐着看她，只见她的表情混合着焦虑与期待。

“妳好美。”他说，声音因为紧缩而显得奇怪，同时也流露出迷惑的声调。

他见她吞了口口水，接着脸上漾开胜利的微笑。

“抬起手臂。”她命令说，抓住他的T恤底端，往上拉过他的头。

她啮咬他的乳头，他感觉到一种令人陶醉的痛楚。她的一只手从背后往他的双腿之间移动，她抵在他脖子上的气息开始加速，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他的双臂抱住她柔软的后背，这时他感觉到她的肌肉不由自主地颤抖，那是她设法隐藏的紧张。她在害怕。

“等一等，玛蒂娜。”哈利低声说。她的手顿时停住。

哈利低头把嘴凑到她耳边。“妳想要吗？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他感觉到她呼吸急促，湿润他的肌肤。她喘息地说：“不知道，你知道吗？”

“不知道，那也许我们应该……”

她坐直身子，用受伤而急切的眼神看着哈利。“可是我……我感觉得到你……”

“对，”哈利说，抚摸她的头发。“我想要妳，我从第一次见到妳就想要妳。”

“真的吗？”玛蒂娜说，握起哈利的手贴在她发热泛红的脸颊上。

哈利露出微笑。“好吧，第二次。”

“第二次？”

“好吧，第三次。好音乐都要花一些时间酝酿。”

“我是好音乐？”

“骗妳的，是第一次，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个花痴好吗？”

玛蒂娜露出微笑，接着开始哈哈大笑，哈利也跟着笑了起来。她倚身向前，额头抵在他胸膛上，边笑边抖动，撞击他的肩膀。这时哈利感觉到她的泪水流下他的腹部，知道她哭了。

尤恩醒了过来，心想自己是被冷醒的。罗伯的公寓黑魑魑地，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他醒来。这时他的记忆倒带，他发现原本以为是梦境尾端的片段其实不是梦，他的确听见了钥匙开锁的声音，而且门打开了，现在有人站在公寓里呼吸着。

他觉得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仿佛恶梦再度上演。他转过身去。

床边站着一个人影。

死亡的恐惧大举来袭，尤恩大口喘息，恐惧的利齿嵌入他的皮肉，攻击底下的神经。他非常确定这个人想要他死。

“Stigla
sam.” 那人影说。

尤恩懂得的克罗地亚语不多，但他从武科瓦尔难民房客那里学来的，足以让他明白对方说的

是：“我来了。”

“哈利，你都独来独往吗？”

“我想是吧。”

“为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我不是善于交际的人。”

“就这样？”

哈利朝天花板吐个烟圈，感觉玛蒂娜抵着他的毛衣和脖子呼吸。两人躺在床上，他躺在被子上，她躺在被子下。

“我的前任长官毕悠纳·莫勒说，像我这种人专门爱挑艰难崎岖的路走，这都是因为他口中所谓的『受诅咒的天性』使然，所以这就是最后我总是独来独往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一个人，也可能是我成长期间喜欢上独行侠的自我形象吧。那妳呢？”

“我要你继续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喜欢听你说话。怎么会有人喜欢独行侠的自我形象呢？”

哈利深深吸口烟，把烟憋在肺部，心想如果吐烟的形状可以解释一切那该多好。他长长吁了口气，把烟吐出来。

“我想一个人必须找出一些地方来喜欢自己

才能活下去。有人说独来独往的人是不社会化且自私的，但其实你是独立的，就算你向下沉沦，也不会把别人一起拖下水。很多人害怕孑然一身，但以前这样让我觉得自由、坚强、刀枪不入。”

“因为孤独而坚强？”

“对，就像斯多克芒医生说的：『世上最坚强的是孑然一身的人。』”

“你上次引用徐四金的作品，这次又引用易卜生的？”

哈利咧嘴而笑。“这句台词是我老爸以前常引用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在我妈去世之前。”

“你说以前它让你觉得刀枪不入，所以现在不是了？”

哈利感觉烟灰落在胸口，但不去理会。“后来我遇见萝凯，还有……欧雷克。他们让自己归属于我，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我的生命里还容纳得下别人。他们是我的朋友，关心我，我需要他们，”哈利朝香烟呼气，让它发出红光。“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也需要我。”

“所以你不再自由了？”

“对，我不再自由了。”两人躺在床上望着

漆黑。

玛蒂娜把鼻子埋在哈利的颈窝中。“你真的喜欢他们对不对？”

“对，”哈利把她抱紧了些。“我喜欢他们。”

玛蒂娜睡着后，哈利悄悄下床，替她盖好被子。他看了看时间，正好两点。他走到玄关，穿上靴子，开门走入星夜，朝屋外厕所走去。他看着地上脚印，回想自从周六早上以来是否下过雪？

屋外厕所没灯，因此他划亮一根火柴看清楚里头。火柴快熄时，他在摩纳哥王妃褪色图片下方的墙壁上看见上头刻着两个字母。哈利在黑暗中沉思，有人曾跟他一样坐在这里，奋力在墙上刻下简单的宣言：R + M。

他走出屋外厕所，忽然瞥见谷仓角落有个影子闪过。他停下脚步，看见雪地里有一组脚印往谷仓走去。

哈利心中迟疑。又来了，那种某事即将发生的感觉又浮现了，而且此事命中注定，他无力阻止。他把手伸进屋外厕所门，拿出刚才看见竖立在地上的铲子，跟着脚印走向谷仓。

他来到谷仓转角，停下脚步，紧紧握住铲

子。自己的呼吸声震耳欲聋，于是他屏住呼吸。就是现在，某事就要发生了。他冲出转角，手握铲子做好准备。

前方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空地，月光照耀下，雪地闪烁着让人迷醉的白光，令他目眩。他看见空地上有一只狐狸朝森林奔去。

他瘫软下来，背靠谷仓大门，颤抖地大口喘气。

门上传来敲门声，他本能地后退。

他是不是被看见了？门外那人绝对不能进来。

他咒骂自己竟如此不小心，用如此外行的行为暴露行踪，要是波波还在一定会严厉斥责。

前门锁着，但他仍四下张望，找寻任何可用的武器，以防那人设法闯入。

刀子。他刚刚用过玛蒂娜的面包刀，就放在厨房。

门上再度传来敲门声。

他还有手枪，虽然没有子弹，但足以吓阻理性之人，但问题在于他怀疑那人是否理性。

那人驾车前来，把车子停在玛蒂娜在索根福里街的公寓大门前。那人并未看见他，直到他冒险探头到窗前，朝人行道旁的一排车辆望去，看

见一辆车内有个静止人影。那人影动了动，他倾身向前想看清楚点，立刻知道为时已晚，那人已看见了他。他离开窗边，等待半小时，然后放下百叶窗，关上玛蒂娜家所有的灯。玛蒂娜说过他可以把灯开着，因为暖气都有恒温装置，而灯泡有百分之九十的能源是用在发热上，因此关上电灯所节省的能源会被暖气抵销，以弥补热能的流失。

“这是简单的物理原则。”玛蒂娜解释说。要是她也解释过那人是谁就好了，究竟是疯狂追求者？还是醋坛子前男友？反正那人不是警察就是了，因为那人再度发出急切痛苦的嗥叫声，听得他全身血液都凉了。

“玛蒂一娜！玛蒂一娜！”接着是几句挪威语，然后声音近乎啜泣：“玛蒂娜……”

他不知道那人是怎么进入公寓大门的，但这时他听见邻居的门打开，挪威语的说话声传来，他在其中听出一个他认得的名词：警察。

邻居家门砰的一声关上。

他听见门外那人发出绝望呻吟，手指抓门。最后那人的脚步声渐去渐远，他才松了一大口气。

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早上玛蒂娜开车载他去

车站，他搭当地火车进入市区，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奥斯陆中央车站的旅行社，购买隔天晚上最后一班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机票。旅行社人员听他给的是挪威姓氏哈福森，并没有特别反应。他用哈福森皮夹里的现金付账，道谢后离去。到了哥本哈根之后，他可以打电话回萨格勒布，请弗莱德带一本新护照飞去找他。倘若幸运，圣诞节前夕他就可以回家。

他找了三家店的理发师都摇头说圣诞节之前预约全满，到了第四位，才朝坐在角落嚼着口香糖、看来一脸迷失的少女点了点头。他猜少女应该是学徒。他费工夫解释了一番说想剪什么样的发型，最后只好拿照片给少女看。少女嚼口香糖的嘴巴停了下来，抬头用刷着浓密睫毛膏的眼睛看着他，以M T V式的英语说：“老兄，你确定？”

剪完头发后，他搭出租车前往索根福里街的玛蒂娜家，用她给的钥匙开门而入，开始等待。除了电话响过几次，一切都很平静，直到这件事发生。他真是太笨了，竟然在室内开灯的情况下走到窗边。

他回到客厅。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巨响传来，连空气也为

之震动，天花板上的电灯摇晃不已。

“玛蒂娜！”

他听见那人又来了，正在朝前门冲撞，门板似乎被撞得往内凹。

那人喊了两次玛蒂娜的名字，跟着是两声巨响，然后他听见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他来到客厅窗前，看见那人奔出公寓大门，停下脚步打开车门。街灯洒落在那人身上，他认出了那是谁。

那人就是曾经帮他找旅社过夜的年轻男子，名字好像是叫尼可拉斯或里卡之类的。车子发动，怒吼一声，加速驶入冬夜。

一小时后，他上床睡觉，梦见熟悉的景致，只在啪哒啪哒的脚步声中醒来，并听见报纸丢在门阶上的声音。

早上八点，哈利醒来，睁开眼睛。羊毛毯盖住他一半脸庞，他闻着羊毛毯的气味，这气味令他想到某件事。他掀开毯子。昨晚他睡得很沉，没有做梦，这时的他充满好奇心，心情是兴奋、高兴的，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形容。

他走进厨房煮咖啡，在水槽里洗脸，口中哼着吉姆史塔克乐团的〈早晨之歌〉（Morning Song）。东边低缓山脊上方的天空是有如少

女般的嫩红色，最后一颗星星逐渐淡去。神秘而洁净的新世界在厨房窗外铺展开来，纯白且乐观，朝地平线那头延伸而去。

他切了几片面包，拿出一些吉士，在玻璃杯内装了水，在干净杯子里倒了热气蒸腾的咖啡，放上托盘拿进卧房。

玛蒂娜的黑发散落在被子上，她睡得没发出一丝声音。哈利把托盘放在床边桌上，在床沿坐下等待。

咖啡的香味逐渐溢满房内。

玛蒂娜的呼吸变得不规律起来。她眨了眨眼，看见哈利，伸手揉了揉脸，再用夸张又害羞的动作伸个懒腰。她的眼睛越来越亮，就好像有人在调整电灯调光器似的，最后她的嘴角泛起微笑。

“早安。”哈利说。

“早安。”

“吃早餐？”

“嗯，”她的笑容更灿烂了。“你不吃吗？”

“我等一下再吃，如果妳不介意的话，我先来一根。”哈利拿出一包烟。

“你烟抽太凶了。”她说。

“我酗酒以后总是抽很多烟，尼古丁可以抑制酒瘾。”

玛蒂娜尝了一口咖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什么？”

“你这个害怕失去自由的人竟然变成酒鬼。”

“的确。”哈利打开窗户，点了根烟，在玛蒂娜身旁的床上躺下。

“难道这就是你怕我的原因？”玛蒂娜问道，依偎在哈利身旁。“怕我会剥夺你的自由？这就是你……不想……跟我做爱的原因？”

“不是，玛蒂娜。”哈利抽了口烟，做个鬼脸，露出不同意的神情。“是因为妳害怕。”

他感觉玛蒂娜身体一僵。

“我害怕？”她问道，话声中充满惊讶。

“对，如果我是妳，我也会怕。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女人会有勇气跟体能完全胜过她们的男人分享屋檐和床铺，”他在床边桌上按熄香烟。“男人绝对不敢。”

“你怎么会认为我害怕？”

“我感觉得到。妳主动是因为妳想掌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妳害怕如果让我掌控的话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其实这是没关系的，不过既然妳害怕，我就不希望妳做这件事。”

“但我要不要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她拉高嗓门说：“就算我真的害怕也一样。”

哈利看着她。她毫无预警地伸出双臂抱住哈利，把脸藏在他颈窝之中。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怪人。”她说。

“完全没有。”哈利说。

她紧紧抱住他，用力挤压。

“如果我总是害怕怎么办？”她低声说：“如果我永远都没办法……”她顿了一顿。

哈利静静等待。

“以前发生过一件事，”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她沉默下来。

“其实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她说：“很多年以前，我被人强暴过，就在这座庄园，这件事使我崩溃。”

森林里的乌鸦发出冰冷尖鸣，划破宁静。

“妳想不想……？”

“不，我不想谈，反正也没什么好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我又恢复完整了。我只是……”她再度依偎在哈利身旁。“……有点害怕而已。”

“妳有报案吗？”

“没有，我没有能力报案。”

“我知道很困难，但妳应该报案的。”

她微微一笑。“对，我听说过应该报案，以免别的女孩子也惨遭毒手，是不是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的，玛蒂娜。”

“抱歉，爹地。”

哈利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犯罪会不会有报应，我只知道罪犯会重蹈覆辙。”

“因为他们身上带着犯罪基因对不对？”

“这我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读过关于领养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犯罪者的小孩如果被领养，并在正常家庭跟其他小孩一起长大，却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日后成为罪犯的机率会比家里其他小孩高很多，所以的确有犯罪基因的存在。”

“这我读过，”哈利说：“行为模式可能会遗传，但我比较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

“你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按照习性运作的动物吗？”玛蒂娜曲起手指，搔痒哈利的下巴。

“我认为我们的头脑把所有因素都丢在一起进行大锅炒运算，包括性欲、恐惧、刺激、贪婪

等等，而头脑非常聪明，它会进行计算，而且几乎不会出错，所以每次都得出相同的结果。”

玛蒂娜用一只手肘撑起身体，低头看着哈利。“那道德和自由意志也包括在内？”

“它们也包括在大锅炒运算里。”

“所以你认为罪犯总是会……”

“没有，不然这行我就干不下去了。”

玛蒂娜用手指抚摸哈利的额头。“所以你认为人还是可以改变的啰？”

“反正这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人会懂得学习。”

她把额头抵在哈利的额头上。“人会懂得学习什么呢？”

“人会懂得学习……”哈利的话声被她的舌头触碰他的舌头给打断。“……不要独来独往；人会懂得学习……”她的舌尖抚触他的下唇。“不要害怕；还有人会懂得学习……”

“学习如何接吻？”

“对，但绝对不是跟刚起床的女人接吻，因为她们的舌头上会有一层白白的很恶心的……”

玛蒂娜的手啪的一声打上哈利的脸颊，笑声清脆得有如玻璃杯里的冰块。她的舌头卷上他的舌头。她把他盖在被子底下，拉起他的毛衣和T

恤，让带有床上暖意的柔软腹部贴上他的腹部。

哈利把手伸进她的上衣，游移到她的背，感觉在肌肤底下活动的肩胛骨，以及她朝他蠕动时紧绷和放松的肌肉。

他解开她的上衣，直视她双眼，一只手抚过她的腹部和肋骨，直到他拇指和食指的柔软肌肤捏住她硬挺的乳头。她朝他吐出炽热气息，张开嘴巴贴上他的唇。两人亲吻。她把手挤到他们的髋部之间。他知道这次他无法停止，也不想停止。

“它在响。”她说。

“什么？”

“你裤子里的手机……它在震动。”她笑了起来。“感觉……”

“抱歉。”哈利从口袋里抽出静音的手机，倚身放到床边桌上，但手机屏幕正好面对他，他想视而不见却为时已晚，已看见来电的是贝雅特。

“该死，”他吸了口气。“等我一下。”

他坐了起来，看着玛蒂娜的脸，玛蒂娜也看着他正在聆听贝雅特说话的脸，而她的脸有如镜子一般，两人似乎在玩一场哑剧游戏。哈利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最后

他的无奈也反映在她脸上。

“什么事？”电话挂断后玛蒂娜问道。

“他死了。”

“谁？”

“哈福森，他昨晚两点九分过世，那时我正好在外面的谷仓。”

第四部慈悲

29指挥官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今天是今年白昼最短的一天，但是对哈利·霍勒警监而言，今天还没开始就已无比漫长。

他得知哈福森的死讯之后，走到屋外，跋涉穿越厚厚积雪，走进森林，坐下来怔怔望着破晓的天空，希望寒冷可以凝冻、纾缓，或至少麻痹他的感觉。

他走回屋子。玛蒂娜只是看着他，眼中带着问号，但未发一语。他喝了杯咖啡，吻了吻她的脸颊，坐上车子。后照镜中的玛蒂娜双臂交迭站在台阶上，看起来更为娇小。

哈利驾车回家，冲了个澡，换上衣服，翻寻咖啡桌上那迭文件三次，最后宣告放弃，同时感到困惑不已。从昨天开始，他已不知道往手腕上看了多少次时间，却只看见手腕上空无一物。他从床边桌的抽屉里拿出莫勒的手表，这支表还正常运行，暂时可以拿来戴。他驾车前往警署，把车停进车库，就停在哈根的奥迪轿车旁。

他爬楼梯上六楼，听见中庭回荡着说话声、脚步声和笑声，但一踏进犯罪特警队的部门，门一关上，就好像声音被调到静音一样。他在走廊

上遇见一位警官，那人看着他，摇了摇头，又默默地往前走。

“嗨，哈利。”

他回头看见托莉·李。他记得托莉好像从未直接叫过他名字。

“你还好吗？”托莉问道。

哈利正欲回答，张开了嘴，却突然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我们想说今天简报过后，大家聚在一起悼念。”托莉用轻快的口吻说，仿佛是在替哈利掩护。

哈利点了点头，表达无声的谢意。

“也许你可以联络贝雅特？”

“没问题。”

哈利站在办公室门前，他一直惧怕这一刻的到来。他开门入内。

哈福森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靠着椅背上下晃动，仿佛等了好一段时间。

“早安，哈利。”甘纳·哈根说。

哈利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没有回答。

“抱歉，”哈根说：“很烂的开场白。”

“有什么事？”哈利坐了下来。

“我来致哀。今天晨间会议我也会公开表达

遗憾，但我想先当面跟你说。杰克是你最亲近的同事对不对？”

“是哈福森。”

“抱歉？”

哈利把脸埋在双手中。“我们都叫他哈福森。”

哈根点了点头。“哈福森。还有一件事，哈利……”

“我以为我把领取单放在家里，”哈利从指缝间说：“可是却找不到。”

“喔，这件事啊……”哈根改变坐姿，似乎在那张椅子上坐得不舒服。“我想说的不是佩枪的事。由于差旅经费缩减，我请会计部把所有收据都送来给我审查，结果我发现你去过萨格勒布。我不记得授权过任何国外出差，而且挪威警察如果在萨格勒布进行任何调查，都算得上是公然抗命。”

哈利心想，他们终于发现了。他的脸依然埋在双手中。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大纰漏，终于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把这个酒鬼警监踢回属于他的地方，回到那些未开化的死老百姓身边。哈利试着感觉自己的心情，却发现自己只是松了一口气。

“明天我会把我的决定递交到你桌上，长官。”

“你在说什么啊？”哈根说：“我想挪威警方在萨格勒布并未进行过任何调查，否则这对大家来说都太尴尬了。”

哈利抬头望去。

“根据我的解读，”哈根说：“你是去萨格勒布进行了一趟小小的考察之旅。”

“考察之旅？”

“对，没有特定主题的考察之旅。这是我对口头征询萨格勒布考察之旅所签发的同意书，”一张打印纸滑过办公桌，停在哈利面前。“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了。”哈根站起身来，走到墙上挂着的爱伦·盖登的照片前。“哈福森是你失去的第二个搭档对不对？”

哈利侧过了头。这间狭小无窗的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哈根咳了一声。“你看过我办公桌上那一小截雕刻骨头对不对？那是我从长崎买回来的，是二战期间日军著名大队长安田芳人的小指骨复刻品。”他转头对哈利说：“日本人通常会火化遗体，但他们在缅甸必须用埋葬的，这是因为尸体数量太多，火化一具尸体要花两个小时，因此他

们切下死者的小指加以火化，寄回家乡给家属。一九四四年春天，勃固市郊一场决定性战役之后，日军被迫撤退，躲入丛林。安田芳人请求长官当晚再度发动攻击，以便拾回战死弟兄的尸骨，但他的请求遭到驳回，因为敌军数量实在太多。当天晚上他站在弟兄面前，在营火火光的映照下含泪宣布指挥官的决定。他看见弟兄们脸上露出绝望神情，于是擦干眼泪，拔出刺刀，把手放在树木残干上，切下小指扔进营火之中。弟兄们高声欢呼。这件事传到指挥官耳中，隔天日军就发动反攻。”

哈根拿起哈福森桌上的削铅笔机仔细观看。

“我刚担任主管的这段日子犯了些错误，有可能其中一个错误间接导致哈福森失去性命。我想说的是……”他放下削铅笔机，吸了口气。“我希望自己能像安田芳人那样激励人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哈利感到尴尬困窘，只能保持沉默。

“所以让我这样说好了，哈利，我希望你能揪出这些命案背后的主使者，就这样。”

两人避免目光相触。“但你如果随身佩枪的话，会算是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在大家面前做个样子……至少维持到新年，然后我就会撤消这

项命令。”

“好。”

“谢谢，我会再签一张领取单给你。”哈利点了点头，哈根朝门口走去。

“后来怎么样？”哈利问道：“那次的日军反攻？”

“喔，那个啊，”哈根回过头来，歪嘴一笑。“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谢尔·亚特列·欧勒在警署一楼工作了十九年，今天早上他坐在办公桌前，投注单放在面前，心想在圣诞节次日富勒姆队对南安普敦队的足球赛事上，自己是否敢大胆地赌客队胜。他打算在午餐时间顺便把投注单交给欧绍，但这样一来时间就有点赶，因此当他听见有人按下金属访客铃时，不禁低声咒骂。

他呻吟一声，站了起来。他曾在甲组足球联赛替史其特队效命，享有十年不曾受伤的辉煌足球生涯，但后来在替警察队出赛的一场赛事上，看似无害的拉伤竟导致他在十年后的今天仍得拖着右腿走路，这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柜台前站着一名留平头的金发男子，谢尔从男子手中接过领取单，眯眼看着似乎越来越小的文字。上星期他跟老婆说圣诞礼物想要一台更大

的电视机，她则建议他应该去找验光师才对。

“哈利·霍勒，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好。”谢尔呻吟一声，一跛一跛走回枪械库，找出一把看来受到前任主人细心保养的警用手枪。这时他突然想到，很快地那个在歌德堡街被刺杀身亡的警探佩枪就会被收缴回来。他又拿了手枪皮套和标准配备的三盒子弹，回到柜台。

“在这里签名，”谢尔说，指了指签收单。“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男子已把警察证放在柜台上，接过谢尔递来的笔，签下了名。谢尔看了看哈利·霍勒的证件和潦草签名，心想不知道南安普敦队能否挡得下路易·萨哈的攻势？

“记得要射的是坏人喔。”谢尔说，对方没有响应。

他一跛一跛回到投注单前，心想难怪那个警察心情不好，因为证件上说他隶属于犯罪特警队，这次不幸殉职的警探不就是他们队上的？

哈利把车子停在贺维古登陆岬的贺宁一恩斯德艺术中心前，从美丽的低矮砖砌建筑朝缓坡下方的峡湾走去。

他看见朝斯纳里亚半岛延伸而去的结冰海面上有个黑色人影，便伸出一脚踩了踩海岸边的一

块冰，结果冰面发出劈啪一声巨响，应声碎裂。哈利高喊戴维·艾考夫的名字，但冰面上的人影动也不动。

他咒骂一声，心想总司令的体重应该不亚于他自己的两百一十磅。他在搁浅的冰原上取得平衡，谨慎地在铺着白雪、变化莫测的冰原上跨出脚步。冰面承受了他的重量。他踏出小而快的脚步前进。这段路比他在岸边看起来的还要长。终于那个人影越来越近。只见那人身穿狼皮大衣，坐在折迭椅上，俯身在冰洞上方用连指手套拿着手钓钩。哈利很确定那人就是救世军总司令戴维·艾考夫，而且也明白为什么对方没听见他的喊叫声。

“艾考夫，你确定这冰面安全吗？”

艾考夫转过头来，直接低头朝哈利脚上的靴子望去。

“十二月的奥斯陆峡湾冰面一向不安全，”艾考夫说，口喷白气。“所以只能一个人钓鱼，可是我都会穿这个，”他朝脚上的滑雪板比了比。“可以分散重量。”

哈利缓缓点头，耳中似乎听见脚下冰面龟裂的声音。“总部的人跟我说你在这里。”

“只有这里才听得见自己的思绪。”艾考夫

抓住手钩钩。冰洞旁放着一盒钓饵和一把刀，底下垫着报纸。报纸头版的天气预报说圣诞节过后天气会转趋和缓，但并未提到哈福森去世的消息，一定是太早付印了。

“你有很多事要想？”哈利问道。

“嗯，我老婆跟我今天晚上得招待总理，这礼拜我们要跟吉尔斯卓签约，事情是不少。”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利说，专心把体重分散在双脚上。

“嗯哼？”

“我请我的部下史卡勒去查你跟罗伯·卡尔森的银行账户之间是否有往来，结果没有，但他发现卡尔森家族的另一个成员，也就是约瑟夫·卡尔森，固定汇钱到你的账户。”

艾考夫双眼盯着冰洞底下的阴暗海水，眼皮眨也不眨。

“我想问的是，”哈利说，注视着他。“为什么过去十二年来，每一季你都收到罗伯和尤恩的父亲汇来八千克朗？”

戴维抖了抖，彷彿钓到一条大鱼。

“怎么样？”哈利问道。

“这件事很重要吗？”

“我想很重要，艾考夫。”

“那你说不出。”

“我无法保证。”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

“这样我就得带你回警署侦讯。”

总司令抬起头来，一眼闭着，打量哈利，掂量这个潜在对手的份量。“你认为甘纳·哈根会同意你把我拖去警局吗？”

“到时候就知道。”

艾考夫张口欲言，又把话咽了回去，彷彿嗅到哈利的坚定意志。哈利心想，这个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大批信众的领导者，并不是透过残暴的力量，而是藉由正确解读情势的能力。

“好，”总司令说：“但说来话长。”

“我有的是时间。”哈利说谎，因为他感觉冰原的寒气从鞋底直透上来。

“尤恩和罗伯的父亲约瑟夫·卡尔森是我最好的朋友，”艾考夫遥望斯纳里亚半岛。“我们是同学，也是同事，人家都说我们胸怀壮志、前途光明。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建立强大的救世军，在世间进行上帝的工作，这你明白吗？”

哈利点了点头。

“我们在工作上也一样晋升，”艾考夫继续

说：“后来约瑟夫和我的确被视为是争夺总司令这个位子的敌手。我并不认为这个位子有那么重要，因为驱动我们前进的是愿景，但是在我当选后，约瑟夫出现了状况，他似乎崩溃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彻底了解自己，天知道如果换作是我，同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无论如何，约瑟夫当上了行政长。虽然我们两家依然有联络，但已不像从前，”艾考夫思考着该怎么说才好。“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了秘密，有些不愉快的事正在折磨约瑟夫。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会计长法兰克·尼尔森，也就是里卡和希雅的父亲，发现了折磨约瑟夫的是什么事。他盗用公款。”

“后来呢？”

“救世军内很少发生这种事，因此尼尔森跟我都对此事保密，想搞清楚该怎么处理才好。当然我对约瑟夫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但同时我也看见自己是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之一。当我被选上而他被淘汰时，我应该用更……细腻的方式来处理才对。当时救世军的招募成效非常差，也不像今天如此得到各方的善意对待，承受不起任何丑闻。那时我在南部有一栋避暑别墅，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平常很少用到，而我们又打算去厄

斯古德度假，所以我就匆匆卖了别墅，拿这笔钱来补足短缺，以免事情曝光。”

“你竟然这样做？”哈利说：“你用自己的财产来掩饰约瑟夫·卡尔森盗用公款的行为？”

艾考夫耸了耸肩。“没有别的办法。”

“一般企业中很少主管会……”

“对，但救世军不是一般企业，我们做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我们个人有关。”

哈利缓缓点头，想起哈根桌上那一截雕刻小指骨。“所以约瑟夫就打包行李，带着老婆远赴他乡，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件事？”

“我给了他一个权力比较小的职位，”艾考夫说：“但他当然不肯接受，而且也会引起各方揣测。我想现在他们应该住在泰国距离曼谷不远的地方。”

“所以那个关于中国农夫和他被毒蛇咬到的故事是杜撰的？”

艾考夫微笑摇头。“不是，约瑟夫真的是个怀疑者，这故事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约瑟夫有了怀疑，就跟有时我们会怀疑一样。”

“你也会，总司令？”

“我也会。怀疑是信仰的影子，如果你无法

怀疑，就无法真的相信。这就跟勇气一样，警监。如果你无法去感受恐惧，就无法生出勇气。”

“所以这些钱是？”

“约瑟夫坚持要还我钱，并不是因为他想补救，毕竟木已成舟，而且他住在泰国绝对不可能赚到足够的钱来还我。我想他认为获得救赎对他来说有帮助，那我又何必拒绝？”

哈利缓缓点头。“罗伯和尤恩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艾考夫说：“我从没提过。我一直很努力不让他们父亲的行为成为他们在救世军发展的阻碍，尤其是尤恩。他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专业资源之一，比如说这次的房产出售案我们就很仰赖他。我们会先出售亚克奥斯街的房产，将来还会再出售其他的。吉尔斯卓说不定还会买回厄斯古德庄园。如果我们十年前要卖这些房产，可能还得雇用各种顾问才行，但有了像尤恩这样的人才，我们自己就能独力完成。”

“你是说尤恩主导整个出售案的方向？”

“不是，销售案是委员会核准通过的，但如果没有他费心进行的基础评估和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真的不认为我们敢放手去做。尤恩未来会

是救世军的栋梁，现在就更不用说了。他跟希雅·尼尔森今晚将在贵宾包厢里坐在总理旁边，这正是他父亲当年的行为并未阻碍他的最好证明。”艾考夫蹙起眉头。“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找尤恩，但他没接电话，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没有，如果尤恩不在的话……”

“什么？”

“如果那个杀手一开始就得手，杀死尤恩的话，谁会取代他的位子？”

艾考夫扬起双眉。“你是说今天晚上？”

“我是说职位。”

“原来如此。这个嘛，就算我说是里卡·尼尔森也不算是泄露机密，”他咯咯一笑。“大家都在嚼舌根，拿尤恩和里卡跟当年的约瑟夫和我来比较。”

“同样的竞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在救世军也是一样。我们只能希望就整体而言，力量的试炼可以把人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以追求共同目标，就是这样。”总司令拉起钓鱼线。“哈利，希望这样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你想求证的话，可以去问法兰克·尼尔森，但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不想让

这件事曝光的原因。”

“既然我们谈到了救世军的秘密，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说吧。”总司令说，口气不耐，将钓具放进包包。

“你知道十二年前在厄斯古德发生过强暴事件吗？”

哈利猜想艾考夫的脸孔表达惊讶的能力应该有限，但既然这个限度被超越了，那就表示他从没听过这件事。

“这一定是误会，警监。如果不是就太糟糕了，有谁牵涉在其中？”

哈利希望自己的表情没有透露任何讯息。“基于专业考虑，我无法透露。”

艾考夫戴着手套的手抓了抓下巴。“这是当然，不过……这起事件不是已经超过追诉期了吗？”

“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哈利说，朝岸边的方向看了看。“准备要走了吗？”

“我们最好分开走，不然重量……”

哈利吞了口口水，点点头。

他抵达岸边，身上并未弄湿，而后回头望去。起风了，白雪在冰原上飘动，看起来仿佛是

飘飞的烟雾，而艾考夫似乎走在白茫茫的云端。

哈利走到停车场，看见车上已罩着一层薄薄白霜。他上车发动引擎，把暖气开到最强。热空气在冰冷玻璃上吹出白色雾气。等待挡风玻璃雾气消散的这段时间，他想起麦努斯曾提到麦兹·吉尔斯卓打过电话给哈福森。他从口袋里拿出还留着的名片，拨打手机，但没有人接。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这时手机响起，屏幕显示为国际饭店的号码。

“你好吗？”玛丽亚用发音清脆的英语说。

“还好，”哈利说：“妳有没有……？”

“有。”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是他吗？”

“对，”玛丽亚叹了口气。“是他。”

“妳百分之百确定吗？我的意思是说，光凭这样就要认出……”

“哈利？”

“是？”

“我非常确定。”

哈利心想既然这位英文老师如此擅长处理压力和英语发音，那么她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她非常确定。

“谢谢。”哈利说，结束通话，打从心底希

望玛丽亚说的没错，因为一切将从现在开始。

而且也已经开始了。

哈利启动雨刷，雨刷将融化中的白霜推到两侧，这时手机再度响起。

“我是哈利·霍勒。”

“我是米何耶兹太太，苏菲亚的妈妈，你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你……”

“是？”

“苏菲亚出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今日白昼最短。

《晚邮报》头版如此写道。报纸放在主街的医院候诊室桌上，就在哈利面前。他看了看墙上时钟，又想到自己手上就戴有手表。

“霍勒先生，医生可以见你了。”窗内传来女子的高喊声。他跟女子说过他要找几小时前看过苏菲亚·米何耶兹和她父亲的医生。

“走廊右边第三扇门。”女子高声说。哈利跳了起来，把候诊室里萎靡沉闷的病患抛在后头。

右边第三扇门。左边第二扇门或第三扇门也有医生，但偏偏苏菲亚被分到的是右边第三扇门的医生。

“嗨，我听说是你来了。”马地亚·路海森露出微笑，起身握手。“这次我能帮什么忙？”

“是关于你早上看过的患者，苏菲亚·米何耶兹。”

“是吗？请坐，哈利。”

哈利尽量不让自己被马地亚的友善口气给惹得心里不快，但他实在不想坐下来，因为这样对

他们两人来说都太尴尬了。

“苏菲亚的母亲打电话跟我说，今天早上她被苏菲亚在房里的哭声吵醒，”哈利说：“她走进房间就看见女儿身上瘀青流血。苏菲亚说她跟朋友出去，回家路上在冰上滑倒。于是她母亲叫醒先生，请他带苏菲亚来看医生。”

“事情有可能真是这样。”马地亚说，撑着手肘，倾身向前，表示他认真看待此事。

“但米何耶兹太太认为苏菲亚说谎，”哈利继续说：“她先生带苏菲亚出门后，她就去女儿的房间查看，结果发现不只枕头上有血，床单上也有，而且是床单『下面』的地方有血。”

“嗯哼。”马地亚的口气既不同意也不否定，但哈利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他曾在心理系练习过咨商方法。尾音上扬代表鼓励患者继续往下说，而马地亚的尾音就是上扬的。

“现在苏菲亚把自己锁在房里一直哭，”哈利说：“米何耶兹太太说苏菲亚什么都不肯说，她打电话问过苏菲亚的女性朋友，她们都说昨天没见过她。”

“了解，”马地亚揉捏鼻梁。“所以现在你要我为了你而忽视医师誓词？”

“不是。”哈利说。

“不是？”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为了苏菲亚和她父母，以及其他已经或即将被强暴的人。”

“你的用词非常强烈，”马地亚微微一笑，但笑容随即淹没在沉默中，他咳了一声。“哈利，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必须慎重考虑。”

“她昨晚到底有没有被强暴？”

马地亚叹了一口气。“哈利，病患隐私必须保密……”

“我知道保密是怎么回事，”哈利插口说：“我自己也必须保密，但我希望你破例并不是因为我把病患隐私不当回事，而是因为我评估过这件罪行的残暴本质，以及它可能重复发生的危险。如果你信任我和我的评估，那我会非常感谢，否则你就得在昧着良心的情况下尽可能好好活下去。”

哈利心想这番流利夸张的言词他不知在类似场合说过多少次。

马地亚眨了眨眼，脸色一沉。

“你只要点头或摇头就好。”哈利说。马地亚点了点头。

这个方法再度奏效。

“谢谢，”哈利说，站了起来。“你跟萝凯

和欧雷克相处得好吗？”

马地亚又点了点头，露出微笑。哈利倾身向前，一手放在马地亚肩膀上。“圣诞快乐，马地亚。”哈利离开前看了最后一眼，看见马地亚坐在椅子上，肩膀垮下，仿佛有人赏了他一巴掌。

最后一抹日光透过橘色云朵洒在挪威最大墓园西侧的云杉和屋顶上。哈利经过在战争中丧生的南斯拉夫人坟墓、挪威工党的墓地、挪威总理埃纳尔·基哈德森和特里格弗·布拉特利的坟墓，最后来到救世军的墓地。不出所料，他在新下葬的坟墓旁看见了苏菲亚，她直挺挺坐在雪地里，身上裹着大羽绒外套。

“嗨。”哈利说，在苏菲亚身旁坐下。

他点了根烟，在寒风中喷了口烟，风将蓝烟吹散。

“妳妈说妳刚出门，”哈利说：“还把妳爸买给妳的花也带走，所以不难猜想。”

苏菲亚没有答话。

“罗伯是个好朋友对不对？是个妳能信赖和说话的人，不是强暴者。”

“是罗伯做的。”苏菲亚毫无生气地说。

“苏菲亚，妳的花放在罗伯的坟墓上。我相信强暴妳的另有其人，而且他昨晚又强暴了妳一

次，他还可能再强暴妳很多次。”

“不要管我！”苏菲亚吼道，挣扎着在雪地里站起来。“你们怎么都听不懂啊？”

哈利一手夹烟，一手抓住苏菲亚的手臂，用力把她拉回雪地。

“苏菲亚，罗伯已经死了，但妳还活着，妳听见了吗？如果妳还想继续活下去，我们最好现在就逮到他，否则他还会继续犯行。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看着我。看着我，我在跟妳说话！”

哈利的怒气吓到了苏菲亚，她朝他看来。

“苏菲亚，我知道妳害怕，但我保证无论如何我都会逮到他，我发誓。”

哈利看见苏菲亚目光闪动，如果他没看错，那代表的是希望。他静静等待，接着苏菲亚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了句话。

“妳说什么？”哈利问道，倾身向前。

“谁会相信我？”她低声说：“现在……罗伯死了，谁会相信我？”

哈利谨慎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试了才会知道。”

橘色云朵逐渐变红。

“他威胁我说如果不照他的话做，就要摧毁

我们的一切，”苏菲亚说：“他说他会把我们逐出公寓，让我们不得不回祖国，可是在那里我们一无所有。而且如果我说出来，谁会相信？谁……？”

她顿了一顿。

“只有罗伯相信。”哈利说，静静等待。

哈利看了看麦兹名片上的地址。他之所以想去找麦兹，首先是想问他为什么打电话给哈福森。从这个地址来看，他必须经过萝凯和欧雷克位在侯曼科伦山上的家。

哈利驾车经过萝凯家时并未减速，只是朝车道上望了一眼。他上次经过时看见车库外停着一辆切罗基吉普车，猜想应该是马地亚医生的车，但这时车库外只停着萝凯的车，欧雷克房间的窗户亮着。

车子驶过奥斯陆最贵豪宅之间的U形道路，道路逐渐变直，朝悬崖的方向不断向上延伸，经过奥斯陆的白色尖塔，也就是侯曼科伦滑雪跳台。山下是城市和峡湾，白雪皑皑的小岛之间飘着淡淡寒雾。今年最短的白昼的确只是由日出和一眨眼的日落所构成，山下城市已亮起灯火，宛如圣诞倒数的降临蜡烛。

谜团的拼图已经拼得差不多了。

哈利按了麦兹家的门铃四次，却无人回应，只好放弃。他走回车子时，一名男子从隔壁房子跑过来，问哈利是不是麦兹的朋友。男子说他不干涉麦兹的私生活，但今天早上他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而且麦兹才刚失去妻子不是吗？他们是不是该打电话报警？哈利回到麦兹家，打破前门旁的窗户，使得警铃大作。

警铃不断重复两声一组的粗哑警报声。哈利朝客厅走去，看了看表，减去莫勒拨快的两分钟，记下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七分，以便记录在报告上。

麦兹身上一丝不挂，后脑不知所踪。

他侧躺在明亮屏幕前的拼花地板上，那把有着赭红色枪柄的步枪仿佛是从他嘴里长出来似的。步枪的枪管很长，哈利从眼前景象判断，麦兹应该用脚拇指扣下扳机。要做到这点，不仅得动作协调，还得死意坚定。

警报声停了下来。哈利听见投影机发出嗡嗡声响，投射出来的暂停画面在屏幕上不停颤动，画面中是新郎新娘步上红毯的特写。两张露出亮白笑容的脸孔和白色婚纱溅上了血，血已凝固，在屏幕上形成格状条纹。

干邑空酒瓶下压着一张遗书，短短写着几个

字。

爸爸，原谅我。麦兹。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他看着镜中那张脸。有一天，也许明年，早上他们走出武科瓦尔的小房子时，邻居是否会用微笑来和这张脸打招呼，说声你好？就像是在跟熟悉、安全、善良的面孔打招呼？

“完美极了。”他背后的女子说。

他心想女子指的应该是他身上穿的这套小晚礼服。这里是一家西装出租兼干洗店，他正在照镜子。

“多少钱？”他问道。

他付了钱，答应明天十二点以前会送还西装。

他走进灰蒙蒙的阴郁天色中，找到一家可以喝咖啡的餐厅，餐点也不会太贵。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有等待，他看了看表。

今年最长的黑夜来临了，薄暮将房舍与原野笼罩在灰茫茫的天色中。哈利驾车离开侯曼科伦区，但还没抵达格兰区，阴暗就已入侵公园。

刚才他在麦兹。吉尔斯卓家打电话请制服警察派一辆巡逻警车前往现场，然后就离开，什么也没碰。

他把车停进警署车库，上楼走进办公室，打电话给克劳斯·托西森。

“哈福森的手机不见了，我想知道麦兹·吉尔斯卓是不是有留言给他。”

“如果有的话呢？”

“我要听。”

“这是监听，我不能帮忙，”托西森叹了口气。“你打给警察应答中心吧。”

“这样我需要法院命令，可是我没时间，你有什么建议？”

托西森想了想。“哈福森有计算机吗？”

“我就坐在他的计算机前面。”

“不行不行，算了。”

“到底是怎样？”

“你可以透过挪威电信的网站进入手机留言，可是需要密码才能进去。”

“那是个人设定的密码吗？”

“对，可是你没有，所以得碰运气……”

“我来试试看，”哈利说：“网址是？”

“你的运气得非常非常好才行。”托西森说，口气听起来像是他常常运气不好。

“我觉得我可能知道。”哈利说。

哈利进入网站后，键入“列夫雅辛”，结果

显示密码不正确，于是他缩短密码，只输入“雅辛”，然后就登入了。留言共有八则，其中六则是贝雅特留的，一则来自特伦德拉格，还有一则来自哈利手上那张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也就是麦兹留的。

哈利按下播放键，于是不到两小时前他所看见躺在自家客厅地上的死人，就开始透过计算机的塑料喇叭用金属声调对他说话。

留言播放完毕后，最后一片拼图拼了起来。

“有人知道尤恩·卡尔森在哪里吗？”哈利在手机上问麦努斯，一边下楼前往警署一楼。“你有没有试过罗伯家？”

哈利穿过一扇门，敲响柜台上的访客铃。

“我打过电话，”麦努斯说：“可是没人接。”

“你去跑一趟，如果没人应门就直接进去，可以吗？”

“他家钥匙在鉴识中心，现在已经四点多，平常贝雅特都会待到很晚，可是今天因为哈福森的事……”

“别用钥匙了，”哈利说：“带撬棒去。”

哈利听见脚步拖行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一名身穿蓝色连身工作服的男子一跛一跛走来，男子

满脸皱纹，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他看也没看哈利一眼，就拿起哈利放在柜台上的领取单。

“那法院命令呢？”麦努斯问道。

“不用了，我们手上那张还有效。”哈利说谎。

“是吗？”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下的命令，可以吗？”

“好。”

蓝衣男子发出呼噜声，摇了摇头，把领取单退回给哈利。

“史卡勒，我等一下再打给你，这里好像出了点麻烦……”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蓝衣男子。

“霍勒，同一把枪不能领取两次。”男子说。

哈利听不懂谢尔·亚特列·欧勒的意思，但他的颈背却突然浮现一阵刺刺麻麻的感觉，这不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因此他知道这代表恶梦尚未结束。事实上恶梦才刚要开始。

甘纳·哈根的妻子将身上礼服整理妥当，走出浴室。哈根身穿小晚礼服站在玄关镜子前，正在打领结。她站在一旁等候，心知再过不久，哈

根就会哼个几声，叫她帮忙。

今早警署的人打电话来报告杰克·哈福森的死讯时，哈根就觉得没心情去参加音乐会，也觉得自已应该去不了。她知道这星期他们都会觉得乌云罩顶。有时她会想，不知道除了她之外，有谁知道这种事对哈根的打击有多大。无论如何，后来总警司来电，叫哈根一定要出席音乐会，因为救世军决定要在音乐会上为哈福森默哀一分钟，哈根身为他的直属长官必定得出席。但她看得出哈根很不想去，严肃的氛围笼罩在他眉间，仿佛戴了一顶贴合的头盔。

哈根哼了一声，解开领结。“莉莎！”

“我在这里，”她冷静地说，走上前来，站在哈根背后，伸出了手。“领结给我。”

镜子下方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哈根倾身接起电话。“我是哈根。”

她听见电话那头传来遥远的声音。

“晚安，哈利，”哈根说：“没有，我在家，我跟老婆得去参加今晚的音乐会，所以提早回来。有什么新进展？”

莉莎·哈根看着他不发一语，听着电话，头上那顶隐形头盔似乎越来越紧。

“好，”最后哈根说：“我会打电话回警

署，叫每个人提高警觉，并动员所有人力去找。等一下我就得去音乐厅，会在那里待好几个小时，但我会把手机调到震动，有事就打给我。”他挂上电话。

“怎么了？”莉莎问道。

“是我手下的警监哈利·霍勒打来的，他刚才去警署地下室用我开给他的领取单领枪。今天我重开一张给他，因为他家被闯空门后，原本那张领取单就不见了，但今天稍早竟然有人用原本那张单子去领出了手枪和子弹。”

“呃，如果只是这样……”莉莎说。

“恐怕不只这样，”哈根叹了口气。“更糟的还在后头，哈利怀疑手枪可能被某人拿走，所以打电话去鉴识中心询问，结果证实他怀疑得没错。”

莉莎看见丈夫的脸登时有如罩上一层寒霜，心头一惊。彷彿刚才哈利说的话现在才产生后座力似的，哈根听见自己对妻子说：“我们在货柜场射杀的男子血液样本显示，他不是哈福森旁边呕吐的人，不是在他外套上沾上血迹的人，也不是在旅社枕头上留下头发的人。简而言之，我们射杀的人不是科里斯多·史丹奇。如果哈利说得没错，这表示科里斯多·史丹奇还逍遥法外，

而且身上有枪。”

“这么说来……他可能还在追杀那个可怜的家伙，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尤恩·卡尔森。所以我得打电话回警署，动员所有人力找出尤恩·卡尔森和科里斯多·史丹奇的下落。”哈根把双手手背抵在眼睛上，仿佛眼睛很痛。“还有，哈利命令部下强行进入罗伯的公寓寻找尤恩，后来部下打电话回报。”

“怎么样？”

“公寓里似乎有打斗痕迹，床单……沾满血迹，尤恩下落不明，只发现床底下有一把折迭小刀，刀身有干了的血迹。”

哈根放下双手，莉莎在镜中看见他双眼发红。

“全都是坏消息，莉莎。”

“甘纳，亲爱的，我知道。可是……那你们在货柜场射杀的人是谁？”

哈根用力吞了口口水。“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住在货柜里，血中含有海洛英。”

“我的天啊，甘纳……”

莉莎捏了捏哈根的肩膀，试着和他在镜中目光相对。

“他在第三天复活。”哈根低声说。

“什么？”

“救主。我们星期五晚上射杀他，今天是星期一，也就是第三天。”

玛蒂娜·艾考夫艳光四射，令哈利忘了呼吸。

“哈啰，不认得我了吗？”玛蒂娜用低沉嗓音说。哈利记得第一次在灯塔餐厅碰到她，她就是用这个嗓音说话，当时她穿的是制服，而这时她站在他面前，身穿一袭简约优雅的黑色无袖晚礼服，和她的头发一样熠熠生辉。她的肌肤白皙剔透，几乎是透明的。

“我正在打扮，”她笑说：“你看。”她扬起一只手。哈利觉得她的动作难以想象地柔软灵巧，仿佛在跳一支舞，是一连串优雅舞姿的延续。她手中拿着一颗白色的泪滴形珍珠，映照着公寓玄关外的昏黄灯光，耳垂上挂着另一颗珍珠。

“进来吧。”她说，后退一步，放开门把。哈利跨过门坎，和她拥抱。“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她说，把他的脸拉到面前，在他耳畔喷出热气说：“我一直在想你。”

哈利闭上眼睛，紧紧拥抱她，感觉她娇小如猫的身体散发暖意。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以这

个姿势站立，双手抱着她，而且不愿放开，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珍珠耳环垂落在她眼睛下方的脸颊旁，仿佛一滴凝冻的泪珠。他放开了她。

“怎么了吗？”她问道。

“先坐下吧，”哈利说：“我们得谈一谈。”

两人走进客厅。玛蒂娜在沙发上坐下，哈利站在窗边，低头看着街道。

“有人坐在车里抬头往这边看。”哈利说。

玛蒂娜叹了口气。“是里卡，他在等我，要载我去音乐厅。”

“嗯，玛蒂娜，你知道尤恩在哪里吗？”哈利注视着她在窗玻璃上的映影。

“不知道，”她说，和哈利四目交接。“你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有理由应该知道吗？既然你用这种口气问我。”她话声中的甜美不见了。

“我们认为现在尤恩住在罗伯的公寓里，所以刚刚强行进入，”哈利说：“结果只发现床上沾满血迹。”

“我不知道这件事。”玛蒂娜用毫不造作的惊讶口气说。

“我晓得你不知道这件事，”哈利说：“鉴

识人员正在比对血型，也就是说血迹的血型已经验出来了，而我很确定他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是尤恩的血？”玛蒂娜屏息以待。

“不是，”哈利说：“但妳希望是尤恩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强暴妳的人是尤恩。”

客厅静了下来。哈利屏住气息，听见她倒抽一口气，良久之后才呼出来。

“你怎么会这样想？”玛蒂娜的话声带着微微颤抖。

“因为妳说事情发生在厄斯古德，当时在那里会强暴女人的男人并不多，而尤恩·卡尔森正好是这种人。罗伯床上的血来自一个叫苏菲亚·米何耶兹的少女，昨天晚上她去罗伯的公寓，因为尤恩命令她去。她按照安排，用以前她的好朋友罗伯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去。尤恩强暴她之后还打了她一顿，她说他经常这样做。”

“经常？”

“苏菲亚说，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尤恩第一次强暴她，地点是在米何耶兹家，当时她父母不在。尤恩去他们家的理由是要检查公寓，毕竟那是他的工作，他也有权力决定谁可以继续住在

里头。”

“你是说……他威胁她？”

哈利点了点头。“他说苏菲亚如果不听他吩咐并保守秘密，他们一家人都会被逐出公寓，送回克罗地亚。米何耶兹一家人的命运都掌握在尤恩手里，苏菲亚只好乖乖就范。这可怜的女孩子什么都不敢做，但她怀孕之后必须找人帮忙，找一个值得信赖、比她年长、可以安排堕胎又不会问太多的人帮忙。”

“罗伯，”玛蒂娜说：“我的天，她去找罗伯帮忙。”

“对，虽然苏菲亚什么都没说，但她认为罗伯知道让她怀孕的人是尤恩，我也这么认为，因为罗伯知道尤恩以前强暴过别人，对不对？”

玛蒂娜默然不答，只是蜷曲在沙发上，收起双腿，双手抱住裸露的肩膀，仿佛觉得很冷，或想原地消失。

玛蒂娜再开口时，声音十分细微，哈利仍听得见莫勒的手表滴答作响。

“当时我十四岁，他做那件事的时候我只是躺在那里，心想只要集中精神，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天上的星星。”

哈利聆听她述说那个在厄斯古德的炎热夏

日、罗伯和她玩的游戏、尤恩的谴责眼神阴沉中带着妒意。那晚屋外厕所的门打开之后，尤恩手持罗伯的折迭小刀站在门外。她被强暴之后一个人被留在厕所里暗自哭泣，身体疼痛不已。尤恩径自走回屋子。没想到不久之后，外头的鸟儿就开始啁啾歌唱。

“但最糟的不是强暴本身，”玛蒂娜语带哭音，但双颊仍是干的。“最糟的是尤恩知道他用不着威胁我，我自己就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他知道我就算把撕破的衣服拿出来当证据，并且取信于人，我心里也会永远怀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罪恶感将永远如影随形，因为这有关于忠诚。我身为总司令的女儿，难道要用一件毁灭性的丑闻把父母和整个救世军拖下泥沼？这些年来，每当我看着尤恩，他都会用一种眼神看我，好像是说：『我知道，我知道事后妳害怕地无声颤抖哭泣，不敢让人听见。我一直都心里有数，并看见妳无声的懦弱。』”第一滴泪水滑落脸颊。“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痛恨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强暴我，这我可以原谅，而是因为他总是对我表现出他心知肚明的模样。”

哈利走进厨房，撕下一张厨房纸巾，回到客厅，在玛蒂娜身旁坐下。

“小心妳的妆，”哈利说，把纸巾递给她。“等一下总理会出席。”

她小心地按压脸颊。

“史丹奇去过厄斯古德，”哈利说：“是不是妳带他去的？”

“你在说什么？”

“他去过那里。”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那个气味。”

“气味？”

哈利点了点头。“一种像是香水的甜腻气味，我在尤恩家替史丹奇开门时第一次闻到，第二次是在旅社房间，第三次是今天早上我在厄斯古德醒来时，在毯子上闻到的。”他凝视玛蒂娜的钥匙形瞳孔。“玛蒂娜，他在哪里？”

玛蒂娜站起身来。“我想你该走了。”

“先回答我。”

“我不需要回答我没做过的事。”

她伸手去开客厅的门，哈利抢上前去，站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肩膀。“玛蒂娜……”

“我得去音乐厅了。”

“玛蒂娜，他杀了我的好朋友。”

她的神情封闭又强硬，答道：“也许他不该

挡路才对。”

哈利抽回双手，像是被烫到似的。“妳不能让尤恩·卡尔森就这么被杀死，这样宽恕何在？宽恕不是你们这一行的核心本质吗？”

“是你认为人会改变，”玛蒂娜说：“不是我。我不知道史丹奇在哪里。”

哈利让她离开。她走进厕所，关上了门。哈利站着等待。

“你对我们这一行有错误印象，”玛蒂娜在门后高声说：“我们的工作跟宽恕无关。我们的工作跟别人没有两样，只是寻求救赎而已，不是吗？”

尽管寒冷，里卡依然站在外头，双臂交迭倚在引擎盖上。哈利离去时对他点了点头，他没有回应。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晚上六点三十分，犯罪特警队里异常忙碌。

哈利在传真机旁找到欧拉·李，他看了一眼传真机送出的纸，是国际刑警传来的。

“欧拉，发生了什么事？”

“甘纳·哈根打电话召回全队的人，每个人都回来了，我们一定要逮到那个杀害哈福森的家伙。”

欧拉的口气十分坚决，哈利一听就知道这正是今晚六楼所弥漫的氛围。

哈利走进他的办公室，麦努斯正站在办公桌前讲电话，话声又快又响。

“亚菲，我可以替你跟你的手下带来更多想象不到的麻烦，如果你不帮我派手下去街上找人，你就会成为头号通缉要犯，我说的够清楚了吗？听好：这个人是克罗地亚人，中等身高……”

“金发平头。”哈利说。

麦努斯抬起头来，对哈利点了点头。“金发平头，有发现再打给我。”

他挂上电话。“外面闹哄哄地忙成一团，每

个人都准备随时行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嗯，”哈利说：“还是找不到尤恩·卡尔森？”

“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我们只知道她女朋友希雅说他们约好今天晚上在音乐厅碰面，他们的位子 在贵宾包厢。”

哈利看了看表。“那史丹奇还有一个半小时完成任务。”

“你怎么知道？”

“我打电话问过音乐厅，他们说门票四周前就卖完了，没有票不得入场，连大厅都进不去。换句话说，尤恩只要入场就安全了。打电话给挪威电信的托西森，看他是不是还在位子上，如果是的话，叫他追踪尤恩的手机。对了，音乐厅外一定要布署足够警力，每个人都要带枪，熟知史丹奇的样子。还有打电话去总理办公室，通知他们今晚有额外的维安措施。”

“我？”麦努斯说：“总……总理办公室？”

“打就是了，”哈利说：“你已经长大了。”

哈利用办公室电话拨打他熟背的六组电话号

码之一。

另外五组电话是：小妹的电话、奥普索乡老家的电话、哈福森的手机、毕悠纳·莫勒以前的私人电话、爱伦·盖登已停话的电话。

“我是萝凯。”

“是我。”

他听见萝凯吸了口气。“我想也是。”

“为什么？”

“因为我正好想到你，”萝凯格格笑着说：“我们就是会心有灵犀，你不觉得吗？”

哈利闭上眼睛。“我想明天去找欧雷克，”他说：“就像上次我们讨论的那样。”

“太好了！”萝凯说：“他一定会很高兴，你会过来载他吗？”她听见哈利犹疑片刻，又补上一句：“只有我们在家。”

哈利既想问又不想问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会尽量六点左右到。”他说。

根据托西森所说，尤恩的手机位在奥斯陆东部，可能是在赫格鲁区或黑布洛登区。

“这样没什么用。”哈利说。

哈利在六楼踱来踱去，每间办公室都进去听听有什么进展，一小时后他穿上外套，说他要去音乐厅。

他把车停在维多利亚露台大楼附近小街的禁止通行区，经过外交部，步下罗斯洛克路的大台阶，右转朝音乐厅走去。

身穿正式服装的人们快步穿过冰寒刺骨的零下低温，来到玻璃帷幕前的开放大广场。入口两侧各站一名身穿黑色外套、戴着耳机的宽肩男子。音乐厅前方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名制服警察，共有六人。来看表演的民众边发抖边对他们投以好奇目光，因为奥斯陆警察手持机关枪是很罕见的。

哈利在制服警察中认出希维德·傅凯，朝他走去。“我不知道戴尔塔小队也被找来了。”

“的确没有，”傅凯说：“是我打电话去警署说我们想帮忙的。他以前是你的搭档对不对？”

哈利点了点头，从外套内袋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傅凯，他摇了摇头。

“尤恩·卡尔森还没出现？”

“还没，”傅凯说：“等总理来了以后，我们就不会让其他人进入贵宾包厢。”这时两辆黑色轿车驶进广场。“才说呢，人就到了。”

哈利看见总理下车，迅速被引进音乐厅。前门打开，哈利瞥见在门口恭候的迎接队伍。戴

维·艾考夫露出灿烂笑容，希雅·尼尔森的笑容则没那么灿烂，两人都穿着救世军制服。

哈利点燃香烟。

“干，好冷，”傅凯说：“我的双腿和半颗头都没感觉了。”

哈利心想，我真羡慕你。

哈利抽了半根烟，大声说：“他不会来了。”

“看来是这样，希望他没找到卡尔森。”

“我说的是卡尔森，他知道游戏开始了。”

傅凯看了一眼这位高大警监，在哈利蛮横又酗酒的传言尚未流传开来之前，他曾想过哈利是加入戴尔塔小队的优秀人才。“什么游戏？”傅凯问道。

“说来话长。我要进去了，如果尤恩·卡尔森出现的话，立刻逮捕他。”

“卡尔森？”傅凯一脸茫然。“那史丹奇呢？”

哈利放开手上的烟，烟掉落在他脚边的雪地中，发出嘶的一声。

“对，”哈利慢声慢气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那史丹奇呢？”

他坐在黑暗中，手里摸弄着放在大腿上的大

衣。扩音器播放着轻柔的竖琴音乐。天花板上的聚光灯投射光柱，在观众席间扫动，他心想这应该是替待会舞台上的表演制造兴奋期待的气氛。

他前面几排的人出现一阵骚动，因为有十几位宾客来到现场，有几个人稍微站起，但经过一阵交头接耳后，他们又坐了下来。看来在这个国家，人们并不会以起立的方式来对民选领导者表达敬意。那十几人被引导到他前三排的位子坐下，那些位子在他这半小时的等待期间一直是空的。

他看见一名西装男子身上有条电线连到耳朵，但不见制服警察的踪影。外头的警察见了他也沒有任何警觉。原本他期待碰上更庞大的警力，毕竟玛蒂娜说过总理会来看音乐会。但话说回来，警力多又怎样？他是隐形的，比以往更为隐形。他对自己感到满意，环视周围观众。现场应该有上百名身穿小晚礼服的男士吧，他已经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会有多混乱，他也已经计划了简单有效的脱逃路线。昨天他来过音乐厅，已经看好了。今晚开始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检查男厕的窗户，确认没锁上。那扇结霜的素面窗户可以向上推开，而且够大够低，足以让一个男人爬到外面屋檐，再跃下九呎，落在停车场的车

顶上，然后穿上大衣，走上繁忙的哈康七世街，快步行走两分钟四十秒，抵达国家剧院站的月台，那里每二十分钟有一班机场特快列车停靠。他计划搭乘的列车将在八点十九分离站。离开厕所之前，他外套口袋里放了两块除臭锭。

为了进入音乐厅，他得两度出示门票。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指着他的大衣，说了几句挪威语，他只是微笑摇头。她验票之后，领着他前往贵宾包厢的座位。原来所谓的贵宾包厢不过是观众席中央四排的一般座位，特地用红色分隔绳围起来。玛蒂娜说明过尤恩·卡尔森和女友希雅会坐在哪个位子。

他们终于来了。他看了看表。八点零六分。观众席间灯光微亮，台上灯光又过于强烈，让他难以辨识代表团中的任何人，但突然间有张脸被小聚光灯照亮，在那一瞬间，他很确定地认出那张痛苦苍白的脸。那是在歌德堡街跟尤恩·卡尔森一起坐在车子后座的女子。

前方有几个人似乎搞混了座位号码，但情况很快就解决，人墙坐了下来。他紧握大衣中的枪柄。弹仓中有六发子弹。他不熟悉这种左轮手枪，它的扳机比手枪重，不过他练习了一整天，找到击锤击发子弹的临界点。

接着众人仿佛接到隐形讯号般，安静了下来。

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走上台，他心想应该是要欢迎现场来宾。男子说了几句话，大家都站了起来。他跟着站起，并看见周围的人都静静低下头来。一定是有人死了。过了一会，台上男子说了几句话，大家都坐了下来。

布幕终于升起。

哈利站在舞台侧翼的黑暗中，看着布幕升起，脚灯令他看不见观众，但他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宛如一只正在呼吸的大型动物。

指挥扬起他的指挥棒，奥斯陆第三军团唱诗班唱出哈利在救世军会议厅听过的歌曲。

“挥舞救赎的旗帜，展开圣战！”

“请问一下，”哈利听见一个声音传来，转头就看见一名戴着眼镜和耳机的年轻女子。“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她问道。

“我是警察。”哈利说。

“我是舞台监督，我得请你离开，你站在这里会挡路。”

“我在找玛蒂娜·艾考夫，”哈利说：“听说她在这里。”

“她在那里。”舞台监督说，指了指台上的

唱诗班。哈利凝目望去，看见了玛蒂娜。她站在最高台阶的最后一排，神情严肃地唱歌，几乎像在受苦，仿佛口中高唱的是逝去的爱情，而不是奋战和胜利。

她旁边站着里卡。里卡和她不同，嘴角挂着欣喜微笑，脸容在唱歌时变得很不一样，压抑的刻苦表情不见了，年轻的眼睛放出光芒，仿佛打从心底相信这些歌词：为了慈善和悲悯，有一天他们将替上帝征服世界。

哈利惊讶地发现圣歌的旋律和歌词确实能撼动人心。

唱完之后，观众热烈鼓掌。唱诗班下台朝舞台侧边走去。里卡看见哈利，露出讶异表情，但未发一语。玛蒂娜看见哈利只是低下双眼，从他身旁绕过。哈利横踏一步，挡在玛蒂娜面前。

“玛蒂娜，我给妳最后一次机会，请妳好好把握。”

她重重叹了口气。“我说过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哈利抓住她的肩膀，压低嗓门嘶声说：“妳会因为协助及教唆他人而被逮捕，妳希望让尤恩称心如意吗？”

“称心如意？”她露出疲惫的微笑。“他要

去的地方一点都谈不上称心如意。”

“那妳唱的歌呢？『祂总是慈悲为怀，是罪人最好的朋友。』难道这不具任何意义吗？难道这些只是空话而已？”

玛蒂娜默然不答。

“我知道这比较困难，”哈利说：“比妳在灯塔餐厅给予廉价的宽恕和自我满足式的施舍还困难，因为妳在灯塔做的事，就像是无助毒虫从无名氏身上偷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样，可是这算什么？比起要妳原谅一个需要妳原谅的人、一个正朝地狱走去的罪人，这算什么？”

“别再说了。”她呜咽地说，伸出无力的手想推开哈利。

“玛蒂娜，妳还来得及拯救尤恩，这样等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妳自己一个机会。”

“他在烦妳吗，玛蒂娜？”里卡说。

哈利并未回头，只是握紧右拳，做好准备，直视玛蒂娜泪珠盈眶的双眼。

“没事，里卡，”她说：“没事的。”

哈利听见里卡的脚步声逐渐远去，眼睛依然望着她。这时台上有人弹起吉他，钢琴声也随之加入。哈利认得这首歌，他在伊格广场和厄斯古德庄园的收音机里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早

晨之歌》。哈利觉得那已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如果妳不帮我制止这件事发生，他们两个人都会死。”哈利说。

“为什么你这样说？”

“因为尤恩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容易被他的愤怒所左右，而史丹奇什么都不怕。”

“你是说你急于想救这两个人是因为你必须克尽己职吗？”

“对，”哈利说：“也因为我答应过史丹奇的母亲。”

“母亲？你跟他母亲说过话？”

“我发誓说我会救他儿子。如果我现在不阻止史丹奇，他一定会被射杀，就跟上次在货柜场一样，相信我。”

哈利凝视玛蒂娜，然后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时，他听见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他在这里。”

哈利猛然停步。“什么？”

“我把票给史丹奇了。”

这时台上灯光全数亮起。

前方人影在瀑布般的闪烁白光衬托下显得十分清楚，他低坐在位子上，缓缓举起了手，将短枪管搁在前方椅子上，在他和希雅左方那个身穿

小晚礼服的男子之间拉出一条清晰的射击线。他打算开两枪，有必要的話再站起来开第三枪，尽管他知道两枪就够了。

扳机感觉起来比先前轻，他知道这是肾上腺素的作用，但他不再感到害怕。他的手指越扣越紧，接着便来到没有阻力的一点，这是扳机上零点五毫米的无人之境。到了这点，你必须放松，手指一扣到底，因为接下来就无法回头，一切将由无可阻挡的物理法则及手枪机械装置接管。

那个转过来跟希雅说话的后脑勺将吃上一发子弹。

就在此时，他的大脑观察到两个奇怪现象。第一，尤恩·卡尔森怎么会穿小晚礼服而不是救世军制服？第二，希雅和尤恩之间的身体距离不合理，在音乐这么大声的音乐厅里，照理说情侣应该会依偎在一起才对。

在这急迫的一刻，他的大脑试着翻转他已进行的一连串动作，他的手指蜷曲在扳机上。

一声巨响响起。

那声巨响震耳欲聋，哈利耳中嗡嗡作响。

“什么？”他对玛蒂娜吼道，试着盖过鼓手突然猛力敲钹所产生的巨响。那声巨响让哈利一

时之间什么都听不见。

“他坐在第十九排，在尤恩和总理后方三排，二十五号，就在正中间。”她试着微笑，嘴唇却抖得太过厉害。“哈利，我替你拿到音乐厅最好的位子。”

哈利注视着她，转身拔腿狂奔。

尤恩·卡尔森在奥斯陆中央车站的月台上奋力冲刺，但他的速度一向不够快。自动门发出长声叹息，关上了门，闪烁微光的机场特快列车开始行进，这时他才赶到。他呻吟一声，放下行李箱，卸下小背包，在月台上的设计师长椅上瘫坐下来，把黑手提包放在大腿上。下班列车十分钟后抵达。没问题，他还有很多时间，而且是非常非常多时间，多到他几乎希望自己的时间少一点。他看了看隧道，下班列车将从那里出现。苏菲亚离开罗伯家之后，他终于一觉到天亮，还做了梦，一个恶梦，梦中伦西的眼珠把他吓得不知所措。

他看了看表。

音乐会已经开始，可怜的希雅一定独自坐在座位上，搞不清楚状况，其他人也一样。尤恩朝双手呼了口气，但冷空气立刻降低湿润吐息的温度，令他的双手感觉更冷。他必须离开，别无他

法可想，因为一切都已失控，他无法再冒险待在奥斯陆。

一切都是他的错。昨晚他对苏菲亚完全失控，他应该预见这件事才对，他的紧绷情绪整个宣泄出来。他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苏菲亚不发一语、不作声响地接受一切，只是用封闭退缩的眼神看着他，就像只羔羊，一只献祭的羔羊。于是他打了她的脸，用紧握的拳头，打得指节破皮，接着又是一拳。真是愚蠢。为了不看见她的脸，他把她翻过去面对墙壁，一直到射精之后才冷静下来，但为时已晚。他看着苏菲亚离开的模样，知道这次她再也无法用撞到门或在冰上跌倒的理由瞒骗过去。

他要逃走的第二个原因是昨天他接到一通无声电话，他查过来电号码属于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他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个号码并未公开。但他知道这通电话代表什么意思：虽然罗伯死了，但他们之间还没了结。这不在计划之中，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也许他们会再派一个杀手前来奥斯陆。无论如何，他都得离开才行。

他火速买了经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曼谷的机票，用的是罗伯·卡尔森的名字，就跟今年十月

他买机票的方法一样。同样的，这时他的外套内袋也放着弟弟罗伯的十年效期护照。没有人会说看起来跟护照相片上的人不像，海关人员也都知道年轻人在十年间的长相会出现很大变化。

买完机票后，他前往歌德堡街整理行李和背包。距离班机起飞还有十小时，他需要找地方躲藏，因此他前往救世军在赫格鲁区的公寓，公寓里只有简陋装潢，而他手上有钥匙。这间公寓已经空了两年，虽然里头有发霉问题，但仍有沙发、填充物从背后冒出来的扶手椅、床铺。床上有张沾有污渍的床垫。这里就是每周四晚上六点苏菲亚被命令前来的地方。床垫上的污渍有些是苏菲亚留下的，有些是他单独在这里时留下的，而这些时候他总是想着玛蒂娜。他跟玛蒂娜的事就像是只被满足过一次的饥渴，自此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饥渴的满足，如今他终于在一个十五岁克罗地亚少女的身上找到。

到了秋天，有一天罗伯气冲冲地跑来找他，说苏菲亚向他吐露心事。尤恩听了大发雷霆，几乎失控。

这实在是……太令他羞愧了，就好像十三岁那年父亲拿腰带抽他，只因母亲在他的床单上发现精液痕迹一样。

当罗伯威胁说如果他敢再看苏菲亚一眼，就要把事情告诉所有救世军高层时，他就知道自己只剩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并不是再也不跟苏菲亚碰面。其实罗伯、伦西或希雅都不明白，他非得保有苏菲亚不可，这是他能达到救赎和真正满足的唯一方式。再过几年，苏菲亚的年纪就会太大，那时他只得再去找别人。但是在那之前，苏菲亚会是他的公主、他灵魂的亮光、他胯间的火焰，就如同当年的玛蒂娜一样。当年她在厄斯古德庄园让性的魔法第一次起了作用。

月台上来了许多人。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许他只需要在泰国待个几星期就能回来，回到希雅身旁。他拿出手机发简讯给希雅：爸生病了，我今晚飞去曼谷，明天打电话给妳。

他按下发送键，拍了拍黑手提包，这里头装有相当于五百万克朗的美钞。爸一定会非常高兴，他终于可以还清债务，重获自由了。尤恩心想，我背负着别人的罪愆，我会让大家自由。

他看着有如黑色眼窝的隧道。八点十八分，机场快速列车呢？

尤恩·卡尔森呢？他扫视前方的背影，缓缓放下左轮手枪。他的手指听从命令，放松了扣在扳机上的压力。他永远不会知道刚才究竟距离击

发子弹有多近，只知道尤恩·卡尔森不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些人找位子会出现混乱的原因。

音乐变得安静下来，鼓刷在鼓面上轻轻掠过，吉他的拨弦缓和下来。

他看见尤恩·卡尔森的女友低下头去，肩膀上下活动，仿佛在包包里找东西。她低头坐着不动几秒钟，接着就站起身来。他的视线跟着她，看着她慌忙移动，以及那排观众纷纷站起来让她走过。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抱歉。”他说，站了起来，几乎没注意到受他影响而站起来的观众对他怒目而视、烦躁叹息。他的注意力只放在女子身上，她是他找到尤恩的最后机会，而这个机会正要离开会场。

他走进大厅，停下脚步，听见通往会场的隔音门关上，仿佛只是一弹指间，音乐就消失了。女子没走太远，正站在大厅中央的两根柱子之间发简讯。两名西装男子站在会场另一个入口旁说话，寄物处的两名女工作人员坐在柜台内望着远方发呆。他查看挂在手臂上的大衣内依然藏着左轮手枪，正打算接近女子，这时却听见右侧传来奔跑声，一转头就看见一名双颊泛红、双目圆睁的高大男子朝他疾冲而来。是哈利·霍勒。他知

道这时已然太迟，大衣阻碍了他，使他无法清楚瞄准。他蹒跚后退，靠上墙壁。哈利的手撞上他的肩膀。他一脸惊异地看着哈利抓住会场入口的门把，猛力把门拉开，消失在门内。

他靠在墙上，用力闭上眼睛，然后缓缓直起身子，睁开眼睛，看见女子把手机拿在耳边，脸上露出焦急神情。他走上前去，站到女子面前，将大衣拉到一侧，让女子看见手枪，并用缓慢清楚的声音说：“请跟我走，不然我就杀了妳。”

他看见女子目光一沉，瞳孔因恐惧而涣散，手机掉落。

手机掉落到铁轨上，发出砰的一声。尤恩看着依然响个不停的手机。在他看清楚来电者是希雅之前，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又是昨晚那个不出声的人打来的。那人没说一句话，但现在他很确定那人是个女人。是她，是伦西打来的。停下来，别再乱想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疯了？他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这时他可不能再失控。

火车驶入车站，他抓起黑手提包。

车门打开，激起一团空气。他登上列车，将行李箱和背包放到行李置放处，找到空位坐下。

一排排坐满观众的座位上有个空位，看起来

像是少了颗牙。哈利一张张脸仔细看过去，但不是太老、太年轻，就是性别不对。他跑到第十九排的第一个座位旁蹲下，这个位子上坐着一名白发老翁。

“我是警察，我们正在……”

“什么？”男子高声说，把手靠在耳边。

“我是警察，”哈利拉高嗓门说，他看见前几排有个耳朵后方有电线的男子动了动，对着翻领说话。“我们正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坐在这一排中间，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离开或……”

“什么？”

一名老妇倚身过来，她显然是老翁今晚的同伴。“他刚刚离开，在表演当中离开观众席……”她强调“表演当中”这几个字，显然以为警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要找那个人。

哈利奔上走道，推门而出，冲过大厅，跑下通往前门的楼梯，看见外头有个制服警察的背影，便在楼梯上大喊：“傅凯！”

希维德·傅凯转过头来，看见哈利开门出来。

“刚刚有没有一个男人从这里出来？”

傅凯摇了摇头。

“史丹奇在音乐厅里，”哈利说：“发布警

报。”傅凯点点头，翻起领子。

哈利奔回前厅，看见地上有支红色手机，就询问寄物处的两名工作人员是否看见有人离开会场。她们互望一眼，异口同声说没有。哈利问说除了通往前门的楼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出口。

“还有紧急出口。”其中一人说。

“对，可是紧急出口的门关上会很大声，我们一定会听见。”另一人说。

哈利站在会场门外，把大厅自左而右看了一遍。史丹奇真的来过这里吗？玛蒂娜这次说的是真话吗？就在此时，他知道玛蒂娜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再度在空气中闻到那股甜腻气味。就是刚才他跑过来时挡在路上的男子。他立刻知道史丹奇会从哪里离开。

哈利拉开男厕的门，冷风立刻从另一侧开启的窗户吹了进来。他来到窗边，低头往屋檐和底下的停车场望去，并用拳头猛槌窗台。“妈的，干！”

这时一个隔间传出声音。

“哈啰！”哈利吼道：“有人在里面吗？”

那声音再度传来，听起来像是啜泣。哈利扫视一整排门锁，找到一个显示为红色“使用中”字样的。他趴到地上，看见一双穿着女鞋的

脚。

“我是警察，”哈利吼道：“妳有没有受伤？”

啜泣声停止。“他走了吗？”一个颤抖的女性声音说。

“妳说谁？”

“他叫我待在这里十五分钟。”

“他走了。”

隔间门荡了开来，希雅·尼尔森跌坐在马桶和墙壁之间的地上，妆都哭花了。

“他说如果我不说出尤恩在哪里就杀了我。”希雅语带哭音，仿佛在道歉似的。

“那妳怎么说？”哈利问道，扶她坐到马桶盖上。

她的眼睛眨了两下。

“希雅，妳跟他说了什么？”

“尤恩传简讯给我，”她说，目光涣散地看着厕所墙壁。“说他爸生病了，今晚他要飞去曼谷。你想想看，什么时候不选偏偏要选今晚。”

“曼谷？妳这样告诉史丹奇了？”

“今晚我们本来要一起招待总理的，”希雅说，泪珠滚落脸颊。“可是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他……他……”

“希雅！你有没有说尤恩今天晚上要搭飞机？”

她梦游似的点了点头，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哈利站起身来，大步走进大厅。玛蒂娜和里卡正在大厅里跟一名男子说话，哈利认得男子是总理随员。

“取消警报，”哈利喊道：“史丹奇已经走了。”

三人转头朝他望来。

“里卡，你妹妹坐在男厕里，你可以去照顾她吗？玛蒂娜，妳可以跟我来吗？”

哈利不等玛蒂娜回答，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就往出口的方向走，她得小跑步才能跟上。

“我们要去哪里？”她问道。

“加德莫恩机场。”

“那你拉我去干嘛？”

“亲爱的玛蒂娜，妳要来当我的眼睛，妳要替我看见那个隐形人。”

他在火车窗户的映影中细看自己的脸孔，诸如额头、鼻子、脸颊、嘴巴、下巴、眼睛，想找出他脸孔上的秘密究竟藏在何处，却在红领巾之上找不到任何特别之处，只看见一张没有表情的

脸，眼睛和头发映照在奥斯陆中央车站到利勒史托市之间的隧道墙壁上，看起来跟外面的夜色一样黑。

33最短的白昼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哈利和玛蒂娜花了两分三十秒从音乐厅大厅奔到国家剧院站的月台，两分钟后，他们搭上开往利勒哈默尔的市内火车。这班火车中途停靠奥斯陆中央车站和加德莫恩机场，它的速度的确比较慢，但总比等候下一班机场特快列车来得快。他们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车厢里满是返家过圣诞假期的士兵，以及带着整箱红酒和头戴圣诞老人帽的一群群学生。

“发生了什么事？”玛蒂娜问道。

“尤恩要逃走了。”哈利说。

“他知道史丹奇还活着？”

“他不是要躲避史丹奇，而是要躲避我们。

他知道自己的面具被拆穿了。”

玛蒂娜睁大双眼。“什么意思？”

“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火车驶进奥斯陆中央车站。哈利查看月台上的旅客，但没看见尤恩。

“一切都是从伦西·吉尔斯卓向尤恩开出两百万克朗的价钱，要他协助吉尔斯卓投资公司收购救世军的房产开始，”哈利说：“但他加以拒

绝，因为他认为伦西不够细心，嘴巴不够紧，所以他就背着伦西跟麦兹和埃布尔·吉尔斯卓接洽，开出五百万克朗的价钱，并要求不能让伦西知道这笔交易。吉尔斯卓父子同意了。”

玛蒂娜张大了口。“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伦西死后，麦兹几近崩溃，决定把这整件事和盘托出。他打了哈福森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但手机没人接，所以就把自白留在语音信箱里。几小时前，我听了这段留言，当中他还提到尤恩要求订定一份书面协议。”

“尤恩喜欢每件事情都干净整齐。”玛蒂娜低声说。火车离站，经过站长室，驶进奥斯陆的灰色街景，只见住家后院有着坏了的脚踏车、空荡的吊衣绳、漆黑的窗户。

“可是这跟史丹奇有什么关系？”玛蒂娜问道：“是谁雇他来杀人的？是麦兹·吉尔斯卓吗？”

“不是。”

火车被吸进隧道的黑色虚空中，黑暗中火车行驶在铁轨上的匡当声几乎淹没玛蒂娜的声音。“是里卡吗？拜托不要是里卡……”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里卡？”

“尤恩强暴我的那天晚上，里卡在屋外厕所发现我，我说里头很黑所以我跌倒了，但我看得出他不相信。他扶我上床，没有吵醒其他人。虽然他不曾说过什么，但我总觉得他看见了尤恩，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嗯，”哈利说：“怪不得他这么保护妳。里卡似乎很喜欢妳，而且是真心的。”

玛蒂娜点了点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她开口说，又顿了一顿。

“什么？”

“我不希望是他的原因。”

“那妳的愿望实现了。”哈利看了看表。火车再过十五分钟抵达机场。

玛蒂娜突然惊慌起来，说：“你……你不会这样认为吧？”

“认为什么？”

“你不会认为我父亲已经知道强暴的事，所以他……”

“没有，你父亲对这些事一无所知。雇用杀手来杀害尤恩的人……”

火车驶出隧道，黑色星空高挂在闪烁白色磷光的原野上。

“……是尤恩他自己。”

尤恩走进宽广的出境大厅，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但他从未见过这里挤了这么多人。说话声、脚步声和广播声在挑高大厅里回荡，里头夹杂着亢奋的噪音、各种语言的大杂烩和他听不懂的言语片段。这些人不是要返乡过圣诞节，就是要出国过圣诞节。报到柜台前排着似乎动也不动的人龙，在分隔绳之间盘旋回绕，犹如吃太饱的大蟒蛇。

他深深吸口气，告诉自己时间还很多，他们什么都还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站在一位老妇后方，队伍前进五吋，他弯腰帮老妇把行李箱往前挪。老妇回头对他露出感谢的微笑，他看见对方脸上的肌肤犹如细薄苍白的死亡纤维，包裹在瘦削的头骨上。

他回以微笑，老妇终于移开目光，然而在这些活人制造出来的噪音中，他似乎一直听得见她的尖叫声。那是无止尽的刺耳尖叫，奋力想要盖过电动马达的怒吼声。

那天他被送去医院，并得知警方正在搜索他家，就想到警方可能会无意间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他和吉尔斯卓投资公司的协议书，上头写明只要救世军委员会通过房产出售案，他就可以收取五百万克朗佣金，签名人为埃布尔与麦兹·吉尔斯

卓。警方载他去罗伯家之后，他立刻返回歌德堡街拿协议书，没想到他抵达时，家里已经有人，那人就是伦西。由于吸尘器开着，因此伦西没听见他进门。他发现伦西看见了他的罪行，犹如他母亲在床单上看见他遗留的精液痕迹。而且一如他母亲，伦西也会羞辱他、摧毁他、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世、告诉他父亲。他不能让她看见。这时他心想，我把她眼睛挖了出来，但她还是不停尖叫。

“乞丐不会拒绝别人的施舍，”哈利说：“这是乞丐的本性。我在萨格勒布被二十克朗挪威硬币丢到头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件事。那时我看着硬币在地上滚动，想起现场勘察组曾在歌德堡街的转角杂货店外，发现一枚被踩进雪地里的克罗地亚硬币。他们立刻就把这枚硬币跟史丹奇连结在一起，因为当哈福森倒在街上的血泊中，史丹奇就是从那个路线逃跑。但我倾向于怀疑。当我在萨格勒布看见那个二十克朗硬币时，就像是有来自天上的力量想提醒我什么似的，我想到我第一次跟尤恩碰面时，有个乞丐拿硬币丢他，当时我很惊讶，没想到乞丐居然会拒绝施舍。昨天我在戴西曼斯可图书馆找到这个乞丐，把现场勘察组发现的硬币拿给他看，他证实

说他朝尤恩丢的是一枚外国硬币，很可能就是我拿给他看的那枚。他说：『对，很可能就是这枚硬币。』”

“所以尤恩去过克罗地亚，这又不犯法。”

“正好相反，他说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国家是瑞典和丹麦，而我问过护照组，他们说没有核发过尤恩·卡尔森的护照，但将近十年前核发过罗伯·卡尔森的护照。”

“说不定这枚硬币是罗伯给他的？”

“说得没错，”哈利说：“这枚硬币不能证明什么，但它让我这个浆糊般的大脑做了点思考。要是罗伯从没去过萨格勒布呢？要是去的人其实是尤恩呢？尤恩握有救世军所有出租公寓的钥匙，包括罗伯家的，要是尤恩借用罗伯的护照，用罗伯的名字前往萨格勒布，并用罗伯的身分雇用杀手来谋杀尤恩·卡尔森呢？会不会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要杀的人就是罗伯？”

玛蒂娜咬着指甲，陷入沉思。“但如果尤恩想杀罗伯，为什么要叫杀手来杀他自己？”

“为的是要建立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倘若史丹奇不幸被捕并招供，尤恩绝对不会被怀疑，因为他是杀手原本要杀的对象，而且他和罗伯那天正好换班看起来也只像是命运之手的作弄，史丹

奇只是听命行事而已。此外，一旦史丹奇和萨格勒布方面发现他们杀死的是自己的客户，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履行合约去追杀尤恩，因为已经没有人会付钱。这就是这个计划最天才的地方，不管萨格勒布方面要求多少钱，尤恩都可以一口答应，因为最后他们找不到人要钱。而唯一可以驳斥罗伯那天不在萨格勒布或提出合约签订那天罗伯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罗伯本人，但他却已经死了。这个计划像是个逻辑圆圈，就好比蛇吞吃自己的尾巴，形成自我毁灭的循环，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

“一个有洁癖的男人想出的计划。”玛蒂娜说。

两名男学生唱起饮酒歌，却各唱各的调，并由一名大声打鼾的士兵担任合音。

“可是为什么？”玛蒂娜问道：“为什么他要杀罗伯？”

“因为罗伯威胁到他。根据鲁厄士官长的供述，罗伯曾威胁尤恩说如果他敢再碰某人，就要『毁了』他。我听到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说的是希雅。但妳说的没错，罗伯对希雅没有特别感觉，从头到尾都是尤恩自己宣称说罗伯对希雅有种变态的痴迷，好让大家以为罗伯有杀害

他的动机。罗伯之所以威胁到尤恩，跟苏菲亚·米何耶兹有关。苏菲亚是个十五岁的克罗地亚少女，下午她才把一切都告诉我。她说尤恩逼她定期跟他上床，如果她敢反抗或告诉别人，他就会把他们一家人逐出救世军公寓，丢回克罗地亚。苏菲亚怀孕之后去找罗伯求助，罗伯帮助了她，并答应会阻止尤恩。遗憾的是罗伯没有直接报警或报告救世军高层，他应该是认为这是家务事，想在救世军内把事情解决，我猜这是救世军的传统处事态度吧。”

玛蒂娜凝望窗外为白雪覆盖、隐没在夜色之中的旷野，其起伏犹如大海。

“原来这就是尤恩的计划，”她说：“结果哪里出错了？”

“错在一个总是出人意料的因素上，”哈利说：“天气。”

“天气？”

“如果不是那晚下大雪，导致飞往萨格勒布的班机被取消，史丹奇早已回家并发现他们误杀了中间人，那么故事就到此结束。可是史丹奇在奥斯陆多住一晚，发现自己杀错了人，但却不知道中间人的名字叫罗伯·卡尔森，所以就继续追杀尤恩。”

扩音器广播道：“加德莫恩机场，旅客请由右侧下车。”

“所以现在你要去追捕史丹奇？”

“这是我的工作。”

“你会杀死他吗？”

哈利看着玛蒂娜。

“他杀了你的同事。”玛蒂娜说。

“他这样跟妳说过吗？”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所以他什么都没说。”

“玛蒂娜，我是警察，警察负责逮人，法院负责审判。”

“是吗？那你为什么没有启动警报？为什么没有通知机场警察？为什么特种部队没有响着警笛赶往机场？为什么你单枪匹马一个人来？”

哈利默然不答。

“没有人知道你刚刚跟我说的事，对不对？”

哈利透过车窗，看见加德莫恩机场站简洁光滑的灰色水泥月台逐渐靠近。

“到站了。”他说。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下一个就轮到他办理报到手续，这时他闻到一股甜腻的肥皂气味，似乎令他联想到不久前才发生的某件事。他闭上眼睛，回想到底是什么事。

“下一位！”

尤恩拖着脚步往前走，把行李箱和背包放上输送带，机票和护照放上柜台。柜台内是个古铜色肌肤的男子，身穿航空公司的白色短袖衬衫制服。

“罗伯·卡尔森，”男子说，看着尤恩。尤恩点点头，表示自己就是。“两件行李，那是手提行李吗？”他朝黑手提包比了比。

“是。”

男子翻阅护照，在键盘上打字，打印机发出滋滋声，吐出注明“曼谷”的行李条。这时尤恩忆起那个气味，忆起他站在家门口的那一刻，那是他仍感觉安全的最后一刻。门外的男子用英语说他有话要转达，接着就举起黑色手枪。他逼自己不往枪口看。

“卡尔森先生，祝您旅途愉快。”男子说，

露出一闪即逝的笑容，将登机证和护照递给尤恩。

尤恩一刻也不敢拖延，立刻前往安检处，把机票放进内袋，回头望了一眼。

他直接朝他望来，有那么紧张的一刻，他以为尤恩。卡尔森认出了自己，但尤恩的目光又继续移动。然而令他担心的是尤恩露出了恐惧神色。

他太晚在报到柜台赶上尤恩，如今得加快脚步才行，因为尤恩已前往安检处排队。要通过安检，旅客和随身物品都必须经过扫描，左轮手枪是藏不住的，他一定得在安检处外把事情解决。

他的直觉反应是使出惯用手法，当场射杀尤恩，但即使他可以消失在人群中，警方也会封锁机场，检查每个人的身分，这不仅会令他赶不上四十五分钟后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也会使他失去接下来二十年间的自由。

他朝尤恩背后走去。动作必须迅速确实。他打算接近尤恩，用枪抵住他的肋骨，以简单明了的言语对他做出最后通牒，威胁他冷静地穿过拥挤的出境大厅，前往停车场，走到一辆车子后方，在他头上开一枪，把尸体藏进车底，在停车场和安检处之间丢弃左轮手枪，前往三十二号登

机门，搭上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

枪已拿出一半，距离尤恩只剩两步，这时尤恩突然离开队伍，大步朝出境大厅的另一边走去。Dovraga！（该死！）他转身跟了上去，逼自己不要跑，不断告诉自己说：“他没看见你。”

尤恩告诉自己不要跑，不然史丹奇就会知道他看见他了。其实他没认出史丹奇的长相，但他不必认出来，因为史丹奇戴着红领巾。他步下通往入境大厅的楼梯，感觉全身冒汗。来到楼梯底端，他回头一望，看见楼梯上的人已看不见他，立刻把黑手提包夹在腋下，拔腿狂奔。前方的面孔快速闪过，伴随着伦西的空洞眼窝和无止尽的尖叫声。他奔下另一个楼梯，这时周围已无别人，只有冰冷潮湿的空气和他的脚步声及呼吸声的回音，前方是缓缓向下倾斜的宽阔走廊。他明白自己已来到通往停车场的走廊，并迟疑地看了一眼监视器的黑色眼睛，仿佛它可以给他答案似的。他看见前方远处一扇门上有个亮着灯的标志，活脱是他自己现在的模样。那标志是个站立而无助的男子，也就是男厕的标志。他可以躲进厕所，远离别人的视线，把自己锁在里头，等飞机即将起飞再出来。

他听见快速的脚步声回音越来越靠近，便奔

到厕所，开门进入。眼前反射而来的白光对他来说仿佛是将死之人所想象的天堂模样。这间厕所位处偏僻，却仍相当宽敞，一边墙上是白色小便斗，整齐排列等人使用，另一边是同样白色系的隔间。他听见厕所门静静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喀哒一声。

加德莫恩机场的狭小监视室温暖干燥，令人觉得不甚舒适。

“那里。”玛蒂娜说，伸手一指。

哈利和坐在椅子上的两名警卫先看了看她，再朝屏幕墙上她指的其中一个画面看去。

“哪里？”哈利问道。

“那里，”她说，走到一个屏幕前，画面中是空荡无人的走廊。“我看见他经过，我很确定是他。”

“那是通往停车场的走廊监视器。”

“谢谢，”哈利说：“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等一下，”警卫说：“这里是国际机场，你虽然有警察证，但你需要授权才能……”

警卫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因为哈利从腰际拔出左轮手枪，拿在手上掂了掂重量。“我们可以说这个授权有效，直到进一步通知吗？”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转身离去。

尤恩听见有人走进厕所，但接下来他只能听见外头的泪滴形小便斗发出冲水声，因为他把自己锁在了隔间内。

他坐在马桶盖上，隔间上方是开放的，但隔间门一直延伸到地面，所以他不必要把脚抬起来。

冲水声停止，接着是洒水声，有人在小便。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不可能是史丹奇，没有人可以这么冷血，在杀人之前还想到要小便。第二个念头是苏菲亚的父亲也许说对了，只用一点小钱就能在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雇用到的这个小救主是无畏的。

尤恩清楚听见拉链被唰的一声拉起，接着由陶瓷交响乐团演奏的冲水乐曲再度响起。

接着仿佛指挥棒一挥，冲水声停止了，水龙头开始流出水来。有个男人正在洗手，洗得非常仔细。水龙头关上。又是脚步声传来，厕所门吱的叫了一声，金属门锁发出喀哒一声。

尤恩在马桶盖上瘫软下来，黑手提包抱在大腿上。这时隔间门传来敲门声。

那是三下轻叩，但却是用某种坚硬物体敲的，比如说钢铁。血液似乎拒绝流到尤恩的脑部。他动也不敢动，只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心脏怦怦狂跳。他在某处读过肉食动物的耳朵听得见猎物的恐惧心跳，这就是牠们找到猎物的方法。除了他的心跳，四周是完全的寂静。他紧闭双眼，认为只要自己集中精神，视线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寒冷清澈的星空、看见地球的无形计划与逻辑、看见万物的意义。

门上传来无可避免的迸裂声响。

尤恩感觉一股空气扑面而来，有那么一刻还以为是子弹击发所带动的空气。他小心翼翼睁开双眼，只见门锁处剩下破裂的木材，隔间门斜斜挂着。

眼前的男子身上大衣是敞开的，露出里头的小晚礼服和衬衫，衬衫和后方的墙壁一样白得耀眼，脖子上围着红领巾。

尤恩心想，这是出席宴会的打扮。

他吸入尿液和自由的气味，低头看着面前那个躲在隔间里的年轻男子。他看起来十分笨拙，吓得屁滚尿流，坐在马桶上簌簌发抖，等待死亡的来临。通常在这种时候，他会纳闷这个有着污浊蓝眼珠的男子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过这次他很清楚这个人做了什么。这是自从那次在达里镇的圣诞晚餐以来，他再度可以获得个人的满足，而且不再感到恐惧。

他举着手枪，看了看表。班机三十五分钟后起飞。他看见外面设有监视器，这表示停车场可能也有监视器，因此必须在这里解决，把尤恩拉出来，丢进隔壁隔间，给他一枪，锁上隔间再爬出来。这样要到今晚机场关闭前，尸体才会被发现。

“出来！”他说。

尤恩似乎失了魂，动也不动。他扬起枪，做出瞄准动作。尤恩缓缓往外移动，又停下脚步，张大嘴巴。

“警察，把枪放下。”

哈利双手握着左轮手枪，瞄准戴着红领巾的男子。厕所门在哈利背后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喀哒一声。

男子并未把枪放下，只是举枪指着尤恩的头，用带有腔调且哈利认得的口音说：“哈啰，哈利，你的射击线清楚吗？”

“非常清楚，”哈利说：“正好对准你的后脑勺。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

“我怎么知道你手里是不是真的有枪？因为我手中握的是你的枪，不是吗？”

“我跟同事借了一把，”哈利看见男子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收紧了些。“这把枪是杰克·哈福

森的，就是你在歌德堡街刺杀的那个警察。”

哈利看见男子身子一僵。

“杰克·哈福森，”史丹奇说：“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杀的？”

“因为呕吐物里有你的DNA，他的外套上沾了你的血，而且目击证人就站在你面前。”

史丹奇缓缓点头。“原来如此，我杀了你的同事，但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为什么还没对我开枪？”

“这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之处，”哈利说：“我是警察，不是杀手。如果你现在放下手枪，我只会拿走你剩余人生的一半，大概二十年。史丹奇，你自己选择。”哈利的手臂肌肉已开始酸痛。

“告诉他！”

哈利看见尤恩吓了一跳，知道史丹奇是在对尤恩大吼。

“告诉他！”

尤恩的喉结宛如浮标般上下跳动，他摇了摇头。

“尤恩？”哈利说。

“我不……”

“他会对你开枪的，尤恩，快说。”

“我不知道要说什……”

“听着，尤恩，”哈利说，目光一直盯着史丹奇。“现在有一把枪抵在你头上，不管你说了什么都不能在法庭上当做呈堂证供，明白吗？现在你没什么可以损失的。”穿小晚礼服的史丹奇扳动击锤，金属活动声和弹簧拉紧声在坚硬光滑的厕所墙壁之间被清楚放大。

“住手！”尤恩举起双臂挡在面前。“我什么都说。”尤恩越过史丹奇的肩膀，和哈利四目交接，并从哈利的眼神中明白他已经知道了，说不定老早就知道了。哈利说得对：他没什么可以损失。现在他说的话日后都不能当做呈堂证供，而且奇妙的是他想说，这时他竟然没有别的事更想做，只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们站在车子旁边等希雅，”尤恩说：“那警察用手机听留言，我听见留言是麦兹的声音，他听完留言后说麦兹自白了，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要打给你，我明白这下子我完了。我身上有罗伯的折迭小刀，所以就很本能地做出反应。”

尤恩眼前浮现当日景象，他用力把那警察的两条手臂折到背后，但对方挣脱一只手，护住喉咙。他不断猛刺，却刺不到颈动脉，盛怒之下左

右甩动那警察，像是在甩布娃娃似的，最后小刀刺进对方胸膛，那警察的身体像是泄了气般，手臂垂软下来。他从地上捡起手机，塞进口袋，准备再给致命的一刀。

“可是史丹奇跑来搅局对不对？”哈利问道。

尤恩举起小刀，正要在昏迷的哈福森脖子上划下最后一刀，却听见有人用外语大声吼叫，他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身穿蓝色外套的男子朝他疾冲而来。

“他手上有枪，我只能逃跑。”尤恩说，感觉这段自白带来净化的效果，卸下他肩头的重担。他看见哈利点了点头，也看见这个高大的金发警察明白并原谅了他。他感动不已，喉头一紧，继续往下说：“我往公寓里面跑，他对我开枪，差点就打中我。他要杀我，哈利，他是个疯狂的杀手，你快开枪打他，我们得把他除掉，你跟我……我们……”

他看见哈利放下左轮手枪，插进腰带。

“你……你干什么，哈利？”

只见那高大的金发警察扣上外套钮扣。“尤恩，我要去过圣诞假期了，谢谢你的自白。”

“哈利？等一下……”尤恩明白自己会有什

么下场，突然口干舌燥，话语必须从干燥的口腔黏膜之间硬逼出来。“钱可以分你，听着，钱我们可以三个人分，不会有人知道。”

但哈利已开始用英语对史丹奇说：“我想那手提包里的钱，应该足以替你们国际饭店的人在武科瓦尔盖栋房子，你母亲还会把一部分的钱捐给圣史蒂芬教堂。”

“哈利！”尤恩嘶声大喊，犹如死前的轰鸣。“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哈利！”

哈利的手握住门把，停止动作。

“看进你心底深处，哈利，你一定可以找到宽恕之心！”

“问题是……”哈利揉揉下巴。“我干的不是宽恕的行业。”

“什么！”尤恩高声说，惊愕不已。

“救赎，我也喜欢被救赎。”

尤恩听见哈利离去后厕所门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喀哒一声。身穿小晚礼服的男子举枪瞄准。尤恩望进枪管的黑色孔眼，这时恐惧具体化为肉身痛楚，他不再知道尖叫声是伦西的、他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但是在子弹穿入额头之前，他终于在这么多年的怀疑、羞愧和急切祷告之后，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人会听见他的尖叫或祷

告。

第五部 尾声

哈利走出伊格广场的地铁站，今天是圣诞夜前一天，路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把握最后时间采买圣诞礼物。圣诞季节的宁静氛围似乎已笼罩整座城市，人们露出满足的微笑，圣诞节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或是露出疲惫的微笑，就算没完成也没关系。一名男子穿着整套的羽绒外套和裤子，宛如航天员般摇摆前行，脸颊圆滚泛红，咧嘴喷出白气。哈利看见一张焦急脸孔，那是个身穿单薄黑色皮夹克的苍白女子，夹克手肘有破洞，女子站在钟表行旁，双脚不断改变站姿。

柜台里的年轻钟表师一看见哈利就脸色一亮，迅速打发眼前客人，冲进里头房间，出来时手中拿着哈利爷爷的手表，放在柜台上，露出得意神情。

“它在动了。”哈利说，十分惊讶。

“没什么是不能修的，”钟表师说：“记得发条不要上太紧，这样会耗损零件。你试试看，我再跟你说。”

哈利旋转表冠，感觉到金属零件的摩擦力和弹簧的抵抗力，并注意到钟表师露出如痴如狂的眼神。

“抱歉，”钟表师说：“可以请问这支表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吗？”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哈利答道，听见钟表师突然语带崇敬之意，很是讶异。

“不是这支，是这支。”钟表师指着哈利的手腕。

“这是我的前任长官辞职时送给我的。”

“我的老天爷，”钟表师俯身在哈利的左腕之上，仔细查看那支手表。“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这实在是一份非常慷慨的礼物。”

“喔？这支表有什么特别吗？”

钟表师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哈利。“你不知道吗？”

哈利摇了摇头。

“这是朗格表厂的Lange1陀飞轮腕表，背面底盖上可以找到序号，告诉你这款腕表总共生产了几支。如果我没记错，它一共生产了一百五十支。你手上戴的这支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表之一，问题是你把它戴在手上是否明智？严格说来，以它现在的行情，应该锁在银行金库里才对。”

“银行金库？”哈利望着手上那支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手表，前几天他还把它给扔出卧室窗

外。“它看起来没那么名贵。”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只推出黑色表带和灰色表盘的标准款式，连一颗钻石都没镶，也没用到黄金，看起来只是采用一般标准的精钢或铂金材质，而且也确实如此，但它的价值在于已臻化境、达到艺术境界的精湛工艺技术。”

“原来如此，你说这支表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家有一本稀世腕表的拍卖价格目录，改天我可以带来。”

“给我个整数。”哈利说。

“整数？”

“大概的价钱。”

年轻钟表师凸出下唇，反复偏着头。哈利静静等待。

“这个嘛，如果是我要卖，开价绝对不会低于四十万。”

“四十万克朗？”哈利高声说。

“不对不对，”钟表师说：“是四十万美金。”

离开钟表行之后，哈利不再觉得寒冷，呼呼大睡十二小时后残留在身体中的昏沉感也不见了。他也没注意到那个眼窝凹陷、身穿单薄皮夹克、有着毒虫眼神的女子走过来，问说他是不是

前几天跟她说过话的警察？还有他是否看见她儿子？已经四天都没人看见她儿子了。

“他最后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看见的？”哈利机械式地问道。

“你说呢？”女子说：“当然是布拉达广场啊。”

“他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约根森。哈啰！有人在家吗？”

“什么？”

“老兄，你看起来像是去神游了。”

“抱歉，妳最好拿他的照片去警署一楼，报案说他失踪。”

“照片？”女子发出尖锐笑声。“我有一张他七岁的照片，这样可以吗？”

“难道妳没有他近期一点的照片？”

“你以为谁会拍？”

哈利在灯塔餐厅找到玛蒂娜。餐厅已经打烊，但救世军旅社的接待人员让哈利从后门进来。

玛蒂娜背对哈利站在洗衣间里，正在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哈利为了不吓到她，轻咳一声。

她转过身时，哈利正盯着她的肩胛骨和颈部肌肉，心想她的身体怎么会这么柔软？是不是永远都会这么柔软？她直起身子，侧过头，拨开一绺头发，露出微笑。

“嗨，传说中的哈利。”

她双臂垂落身侧，跟哈利只有一步之遥。哈利好好地瞧了瞧她，只见她的冬季苍白肌肤依然散发奇特光彩；敏感的鼻孔歛张着；奇特的双眼上溢出的瞳孔使得眼睛看起有如局部月蚀；嘴唇下意识地抿起，柔软湿润，仿佛才刚亲吻自己。滚筒烘衣机隆隆作响。

洗衣间只有他们两人。她深深吸口气，微微仰头，依然和哈利有着一步之遥。

“嗨。”哈利说，并未移动。

她的眼睛快速地眨了两下，脸上掠过一丝困惑的微笑，又转过身去，面对工作台，开始折衣服。

“我很快就好，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我得在假期开始之前写完报告。”

“明天这里会提供圣诞晚餐，”玛蒂娜半回头说：“你会来帮忙吗？”

哈利摇了摇头。

“有事？”

今天的《晚邮报》摊开在她旁边的工作台上，其中一整版都在报导昨晚加德莫恩机场发现一名救世军军官陈尸在厕所中。报上引述总警监甘纳·哈根发表的声明，目前凶手与动机依然不明，但可能跟上周在伊格广场发生的枪杀案有关。

由于两名死者是兄弟，加上警方怀疑一名身分不明的克罗地亚人，媒体已开始揣测命案背后原因可能跟家族仇恨有关。《世界之路报》报导说多年前卡尔森家族曾前往克罗地亚旅游，该国素有血债血偿的传统，因此大幅提高家族仇恨的可能性。《每日新闻报》有篇文章提醒大家不要对克罗地亚人产生偏见，把他们跟来自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的犯罪份子混为一谈。

“萝凯和欧雷克邀请了我，”哈利说：“我刚刚送欧雷克的圣诞礼物过去时，他们邀请我的。”

“他们？”

“她。”

玛蒂娜点了点头，继续折衣服，彷彿哈利说了一件她必须想清楚的事。

“这是不是代表你们两个人……？”

“没有，”哈利说：“不是那个意思。”

“那她还跟那个人在一起吗？那个医生？”

“据我所知是这样。”

“你没问？”哈利听出一股受伤的怒意渗入她的口气。

“他们的事跟我无关，我只知道那个医生要跟父母过圣诞节，就这样而已。所以妳都会在这里？”

她折着衣服，沉默点头。

“我是来说再见的。”哈利说。玛蒂娜点了点头，没有回头。

“再见。”他说。

她折衣服的手停了下来，他看见她的肩膀上下起伏。

“有一天妳会明白的，”他说：“现在妳可能不这么想，但有一天妳会明白这样下去……并不会有不同。”

玛蒂娜转过身来，眼中噙着泪水。“我知道，哈利，但我还是想要，至少维持一段时间，难道这样也算要求太多吗？”

“不算，”哈利露出苦笑。“一段时间会很棒，但最好现在就说再见，不要等到会心痛的时候再来说再见。”

“可是现在就会心痛了，哈利。”第一颗泪

珠滚落她的脸颊。

倘若哈利不够了解玛蒂娜·艾考夫，可能会认为这么一个年轻女子不可能懂得心痛是什么。这时他只是想起母亲曾在医院说过的话：“世上比活着没有爱更空虚的，是活着没有痛。”

“我要走了，玛蒂娜。”

哈利转身离去。他走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子旁，敲打车窗。车窗降下。

“她已经长大了，”哈利说：“所以我不确定她是不是需要这么密切的关注。我知道你还是会继续这样做，但我只是想把话说出来而已。圣诞快乐，祝你一切顺利。”

里卡似乎想说什么，但只是点了点头。

哈利迈步朝奥克西瓦河的方向走去，感觉天气已经回温。

十二月二十七日，哈福森下葬。这天阴雨绵绵，融化的雪水如湍急小溪般流过街道，墓园里的积雪灰白沉重。

哈利负责抬棺，前方是哈福森的弟弟，哈利从他的步态看得出来。

丧礼结束后，众人聚在瓦尔基丽酒吧。瓦尔基丽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酒吧，大家都称之为瓦基酒吧。

“过来这里，”贝雅特说，带着哈利离开其他人，来到角落的一张桌子。“大家都在那里。”她说。

哈利点了点头，克制自己没把脑子里浮现的一句话说出来：可是毕悠纳·莫勒不在那里。后来莫勒都没跟任何人联络。

“哈利，有几件事我必须知道，因为案子没有侦破。”

哈利看着贝雅特，只见她脸色苍白，神色衰戚。哈利知道她并非滴酒不沾，但她杯子里盛的只是法里斯矿泉水。换作是他，今天一定会用任何可以到手的東西来麻痹自己。

“案子还没侦结，贝雅特。”

“哈利，难道你以为我没长眼睛吗？案子已经交到一个白痴无能的克里波警官手里，他只会把文件搬来搬去，一直搔他那颗没脑袋的头。”

哈利耸了耸肩。

“但你已经破案了，对不对，哈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想告诉别人而已。”

哈利啜饮一口咖啡。

“为什么，哈利？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这么重要？”

“我本来就决定要告诉妳，”哈利说：“只

是想等过一阵子而已。去萨格勒布雇用杀手的人不是罗伯，而是尤恩。”

“尤恩？”贝雅特大吃一惊。

哈利说出钱币和游民艾斯本·卡斯柏森的事。

“但我必须加以确认，”他说：“而唯一能指认尤恩去过萨格勒布的人是史丹奇的母亲，所以我跟她谈了条件，把尤恩的手机号码给她，她正好在尤恩强暴苏菲亚的那天晚上打给尤恩。她说尤恩一开始说的是挪威语，但她没出声，所以尤恩又用英语说：『是你吗？』显然以为打电话给他的是小救主。事后史丹奇的母亲打给我，确认电话上的声音跟她在萨格勒布听见的一样。”

“她百分之百确定吗？”

哈利点了点头。“她说她『非常确定』，还说尤恩的口音错不了。”

“那她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要我保证她儿子不会被我们的人射杀。”

贝雅特喝了一大口法里斯矿泉水，仿佛需要将她听见的这句话给和水吞下去。

“你答应了？”

“对，”哈利说：“这就是我要跟妳说的重点，杀害哈福森的人不是史丹奇，而是尤恩·卡

尔森。”

贝雅特张口结舌，看着哈利，眼眶逐渐盈满泪水，接着用悲恸的口气低声说：“哈利，这是真的吗？还是你故意这样说来让我好过一点？因为你认为我无法忍受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

“呃，我这边有一把折迭小刀，是尤恩强暴苏菲亚隔天在罗伯家的床底下找到的，如果妳拿去请鉴识人员比对小刀上的血迹是否符合哈福森的DNA，我想妳的心情应该会平静一点。”

贝雅特看着水杯。“我知道报告上写说你去过那间厕所，但什么人也沒看见。不过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你看见了史丹奇，但你没有阻止他。”

哈利默然不语。

“我想你之所以不告诉别人说你知道尤恩有罪，是因为你不想让别人阻扰史丹奇执行任务，杀了尤恩。”贝雅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但如果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感谢你，那你就错了。”她把水杯重重放在桌上，有些人朝他们望来。哈利保持缄默，静静等待。

“哈利，我们是警察，我们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我们不审判，而且你他妈的也不是能让我获得救赎的救主，明白吗？”贝雅特呼吸浓重，

用手背擦去脸颊上滑落的泪水。

“妳说完了吗？”哈利问道。

“对。”贝雅特用执拗的眼神怒视哈利。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哈利

说：“头脑是个非常奇特的运作装置。但也许妳说得对，可能我设计了一切，让事情这样发生，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妳知道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想让妳得到救赎，”哈利把咖啡一仰而尽，站了起来。“我是为了让我自己得到救赎。”

圣诞节到除夕夜这段时间，街道被雨水冲刷得非常干净，积雪完全消失。新一年的曙光在零下气温中照亮大地，天空飘落羽毛般的细雪，冬季似乎被赋予一个更好的全新开始。欧雷克收到的圣诞礼物是曲道滑雪板，哈利带他去韦勒山的下坡路段，在除雪机开出的弯道上滑雪。第三天去山坡滑雪的回家路上，欧雷克问哈利说，他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去山口滑雪？

哈利看见马地亚的车停在车库外，便让欧雷克在车道底端下车，独自驾车回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聆听老唱片。

一月的第二周，贝雅特宣布说她怀孕了，将在夏天生下她和哈福森的宝宝。哈利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瞎了眼。

一月份哈利有很多时间思考，因为上个月奥斯陆居民决定休个假，暂停彼此残杀。他思考是否要让麦努斯搬进六〇五室的情报交换所、思考下半生该做什么才好、思考人在世时能否知道自己做了正确抉择。

七山环绕的卑尔根依然是秋天，并未下雪。弗拉扬山上，哈利觉得笼罩四周的云雾似乎跟上次没有两样。他在弗罗伊山顶餐厅的一张桌子旁找到了那个人。

“听说你最近都来这里坐。”哈利说。

“我在等你，”毕悠纳·莫勒说，喝完杯中的酒。“你花了点时间。”

他们走出餐厅，来到观景点的栏杆旁。莫勒似乎比上次更为消瘦苍白，双眼虽然清澈，但脸颊肿胀，双手发抖。哈利推测这应该是药物的作用，而不是酒精。

“上次你说我应该追踪钱的流向，”哈利说：“起初我还不懂你的意思。”

“我说得对不对？”

“对，”哈利说：“你说对了，但我以为你说的是我的案子，不是你自己的。”

“哈利，我说的是所有的案子。”风将莫勒的长发吹到脸上又吹开。“对了，你没告诉我甘

纳·哈根对这件案子的结果满不满意，也就是案子最后没有结果。”

哈利耸了耸肩。“最后戴维·艾考夫和救世军免于受到丑闻冲击，声誉和事业不致于受到损害。埃布尔·吉尔斯卓失去了独生子和媳妇，也丢了原本可以拯救家族财富的合约。苏菲亚·米何耶兹和家人打算返回武科瓦尔，当地有个新捐助者打算盖栋房子，同时资助他们。玛蒂娜·艾考夫跟一个叫里卡·尼尔森的男人开始交往。简而言之，世界还是继续前进。”

“那你呢？你还有跟萝凯碰面吗？”

“偶尔。”

“那个当医生的家伙呢？”

“我没问，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

“她希望你回到她身边吗？”

“我想她希望我过的生活跟那个医生一样，”哈利翻起领子，望着被云雾遮住的山下市区。“其实我有时也希望自己是那种人。”

两人沉默下来。

“我把汤姆·沃勒的手表拿去钟表行给一个懂表的年轻人看过了。你记得我说过我会做恶梦，梦到那支劳力士手表在汤姆的断臂上滴答作响吗？”

莫勒点了点头。

“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哈利说：“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都具备陀飞轮系统，它的振动频率是每小时两万八千次，秒针似乎不停地在绕圈飞行，再加上擒纵结构，使得它的滴答声比一般腕表还来得强烈。”

“劳力士，很棒的表。”

“那支表的劳力士标志是钟表师后来加上去的，用来隐藏它真正的厂牌。其实它是Lange1陀飞轮腕表，是一百五十支限量腕表中的一支，跟你送我的那支表属于同一个系列。上次这款手表在拍卖会上售出的价格将近三百万克朗。”

莫勒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你就是用价值三百万的腕表来犒赏自己？”哈利问道。

莫勒扣起大衣，翻起领子。“它们的价格比较稳定，没有车子那么显眼，也没有昂贵艺术品那么招摇，比现金容易夹带，而且不需要洗钱。”

“还可以拿来送人。”

“没错。”

“到底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哈利。一如许多悲剧，它原本

的用意是好的。我们这一小群人希望善尽职责、拨乱反正，补足这个由法律所管理的社会的不足之处。”

莫勒戴上一副黑手套。

“有人说社会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罪犯逍遥法外，是因为司法系统有如一张网眼很大的网子，但这种说法给人完全错误的印象。其实司法系统是一张网眼很小的网子，可以抓到小鱼，但只要大鱼一冲撞，它就破了。我们希望成为这张网子后面的网子，挡住鲨鱼。这个组织里不只有警察，还有律师、政治家和官僚，这些人看见当国界失守时，挪威的社会结构、立法及司法系统不足以对抗大举来犯的国际犯罪组织，挪威警察的职权不足以和犯法者在相同规则下游戏，必须等立法系统迎头赶上，因此我们决定暗中采取行动。”

莫勒望着云雾，摇了摇头。

“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在封闭且秘密的环境里行事，于是腐化开始产生，微生物开始孳生。有人提出说必须走私武器到国内，才有办法跟敌人抗衡，接着又说必须贩卖这些武器，替我们的工作筹措资金。这是个怪异的矛盾，但反对人士很快就发现组织已被微生物接管。接着他们送来

礼物，一开始是小东西，说是用来激励大家，不接受礼物等同于没有向心力。但事实上这只是下个腐化阶段的开始，他们不知不觉地同化你，直到有一天你赫然发现自己坐在屎坑里，找不到路可以出去。你有太多把柄握在他们手上，而且最糟的是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的组织划分为小单位，单位之间只能透过联络人来互相联络，而联络人对一切保密。我不知道汤姆·沃勒是我们的人，也不知道他负责走私军火，更不知道有个代号叫王子的人存在，直到你和爱伦·盖登发现这件事。这时我已经知道我们早就失去真正的目标，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除了中饱私囊之外就没有其他目标，而且我也腐化了，我成了……”莫勒深深吸了口气。“杀害爱伦这类警察的共谋。”

缕缕云雾在他们周围旋绕，仿佛弗拉扬山正在飞行似的。

“有一天我受够了，我想退出，于是他们给了我选择，很简单的选择，但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担心他们伤害我的家人。”

“这就是你逃来这里的原因？”

莫勒点了点头。

哈利叹了口气。“所以你送我这支表是希望

我终止这件事。”

“哈利，这件事必须由你来完成，没有其他人选了。”

哈利点了点头，觉得喉头一紧，只因他忽然想起上次他们站在山顶时莫勒说过的话：想想还挺可笑的，只要从挪威第二大城的市中心搭乘缆车，六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些山脉，但却有人会在这里迷路和死亡。试想你以为自己的所在之处是正义的核心，不料却突然迷失方向，你变成了你所对抗的那种人。哈利想到自己在脑子里所做的计算，以及自己所做出的大小抉择，引领他去到加德莫恩机场的最后那一刻。

“长官，如果我说我跟你其实没有那么不一样呢？如果我跟你其实是在同样的处境里呢？”

莫勒耸了耸肩。“英雄和恶徒的区分，在于机会时势和细微差别，向来都是如此。公义是懒惰和没有远见之人所尊奉的美德，少了破坏规定和不守规则的人，现在我们仍会活在封建时代里。哈利，我迷失了，就这么简单。我相信了一些东西，但我是盲目的，等我看清楚时，我已经腐化了。这种事四处可见。”

哈利在风中打个冷颤，思索着该说什么才好，然而当他终于想到并说出来时，却发现自己

的话声听起来十分陌生而扭曲。“抱歉，长官，我没办法逮捕你。”

“没关系，哈利，其他的我再自己解决，”莫勒的口气听起来甚为冷静，几乎像是在安慰他。“我只是希望你看清一切，加以了解，也许从中学习，没有别的了。”

哈利看着难以穿透的云雾，想依照他的长官及朋友莫勒所说，“看清一切”，却无法办到。他转过头去，发现莫勒已经离去。他朝白雾中高声叫唤莫勒的名字，尽管他知道莫勒说得没错：没有别的了，但还是觉得应该有人叫唤他的名字。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